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谋海奸雄——土肥原贤二秘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引子

### 异国选奸

#### “三羽鸟”秘密聚会

十月的苍穹深邃辽阔，像是碧蓝无垠的大海；那朵朵散飘的白云，又像是这天海中堆起的浪花，真是美极了！

在这穹隆覆盖的四野中，有一处起伏不平的高地，生长着各种松柏，凌空鸟瞰，墨绿一片，难怪当地的人们称它为“黑色的森林”。美丽的莱茵河活像是一条青青的玉龙，由南爬来，蜿蜒北去，把这座天然的黑色森林劈为两半。两岸的衰草离离变色，高大的枫树像是喝醉了，随风抖动着红红的叶片，偶尔飘落几片碎叶，把那清澈无暇的水面染成了点点红色；望望泛舟河中的游人，听听幽怨古朴的民歌，谁能相信三年前这儿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疆场呢！

这片神秘如画的土地，位于德国西南边陲的萨尔州区。在与法国毗邻的莱茵河畔，有一个不算大的林中古堡，叫巴登·巴登，自古以来就是贵族城堡禁区。而今却成了旅游胜地了。

在这名扬遐迩的古城堡外郊，有一所专供达官贵人沐浴的蒸气浴室。由于它的历史悠久，不少王室人员曾经在此沐浴过，因而格外吸引远近的游客。今天的老板生财有道，除了增添先进的设备而外，还雇用了漂亮的女郎按摩、搓澡，来此旅游的各国有钱有势的人，几乎都要前来光顾这所蒸气浴室。今天上午一开门，老板就笑眯眯地挂出了客满的牌子，慕名而来的游客望而起疑，禁不住地自问：

“是哪位有钱的老爷耍阔气，把这所浴室全都包下了呢？”

有顷，五位日本军官向着这所蒸气浴室走来。早已守候在门前的浴室老板顿生笑颜，热情地迎进这五位日本军官。他望着那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满脸络腮胡子，神色有些呆板，肩扛少佐军阶的军官，用德语说：

“少佐先生！欢迎诸位前来沐浴，祝先生们鹏程万里，百事如意。”

“谢谢，谢谢。”

这位操着熟练的德语答话的日本少佐，就是后来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狂人冈村宁次。他是武士门阀的后裔，祖辈一直为德川幕府的首领们当卫士。1904年，冈村宁次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抗倭#悦械谋莽骄缙淖狡\*9年之后，被送进帝国陆军大学深造，虽说年龄大了些，可他仍以不倦的精神勤奋好学，成绩依然优秀，并得到了大正天皇的授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东京参谋本部，当情报员；1917年2月，他担任过黎元洪的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中校的辅佐官。后来，通过关系，他加入了德川家正的皇室侍从队，并作为裕仁皇太子的侍从官于1921年3月3日清晨，随裕仁皇太子出访英、法等国。9月3日，裕仁皇太子启旋回国，他受命留在欧洲的名城巴黎，并和其他四位陆军同僚于10月27日赶到古堡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秘密举行这次决定未来日本命运的重要会议。

“少佐阁下，您的随员……”

“都去观光市容了！”冈村宁次打断浴室老板的问话，“今天，就我们五位在此沐浴。”

“什么？就您们五位……”

“对！”冈村宁次身后的那位少佐军官厉声答道。他伸出右手，习惯地

调整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镜框，顺手摸了摸他那浓密的仁丹胡子，恶狠狠地瞪了浴室老板一眼，旋即把右手一挥，操着军人的声调命令，“请带路吧！”

“是！是……”浴室老板被这派头震住了，陡然换做一副殷勤的模样，带着这五位日本军官向浴室走去。

这位性格严厉的少佐军官，就是后来侵华战争的刽子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元凶之一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他于1884年生在日本的一个武士世家，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参与指挥了甲午海战，并以“智将”闻名海内外。东条英机在幼年顽皮好斗，后进入日本著名的士官学校学习，比冈村宁次晚一届，于1905年毕业，被大正天皇授予陆军步兵少尉的军衔。他曾带领全校300名同学在振天府握拳宣誓：“要为天皇而死，要作天皇陛下的御盾，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日俄战争结束后，经他父亲的朋友举荐，进帝国陆军大学就读，毕业后任陆军省副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调往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裕仁皇太子旅欧访问法国期间，奉调巴黎，接受皇太子的面偷。今天，他作为东道主包租了蒸气浴室，为秘密举行这次会议提供了一切条件。

这是一座宽敞而幽静的房间，两厢共有6张铺陈华贵的单人弹簧床，是供沐浴者休憩的地方。房间的中央铺着猩红色的地毯，陈放着一套原色的牛皮沙发，和一大二小的三张小巧的茶几，再看看茶几上面那考究的烟具和茶具，就可以推测出这是供沐浴者商讨机密大事之处。老板轻轻地打开室门，躬身让进五位日本军官，献媚地笑着问：

“诸位军官阁下，需要几位搓澡的女郎吗？”

“不需要！”冈村宁次十分干脆地回答。

这位老板误以为日本人不开化，匆忙笑着介绍少女为中年男人搓澡是一大乐趣，也是当代欧洲沐浴时代的新潮流等等。最后，他一本正经地说：

“诸位军官！拿出你们在战场上厮杀的勇气，做一次冲破东方封建牢笼的带头人嘛！”

“哈哈……”这时，五位军官中唯一佩带中佐军阶的军官放声大笑起来。老板被笑得愕然地睁大了双眼，诧异地问：

“你……笑什么？”

“我笑你无知！”这位中佐操着德语轻蔑地说，“男女同浴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传统，你们欧洲新兴的沐浴潮流，比我们日本帝国可晚多了。”

老板木然地望着这位傲岸不逊的中佐军官，发现他“脖子粗短，脸型扁平，额头高突，一张扭曲的嘴下垂着，带着一种恬不知耻的神气——全然是一种轻率的、不在乎的样子。”而这些恰又是他所惧怕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中佐军官就是裕仁皇太子的王叔东久迩宫亲王。他是孝明天皇顾问朝彦还活着的第六个、也是最小的儿子。他性格怪诞，富于谋略，早年在陆军大学就读的时候，就敢于拒绝明治天皇约他出席晚宴的邀请。后来，他和皇太子嘉仁——大正天皇不睦，多次吵嘴，几乎丢掉了皇族地位。但是，当他娶了明治天皇的女儿俊子公主之后，便奉命出任驻巴黎的武官，在披着“追猎法国情妇的浪荡王孙”的外衣下，为陆军情报局在欧洲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用东久迩宫亲王的一位至交的话说：“在他看来，人类都不是人，而是各式各样的作料——由人类的弱点拼凑成的‘作料’用以供他酿造阴谋时增添滋味。”他和裕仁皇太子关系很好，彼此有着迥然不同而又相辅相成

的气质。在裕仁皇太子访问法国期间。他们叔侄之间多次进行密谈。今天，他受命召开这次秘密会议。

浴室老板终于从惊愕中清醒过来，讪讪地笑了笑，自我解嘲地说：

“中佐阁下，请勿见笑，小人孤陋寡闻。请问，诸位还需要些什么？”

东久迩宫亲王是为避开外界的注目，悄悄地赶到巴登·巴登来的，因此对这次秘密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他转身打量了一下那位具有超然的学者风度的少佐，风趣地用日语说：

“你是我们陆军三羽鸟中的老大，开会的时候还需要些什么，你就说吧。”

这位戴着一副非常实用，且又大众化的铁框眼镜的少佐，敏捷地看了看摆在茶几上的雪茄和咖啡，一边摘下军帽，一边漠然地说：

“老板！有白兰地吗？”

“有！”老板瞧了瞧这位留着普鲁士短发的少佐，发现他两只耳朵长得特别大，似乎又为他增添了不少光彩。再一看他嘴唇上的胡子，修剪得活像是一只飞近的海鸥，使得整个的面部表情，显得具有极其刻薄、轻蔑而又冷酷的神色。老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指着靠近南墙下的酒柜笑着说：“各种酒都放在那里，请自由选用。”

“谢谢！你可以走了。”这位被称之为三羽鸟中的老大的少佐，满意地点了点头，遂对老板下了逐客令，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信。

他叫永田铁山，是这次秘密会议的主要操纵者。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医，负责一所红十字会医院。由于日本的红十字会是陆军军医队的非正式的分支机构，他父亲的病人推荐他进了著名的士官学校，毕业时荣列全年级第二名。1912年，他升入陆军大学深造，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被派往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工作。由于他在整个欧战期间的工作非常出色，所以从1920年6月起，被授予离职到“欧洲旅行”的全权。永田利用工作之便，走遍了欧洲诸国，集中考察了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三城市间的三角工业区。在皇太子裕仁旅欧访问期间，他奉调来巴黎，向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太子面陈振兴日本的意见，并得到了极高的赞赏。不久，他又和东久迩宫亲王策划了这次秘密会议，由他亲自选定了冈村宁次、东条英机，还有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小畑敏四郎少佐为共谋大业的人选。他和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系士官学校同班同学，在日本陆军中素有“三羽鸟”——三只乌鸦之称。

浴室老板离去之后，东久迩宫亲王当仁不让地选了一个临窗向阳的床位坐下，慢慢地脱着身上的戎装；接着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这“三只乌鸦”依次选定床位坐下，非常军人化地脱着身上的军服；由于东条英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鸟”低一年级，按照日本军队中论资排辈的规矩，资历浅的人如越雷池犯禁，是一定要挨耳光的。所以他依然站在原地，像听差似地等候指示。东久迩宫亲王第一个脱完了衣服，自我欣赏地看了看全身的肌肉，然后穿上拖鞋，把一块淡蓝色的浴巾系在腰间，富有节奏地走到东条英机的身旁，关切地说：

“东条君，不要拘泥于军人的礼节了，快找个床位脱衣服去吧。”

“不！亲王阁下，你们进浴室中商讨安邦定国的大计去吧，我站在这里担任警戒。”东条英机双腿并立，很是识趣地说。

东久迩宫亲王早就听说过，东条英机是永田铁山的门徒、密友和忠仆，请东条英机选择在巴登·巴登密谋开会，也是永田铁山的主意。这时，脱完

军装的永田铁山恰好走到身边，东久迩宫亲王商量地说：

“永田君，今天的会议是重要的，我看请东条君一起共商大计吧？”

永田铁山沉吟片刻，操着请示的口吻，但说出的话语却又做了结论：

“那……既参加会议，又担任会议的警戒，您看这样可以吧？”

“可以，可以……”东久迩宫亲王说罢，挽着永田铁山的臂膀，朝通向浴室的大门走去。

东条英机受宠若惊，待东久迩宫亲王和“三羽鸟”老大哥走进浴室后，就近选择了一个床位坐下，训练有素地脱完戎装，随手拿了一条白色的浴巾，穿着拖鞋走进浴室。

这是一座雾气腾腾的浴室，被一座热矿泉池占去了三分之二的面积。东久迩宫亲王坐在汨汨上涌的泉眼上，侧身靠着矿泉他的崖壁，合着双眼进入了仙境。他是想起了日本古老的“五右卫门风吕”浴，还是回忆起在巴黎幽会金发女郎那美妙的一瞬？似乎都不是。坐在他对面的是永田铁山和冈村宁次，他们依偎着泡在矿泉水中，可能是不太适应这样高的水温吧，烫得嘶呀哈的，似乎也忘却了今天沐浴中的大事。哗的一声水响，倒在东久迩宫旁边的小畑敏四郎跃出了水面，光着瘦削的身子，穿着拖鞋在弥漫着雾气的浴室中缓缓踱步。这时，泡在水中的东条英机小心地走出矿泉池，把头探出室门察看，确保外面没有人偷听。他转过身来，透过濛濛的热气，一眼看见了紧蹙双眉的小畑敏四郎，禁不住地暗暗自问：

“他是闻不惯这矿泉水的味道？还是在思忖今天的会议如何召开？”

小畑敏四郎出身贵族，自小健谈，在“三羽鸟”中排行老二。他早年入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同班，毕业时名列第五，排在永田铁山之后。但是在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却名列第一，又排在永田铁山之前。同学们说他“容易激动”，“人精明得几乎过了分”，但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战略家。在俄国革命的整个时期，他被派往莫斯科，他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日本和天皇的第一号威胁。在他拼命地钻研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又认为日本应当有自己的部落共产主义。在这种制度下，一切人都可以神秘地与天皇沟通思想感情。裕仁皇太子旅欧访问期间，他奉召来到巴黎，当面聆听了皇太子的教诲，随后又与东久迩宫亲王、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共同策划了这次会议。小畑敏四郎突然收住脚步，望着浸泡在矿泉水中的东久迩宫亲王，有情绪地说：

“亲王阁下！我们的会议应该开始了吧？”

东久迩宫亲王慢慢地睁开了双眼，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遂又拿起一条洁白的浴巾擦去满面的汗珠。稍顷，他才不慌不忙地从矿泉水中站起身来，坐在浴池的边沿上，巡视浴池，发现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已离开池中，赤身裸体地坐在池沿。他神态严肃地说：

“今天会议的主角，是你们三只乌鸦嘛，我是顺路来巴登·巴登，碰巧赶上了。我看你们就按照既定的方针开始吧！”

“三羽鸟”和东条英机都懂得东久迩宫亲王说这番话的意思。一，为了遵守皇室的禁律，与会者都必须永远拒绝说明东久迩宫亲王曾出席过这次会议；二，他是这次会议的仲裁人，与会人仅仅是发言者。不时，与会者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三羽鸟”的头子永田铁山的身上。

赤条条的永田铁山会意地点了点头，取下架在鼻梁上的铁框圆眼镜，用

于浴中擦去镜片上的水气，复又架在鼻梁上。他和东久迩宫亲王交换了个眼色，十分自信地说：

“今天的会议，是探讨大和民族的生存，和未来日本帝国之命运的大事。最后还要形成一个秘密的纲领，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因此，诸君都要开诚相见，坦率直言，遇到有争议的问题，由亲王裁决。如没有反对意见，就开始吧！”

浴室的雾气，给这次秘密会议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与会者的发言，就像是他们一丝不挂的身体——毫无掩饰。首先，东久迩宫亲王扼要地追述了明治天皇的理想：“以神权政治进行统治和保持日本的天照大神的圣洁”；接着，他又讲述了大正天皇的追求：“希望使日本有一个进步的西方式的政府，堪与亚历山大大帝、路易十四和德皇的政府媲美，”当然，他自己“想当一个专制君主和帝国的缔造者。”他沉吟了一会儿，突然扬起右手，重重地拍了自己的大腿一下，富有蛊惑性地说：

“但是，随着大正天皇得了脑溢血症，不仅他的追求全部落空，而且日本帝国的命运也处在了十字路口上！在我和皇太子的密谈中，一致认为：如果要实现其帝国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建立以现代武器装备的、以冷静的政治家头脑部署的生气勃勃的战士组成的大军。所以，这也是今天会议的主要宗旨。”

“我同意亲王的这一灼见！”永田铁山说：“为了实现皇太子这一伟大的治国抱负，我认为必须改组陆军，使它与胜利的法国军队处于同等的水平。”

“完全正确！”小畑敏四郎以他的舌辩之才，剖析了日本陆军的缺点，以及装备上的低劣。旋即又挥动右臂向前方猛地一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说：“为了使帝国的陆军，与胜利的法国军队处以同等的水平，必须训练陆军使用坦克，使用飞机这些现代武器。”

“但欲达到这种目的，”冈村宁次猝然终止了话语，倏地跳出滚烫的浴池，拎起一桶凉水浇在自己的身上，他蓦地昂起头，眼镜后面的眸子射出了凶猛的目光，恶狠狠地说：“我认为改组陆军，首先是夺取帝国陆军的领导权。换句话说，必须清除陆军中的长州藩的领导人。”

“首先是打倒代表长州藩势力的元老山县陆相！”东条英机坚定地补充说。

“对！必须清除长州藩的势力，必须打倒山县陆相……”

东久迩宫亲王看着“三羽鸟”和东条英机义愤陈词的样子，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随着这声声讨伐陆军元老山县的呼声，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长州藩势力控制帝国的往事……

长州藩族，历来是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支实力派。自明治天皇始，长州藩族又为寡头统治集团提供大部分的执政者，尤其在控制警察的内务省、控制长期工业计划的农商省，以及日本帝国最重要的陆军中，大权几乎全部操纵在思想保守的长州藩系的政客官僚手中。为了实现日本帝国的全球战略，大正天皇的六亲王同信誓旦旦的海军系萨摩藩盟友密商，决定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地下活动，彻底粉碎山县及其长州藩的严密控制。为了远远躲开陆军灵魂老山县的耳目，反长州藩的总部设在巴黎，而领导和扩充人员的重担就落在了东久迩宫亲王的肩上。所以，当他听到亲信“三羽鸟”，以及东条英机的矛头直指长州藩的时候，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当他们讨论到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的时候，却又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两派意见：永田铁山主张用合法的手段，由军部大臣把意见提交内阁，争取天皇陛下的支持。冈村宁次则主张用政变、暴动乃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小畑敏四郎支持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支持永田铁山，二比二，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最后，东久迩宫亲王只好强行制止。他看了看互不服气的双方的表情，严肃地说：

“下边，我们再讨论一下帝国复兴的根本之路。换句话说，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的路途。”

在研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三羽鸟”和东条英机却是那样惊人的一致：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必须把欧美诸国从亚洲驱逐出去：欲要图谋亚洲，必须占有中国；欲要使中国臣服，必须占领满蒙；“能否取得满蒙，关系到日本的生死问题。”在取得中国之后，再实现大正天皇的宏图，即：“日本最自然的发展结果将是向东南亚群岛扩张的一个海上强国。”

东久迩宫亲王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待到“三羽鸟”和东条英机纵谈如何实现日本帝国这一远大的目标时，他露出了惬意的微笑。

浴室是富有共鸣的，“三只乌鸦”的叫声越来越响，回音绕室，久久不散。东条英机轻轻地走出浴室，打开那间供休憩用的客厅大门，机警地探出头去。有顷，他复又走向浴室，望着已经停止大叫的“三只乌鸦”，小声地说：

“外面是安全的，继续谈吧。”

永田铁山看了看微笑不语的东久迩宫亲王，商量地说：

“您看，可以进入第三个议题了吧？”

东久迩宫亲王微微地点了点头，拿起毛巾擦去满面的汗水，说：

“人事安排，是保证实施我们纲领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我看，还是回到休息室抽着雪茄，喝着白兰地，再谈这件大事吧。”

东条英机急忙打开浴室的门，闪身一边，垂首而立，躬身看着东久迩宫亲王站起，用宽大的浴巾系好腰部，第一个走出热气腾腾的浴室；接着又目送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相继走进休息室。他关好浴室大门，赶到东久迩宫亲王的跟前，俯身从茶几上抽出四支雪茄，分别送给亲王和“三羽鸟”。冈村宁次把雪茄丢在茶几上，顺手打开一瓶白兰地，嘴对嘴地喝了两口。东条英机为诸位点着雪茄，伫立在一边，准备倾听亲王和师兄们谈论这一重大的问题。

东久迩宫亲王深深地吸了几口雪茄烟，酝酿了一下情绪，看了看成竹在胸的永田铁山，格外信任地说：

“永田君，人事安排，我同意你说过的意见，在你们‘三只乌鸦’的身边，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选人标准嘛，我同意小畑君的意见：一，选贤任能，忠诚于我们未来的伟大事业；二，各方面的人才荟萃一起。另外，我还想增加一条：入选的成员，一定是你们亲如手足的同窗和挚友。”

东条英机聪颖过人，从东久迩宫亲王这简单的谈话中，明白了未来的秘密军事集团是以东久迩宫为领导，以“三羽鸟”为核心组成的。他虽说是会议的参加者，但被排除在核心之外。接下来就选择亲信成员了，他十分明智地离开现场，走到通向室外的门前，借警戒以掩饰不悦的情绪。

永田铁山很是欣赏东条英机的军事才干，经常向友人说自己善谋，东条

善断。借中国“方谋杜断”的典故，说明造就未来日本帝国伟大事业的人物非他二人莫属。他们结为挚交，永田以老来自居。另外，他也深知东条英机是东久迩宫亲王的密友。作为中间人，曾帮助东久迩宫亲王与欧洲的一批年轻有为、非长州藩系的武官和观察员建立了联系，如后来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的梅津美治郎等人即是。所以他第一个提议：

“东条君是未来肩负日本陆军的领袖人物，他应当作为第一号选入我们的秘密集团中。”

“同意！”小畑敏四郎有些神经质地抢先答道。

“同意！”冈村宁次随声附和地说。但从他那不太自然的表情中，似乎流露出一种只能意会到的妒忌心理。

东久迩宫亲王满意地点了点头，东条英机作为一号嫡系入选亲信集团之中。

接着，“三羽鸟”又从士官学校的同窗好友中推荐具有各种专长的人才，经过激烈地争论，严格地筛选，又选出了9名才华出众、非长州藩系的陆军少佐为亲信。他们是：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渡正寿夫、小笠原一雄、小川恒三郎、二膝良夫、村松正一、山冈重厚。

东久迩宫亲王微微地合上了双眼，在他的脑海屏幕上，依次出现了入选人员未来作为的幻影，脸上渐渐地绽开了满意的微笑。不时，他的眉宇又渐渐地合拢，蹙成了一个不小的眉包，有些沉重地说：

“日本帝国在完成其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不重蹈成吉思汗的覆辙，必须有高明的谋略家。否则，我们一定会输给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

休息室中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从每人脸上那严峻的表情可知，在开拓未来大业的道路上，选择一位精通中国的谋略家是何等的重要！同时，又从这长时间的沉默中可知，每人虽都在搜索枯肠，但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人选。

“有了！”

小畑敏四郎大叫了一声，旋即又猛地击了一下手掌，把沉思的众人吓了一跳，一双双惊诧的目光都投向他的身上，然而小畑敏四郎却有意地绕了一个大弯子，从战略家的角度大讲了一通选择谋略家的条件，接着又望了望同僚那不耐烦的表情，笑着说：回卫3回

“其实啊，你们的心中都有了合适的人选。我还担保：咱们选的都是一个人。”

“瞎扯！”永田铁山用力一击沙发的扶手，腾地一下站起来，“我心中就没有这样的合适人选。”

“对！我的脑中也没有这样合适的人选！”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异口同声地说。

小畑敏四郎收起了笑容，望着永田铁山布满阴霾的脸色，惊疑地问：

“永田君，你真的没想到他？”

“想到了，我早就说出来了。”永田铁山没有好气地说罢，遂又生气地哼了一声。

小畑敏四郎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转身又瞧了瞧冈村宁次那凝思的神色，小声地问：

“冈村君，你也真的想不起来了？他是我们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啊？”

冈村宁次那呆板的神色猝然松弛了一下，猫头鹰式的眼睛中射出了惊喜



的目光，他蓦地放声大笑着说：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一定是土肥原贤二！哈哈……”

“对！就是这个土肥原贤二。”小畑敏四郎又大声地重复了一句。

永田铁山破怒为笑，伸出双手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头部，自责地说道：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土肥原贤二，一定是我们最为理想的谋略家！”

正当“三羽鸟”处于意外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伫立在室门旁边的东条英机注意到东久迩宫亲王合上了眼睛，脸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愁雾。他矜持片刻，大步走到东久迩宫亲王的跟前，双腿并拢，成立正姿势，就像是请纛出战那样，格外庄重地说：

“亲王阁下！我敢担保，土肥原贤二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好的谋略家！”

这时，“三羽鸟”猝然收敛笑颜，一齐把惊愕的目光投向东久迩宫亲王，很快都明白了：“亲王不同意土肥原贤二。”永田铁山大步走到东条英机的身旁，他望着不肯睁开双目的东久迩宫亲王，近似暴怒地说：

“亲王阁下！我也敢担保，土肥原贤二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好的谋略家！”

东久迩宫亲王依然没有睁开双眼，但从他那瞬变的表情中可以猜到，他在激烈地斗争着。

小畑敏四郎是位激烈型的演说家，他富有煽动性地介绍了土肥原贤二的历史：帝国士官学校毕业不久，于1907年12月被派往中国的张家口，只身从事谍报工作；陆军大学毕业以后，于1912年任参谋本部副官，被派往中国的北平，在坂西机关充任坂西利八郎的助手，在青木机关充任青木宣纯的辅佐官，共计5年之久；接着又受聘黑龙江省督军的武官，长达2年之久。最后，他激动地说：

“在我们这一代军人之中，还有谁比土肥原贤二更了解中国？亲王阁下，不要犹豫了，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这时，曾经和土肥原贤二同住青木机关，一起出任青木宣纯辅佐官的冈村宁次跨前一步，站在永田铁山的另一边，望着依然蹙眉不语的东久迩宫亲王，近似哀求地说：

“亲王阁下！帝国最伟大的谋略家坂西利八郎中将，青木宣纯中将都说过这样的话：未来继承他们在中国的谋略事业的人，只有土肥原贤二。我个人敬佩他的谋略才干，他应当成为我们集团中的谋略家。”

东久迩宫亲王终于睁开了双眼，他沉吟片刻，严肃地说：

“我早就注意到土肥原贤二的谋略了，可他出生在冈山县武士之家，是属于长州藩系的，这和我们的选贤标准……”

“一点也不矛盾！”永田铁山打断了东久迩宫亲王的话语，“他不仅一次地和我谈过：帝国陆军的现代化，必须打破有陆军灵魂之称的老山县的保守治军思想。这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思想并不属于长州藩系。”

“亲王阁下！”久久沉默不语的东条英机突然把头一昂，操着犯上的口吻说，“人所皆知，长州地区不仅是‘正统派’的摇篮，而且还诞生了宣传共产主义的河上肇，野坂参三等人。如果仅以出生地点为由，从而否决了土肥原贤二这样一颗谋略新星，那将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东久迩宫亲王听后感到是那样的不顺耳，真想大骂东条英机一顿。但是，

当他想到这位密友的动机，又为他的直率举荐所感动，所以又原谅了他。东久迩宫亲王看了看赤身而立的“三羽鸟”，以商量的口气问：

“你们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没有了！”“三羽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东久迩宫亲王微微地点了点头。突然，他用力一拍大腿，就像是商人拍板成交那样：

“好！土肥原贤二！”

附注：

关于这次会议，历来很少有人披露。自美国人戴维·贝尔加米尼所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披露后，日本官方才正式承认。色川大吉所著《昭和五十年史话》也不得不写下这段文字：“1921年（大正十年）10月间在德国南部巴登·巴登，永田铁山等反长州派的骨干军官，有过聚会。

为了打倒长州派和使日本军队的现代化，改造国家社会的总力战体制、思想对策及推行革新运动等，订立了盟约，这是事实。”为了遵守皇室的禁律，与会者都拒绝说明东久迩宫是否出席这个会议。我根据戴维·贝尔加米尼所写的这段文字：“他是贝当元帅随从中的正式成员，而元帅正在那个星期巡视萨尔的法占区，所以他得以在会议召开那天通过巴登·巴登。”再加之从这部作品的全局、立意出发，权且认为他参加并领导了这次秘密会议。

## 作者絮语

历史将无可辩驳地表明，日本陆军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取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窜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无疑，他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罗伯特·克雷吉爵士

土肥原贤二是日本近代著名的谋略家，曾领导特务机关在华从事侵略活动 20 余年。身受其害的中国人称之为“土匪源”，西方则比之为名噪一时的英国大间谍“劳伦斯”。正如理查德·迪肯所评述的那样：“关于劳伦斯那些神出鬼没的谍报活动的传说，已随着近来披露出来的一些事实而消失殆尽……而土肥原呢，作为日本在满洲有史以来最干练的谍报军官的形象，却是一如既往，不可动摇。”

但是，土肥原贤二的罪恶活动绝不仅仅限于谋略工作。他参与了大正天皇向裕仁天皇的过渡，为完成日本军国主义体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作为日本陆军南进派的核心骨干，曾向握有实权的陆军北进派发动攻击，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策反汪精卫成立傀儡政权之后的 6 年中，他又作为陆军的重要大将介入了全部的对外侵略的谋划工作。十分遗憾，对此，本书未能详加描述。

作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贤二的一生，其谋略事迹也是十分丰富的，远非这部书所能容纳。因此，只能舍去他在华前 15 年的谋略生涯，而从策动直奉战争入笔。另外，他在华介入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直奉战争、谋害李大钊、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变、策动溥仪出关、筹建满洲傀儡政权……一直到策反汪精卫投降日本，都可以写成若干部独立成章的历史小说。但是，本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展开去写。像汪精卫由重庆出走、河内遇刺、北来上海组建亲日政权这些富有戏剧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因有此类专著行世而本书一笔代过。

虽说土肥原贤二遐迩闻名，但人们对他在华特务活动的真实内容却知之不多。又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有关谍报工作的种种限制，以及他们对那些永远不想让公众审阅的秘密文件的销毁，给写这部《谍海奸雄》带来了许多困难。好在我不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为土肥原贤二立传，而是写一部长篇纪实体的小说。

既然是小说，就具有小说的属性，亦即所写的背景是被艺术化了的，所写的人物是遵循典型化这一原则经过艺术加工的。绝非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作为纪实体的小说，也应具有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特征。那就是所写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不是作者杜撰的，而是以历史为根据。在这部小说中，只有宪飞、赛大侠两个人物是作者笔下的创造，但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却有着某些人物的影子。

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一般的读者阅后主要获益于历史，重温或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侵略中国的；严肃的史学家们可把它当作一

部历史小说，看后自问：它同史论佳著有否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的愿望多是美好的，往往和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定于  
京城万寿寺苦乐居  
作者

谍海奸雄

## 引子

### 异国选奸

#### “三羽鸟”秘密聚会

十月的苍穹深邃辽阔，像是碧蓝无垠的大海；那朵朵散飘的白云，又像是这天海中堆起的浪花，真是美极了！

在这穹隆覆盖的四野中，有一处起伏不平的高地，生长着各种松柏，凌空鸟瞰，墨绿一片，难怪当地的人们称它为“黑色的森林”。美丽的莱茵河活像是一条青青的玉龙，由南爬来，蜿蜒北去，把这座天然的黑色森林劈为两半。两岸的衰草离离变色，高大的枫树像是喝醉了，随风抖动着红红的叶片，偶尔飘落几片碎叶，把那清澈无暇的水面染成了点点红色；望望泛舟河中的游人，听听幽怨古朴的民歌，谁能相信三年前这儿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疆场呢！

这片神秘如画的土地，位于德国西南边陲的萨尔州。在与法国毗邻的莱茵河畔，有一个不算大的林中古堡，叫巴登·巴登，自古以来就是贵族城堡禁区。而今却成了旅游胜地了。

在这名扬遐迩的古城堡外郊，有一所专供达官贵人沐浴的蒸气浴室。由于它的历史悠久，不少王室人员曾经在此沐浴过，因而格外吸引远近的游客。今天的老板生财有道，除了增添先进的设备而外，还雇用了漂亮的女郎按摩、搓澡，来此旅游的各国有钱有势的人，几乎都要前来光顾这所蒸气浴室。今天上午一开门，老板就笑眯眯地挂出了客满的牌子，慕名而来的游客望而起疑，禁不住地自问：

“是哪位有钱的老爷耍阔气，把这所浴室全都包下了呢？”

有顷，五位日本军官向着这所蒸气浴室走来。早已守候在门前的浴室老板顿生笑颜，热情地迎进这五位日本军官。他望着那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满脸络腮胡子，神色有些呆板，肩扛少佐军阶的军官，用德语说：

“少佐先生！欢迎诸位前来沐浴，祝先生们鹏程万里，百事如意。”

“谢谢，谢谢。”

这位操着熟练的德语答话的日本少佐，就是后来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狂人冈村宁次。他是武士门阀的后裔，祖辈一直为德川幕府的首领们当卫士。1904年，冈村宁次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抗倭 # 悦 械 谋 莽 骄 缙 淖 狻\*9年之后，被送进帝国陆军大学深造，虽说年龄大了些，可他仍以不倦的精神勤奋好学，成绩依然优秀，并得到了大正天皇的授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东京参谋本部，当情报员；1917年2月，他担任过黎元洪的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中将的辅佐官。后来，通过关系，他加入了德川家正的皇室侍从队，并作为裕仁皇太子的侍从官于1921年3月3日清晨，随裕仁皇太子出访英、法等国。9月3日，裕仁皇太子启旋回国，他受命留在欧洲的名城巴黎，并和其他四位陆军同僚于10月27日赶到古堡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秘密举行这次决定未来日本命运的重要会议。

“少佐阁下，您的随员……”

“都去观光市容了！”冈村宁次打断浴室老板的问话，“今天，就我们五位在此沐浴。”

“什么？就您们五位……”

“对！”冈村宁次身后的那位少佐军官厉声答道。他伸出右手，习惯地调整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镜框，顺手摸了摸他那浓密的仁丹胡子，恶狠狠地瞪了浴室老板一眼，旋即把右手一挥，操着军人的声调命令，“请带路吧！”

“是！是……”浴室老板被这派头震住了，陡然换做一副殷勤的模样，带着这五位日本军官向浴室走去。

这位性格严厉的少佐军官，就是后来侵华战争的刽子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元凶之一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他于1884年生在日本的一个武士世家，父亲东条英教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参与指挥了甲午海战，并以“智将”闻名海内外。东条英机在幼年顽皮好斗，后进入日本著名的士官学校学习，比冈村宁次晚一届，于1905年毕业，被大正天皇授予陆军步兵少尉的军衔。他曾带领全校300名同学在振天府握拳宣誓：“要为天皇而死，要作天皇陛下的御盾，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日俄战争结束后，经他父亲的朋友举荐，进帝国陆军大学就读，毕业后任陆军省副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调往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裕仁皇太子旅欧访问法国期间，奉调巴黎，接受皇太子的面偷。今天，他作为东道主包租了蒸气浴室，为秘密举行这次会议提供了一切条件。

这是一座宽敞而幽静的房间，两厢共有6张铺陈华贵的单人弹簧床，是供沐浴者休憩的地方。房间的中央铺着猩红色的地毯，陈放着一套原色的牛皮沙发，和一大二小的三张小巧的茶几，再看看茶几上面那考究的烟具和茶具，就可以推测出这是供沐浴者商讨机密大事之处。老板轻轻地打开室门，躬身让进五位日本军官，献媚地笑着问：

“诸位军官阁下，需要几位搓澡的女郎吗？”

“不需要！”冈村宁次十分干脆地回答。

这位老板误以为日本人不开化，匆忙笑着介绍少女为中年男人搓澡是一大乐趣，也是当代欧洲沐浴时代的新潮流等等。最后，他一本正经地说：

“诸位军官！拿出你们在战场上厮杀的勇气，做一次冲破东方封建牢笼的带头人嘛！”

“哈哈……”这时，五位军官中唯一佩带中佐军阶的军官放声大笑起来。老板被笑得愕然地睁大了双眼，诧异地问：

“你……笑什么？”

“我笑你无知！”这位中佐操着德语轻蔑地说，“男女同浴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传统，你们欧洲新兴的沐浴潮流，比我们日本帝国可晚多了。”

老板木然地望着这位傲岸不逊的中佐军官，发现他“脖子粗短，脸型扁平，额头高突，一张扭曲的嘴下垂着，带着一种恬不知耻的神气——全然是一种轻率的、不在乎的样子。”而这些恰又是他所惧怕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中佐军官就是裕仁皇太子的王叔东久迩宫亲王。他是孝明天皇顾问朝彦还活着的第六个、也是最小的儿子。他性格怪诞，富于谋略，早年在陆军大学就读的时候，就敢于拒绝明治天皇约他出席晚宴的邀请。后来，他和皇太子嘉仁——大正天皇不睦，多次吵嘴，几乎丢掉了皇族地位。但是，当他娶了明治天皇的女儿俊子公主之后，便奉命出任驻巴黎的武官，在披着“追猎法国情妇的浪荡王孙”的外衣下，为陆军情报局在欧洲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用东久迩宫亲王的一位至交的话说：“在他看来，人类都不是人，

而是各式各样的作料——由人类的弱点拼凑成的‘作料’用以供他酿造阴谋时增添滋味。”他和裕仁皇太子关系很好，彼此有着迥然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气质。在裕仁皇太子访问法国期间。他们叔侄之间多次进行密谈。今天，他受命召开这次秘密会议。

浴室老板终于从惊愕中清醒过来，讪讪地笑了笑，自我解嘲地说：

“中佐阁下，请勿见笑，小人孤陋寡闻。请问，诸位还需要些什么？”

东久迩宫亲王是为避开外界的注目，悄悄地赶到巴登·巴登来的，因此对这次秘密会议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他转身打量了一下那位具有超然的学者风度的少佐，风趣地用日语说：

“你是我们陆军三羽鸟中的老大，开会的时候还需要些什么，你就说吧。”

这位戴着一副非常实用，且又大众化的铁框眼镜的少佐，敏捷地看了看摆在茶几上的雪茄和咖啡，一边摘下军帽，一边漠然地说：

“老板！有白兰地吗？”

“有！”老板瞧了瞧这位留着普鲁士短发的少佐，发现他两只耳朵长得特别大，似乎又为他增添了不少光彩。再一看他嘴唇上的胡子，修剪得活像是一只飞近的海鸥，使得整个的面部表情，显得具有极其刻薄、轻蔑而又冷酷的神色。老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指着靠近南墙下的酒柜笑着说：“各种酒都放在那里，请自由选用。”

“谢谢！你可以走了。”这位被称之为三羽鸟中的老大的少佐，满意地点了点头，遂对老板下了逐客令，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信。

他叫永田铁山，是这次秘密会议的主要操纵者。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医，负责一所红十字会医院。由于日本的红十字会是陆军军医队的非正式的分支机构，他父亲的病人推荐他进了著名的士官学校，毕业时荣列全年级第二名。1912年，他升入陆军大学深造，以最优秀的的成绩毕业，并被派往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工作。由于他在整个欧战期间的工作非常出色，所以从1920年6月起，被授予离职到“欧洲旅行”的全权。永田利用工作之便，走遍了欧洲诸国，集中考察了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三城市间的三角工业区。在皇太子裕仁旅欧访问期间，他奉调来巴黎，向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太子面陈振兴日本的意见，并得到了极高的赞赏。不久，他又和东久迩宫亲王策划了这次秘密会议，由他亲自选定了冈村宁次、东条英机，还有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小畑敏四郎少佐为共谋大业的人选。他和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系士官学校同班同学，在日本陆军中素有“三羽鸟”——三只乌鸦之称。

浴室老板离去之后，东久迩宫亲王当仁不让地选了一个临窗向阳的床位坐下，慢慢地脱着身上的戎装；接着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这“三只乌鸦”依次选定床位坐下，非常军人化地脱着身上的军服；由于东条英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鸟”低一年级，按照日本军队中论资排辈的规矩，资历浅的人如越雷池犯禁，是一定要挨耳光的。所以他依然站在原地，像听差似地等候指示。东久迩宫亲王第一个脱完了衣服，自我欣赏地看了看全身的肌肉，然后穿上拖鞋，把一块淡蓝色的浴巾系在腰间，富有节奏地走到东条英机的身旁，关切地说：

“东条君，不要拘泥于军人的礼节了，快找个床位脱衣服去吧。”

“不！亲王阁下，你们进浴室中商讨安邦定国的大计去吧，我站在这里担任警戒。”东条英机双腿并立，很是识趣地说。



东久迩宫亲王早就听说过，东条英机是永田铁山的门徒、密友和忠仆，请东条英机选择在巴登·巴登密谋开会，也是永田铁山的主意。这时，脱完军装的永田铁山恰好走到身边，东久迩宫亲王商量地说：

“永田君，今天的会议是重要的，我看请东条君一起共商大计吧？”

永田铁山沉吟片刻，操着请示的口吻，但说出的话语却又做了结论：

“那……既参加会议，又担任会议的警戒，您看这样可以吧？”

“可以，可以……”东久迩宫亲王说罢，挽着永田铁山的臂膀，朝通向浴室的大门走去。

东条英机受宠若惊，待东久迩宫亲王和“三羽鸟”老大哥走进浴室后，就近选择了一个床位坐下，训练有素地脱完戎装，随手拿了一条白色的浴巾，穿着拖鞋走进浴室。

这是一座雾气腾腾的浴室，被一座热矿泉池占去了三分之二的面积。东久迩宫亲王坐在汨汨上涌的泉眼上，侧身靠着矿泉他的崖壁，合着双眼进入了仙境。他是想起了日本古老的“五右卫门風呂”浴，还是回忆起在巴黎幽会金发女郎那美妙的一瞬？似乎都不是。坐在他对面的是永田铁山和冈村宁次，他们依偎着泡在矿泉水中，可能是不太适应这样高的水温吧，烫得嘶呀哈的，似乎也忘却了今天沐浴中的大事。哗的一声水响，倒在东久迩宫旁边的小畑敏四郎跃出了水面，光着瘦削的身子，穿着拖鞋在迷漫着雾气的浴室中缓缓踱步。这时，泡在水中的东条英机小心地走出矿泉池，把头探出室外察看，确保外面没有人偷听。他转过身来，透过濛濛的热气，一眼看见了紧蹙双眉的小畑敏四郎，禁不住地暗暗自问：

“他是闻不惯这矿泉水的味道？还是在思忖今天的会议如何召开？”

小畑敏四郎出身贵族，自小健谈，在“三羽鸟”中排行老二。他早年入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同班，毕业时名列第五，排在永田铁山之后。但是在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却名列第一，又排在永田铁山之前。同学们说他“容易激动”，“人精明得几乎过了分”，但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战略家。在俄国革命的整个时期，他被派往莫斯科，他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日本和天皇的第一号威胁。在他拼命地钻研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又认为日本应当有自己的部落共产主义。在这种制度下，一切人都可以神秘地与天皇沟通思想感情。裕仁皇太子旅欧访问期间，他奉召来到巴黎，当面聆听了皇太子的教诲，随后又与东久迩宫亲王、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共同策划了这次会议。小畑敏四郎突然收住脚步，望着浸泡在矿泉水中的东久迩宫亲王，有情绪地说：

“亲王阁下！我们的会议应该开始了吧？”

东久迩宫亲王慢慢地睁开了双眼，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遂又拿起一条洁白的浴巾擦去满面的汗珠。稍顷，他才不慌不忙地从矿泉水中站起身来，坐在浴池的边沿上，巡视浴池，发现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已离开池中，赤身裸体地坐在池沿。他神态严肃地说：

“今天会议的主角，是你们三只乌鸦嘛，我是顺路来巴登·巴登，碰巧赶上了。我看你们就按照既定的方针开始吧！”

“三羽鸟”和东条英机都懂得东久迩宫亲王说这番话的意思。一，为了遵守皇室的禁律，与会者都必须永远拒绝说明东久迩宫亲王曾出席过这次会议；二，他是这次会议的仲裁人，与会人仅仅是发言者。不时，与会者的目

光全都集中在“三羽鸟”的头子永田铁山的身上。

赤条条的永田铁山会意地点了点头，取下架在鼻梁上的铁框圆眼镜，用于浴中擦去镜片上的水气，复又架在鼻梁上。他和东久迩宫亲王交换了个眼色，十分自信地说：

“今天的会议，是探讨大和民族的生存，和未来日本帝国之命运的大事。最后还要形成一个秘密的纲领，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因此，诸君都要开诚相见，坦率直言，遇到有争议的问题，由亲王裁决。如没有反对意见，就开始吧！”

浴室的雾气，给这次秘密会议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与会者的发言，就像是他们一丝不挂的身体——毫无掩饰。首先，东久迩宫亲王扼要地追述了明治天皇的理想：“以神权政治进行统治和保持日本的天照大神的圣洁”；接着，他又讲述了大正天皇的追求：“希望使日本有一个进步的西方式的政府，堪与亚历山大大帝、路易十四和德皇的政府媲美，”当然，他自己“想当一个专制君主和帝国的缔造者。”他沉吟了一会儿，突然扬起右手，重重地拍了自己的大腿一下，富有蛊惑性地说：

“但是，随着大正天皇得了脑溢血症，不仅他的追求全部落空，而且日本帝国的命运也处在了十字路口上！在我和皇太子的密谈中，一致认为：如果要实现其帝国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建立以现代武器装备的、以冷静的政治家头脑部署的生气勃勃的战士组成的大军。所以，这也是今天会议的主要宗旨。”

“我同意亲王的这一灼见！”永田铁山说：“为了实现皇太子这一伟大的治国抱负，我认为必须改组陆军，使它与胜利的法国军队处于同等的水平。”

“完全正确！”小畑敏四郎以他的舌辩之才，剖析了日本陆军的缺点，以及装备上的低劣。旋即又挥动右臂向前方猛地一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说：“为了使帝国的陆军，与胜利的法国军队处以同等的水平，必须训练陆军使用坦克，使用飞机这些现代武器。”

“但欲达到这种目的，”冈村宁次猝然终止了话语，倏地跳出滚烫的浴池，拎起一桶凉水浇在自己的身上，他蓦地昂起头，眼镜后面的眸子射出了凶猛的目光，恶狠狠地说：“我认为改组陆军，首先是夺取帝国陆军的领导权。换句话说，必须清除陆军中的长州藩的领导人。”

“首先是打倒代表长州藩势力的元老山县陆相！”东条英机坚定地补充说。

“对！必须清除长州藩的势力，必须打倒山县陆相……”

东久迩宫亲王看着“三羽鸟”和东条英机义愤陈词的样子，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随着这声声讨伐陆军元老山县的呼声，他又禁不住地想起了长州藩势力控制帝国的往事……

长州藩族，历来是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支实力派。自明治天皇始，长州藩族又为寡头统治集团提供大部分的执政者，尤其在控制警察的内务省、控制长期工业计划的农商省，以及日本帝国最重要的陆军中，大权几乎全部操纵在思想保守的长州藩系的政客官僚手中。为了实现日本帝国的全球战略，大正天皇的六亲王同信誓旦旦的海军系萨摩藩盟友密商，决定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地下活动，彻底粉碎山县及其长州藩的严密控制。为了远远躲开陆军灵魂老山县的耳目，反长州藩的总部设在巴黎，而领导和扩充人员的重担就

落在了东久迩宫亲王的肩上。所以，当他听到亲信“三羽鸟”，以及东条英机的矛头直指长州藩的时候，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当他们讨论到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的时候，却又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两派意见：永田铁山主张用合法的手段，由军部大臣把意见提交内阁，争取天皇陛下的支持。冈村宁次则主张用政变、暴动乃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小畑敏四郎支持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支持永田铁山，二比二，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最后，东久迩宫亲王只好强行制止。他看了看互不服气的双方的表情，严肃地说：

“下边，我们再讨论一下帝国复兴的根本之路。换句话说，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的路途。”

在研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三羽鸟”和东条英机却是那样惊人的一致：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必须把欧美诸国从亚洲驱逐出去：欲要图谋亚洲，必须占有中国；欲要使中国臣服，必须占领满蒙；“能否取得满蒙，关系到日本的生死问题。”在取得中国之后，再实现大正天皇的宏图，即：“日本最自然的发展结果将是向东南亚群岛扩张的一个海上强国。”

东久迩宫亲王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待到“三羽鸟”和东条英机纵谈如何实现日本帝国这一远大的目标时，他露出了惬意的微笑。

浴室是富有共鸣的，“三只乌鸦”的叫声越来越响，回音绕室，久久不散。东条英机轻轻地走出浴室，打开那间供休憩用的客厅大门，机警地探出头去。有顷，他复又走向浴室，望着已经停止大叫的“三只乌鸦”，小声地说：

“外面是安全的，继续谈吧。”

永田铁山看了看微笑不语的东久迩宫亲王，商量地说：

“您看，可以进入第三个议题了吧？”

东久迩宫亲王微微地点了点头，拿起毛巾擦去满面的汗水，说：

“人事安排，是保证实施我们纲领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我看，还是回到休息室抽着雪茄，喝着白兰地，再谈这件大事吧。”

东条英机急忙打开浴室的门，闪身一边，垂首而立，躬身看着东久迩宫亲王站起，用宽大的浴巾系好腰部，第一个走出热气腾腾的浴室；接着又目送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相继走进休息室。他关好浴室大门，赶到东久迩宫亲王的跟前，俯身从茶几上抽出四支雪茄，分别送给亲王和“三羽鸟”。冈村宁次把雪茄丢在茶几上，顺手打开一瓶白兰地，嘴对嘴地喝了两口。东条英机为诸位点着雪茄，伫立在一边，准备倾听亲王和师兄们谈论这一重大的问题。

东久迩宫亲王深深地吸了几口雪茄烟，酝酿了一下情绪，看了看成竹在胸的永田铁山，格外信任地说：

“永田君，人事安排，我同意你说过的意见，在你们‘三只乌鸦’的身边，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选人标准嘛，我同意小畑君的意见：一，选贤任能，忠诚于我们未来的伟大事业；二，各方面的人才荟萃一起。另外，我还想增加一条：入选的成员，一定是你们亲如手足的同窗和挚友。”

东条英机聪颖过人，从东久迩宫亲王这简单的谈话中，明白了未来的秘密军事集团是以东久迩宫为领导，以“三羽鸟”为核心组成的。他虽说是会议的参加者，但被排除在核心之外。接下来就选择亲信成员了，他十分明智

地离开现场，走到通向室外的门前，借警戒以掩饰不悦的情绪。

永田铁山很是欣赏东条英机的军事才干，经常向友人说自己善谋，东条善断。借中国“方谋杜断”的典故，说明造就未来日本帝国伟大事业的人物非他二人莫属。他们结为挚交，永田以老大自居。另外，他也深知东条英机是东久迩宫亲王的密友。作为中间人，曾帮助东久迩宫亲王与欧洲的一批年轻有为、非长州藩系的武官和观察员建立了联系，如后来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的梅津美治郎等人即是。所以他第一个提议：

“东条君是未来肩负日本陆军的领袖人物，他应当作为第一号选入我们的秘密集团中。”

“同意！”小畑敏四郎有些神经质地抢先答道。

“同意！”冈村宁次随声附和地说。但从他那不太自然的表情中，似乎流露出一种只能意会到的妒忌心理。

东久迩宫亲王满意地点了点头，东条英机作为一号嫡系入选亲信集团之中。

接着，“三羽鸟”又从士官学校的同窗好友中推荐具有各种专长的人才，经过激烈地争论，严格地筛选，又选出了9名才华出众、非长州藩系的陆军少佐为亲信。他们是：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渡正寿夫、小笠原一雄、小川恒三郎、二膝良夫、村松正一、山冈重厚。

东久迩宫亲王微微地合上了双眼，在他的脑海屏幕上，依次出现了入选人员未来作为的幻影，脸上渐渐地绽开了满意的笑容。不时，他的眉宇又渐渐地合拢，蹙就了一个不小的眉包，有些沉重地说：

“日本帝国在完成其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不重蹈成吉思汗的覆辙，必须有高明的谋略家。否则，我们一定会输给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

休息室中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从每人脸上那严峻的表情可知，在开拓未来大业的道路上，选择一位精通中国的谋略家是何等的重要！同时，又从这长时间的沉默中可知，每人虽都在搜索枯肠，但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人选。

“有了！”

小畑敏四郎大叫了一声，旋即又猛地击了一下手掌，把沉思的众人吓了一跳，一双双惊诧的目光都投向他的身上，然而小畑敏四郎却有意地绕了一个大弯子，从战略家的角度大讲了一通选择谋略家的条件，接着又望了望同僚那不耐烦的表情，笑着说：回卫3回

“其实啊，你们的心中都有了合适的人选。我还担保：咱们选的都是一个人。”

“瞎扯！”永田铁山用力一击沙发的扶手，腾地一下站起来，“我心中就没有这样的合适人选。”

“对！我的脑中也没有这样合适的人选！”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异口同声地说。

小畑敏四郎收起了笑容，望着永田铁山布满阴霾的脸色，惊疑地问：

“永田君，你真的没想到他？”

“想到了，我早就说出来了。”永田铁山没有好气地说罢，遂又生气地哼了一声。

小畑敏四郎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转身又瞧了瞧冈村宁次那凝思的神色，小声地问：

“冈村君，你也真的想不起来了？他是我们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啊？”

冈村宁次那呆板的神色猝然松弛了一下，猫头鹰式的眼睛中射出了惊喜的目光，他蓦地放声大笑着说：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一定是土肥原贤二！哈哈……”

“对！就是这个土肥原贤二。”小畑敏四郎又大声地重复了一句。

永田铁山破怒为笑，伸出双手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头部，自责地说道：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土肥原贤二，一定是我们最为理想的谋略家！”

正当“三羽鸟”处于意外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伫立在室门旁边的东条英机注意到东久迩宫亲王合上了眼睛，脸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愁雾。他矜持片刻，大步走到东久迩宫亲王的跟前，双腿并拢，成立正姿势，就像是请纛出战那佯，格外庄重地说：

“亲王阁下！我敢担保，土肥原贤二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好的谋略家！”

这时，“三羽鸟”猝然收敛笑颜，一齐把惊愕的目光投向东久迩宫亲王，很快都明白了：“亲王不同意土肥原贤二。”永田铁山大步走到东条英机的身旁，他望着不肯睁开双目的东久迩宫亲王，近似暴怒地说：

“亲王阁下！我也敢担保，土肥原贤二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好的谋略家！”

东久迩宫亲王依然没有睁开双眼，但从他那瞬变的表情中可以猜到，他在激烈地斗争着。

小畑敏四郎是位激烈型的演说家，他富有煽动性地介绍了土肥原贤二的历史：帝国士官学校毕业不久，于1907年12月被派往中国的张家口，只身从事谍报工作；陆军大学毕业以后，于1912年任参谋本部副官，被派往中国的北平，在坂西机关充任坂西利八郎的助手，在青木机关充任青木宣纯的辅佐官，共计5年之久；接着又受聘黑龙江省督军的武官，长达2年之久。最后，他激动地说：

“在我们这一代军人之中，还有谁比土肥原贤二更了解中国？亲王阁下，不要犹豫了，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这时，曾经和土肥原贤二同住青木机关，一起出任青木宣纯辅佐官的冈村宁次跨前一步，站在永田铁山的另一边，望着依然蹙眉不语的东久迩宫亲王，近似哀求地说：

“亲王阁下！帝国最伟大的谋略家坂西利八郎中将，青木宣纯中将都说过这样的话：未来继承他们在中国的谋略事业的人，只有土肥原贤二。我个人敬佩他的谋略才干，他应当成为我们集团中的谋略家。”

东久迩宫亲王终于睁开了双眼，他沉吟片刻，严肃地说：

“我早就注意到土肥原贤二的谋略了，可他出生在冈山县武士之家，是属于长州藩系的，这和我们的选贤标准……”

“一点也不矛盾！”永田铁山打断了东久迩宫亲王的话语，“他不仅一次地和我谈过：帝国陆军的现代化，必须打破有陆军灵魂之称的老山县的保守治军思想。这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思想并不属于长州藩系。”

“亲王阁下！”久久沉默不语的东条英机突然把头一昂，操着犯上的口吻说，“人所皆知，长州地区不仅是‘正统派’的摇篮，而且还诞生了宣传共产主义的河上肇，野坂参三等人。如果仅以出生地点为由，从而否决了土

肥原贤二这样一颗谋略新星，那将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东久迩宫亲王听后感到是那样的不顺耳，真想大骂东条英机一顿。但是，当他想到这位密友的动机，又为他的直率举荐所感动，所以又原谅了他。东久迩宫亲王看了看赤身而立的“三羽鸟”，以商量的口气问：

“你们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没有了！”“三羽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东久迩宫亲王微微地点了点头。突然，他用力一拍大腿，就像是商人拍板成交那样：

“好！土肥原贤二！”

附注：

关于这次会议，历来很少有人披露。自美国人戴维·贝尔加米尼所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披露后，日本官方才正式承认。色川大吉所著《昭和五十年史话》也不得不写下这段文字：“1921年（大正十年）10月间在德国南部巴登·巴登，永田铁山等反长州派的骨干军官，有过聚会。

为了打倒长州派和使日本军队的现代化，改造国家社会的总力战体制、思想对策及推行革新运动等，订立了盟约，这是事实。”为了遵守皇室的禁律，与会者都拒绝说明东久迩宫是否出席这个会议。我根据戴维·贝尔加米尼所写的这段文字：“他是贝当元帅随从中的正式成员，而元帅正在那个星期巡视萨尔的法占区，所以他得以在会议召开那天通过巴登·巴登。”再加之从这部作品的全局、立意出发，权且认为他参加并领导了这次秘密会议。

## 第一部 谍海初试

### 一东兴楼初亮相 土肥原才智超人惊大侠

虽说时令才踏进初冬的门坎，古都北京却已进入萧条、冷落的季节了！太阳刚刚移到西方，塞外又送来了漫天的黄沙，随着呼呼作响的风声逐渐加大，光芒被吞没了，只剩下一个桔色的金盘。不久，天地化为一色，帝都宫阙也被笼罩在风沙之中！

一声清脆的鞭响，惊散了王府井大街上拥挤的行人，他们身不由己地闪开一条通道，循着叮 作响的铃声向南望去，一辆豪华的马拉轿车沿街驶来，看看坐在车辕上的驭手那神气劲儿，足以想见乘车人是何等的威风了。

顷许，轿车前的花洋布棉门帘打开了一半，一缕昏黄的光线射进了车里。坐在右边的是位文人，三十开外的年纪。一看他那瘦骨嶙峋的身子骨，就知准是一位又抽又嫖的老手；一看他上身那件黑缎子坎肩，就知他是一位清末的遗少……他是肃亲王的远房侄子，名叫宪飞，不久以前才由日本回国。坐在左边的是位武人，年近四十的样子。早年，曾在川岛浪速创办的警察学校中习文练武，并和宪飞结拜为金兰之好。不久，皇帝逊位，他一气之下离京出走，远遁关外。他叫什么名字，无人知晓，但是一提赛大侠的威名，“胡子”、“响马”，还有巴布扎布的蒙族兵勇无不啧啧称道，五体投地。他们二人相对无言，似在想着各自的心事。待到马拉轿车拐向左边的街道，透过黄色的风沙，看见巍峨壮观的东华门时，赛大侠终于打破了沉默：

“贤弟，你带愚兄去拜见何人？”

宪飞看了看赛大侠那蹙眉不快的表情，淡然地一笑：

“是盟兄的老校长最信得过的人。”

赛大侠回想了自己的老校长——川岛浪速在华结交的朋友，除去肃亲王以外，再也记不起还有哪位王公显贵了。稍经沉吟，问：

“是日本人，还是咱们中国人？”

“是日本人！”

赛大侠微微地点了点头。但出他所料的是，宪飞又郑重地补充说：

“他不同于一般的日本人。用你恩师的话说，给一个师团的中国人也不换。”

赛大侠又有些糊涂了，他回忆了在华的日本人，没有一位被恩师川岛浪速器重到如此程度的。他小声地问：

“他叫什么名字？”

“土肥原贤二。”

赛大侠猝然大声地狂笑起来，操着一万分蔑视的口吻说：

“就是他啊！一个坂西公馆的小小的辅佐官。哈哈……”

所谓坂西公馆，是指北洋政府聘请的最高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公馆的简称。日本参谋本部在京城未设特务机关的年代里，顾问机关——权西公馆实际上也就是最高级的特务机关。在赛大侠的心目中，坂西利八郎是不能和自己的恩师川岛浪速同日而语的。自然，权西的辅佐官——一个小小的中佐土肥原贤二就更不足挂齿了！但是，当他想到自己的恩师如此器重这个小小的辅佐官的时候，又禁不住地收住了笑声，他沉吟片时，又操着习惯的称谓，诧异地问道：

“我的恩师真的信任这个辅佐官吗？”

宪飞微微地点了点头，顺手取出一封信，操着肃亲王家族中惯常的口吻：“瞧！这是川岛老伯写给土肥原中佐的亲笔信。”

随着驭手一声“吁——”的叫喊，驭手敏捷地跳到地上，转身撩起轿车的棉门帘，小心地搀扶着宪飞下车。再一抬头，赛大侠已经站在轿车的对面，像是所有侠客每到一地那样，在默默地打量着地势和位置，待到他的视线从一座华贵的饭店门帘上移，并停在“东兴楼”匾额上的时候，遂又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

宪飞缓步走到赛大侠的身旁，轻轻地拍了一下赛大侠的肩膀，感慨万千地说：

“盟兄！自从你出塞后，我再也没有来光顾这座东兴楼饭店。”

这时，东兴楼饭店中走出一位中年堂倌，躬身向外，把宪飞和赛大侠迎进门来。一位身着和服的日本浪人坐在柜台旁边的太师椅中，迟疑片刻，匆忙站起迎了过来，操着日语非常客气地问：

“您二位就是宪飞先生和赛大侠武士吧？”

宪飞打量了一下这位日本浪人，遂笑着用日语说：

“对！辅佐官阁下到了吗？”

“恭候多时了。我叫小田五郎，请！请！”

宪飞和赛大侠随着小田五郎穿过东兴楼的门脸，刚刚走进包间的廊道，突然迎面扑来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京戏清唱声。宪飞仔细一品，这刚柔相济的韵味，禁不住暗自说了一句：“嚯，真是正宗谭叫天的行腔。”

他们二人循着飞出的京剧《空城计》中的名段唱腔，透过写有“琼台会友”的玻璃门窗，看见包间的正中央摆着一张圆的餐桌，有三名尉级军官和三名浪人正襟危坐，望着一位身着中式冬装，约有四十来岁的男子。那人虽然坐在太师椅中，却依然可以看出他矮小的个子，身体结实粗壮，小仁丹胡剪得齐刷刷的，显得是那样的精明。他右手轻击桌面，有板有眼，摇头晃脑，自我陶醉地吟唱着。赛大侠早年是个京剧迷，从给老祖宗——慈禧太后唱戏的杨小楼、谭鑫培，到后起之秀王瑶卿等人，无一不熟，可这位清唱《空城计》的戏子却不曾见过。他好奇地小声问：

“贤弟，我出塞多年了，京城何时又冒出这样一位谭派传人？”

宪飞惊诧不已地连连摇头。旋即又用心地打量包间里那三位日本尉级军官，从年龄到气质，和他想象中的土肥原贤二辅佐官相去甚远。再看看那三位同桌的日本浪人，充其量是个听差或打手。他操着日语，很是策略地问：

“小田君，辅佐官真的屈驾亲临了吗？”

“是的！”小田五郎惊愕地一怔，随即又打量着宪飞和赛大侠那异样的表情，伸手指着包间里面，“噢！他不正在唱你们的国戏吗？”

“啊？！……”

宪飞和赛大侠惊得瞠目结舌，难以置信这就是川岛浪速所信得过的土肥原贤二。一个坂西公馆的堂堂中佐辅佐官，不着军服，不佩带指挥刀，竟像是一位老北京那样坐在东兴楼包间里，对着自己的部属悠闲地唱着京戏，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赛大侠十分鄙夷地从鼻孔中挤出一个“哼”字来，正当他欲转身离去之际，宪飞一把抓住他的右手，用力地捏了一下，小声警告：

“不要蛮来！”

小田五郎并不了解宪飞和赛大侠的内心变化，误以为土肥原贤二唱的京剧把他们镇唬住了，遂又喜形于色地说道：



“辅佐官不仅会唱谭派京剧，还会操着蒙古语哼唱草原上的长调民歌；他一个人在思考事情的事情，经常用俄文吟唱忧伤的俄罗斯民歌：一高兴起来，就会学着击手鼓的样子，边舞边唱高丽的民谣；当然喽，他唱得最好的还是我们日本的《樱花》……”

赛大侠看着洋洋自得——且又手舞足蹈的小田五郎，很不耐烦地说道。

“小田君！快住嘴吧，我们中国并不缺少戏子！”

小田五郎惊得怔住了，他望着赛大侠气乎乎的样子，气愤地质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别的意思，”宪飞忙露出笑颜，指着包间，有意转移话题，“请问小田君，那些听辅佐官唱京戏的诸君，都是应邀赴会的陪客吧？”

“不！他们六位都是辅佐官要请的客人。”

“什么？……”赛大侠吃惊地自语过后，颇有些情绪地质问，“我们弟兄又算是什么呢？”

“陪客！”

“陪客？……”宪飞和赛大侠脱口而出，惊愕地望着小田五郎。

“对！”

接着，小田五郎说明辅佐官土肥原贤二中佐在公馆内和同仁订了一个罚款制度，如果有人在某件事情上发生了问题，或打赌输了就要罚款，存到一定数目，大家就来东兴楼吃喝一顿，尽欢而散。最近以来，土肥原贤二由于漫不经心，连续遭到三次罚款，凑足了数目，决定今天来东兴楼尽兴饱餐。最后，他又笑着解释说：

“辅佐官说，你们是贵客，本不应请到此地相见，由于你们不是外人，再是需要和大家认识一下，临时决定请你们二人一块来吃他的罚酒。”

赛大侠听后露出了不悦的神色，暗自说道：“真没想到，他是一个糊涂涂！”

小田五郎一看宪飞那讪然而笑的表情，又讲了土肥原贤二在陆大时代的一个笑话：那时土肥原贤二住在大贝保，乘坐青山的电车到陆大上课。一天，他上了车找到座位刚刚坐下，周围的人都盯着他。他也觉得有些奇怪，他用手摸了摸头，才发现身穿军服却戴了一顶民帽，再一摸腰间，没有佩戴军刀。

宪飞和赛大侠露出了漠然的笑靥。小田五郎兴意未尽，又笑着说：

“辅佐官还有更可笑的事呢！一天他去拜访朋友，总觉得所穿的老式分腿衬裙很别扭，朋友的夫人告诉他，才发现他把两条腿都穿到一面去了。”

宪飞和赛大侠听后失禁地放声大笑起来。

他们的谈笑声惊断了土肥原贤二清唱京剧。他起身离位，打开包间的玻璃屋门，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拱抱双手，举到额前，操着流利的华语笑着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请，请……”

宪飞是位颇有造诣的复辟派文人，听了土肥原贤二这第一句话，惊得肃然起敬，他一边递交川岛浪速的亲笔信，一边谦卑地说：

“没想到啊，辅佐官不但能唱一口正宗的谭派京戏，而且古汉语的运用，也达到了信手拈来的水平。”

土肥原贤二只是淡淡一笑，遂打开信件，默默地阅读。

站在一边的小田五郎自视得计，接着又添油加醋地说：

“二位贵客还不知道吧？辅佐官是有名的语言天才，他会讲九种欧洲语言，四种汉语方言。”

宪飞惊得咂舌不已，不禁地暗自说：“难怪川岛老伯会如此地器重他……”然而，赛大侠依旧不以为然，待土肥原贤二收好信后，他哥地拱抱起双手，操着蒙语说：

“赛音，拜音鲁！”

土肥原贤二听前一怔，暗自说：“这个武夫怎么用蒙语问候‘您好’？”他用眼角扫了一下赛大侠那傲岸不逊的表情，迅然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旋即也操着蒙语答道：

“赛音，伊格赛音！”

赛大侠听罢“好，很好”的答话之后，放下拱抱的双手，昂首挺胸，随着土肥原贤二走进“琼台会友”的包间。主宾介绍过后，土肥原贤二当仁不让地坐在了上座，宪飞和赛大侠就像是关平、周仓那样，坐在土肥原贤二的两边。其他7位日本人，依次围坐在圆形的餐桌旁。土肥原贤二侧首看了看高傲不凡的赛大侠，热情地问：

“大侠君，请问是哪一年出的关？”

“袁大头登基那年。”

“噢……”土肥原贤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来，我比你出塞整整早了3年。”

“什么？”宪飞惊得站了起来，“远在大清年间，你就出塞到了蒙古的大草原？”

土肥原贤二深沉地点了点头。接着，他说：

“张家口以北是闻名于世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听当地牧民说：“锡林是蒙语镜子的意思，锡林郭勒大草原像镜子那样美。我慕名前往，身置其中才真正地明白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宪飞听着，内心油然而生出了一种谦恭之情。赛大侠听后却很不舒服，他轻轻地哼了一声，高傲地说：

“辅佐官！锡林郭勒大草原固然很美，但在今天寻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观……”

“还必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土肥原贤二未等赛大侠把话说完，就抢先说出了结论。旋即又望着被呛得脸红脖子粗的赛大侠，笑着问，“对吧？”

“对！”赛大侠猝然把头一昂，操着大有争回面子的口吻进攻说，“辅佐官，你领略过水丰草盛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美景吗？”

“当然！”土肥原贤二漫不经心地答道，“连达湖的鱼我都吃够了。”

“这么说来，辅佐官也到过东蒙？”赛大侠惊奇地脱口而出。

“岂止是到过哟！我最喜欢的是东蒙民歌，那种带有忧伤的深情韵味，很容易使我联想起故乡的亲人。”

同桌的静静地听着，被那壮观的林海奇景、草原风情所吸引。小田五郎为了显示土肥原贤二见多识广，有意地提议：

“下边，请辅佐官给诸位唱首东蒙民歌好不好？”

“好——！”

众口一声地回答过后，又响起了一阵掌声。土肥原贤二微微地点了点头，酝酿了一下情绪，遂轻声哼唱起了著名的东蒙民歌《小情人》：

骑上了毛绒绒的枣红马，让马儿嚼着草慢慢地走；这歌声打动了赛大侠，他不仅回忆起了这些年来闯荡草原，复辟大清天下的经历，还禁不住地自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土肥原贤二这个日本人遍迹塞外，学会了蒙族语言，懂得

了蒙古民族的情感，他通过这朦胧、忧郁的情歌，依稀看见了拯救大清王朝的希望之星——川岛浪速所信赖的土肥原贤二辅佐官。歌声结束了，所有人都沉浸于不同的思念之中……赛大侠为了试试这位希望之星到底有多少看家的本事，决定使用秘密会道门以茶壶、茶杯摆成不同的图案，表示不同暗语的方法对他进行探测。赛大侠不慌不忙地提起放在桌子中央的景泰蓝茶壶，斟满了土肥原贤二前面的茶杯，随之又把茶壶并放在茶杯的右边，不动声色地望着土肥原贤二，看他做何表示。土肥原贤二巡视了一遍同桌人那惊愕的神色，漫不经心地端起那杯香茶泼在地上。旋即又亲自动手斟了一杯，有滋有味地酌饮起来。赛大侠摆的图案的意思是：“会友有难，请帮助搭救。”他明白土肥原贤二的举动所代表的暗语是：“不想帮助。”他为了确认土肥原贤二加入了中国的哪种会道门，又以正牌三合会会员的身分拿过了四个茶杯，摆在茶壶嘴的前面，表示向土肥原贤二求助。

土肥原贤二稍许沉吟，为了表示愿意相助，按照三合会的规矩，朗朗出声地吟了四句诗：“韩彭生于山隅间，汉父靠谁度晚年，程田一心要复仇，张果为何泪涟涟？”他猝然起身，异常严厉地说：

“看来，大侠君并非是三合会中人啊，不然怎么会忘了吟诵一首特定的诗句呢？”

赛大侠自知失于会中的规矩，匆忙起身，拱抱双手，垂首请罪地说：

“在下有眼不识泰山，万万不曾想到辅佐官也是我们会中的土肥原贤二为了征服所谓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潜心研究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他为了能在会道门横行的旧中国从事谋略工作，曾于1921年向青帮“大”字辈的魏大可递了小帖，正式加入了青帮，遂得以了解、掌握秘密会道门的暗语。但是，今天他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青帮身分，赛大侠说罢之后，他猝然狂笑，连忙摆手，示意自己不是会中人。

宪飞早就是三合会中的骨干成员，他一见土肥原贤二的行为，万分惊奇地问：

“辅佐官！你不是我们的会中人？”

土肥原贤二严肃地点了点头。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会中的暗语？”赛大侠疑虑不安地问。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数十年以前，我们帝国玄洋社的领袖人物头山满，就掌握了你们会中的规矩和暗语。”土肥原贤二望了望宪飞和赛大侠那将信将疑的神色，“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天野平谷先生写了一本《中国秘密社会史》，详细地记述了一切。”

顿时，赛大侠觉得矮小的土肥原贤二高了一大截子，方才那种屈辱之情也涣然冰释。与此同时，打心底又生出了一种崇敬之情，他起身离席，后退一步，弯腰低头，双手拱抱额前，低沉地说：

“在下有眼无珠，从此愿随辅佐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土肥原贤二依然故我，久久没有说一句话。

宪飞为了给赛大侠解围，慌忙站起身来，很不自然地笑着说：

“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辅佐官，您就高看一步吧？”

土肥原贤二摆了摆右手，示意不要再说下去了，他阴森着脸，小声地问：

“大侠君，对我的考试结束了吗？”

“岂敢！岂敢……”赛大侠低着头，不敢大声说话。

“我的答卷合格吗？”土肥原贤二又问。

“满分，满分……”宪飞匆忙笑着代答，“辅佐官，您看今天的会见……”

“刚刚开始！”土肥原贤二不露声色地说，“你们中国有句古语，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还没对你二位进行考察呢！”

宪飞一听慌了神，担心自己当众出丑。所以他打拱作揖地连声说：

“在下甘拜下风！请免，请免……”

赛大侠倏然放下双手，顿觉自己轻松了，他昂起头，干脆地说：

“在下是一个武夫，除去武林中事，其他均一无所知。”

“好！我就向你请教武林中的事。”土肥原贤二冷然作笑，“中国有八大正宗拳法？”

“有四种！”赛大侠的语气之中，再次流露出凌人的傲气，“少林、太极、形意、八卦四大拳法，堪称中华武术的正宗。”

“请问，你专习哪种拳法？”

“在下习形意拳。”赛大侠把头一歪，又补充说，“也曾随师父练过八卦拳。”

“形意拳为谁所创？”

“这……”

“八卦拳，是根据何人创造的八卦所作？”

“是根据伏羲氏创造的乾、艮、震、坎、巽、离、坤、兑八卦所作。”

“又根据人体的哪些部位创造而成？”

“这……”

“你师承何派？”

“据师父讲，是学的董海川派。”

“董海川官至何位？如何得到八卦拳的真传？”

“……”

“中国的武术创于何时？又有多少年的历史？”

土肥原贤二不慌不忙的问话，就像是炮弹，颗颗命中赛大侠，打得他那傲然的头颅渐渐下垂，最后几乎就要贴在自己的胸部。宪飞看着自己的盟兄羞得无地自容的狼狈相，再次起身解围：

“辅佐官，他只是一位习武的侠客，哪里经得起你的盘问？我看你就不要再难为他了。如有雅兴，不妨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土肥原贤二是个多疑的人，他一听宪飞这最后一句话，又以为是在测试他的学问。他稍许沉思，说了句“好吧！我献丑了。”遂又讲起了中国武术的历史……

土肥原贤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纵谈中国武林，犹如历数家珍一般。漫说同桌的日本人听了赞叹不已，就说是以国故见长的宪飞也敬佩得五体投地。他说道：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难怪川岛老伯多次对我说：未来满洲的希望非辅佐官莫属！”

土肥原贤二故作漠然的样子说：

“中国的国粹，复兴不了清室王位；武夫的技击，也打不败问鼎华夏的军阀。对此，不知二位有何高见？”

对于这等大事，宪飞和赛大侠能拿出什么高见呢！十几年来，他们为了复辟大清江山碰得头破血出，像是过街的老鼠东逃西窜，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今天，奉川岛浪速之命前来拜访土肥原贤二，就是想从他的口里获得复

辟大清江山的天机。

土肥原贤二起身离席，一边缓缓地踱着步子，一边成竹在胸地讲述直皖、直奉大战之后，中国的大地上又呈现出鼎足而三的局面：关外是和日本交好的张大帅，江南是亲苏俄的孙大炮，雄踞中原的是英美支持的吴大帅。他们之间虽如冰炭，可他们都高举共和、反对帝制的大旗。因此，都是复辟清室的大敌。土肥原贤二停顿了片刻，有意地问：

“宪飞君！你们有力量打败这三个想称雄中国的军阀吗？”

宪飞悲苦地摇了摇头。

“从目前看，这三个军阀谁的势力最大？”

“真系吴佩孚。美国和英国都支持他。”

“你们中国古代的大军事家孙子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们为何不打到吴佩孚的身边去呢？”

“在下身为皇室弟子，和吴佩孚不共戴天，岂能到他手下听差？”宪飞大加反对。

“无知的胡言！”土肥原贤二讲述了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典故之后，又严厉地训斥说，“现在不是摆皇太子架子的时候！懂吗？”

“懂，懂了。”宪飞低沉地答道。

接着，土肥原贤二说：“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相继惨败在吴佩孚的手下，亲苏俄的孙大炮，几次兴兵北伐，全然没有达到削弱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目的。不知二位有何妙计，有何力量，近期把直系的势力驱逐出京畿重地？”

宪飞和赛大侠听后仰天长叹，无能为力，只有再次哀求土肥原贤二授计、出策。

土肥原贤二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指出宪飞的伯父肃亲王，和川岛前辈有金兰之交，因而宪飞属于侄儿辈分；自己和赛大侠均是川岛恩师的弟子，则属一师之徒。所以从此之后，三人应当情同手足，不分你我，为恢复大清王朝携手出力。待他讲完欲要消灭吴佩孚，必先查清直系的实力之后，才高兴地大声呼唤：

“堂倌！撤去香茶，上菜温酒。”

正当土肥原贤二举杯相庆，畅谈消灭直系吴佩孚的计划之时，堂倌悄然送来了一张名片。土肥原贤二俯首一看，激动地摇着手中的名片，异常高兴地说：

“诸君！真是天赐良机，吴佩孚的好友到了，和我一同前去迎见！”

宪飞和赛大侠像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呆呆地对视。这时，又听见土肥原贤二高声传话：

“有请贵客！”

## 二互探虚实

### 吴佩孚老谋深算，辅佐官看破机关

一列客车长鸣呼啸，沿着京汉铁路飞驰南下，直驶吴佩孚的住地洛阳。

在一节华贵的车厢里，临窗坐着两名乘客，一位是身着西服的土肥原贤二，另一位名叫铃木贞一。

铃木贞一正当而立之年，仪表堂堂，颇有几分大丈夫气。他早年毕业于士官学校，凭借大正天皇的宠臣桂太郎首相的私生子——井上三郎的关系，进入了培植裕仁私党的皇家大学寮就读，并踏进了裕仁老大哥集团，成为执

行巴登·巴登纲领的重要分子。大学寮毕业之后，受日本参谋本部谍报课的派遣，于1920年来到上海，被聘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位被日本称之为即将升起的新星。在这期间，他不仅结识了蒋介石的密友黄郛等人，而且还赢得了南方国民政府中不少要人的青睐。在蒋介石奉命出访苏联之后，他又调任北平公使馆武官的助手。正如他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所写的证词中记述的那样：

“自直奉战争后，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因此，我……无论如何也要和吴佩孚直接见见面。”

不久，他终于通过关系找到了吴佩孚的政治顾问白坚武，经白联系，约好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行前约土肥原贤二同去，他当然同意。“他搞的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那口流利的中国话，给我增加了不小的信心和力量。”

远在铃木贞一刚刚踏上中国领土时，发生了所谓的“中国炮舰从黑龙江上向日本领事馆等地发炮轰击的实际情况”。当时称为“尼港事件”。为了“根据事实迫使中国方面承认”，他曾受命赶赴黑龙江，协助土肥原贤二进行调查。开始，他对土肥原贤二那种漫不经心、只找当地驻民聊天的行为十分不满，尤其对土肥原贤二和一位中国人的日本姨太太厮混更为厌恶。直到土肥原贤二从百姓中获得线索，找到了军舰上的耗煤日记，发现炮击那天耗煤特别多，“证实了中国方面所提出的全员上陆是假的”，他才敬服了土肥原贤二，并写下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土肥原看来好似凡事漫不经心，实际上，他却有着特殊的机智敏感；更由于他了解中国人的言行、习惯，注意中国方面的一举一动，不放过蛛丝蚂迹的任何可疑现象，从而获得了成功。”

土肥原贤二斜倚在车厢上，侧首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荒凉大地，他似乎又看到了义和拳示威、进击的浩荡队伍，听到了倒袁的战鼓声催；突然，他的眼前又相继出现了直皖、直奉撕杀的战场，渐渐又化做了流淌鲜血的疮痍大地……待到这血染的大地化做一面面太阳旗的时候，他感慨系之地长叹了一口气“辅佐官，你在为何大事喟叹不已啊？”坐在对面的铃木贞一笑着问道。

土肥原贤二侧回头，望着分外精神的铃木贞一，有些难为情地说：

“多有意思，我好像看见车窗外面到处都是我们日本国的太阳旗。”

铃木贞一清楚这句话的隐寓之意，但他却有意操着讥讽的口吻说道：

“你不觉得这仅仅是美丽的幻影吗？”

“可没有理想中的美丽幻影，又从何谈起楔而不舍地追求呢！”

“你总是站在战略家的高度思忖问题。”

“请问大和民族的实际家，”土肥原贤二面向铃木贞一半开玩笑地说，“你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呢？”

“我呀，在猜想身着大元帅服的吴佩孚，是如何向你我侃侃而谈他的治国方略。”

“依我之见，你的这种猜想才是一厢情愿！”

“为什么？”

“道理是简单的。”

接着，土肥原贤二说明吴佩孚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阀，又有英美势力做后盾，他怎么会素不相识的两位日本人谈他的治国方略呢！对此，铃木贞

一有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吴佩孚是英美势力在华的代言人，必然会在日本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实力，吹嘘自己的雄图大略，借以动摇日本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决心。二人各持己见，谁也没说服谁。最后，土肥原贤二漠然一笑，说：

“我对吴佩孚如何接待是不关心的。中原大地欲要飘扬帝国的太阳旗，就必须设法除掉他。”

“谈何容易！”铃木贞一不悦地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一口吃不了个胖子。我看最为现实的事情，还是想想如何会见吴佩孚吧！”

土肥原贤二不愿继续这种无谓的争论，勉强地笑着说：

“客随主便，我一切听你的。”

入夜时刻，火车安全抵达洛阳车站。土肥原贤二和铃木贞一随着人流走下客车，一位身材瘦削，披着大氅的中年人迎了上来，打量了一下土肥原贤二和铃木贞一，操着标准的日语问：

“二位是从北京来的客人吗？”

土肥原贤二一听这带有乡音的问话，本能地睁大了犀利的双眼，恰好和这位中年人的目光相撞。此刻，风度飘逸的铃木贞一趋步向前，用日语热情地答道：

“我叫铃木贞一，是从北京来的客人，请问您是……”

“我是吴大帅的日文翻译。”这位翻译转身指着一辆崭新的军用汽车，似乎有意地说，“十分遗憾，这车不是贵国生产的，而是英国人送给吴大帅的。请二位上车吧！白顾问奉吴大帅之命，正在迎宾馆等候二位的莅临。”

白坚武字惺亚，河北交河泊镇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班，二人堪称同窗挚交。李大钊东渡求学期间，他投在江西督军李纯的门下任顾问兼书记处秘书；李大钊归国不久，他又投奔直系军阀，做吴佩孚的高级幕僚；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他又利用和李大钊的关系，借用京汉线铁路工人的力量，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时，还撮合成了李大钊和吴佩孚的洛阳会见，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所谓“四大政治主张”。墨迹未干，他又为吴佩孚出谋划策，血腥镇压了工人运动，演出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为悲壮的“二·七”风暴。从此，李大钊断然和他绝交，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

张作霖败归关外后，白坚武最想知道的是奉系的复仇计划，自然还了解支持奉系的日本又做何打算。所以，他格外重视铃木贞一的来访。然而出他所料的是，同行来访的还有土肥原贤二。凭借他混迹政坛多年的经验，一见土肥原贤二那老谋深算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一位比铃木贞一难对付得多的人物。因此，见面寒暄，未敢贸然深谈。说罢“沿途劳累，请早早休息吧。”白坚武便带着翻译驱车离去了。

白坚武行色匆匆，引起了土肥原贤二的怀疑。他洗漱完毕，躺在舒适的床上，望着就要坦然入睡的铃木贞一，笑着问：

“铃木君，你猜这位白顾问现在什么地方？”

铃木贞一觉得这种问话毫无价值，故打趣地说：

“一定是躺在热被窝里一边喷云吞雾，一边和他最得意的小妾取乐呢！”

“他呀，”土肥原贤二凝视着前方，“才没有闲心干这种事呢！”

“那他会干什么呢？”铃木贞一不解地问。

“正在和吴大帅秘密会谈。”土肥原贤二不容置疑地说。

“他们能谈些什么呢？”

“一是谈我的来访，再嘛，就是商谈我们此行的目的。”

土肥原贤二的猜测是正确的。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出生在一个小商人的家庭。20岁考取秀才。次年，因得罪当地的一个豪绅，被革去秀才，并遭到通缉，遂逃到北京以摆卦摊算命谋生。不久，到天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当兵，几经升迁，终于得到袁世凯的宠信，并被派到曹锟手下任职。由于他足智多谋，精于文墨，很快便由营长晋升为旅长。后来因镇压蔡锷的护国军有功，又被袁世凯授予陆军中将，成为北洋军中一颗后起的新星。之后，他在英美的支持下，击溃了张勋的辫子兵，战败了皖系段祺瑞，打垮了奉系张作霖的几十万精兵，一跃成为北洋军阀中的首要人物。曹锟贿选总统，入主北平后，他坐镇洛阳，挟制中央，并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同时，还狂妄地扬言，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驱黄河黄。

吴佩孚亲自绘制的统一中国的蓝图中，首要的敌人是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以及北方如火如荼的工人风暴和学生运动；其次是日本支持的——并败在他手下的奉系张作霖。在南方他勾结陈炯明，演出了孙中山蒙尘观音山的好戏；在北方大耍两面派手派，残酷镇压了“二·七”风暴。正当他和心腹幕僚白坚武密谋如何取得英美的支持，彻底摧毁奉系实力，挥师入主关外的時候，张作霖的主子——日本却派来了两名使者求见，吴佩孚遂与白坚武连夜密谋了会见土肥原贤二和铃木贞一的方略。

翌日清晨，土肥原贤二和铃木贞一刚刚用过早膳，白坚武和翻译便驱车赶到了迎宾馆，说是吴大帅上午在迎宾馆设宴，招待远道而来的日本客人。铃木贞一受宠若惊，喜形于色，连声说道：“谢谢吴大帅……”对此，土肥原贤二却漠然处之，只是诡秘地向铃木贞一送去淡淡的一笑。

走进豪华的宴会厅，扑进眼帘的是一桌丰盛的酒筵，四周却空无一人。宴会厅一侧是半间古色古香的书斋，一位身着银灰色的丝棉长袍、外罩一件黑缎子坎肩的半百老人，手捧着线装书，倾倒在安乐椅中。冷丁一看，真像是一位八方行骗的江湖术士。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吴佩孚。说实在的，铃木贞一真是有些失望了。宾主相见后，吴佩孚竟然置他这位访人不顾，缓缓走到土肥原贤二的面前，彬彬有礼地说：

“土肥原阁下，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是三生有幸啊！”

这对土肥原贤二而言，无疑是一个突然袭击。他用眼角扫了一下不悦的铃木贞一，也逢场作戏地说：

“吴大帅其言过甚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要折损我许多阳寿的。”

“不，不！你是受之无愧的。”吴佩孚踱回自己的位子，拿起盖碗，很有身分地呷了一口香茗：“土肥原阁下，我们不是初次相见，对吧？”

对此，土肥原贤二是清楚的。远在张勋复辟之时，吴佩孚率部进攻北京，与辫子兵激战于天坛。张勋复辟失败之后，黎元洪被逼下台，吴佩孚等拥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时为黎元洪的军事顾问的辅佐官，曾经见过吴佩孚；直奉交战之后，吴佩孚鉴于“恢复法统”既可使南方护法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又可赶走徐世昌，遂决定请出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随着坂西利八郎中将再次受聘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也复任辅佐官。就在黎元洪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再次见到了威名赫赫的吴大帅。

然而这两次相见，均因辅佐官的职位太低，未能和这位显赫一时的吴大



帅单独晤谈。令土肥原贤二惊疑的是，这位公务繁忙的吴大帅竟然还记得自己，这不能不说他是一位颇有心计的将军。瞬间，他决定了如下的方针：对有关日本、奉系的情报守口如瓶，尽量把铃木贞一推为谈话的主角。因而他笑着说：

“吴大帅的记性真好，竟然还没忘记我这位小小的辅佐官。前几次晤面，未能聆听大帅治军建国方略的赐教，引为终身的憾事。今天拜会大帅，愿有更多的收益。”

吴佩孚聪颖过人，一听土肥原贤二的话音，知道这位辅佐官只带来了两只耳朵。暗自说了一句“好一个听客！”遂又传身望着不甘坐冷板凳的铃木贞一，做出一副随和的样子，笑着问：

“铃木君，听说你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过从甚密，这可是真的

“关于这件事嘛……”铃木贞一有点措手不及，忙摇着头说，“吴大帅可有点偏听偏信了。”

“不！不……”吴佩孚审视着铃木贞一那不太自然的表情，“远的不去谈了，就说今年孙大炮败退海上，和陈炯明将军激战的时候，你和一位叫蒋介石的中年军官南下广州，对吧？”

铃木贞一知道自己的行踪早已被吴佩孚掌握，心里有些发慌。他趁着翻译的空隙，斜视了一眼坦然自若的土肥原贤二，似乎有了点儿主心骨。他策略地答道：

“吴大帅的耳目遍迹神州，像这样世人皆知的事情，还能瞒过您？”

“恐怕不是世人皆知吧！”吴佩孚淡然一笑，“铃木君，你和蒋介石是老朋友了吧？”

“是的！我们是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铃木贞一被动地回答。

“依你看，”吴佩孚蓦地站起身来，步步进逼地问，“你这位士官学校的同窗前程如何？”

“这……”铃木贞一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境地，有点语无伦次地说，“实在难以回答吴大帅的问题。介石君，胸有大志，但能否一展雄才，这就很难说了。”

“为什么呢？”吴佩孚追问。

“用中国人的说法，”土肥原贤二急忙把问话接过来，以守为攻地说，“他不占天时地利，更没有当年刘皇叔的人和。今天的吴大帅，只有当年的曹孟德可比。小小的介石君如弃孙投吴，或许有鹏程之机。”

“对！对……”铃木贞一匆忙爬上土肥原贤二竖起的竹竿，违拗心愿地说。

“哈哈……”吴佩孚突然大声狂笑起来，旋即又无比藐视地说，“小小的蒋介石，何足挂齿，像他这样的中年官佐，我的麾下成千上万！”

铃木贞一被惊得哑舌不已，他望着盛气凌人的吴佩孚，不知这谈话该如何继续下去。

土肥原贤二不为所动，依然坐在大师椅中，若无其事地捧着盖碗，不时地呷上一口香茗。

老奸巨猾的白坚武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和吴佩孚交换个眼色，笑着说：

“二位贵客，请入席再谈吧。”

铃木贞一的思路，还处在被动的窘境，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土肥原贤二放下手中的盖碗香茗，落落大方地站起身来，应对自如地笑着说：

“谢谢吴大帅的盛情，我们二人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面对这样一桌丰盛的酒宴，铃木贞一毫无兴趣，依然觉得晦气不已；土肥原贤二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大口地吃着，偶尔还指着鲜美的清蒸黄河大鲤鱼，说几句风趣的笑语：“吴大帅，按中国人的风俗，长者吃鱼头为仙人指路。您年长位尊，请吃鱼头。”对此，吴佩孚也从命食之，并带头举杯痛饮，犹如在家用餐那样随便。铃木贞一望着热情撷菜的白坚武，又忍不住地问：

“据京城传闻，美国送给吴大帅 300 万美元的军火，不知是否属实？”

白坚武扑哧一声笑了，沉吟片刻，感慨地说：

“吴大帅真希望美国白白送给 300 万美元的军火！可惜啊，美国的上帝从来不干蚀本的生意。”

吴佩孚再次举起酒杯，顺着白坚武的话音，故作憨状地大声说：

“来！预祝你们日本人白给我吴某 300 万美元的军火，干杯！”

铃木贞一又碰了个软钉子，他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再次严肃地说：“吴大帅！据美国报纸披露，您近日还向美国政府借了一笔为数可观的贷款。”

“纯属无稽之谈！”吴佩孚倏地站起，神态严肃地说，“你是日本人，当然知道日本的国事，请告诉我，你们日本给张大帅多少美元的军火？又借给他多少美元的贷款？”

宴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铃木贞一毫无防范，被问得不知该如何作答，暗自叫苦不迭；白坚武似乎有意加剧这紧张的气氛，正襟危坐，一言不发；正当这出戏不知该如何收场之际，土肥原贤二举起酒杯，从容地说：

“吴大帅，来！为我们日本人能早日白给您 300 万美元的军火，干杯！”

吴佩孚自然明白这句话的寓意，那就是希望他改换门庭，转到日本人的一边，就他的本意而言，真想掷杯谢客，拂袖而去。但是，他却巧妙地把这愤怒藏于心底，笑着说：

“谢谢了！我永远牢记这句俗语：端着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的管。我吴某人谁的钱也不要，靠着天赐的福命和才干打天下。”

“好！好……”土肥原贤二喷喧称赞，旋即又十分认真地说，“很早以前，我就听说吴大帅是位有名的星相学家，人称刘伯温。今天借着酒兴，可否给我们两个日本人讲讲您天赐的福命和才干呢？”

“可以，可以……”

紧张的宴会气氛缓和了。由此，吴佩孚也打开了话匣子。土肥原贤二放下筷子，煞有介事地听着，还不时地探问几句；铃木贞一可不想多听这漫无边际的吹牛，出于礼节，又不能败坏吴佩孚的雅兴，再次破坏这谐和的宴会气氛。他终于等到了——吴佩孚大吹大擂自己的部属兵强马壮，遂试探地问：

“吴大帅要统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很必要的，不知您有没有飞机？”

吴佩孚中断神侃，再次站起身来，沉默良久，大有仙人念咒语之态。突然命令：

“笔墨侍候！”

白坚武应声离席，走到那半间书斋的墙下，打开置于红木条桌上的墨海，铺好宣纸，转过身来，望着走到近前的吴佩孚，恭敬地说：

“请大帅运笔！”

吴佩孚从笔筒中抽出一支寸楷狼毫，饱蘸浓墨，不假思索地在宣纸上一

笔一挥就“天马行空”四个挺拔、有力的草字，然后掷下手中的狼毫，格外郑重地说：

“中国有我写的这样的天马，欧美各国的飞机都是些过时货色，根本不是我们中国天马的对手。”

铃木贞一再也不想听吴佩孚吹牛了，土肥原贤二却唱叹不已地说：

“吴大帅不愧是秀才出身的儒将，‘天马行空’这四个字写得是真叫好。”  
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铃木贞一真是晦气极了！他望着伏案看书的土肥原贤二，颇有些情绪地说：

“别看书了！咱们商议一下吧，明天我想回北京去。”

土肥原贤二合上书，看着气冲冲的铃木贞一，漫不经心地摇着头说：

“不急嘛！还没有看看九朝古都的历史遗迹呢。”

“我没有这份雅兴！”

“为什么？”

“我被这个吴大帅气坏了。”

土肥原贤二佯装不知其情，又添枝加叶地吹捧了吴佩孚几句。这样一来，犹如火上加油，铃木贞一再也忍不住了，气得大骂吴佩孚是一个巫师、狂人，他斩钉截铁地说：

“吴佩孚如此昏聩、无能，绝成不了大气候！”

“不对！吴佩孚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哪！今天，他是故意装傻的。”

“什么，他是故意装傻？”

“对！”

土肥原贤二起身离开桌子，缓缓地踱着步子，有条不紊地指出：一，吴佩孚是英美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主要矛头所指是日本帝国，以及日本帝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奉系张作霖；二，在奉系失利，败回关外，日本帝国在华北势力受挫的今天，吴佩孚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直系的军事实力，以及下一步的军事动向。在他无法窥探到所需要的军事情报后，便利用哄孩子的办法瞎吹一通，把我们二人打发回北京。土肥原贤二收住脚步，看着蹙眉凝思的铃木贞一，非常严厉地批评说：

“我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北京，如何向坂西将军交代？又如何对得起天皇陛下对我们的重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日本帝国如何确定对吴佩孚的策略？”

铃木贞一渐渐地低下了头，良久，他又慢慢地抬起头来，沉重地说：

“你的见解是对的。那……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对待吴佩孚这条老狐狸呢？”

“中国有句古话：欲知故乡事，须问故乡人。我想，”土肥原贤二突然收住了话语，把声音压得很低，“一定要找到知情人，把吴佩孚葫芦里装的药，全都给他倒出来！”

“咳！”铃木贞一为难地长叹了一口气，“你我到哪里去找知情的故乡人呢？”

“吴佩孚的日语翻译怎么样？”

“他？……”铃木贞一淡淡地笑了笑，“翻译历来是主子的亲信，这个突破口用不得。”

“我看用得！”土肥原贤二额前蹙就的眉包越来越大，“你说他是哪国

人？”

“当然是中国人。”

“那，为何他说的日语那么地道？而且还带有浓厚的地方音？”

“这……”

“这说明他不是个简单的中国人！”……

正在这时，室外传来了敲门声。土肥原贤二和铃木贞一一惊得一怔，但是，当他们想到方才的谈话，是用日语进行的，一般侍从人员听不懂时，遂又对视一笑。土肥原贤二用汉语客气地说：

“请进来。”

随着开门声，走进屋来的不是送茶水的侍人，而是双手捧着两件唐三彩骏马的吴佩孚的日语翻译。他望着惶恐不安的土肥原贤二和铃木贞一，若无其事地走到桌前，小心地放好两件唐三彩骏马，笑着说：

“这是吴大帅送给你们二人的礼物。他再次让我转告二位：每当你们看见这唐三彩的骏马，就不要忘了告诉天皇陛下：吴佩孚有的是天马行空的骏马。”

这时，惊恐不已的铃木贞一越发地觉得事情不妙，老谋深算的吴佩孚竟然在室外安插了耳目！

然而，土肥原贤二却泰然自若，又说又笑，应对如流。突然，他施展出了武士道精神——瞪着两只喷射凶光的大眼，恶狠狠地盯住吴佩孚的日语翻译，似乎要透过皮肉，看看他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

室内的空气像要凝聚了！可是，吴佩孚的翻译依然故我，十分平静地仁立在原地，观察着土肥原贤二和铃木贞一的神态变化。

“请问，”土肥原贤二终于开口了，但他那双喷射凶光的大眼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吴佩孚的翻译，“你是哪国人？”

“你不是知道了吗？”吴佩孚的翻译侧耳听了听室外的动静，“我叫冈野增次郎，是奉上原元帅的特别命令，在吴佩孚身边工作的。”

“为什么驻华武官处没有你的备案？”铃木贞一惊讶地望着冈野增次郎。

“为什么坂西机关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土肥原贤二非常严厉地质问。

“我受到帝国最严厉的命令，不准写信，也不准会见日本人。”冈野增次郎低沉地答道，“我得知你们造访吴佩孚的消息后，立即请示了帝国参谋本部，同意由我写一份详细的情报，交由土肥原君带给坂西利八郎将军，作为坂西机关制订华北政策的依据。”说罢，从内衣取出一份用密码写成的材料，双手交给了土肥原贤二。

冈野增次郎严峻地说：

“击垮吴佩孚，把英美的势力从华北赶出去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土肥原贤二紧紧地握住冈野增次郎的双手，“请相信坂西机关，我们一定能完成此任！”……

附注：

关于土肥原贤二造访吴佩孚一事，我国近代文献很少披露。本节是依据远东国际法庭所存的铃木贞一证词，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加工写成的。

### 三神秘的坂西公馆

转眼到了京城无处不飞花的第二年春天。

王府井大街游人如织，好不热闹。然而附近的锡拉胡同却少有行人。胡

同深处，有一座深宅大院，红漆大门常年紧闭着，这就是有名的坂西公馆。

坂西公馆的前身是青木公馆，是青木宣纯中将建造的。早在清朝末年，时为中佐的青木宣纯受聘于清廷，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曾协助训练北洋军队，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培养了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登上独裁主座的军事力量。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青木公馆的辅佐官坂西利八郎受命组建了坂西公馆。

当时，坂西机关根据寺内内阁的对华方针，支持段祺瑞政府，先后受聘为袁世凯、黎元洪等人的军事顾问，为北洋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训练了三个师团的“参战军”，并擢升亲日派将领曲同丰等人为师团长。欧战结束以后，所谓参战军又被用于镇压广东的革命。坂西机关的另一任务是：破坏美国要求的南北议和会议，为确保大江以北的日本利益，积极推行南北分治的政策。直皖战争结束以后，受到英美支持的吴佩孚又大破奉军，亲日的张作霖败回关外，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参战军”也一败涂地，司令曲同丰做了直系的俘虏，他的胡子也被大兵们一根一根地拔了下来。如何确保日本在华北的利益，则成了坂西机关的首要任务。

春深如海、如黛，整座坂西机关的院落一片绿色。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跪在长方形的茶几旁，他面目清瘦，眸子灼然有光，头发早已花白了，可那黄色的仁丹胡子却没有杂色，他就是坂西公馆的主人坂西利八郎中将。

有顷，他缓缓地站起身来，从保险柜中取出一份密件，复又跪在原来的地方，双手展开密件——发往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的机要电文，“坂电X号”副本。这是他和土肥原贤二等人一起制订的对华方略。

依照这份对华方略的要旨，想把英美在华北的势力赶走，必须打败直系军阀的新首领吴佩孚。在今天的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尚未恢复元气，难以挥戈入关；皖系军阀势单力薄，构不成对吴佩孚的威胁；广东的孙中山虽说入主羊城，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开始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但他的后院仍有一个最大的隐患——陈炯明，一时也难以兴兵北伐。为了早日击溃称雄中原的吴佩孚，必须首先促使上述三家的联合——即所谓孙、段、张大三角联盟；其次，派人离间直系将领，使其由单一的亲英美集团，变成日本、苏联在华利益的代言人。而坂西机关的工作重心，便是促成内外相结合，以捣毁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事实力。

但是，帝国参谋本部是不考虑这些具体的难题的，他们的任务似乎就是催帐的先生，接二连三发来电报，催促实施情况。加之直系势力壮大，日本在华北的势力越来越受到英美诸国的排挤，因此日本朝野一直抱怨坂西公馆在华工作失误，搞得坂西利八郎寝食不安。他急切希望外出工作的土肥原贤二、铃木贞一早些回来，共商大计。

“报告！”

坂西利八郎从沉思中醒来，循声向堂屋门外一看，小田五郎躬身垂首站在门旁。

“有什么要事吗？”

“多田骏中佐，铃木贞一少佐回来了，说是有要事禀报。”

坂西连声说：

“请！有请……”

小田五郎退下不久，一位有些发胖的中年军官和铃木贞一走了进来。他就是坂西机关的另一位辅佐官——后来侵华战争中的狂人多田骏中佐。坂西

利八郎格外热情地请两位部属坐在自己的对面，为每人斟上一杯香茗，高兴地说：

“快谈谈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帝国参谋本部都有些等不及了！”多田骏中佐首先讲了曹锟贿选总统上台以后，由于吴佩孚意气骄盈，一手遮天，处心积虑地实施穷兵黩武的狂妄计划，使直系内部将领各怀异志，现在的直系隐然分成洛阳吴佩孚、保定曹锟、天津冯玉祥三大派，在拥曹抑吴的阴谋下，津保两派的将领暗中活动。另外，冯玉祥将军在黄郛等人的影响下，对曹锟贿选深为疾恶，对吴的穷兵黩武尤痛恨至极，正在加紧密谋反直捣吴的大计。说到这里，他呷了一小口香茗，信心十足地说：“关于冯玉祥内部的情况，铃木君已奉命打入冯部，由他向将军报告。”坂西利八郎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铃木贞一汇报。为了保存史料的价值，现将铃木贞一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证词摘抄如下：

“我在上海任武官助手时，结识了黄郛……他是个能影响蒋介石乃至孙文的人物。我通过此人的介绍进行拉拢冯玉祥的工作。冯玉祥原系吴佩孚部下，是基督教徒，不是国民党员，却有着国民党左派的进步头脑。他从河南督军被吴降职为训练总监，带领自己的人马进驻北京南苑。

“我通过黄郛认识了冯玉祥后，不断去访问他。在到处贴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的南苑，冯玉祥却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亲善的必要。我趁此机会，建议让在北京陆军大学任教的日本军官来南苑担任教官，不要报酬。冯玉祥对我这一建议非常满意。这样，反吴倒戈的气氛，一步步酝酿了起来。”

坂西利八郎的脸上漾溢着得意的神采。他破例命令小田五郎准备酒宴，为多田骏和铃木贞一洗尘庆功。多田骏却说：

“将军！目前还不是喝庆功酒的时候，等土肥原辅佐官回来以后再开宴吧。”

时下的铃木贞一任驻华使馆武官的助手，对坂西公馆的人事使用情况不很清楚。他听了多田骏的话，方知自己的老友土肥原贤二不在公馆内。他很有礼貌地问：

“将军！土肥原辅佐官到哪里去了？”

“他嘛，跑到南方去了。”坂西利八郎微笑着，操着公馆内的习惯用语，“奉命去钓鱼。”

“南方的鱼好钓吗？此刻上钩了没有？”

坂西利八郎看了看有些焦急的多田骏，又用眼角扫了扫有些失望的铃木贞一，“请放心，虽说南方的鱼又大又狡猾，但土肥原辅佐官肯定能钓来。”

“土肥原辅佐官何时能回北平？”多田骏蹙着眉头追问。

“昨天收到他的来电，说是今天赶回北平。”

正说着，小田五郎便同身着中式春装、满面风尘的土肥原贤二走进了庭院。坂西利八郎和多田骏、铃木贞一站起身来。多田骏大声地说：

“小田五郎！今天的宴席要多加几道菜，为土肥原辅佐官接风洗尘！”

“放心吧！将军已吩咐过了。”小田五郎笑着退了出去。

虽说铃木贞一对土肥原贤二的活动能力是敬服的，但对他此次南行能否钓到大鱼，还缺乏信心。因而，铃木未等众人寒暄，就迫不及待地要土肥原贤二交出从南方钓来的大鱼。

土肥原贤二微笑着点了点头，便讲起了南下钓鱼的经过：

为了完成倒吴的所谓孙、张、段大三角的联合，土肥原贤二奉命南下，

和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参谋长——士官学校的同学陈乐山取得了联系，开展以卢永祥为中心的巩固段祺瑞派势力的工作。由于皖系和奉系均属亲日派军阀，所以在对日关系上早就是很好的搭当。另外，由于奉皖两系相继败在直系门下，在对待吴佩孚的问题上也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携手倒吴的秘密协议。

“孙大炮和张作霖同意携手倒吴吗？”铃木贞一又急不可耐地提问。

“同意！”土肥原贤二讲完孙中山秘密派遣汪精卫出关访问张作霖的经过以后，又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张大帅也真够慷慨的了，为了回报直奉交战的惨败之辱，当即答应和孙中山携手倒吴。当面，还馈赠孙中山10万元做生活费用！”

坂西利八郎自然明白土肥原贤二操着嘲讽口吻说话的原因，但他更明白在这种军阀之间相互利用的背后，还隐藏着中国更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他有些沉重地问道：

“现在，他们三家的关系怎样？”

“很好！就在我向卢永祥辞行北归的那天，陈乐山参谋长还告诉我：张大帅送给孙大炮儿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军费。”土肥原贤二答说。

坂西利八郎微微地点了点头。

土肥原贤二说罢，环视了一遍同僚的表情，知道他们的工作进展也十分顺利，遂取出一摞银元，向茶几上一掷，“将军！为了庆贺我们的工作获得成功，就用中国军阀送给我的钱，举办一次丰盛的宴席吧！”

正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计划丰盛的庆功宴席的时候，小田五郎又送来了一沓电文。坂西利八郎一边看着一封封责备他工作失误的电文，一边很生气地说道，“当帝国的太阳旗高高飘扬在华北上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坂西公馆的特殊功勋了。”跪坐在四周的土肥原贤二、多田骏、铃木贞一，也以同样的心情听着自己的上司那得意的话语，看着一向持重的将军把阅完的电文掷到榻榻米上。然而令他们震愕的是，坂西利八郎看完最后一份电文呆住了，他捧着电文的双手一动不动，那双炯炯有神的眸子失去了光彩，呆呆地望着正前方……良久，坂西利八郎收回了目光，声调低沉、且又悲凉地说：

“坂西机关结束了……”

“啊？！……”

土肥原贤二和多田骏、铃木贞一惊得同时叫了一声，多田骏惊恐地从坂西利八郎的手中拿过电文，一看抬头那熟悉的代号，知道是帝国参谋本部发来的绝密指令。他失声念出：

“坂西利八郎中将：接电辞谢支那的一切职务，即日回国述职……”

多田骏和铃木贞一气愤不过，遂交口大骂，土肥原贤二望着双手捧着前额，陷入悲苦中的坂西利八郎，沉默不语。

坂西利八郎望着愤然不语的部属，镇定地说：“服从命令，是坂西机关的天职。今天晚上的庆功酒宴，也算是为我送别的宴席吧。”

夜幕笼罩住古都北京，坂西公馆的餐室中灯火辉煌。全体公馆的工作人员集聚一堂，小田五郎宣布送别宴会开始后，身著将军戎装，肩扛中将军阶的坂西利八郎站起身来，声调平和地发表了辞行演说。待到他高举酒杯，顶祝部属为帝国在支那的利益献身干杯的时候，他精心培养的这批部属都失声痛哭。多田骏站起身来，提议由土肥原贤二代表坂西公馆全体人员发表送别词，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土肥原贤二这篇送别词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

正如一位侵华罪人所评说的那样：这篇送别词可以说是土肥原中佐表达了对其前辈、上级的无限崇敬，也可以说是他用以自勉自励的信条。当我读到这篇送别词时，内心感到这才是符合土肥原将军其人的语言，这也正表达了土肥原将军进行对华谋略时的真意。

以下引用其中一段：

我将军（指坂西中将）处于政局动荡、几经易主的中国，而每能受其信任以至今日。议者往往讥为朝秦暮楚，有失节操，余以为此皆鼠目寸光之见。夫将军之真心在于爱我国，爱我同胞，节操乃忠于今上一人，岂有他哉。将军立足于此，誓为日中亲善竭尽其卓见博识，以应多变之中国，非真忠于段某或张某也，议者不知鸿鹄之志，吾笑其

为燕雀也。

餐室内静极了！大家都倾心听着土肥原贤二这篇送别词，每人心中的余愤渐渐淡化，因为他们真正认识到了坂西利八郎的价值，而那些讥讽坂西利八郎的日本人则是鼠目寸光之辈！同时，他们又对帝国执掌政权的当道者偏听燕雀之鸣而愤慨。大家望着这位微闭双目、泰然处之的老上司，油然而生出了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

多田骏听了这篇送别词的直感是：土肥原贤二颂扬坂西利八郎“夫将军之真心在于爱我国，爱我同胞，节操乃忠于今上一人”的精神，乃是他未来对中国进行谋略工作的指导思想。这通篇咄咄逼人的言词，流露出一种超乎常人的精神气质，作为同是坂西公馆的辅佐官，心中生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妒忌感——且在未来对华工作中又化做了离异因素，长期地影响着他们间的合作。此乃后话。

土肥原贤二发表完送别词，神态肃穆地巡视了同僚们那沉毅的表情，内心中又涌出一种苦涩的情感。他蓦地举起面前的酒杯，几乎是在下达命令：

“请举起酒杯来！”

所有的同僚不约而同地举起了酒杯，惊愕的目光一齐投向了土肥原贤二。

“为了坂西公馆精神的永存，为了大和民族魂灵的发扬光大，干杯！”

“干杯！”

这次沉闷、压抑的送别宴席草草结束了。作为行将卸任回国的坂西利八郎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心情。十多年来，远离祖国、

亲人，为确保日本在华的最高利益，不遗余力地周旋于动荡的中国上层社会，迫使袁世凯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胁迫段祺瑞政府为欧战提供炮灰，镇压风起云涌的学潮；破坏南北议和，排挤欧美势力在华扩张……都不凝聚着他侵华谋略的心血啊！但是，仅仅因为没能遏制吴佩孚的崛起，就被当作在华工作的失败者被遗弃，这是何等不公道的事情啊！但是，他毕竟又是一个唯天皇之命是从的军人，一想到妻室儿女欢迎自己归国的情景，就会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无脸见江东父老！

坂西利八郎想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握着一双双有力的手，似乎又从这熟悉的面孔，这有力的手中得到了宽慰——他们是了解自己的！他毕竟是个矢志献身谋略事业的侵华头子，个人的喜怒哀乐是暂时的，更不会左右他的毅志。此刻，他想的更多的是自己开创的侵华“业绩”有谁继承，又有谁光大？他眼看见了伫立原地，目送散去的部属的上肥原贤二，他几乎是忍俊不禁地暗自说：



“对！就是他，非他莫属。”

坂西利八郎微微地点了点头。有顷，他的耳边又传来了愤然的私语声，无须细听，知是铃木贞一和多田骏在为自己鸣不平，对于铃木贞一，坂西利八郎是知之较浅，但是，对这位年轻的后起者的政治主张——未来中国政治中心必然南移颇感兴趣。加之他和蒋介石、黄郛这般人私交很深，朦胧地感到更重的担子将压在他的肩上。在铃木贞一告辞的时候，他紧紧握住这位年轻人的双手，寓意深长地说：

“中国的诸葛亮有句自责的名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愿把这句话作为临别赠言送给你。”

“谢谢！将军的赠言，我一定铭记在心。”铃木贞一心情沉重地离去了。

坂西利八郎是很欣赏多田骏的。不知为什么，在今天的送别宴会上突然发现了他的缺点：忠诚有余，智慧不足。同时，心胸似乎过于狭窄。这都是从事谋略工作的大忌！他有意地看了看不为所动的土肥原贤二，又瞧了瞧依然在生闷气的多田骏，似乎又发现了他们二人潜在才能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对此，他无限感叹地自问：

“我为什么没有发现土肥原贤二这超乎常人的气质呢！”

坂西利八郎懂得：超人的气质，并不是非几天天赋的表露。就要离职归国了，深以为恨的是：这些年来为什么没有考察部属胸有全局的才能呢！他沉吟片刻，对土肥原贤二和多田骏说道：

“请辛苦一下随我来，我有重要的话对你们二位说。”

这是一座相当典雅、宽敞的书斋。在明亮灯光的映照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悬挂在正面墙上的七幅字轴。看看题签的大名是袁世凯、黎元洪……其次，那些摆满中国古董的柜橱、条几，也令人瞠目不已。往日，坂西利八郎是不允许部属踏进这书斋门坎的。有顷，他望着啧啧赞叹的多田骏，微笑着问：

“你走进这间书斋有何感想？”

“它是将军在华立下的丰功伟业的写照。”多田骏十分严肃地回答说。

“还有其他方面的感想吗？”坂西利八郎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将军希望我等继承您开创的伟业，为帝国在华的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多田骏就像是背课文似地答道。

坂西利八郎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对多田骏的回答不甚满意。他侧首看了看依然在欣赏古玩的土肥原贤二，深沉地问：

“等一下再看吧，谈谈你的感想。”

土肥原贤二依依不舍地收回了视线，转身望着注目自己的坂西利八郎，有些顽皮地说：

“我不知将军请我们进此书斋的用意，要谈嘛，也只能说说个人触物生情的感想。”

“好嘛，好嘛。”坂西利八郎忙笑着说。

土肥原贤二指着一件殷墟出土的文物，神情严肃地说：

“将军标的是 4000 年。”转身又指着一件龙门佛雕说：“将军标的是 1500 年。”随手又指着一架明代的古琴：“将军标的是 400 年。”他面色深沉地停顿了一会儿，旋即望着有些茫然的坂西利八郎和多田骏，说：

“虽说我是一位中国文物的鉴赏家，但此时此刻，却没有被这些价值连城的瑰宝所俘虏，相反，我的心情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沉重……”土肥

原贤二突然终止了话语，缓缓地低下头。

多田骏越发地迷茫不解了。坂西利八郎走前一步，小声地问：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明白了，”土肥原贤二又缓缓地抬起头，“未来我在中国从事谋略工作的对手，即不是段祺瑞和张作霖，也不是南方的孙中山，而是中华民族这 5000 年的文明。”他说罢停顿了一下，望着坂西利八郎那严峻的面孔，近似啜泣地说，“请将军原谅我的直言，就在我观看这些文物的瞬间。我曾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帝国交给我的使命。”

坂西利八郎听着这些话语，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有意停顿了一下，很是策略地说：

“公馆中我最喜欢的莫过你们二位了。方才，你们二人的感想之和，也就是我这些年来想法。每当我置身于这 5000 年的文明面前，就会感到重任在肩；每当这重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暗下决心，向这 5000 年文明发起义无反顾的进击，哪怕是碰得头破血出也在所不惜。”

虽说坂西利八郎讲了这番折衷的话语，多田骏依然觉得自己在战略的会试中，完全地输给了同僚土肥原贤二。为了挽回一点分数，他甚是动情地说：

“我虽然没有过人的智慧，但我有一颗忠于帝国的痴心。我一定为实现将军制订的计划奋斗终生。”

坂西利八郎点了点头，请土肥原贤二和多田骏落座，并亲自为二位得意弟子送上香茶。他首先检讨了自己家长式的工作作风，多年来从不听从部属对华工作的意见。接着又十分客气地说：

“临别之前，我想和你们二人做些探讨：一是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二是把自己的一些得失留给你们。怎么样，我们随意地交谈，好吗？”

多田骏抢先把他构思中的解决华北问题的设想和盘端了出来：第一步完成反直倒吴的战略计划，使亲日的奉系再度入关；第二步扶植排挤英美势力的北京政权，把帝国的基业由满洲移向华北，为实现“亚洲人治理亚洲”的最终目的打下基础。最后他异常激动地说：

“到那时，我们再和将军举杯同庆，我想将军定会开杯畅饮的。”

“对，对！我一定会开杯畅饮的。”坂西利八郎兴奋得满脸溢荡着笑采，他转身望着毫无表情的土肥原贤二，“快谈谈你对华谋略的构想。”

土肥原贤二认为，击败直系吴佩孚指日可待，但把华北变为帝国拓展大业的基础，则不是近日所能实现的。这不仅只有中国民族文化在起作用，尤为重要，英美各国也不允许帝国在华北建立霸业。他沉重地回顾了先辈谋略家头山满、川岛浪速等人的艰难创业的历程之后，提出了必须把东三省建为牢固的基地，然后才能向华北拓展的意见。最后，他竟出人意料地说：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军阀做事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们必须在关外寻找几个新的代理人，一旦张作霖要脱离帝国的轨道，我们就毫不迟疑地把他拿掉。”

坂西利八郎被土肥原贤二的见解惊呆了，他情不自禁地问：

“目前，帝国对奉系的谋略重心是什么呢？”

“继续壮大奉系的实力，一直到打败直系吴佩孚为止。”土肥原贤二稍许沉吟，又说，“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预则立，不预则废。过去的前辈失败的缘由，盖由此而起。”

“方才，你说的拿掉张作霖的话，仅是预测未来的假想，对吗？”坂西

利八郎问。

土肥原贤二深沉地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阐述他这一预想的理由。

但是，坂西利八郎却从这富有远见的构想中，看到了土肥原贤二的谋略远在自己之上。他作为已经卸任的长辈，内心深处有着他人所没有的欣喜。他慎重地以商量的口吻说：

“为了实现你的计划，我想请你出任张作霖的顾问，你看如何？”

“我没有意见！”土肥原贤二随即又叹了口气，“我想，将军的用心有可能落空。”

“为什么？”

“因为张作霖的首席私人顾问町野武马心地狭窄，历来是帝国政府利益的代表，他不一定能容得下我这个代表帝国军界利益的人。”土肥原贤二直言不讳地说。

坂西利八郎沉思片刻，说：“先让我试试再说。”又对多田骏说：

“为了实现你的华北构想，我想建议帝国参谋本部，改派你去驻华使馆武官处工作。你有什么意见？”

“我听从将军的安排。”多田骏非常感激。

坂西利八郎如释重负地吐了口长气，然后又以长辈的口吻训导：

“不要为我的去职说三道四，时下你们二人要携手共进，一定要击溃直系吴佩孚。”

“是！”土肥原贤二和多田骏同时站起身来，无比坚定地回答。

#### 四争夺末代皇帝

在土肥原贤二等人的策动下，于1924年9月3日，爆发了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争夺上海地盘的江浙之战，奏响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曲。

在第二次直奉激战期间，土肥原贤二除去策动关东军佐助奉军以外，还暗暗进行着扰乱吴佩孚金融机构的活动。正如铃木贞一的证词所记述的那样：“他动员有关的中国人员对凡与吴佩孚有关系的银行钞票，一律停止兑换。这一手很厉害，取得了很大效果。”

正当吴佩孚挥师东进的时刻，冯玉祥倒戈反直，猝然杀回北京，逮捕了贿选总统曹锟，致使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局势迅然直转，朝着有利于奉系的方向发展。

请看张作霖的私人顾问——町野武马对直奉交战的最后时刻的记述：

“我多年来盼望促成张作霖与南京的孙传芳和汉口吴佩孚的合作。第二次奉直战争时，直隶派的吴佩孚在山海关战败，被奉军急追的时候，我闯进吴佩孚的火车，在暗暗的蜡烛背后，劝告吴佩孚由渤海脱险。我的用意是，我不希望因为内战而失去中国清廉的名将。

“这时我对吴佩孚说：‘你在这里战死，对中国是个损失。’吴佩孚回答说：‘对中国的得失我不管。在这里打最后一场战争是我的宿愿。’翌晨，获知在奉天军抵达塘沽之前，吴佩孚乘坐军舰脱险。张作霖对我发怒说：‘为什么放走吴佩孚？’……”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同时，宣布成立了以黄郛为国务总理的摄政内阁，并派京畿司令鹿钟麟带领20名手枪队员闯进皇宫，废帝宣统被逼出宫，走进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做所谓的良善平民去了。从此，围绕着溥仪的命运和去向又展开了一场新的角逐……

一天上午，宪飞惶惶然地赶到土肥原贤二的住所，看见保镖赛大侠哭丧着脸，在命令厨师杀鸡宰鹅，置办酒宴。宪飞一见，火从心起，十分生气地说：

“现在哭都哭不出声了，你还有闲心操办喜宴。”

“看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赛大侠沮丧地说，“我是在为皇上被逼出宫当了平民致悼。”

宪飞听后鼻子一酸，差一点落下泪来。他抑制住悲恸，凄楚地问：

“中佐在家吗？”

“不在！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馆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已经回来了！”这时，身着西装的土肥原贤二边说边走进院中。

宪飞随着土肥原贤二走进内室，慌忙报告说，溥仪避居北府以后，认为自己被抛到了三岔路口：一条是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复辟的野心，做个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一条是先通向海外，然后再指向紫禁城，即所谓“借外力谋恢复”之路。随着冯玉祥再次逼宫的谣传飞进北府，“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去，躲进东交民巷，”又成了争论的中心。当然，所谓“躲进东交民巷”，进入哪个国家的使馆大门，又决定了溥仪今后选择走哪条路。说到这儿，宪飞稍许停顿了一下，换了一种口气说。

“圣上想听听贵国的意见，便派我来见您。”

自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起，日本政府所关注的中心——自然是直系实力退出华北以后，英国、美国，还有革命后的俄国将如何填补这一地区的真空，以及奉系张作霖入主北京以后，能否控制住京津一带的局势，是否还会代表日本人的利益。因此，对逊帝溥仪被逼出宫的前途是无人问津的。但是，土肥原贤二出自建立牢固的关东基地的构想，认为未来关外的主宰者不应系在张作霖一人的身上。从所谓满洲人治理满洲的信条出发，废帝溥仪比张作霖更富有号召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容易臣服日本帝国的利益。为此，他向使馆陈述了营救、保护溥仪的建议。令他遗憾的是，公使芳泽不感兴趣，只有武官竹木大佐表示理解其用心。土肥原贤二气得愤然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土肥原贤二听了宪飞的报告以后，越发担心欧美各国驻华使馆捷足先登，把他未来在华构想中可能使用的棋子抢走。他又想到了溥仪的那位老谋深算的英籍私人教师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爵士——即庄士敦先生。土肥原有些焦急地问宪飞：

“庄士敦先生在北府吗？”

“不在！”宪飞似想起了什么，“听圣上跟前的人说，他奉命去荷兰使馆和英国使馆了。”

土肥原贤二听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自说了一句：“必须自作主张了！”遂大声唤进了赛大侠：

“快备车马！我要和宪飞先生去北府面见皇上。”

所谓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甘水桥新建的醇王府。昔日，这里住着溥仪的父亲——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一向比较清静。自从溥仪废帝为民幽禁此处以后，这儿又笼罩上了紧张、肃杀的气氛。几天来，溥仪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没有一条吉祥的消息飞进这醇王府，以让这位生不逢时的末代皇帝露

出一点笑颜。他无力地倾倒在长条沙发上，看见了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报纸，虽说报上那篇胡适致王正廷的公开信看过多遍了，但他还是把有关大骂国民军，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表示气愤的内容又看了一遍，他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喟叹不已地说：

“国难出忠臣啊！……”

说来也巧，溥仪刚收回视线欲要小憩，侍从就慌慌张张地走进来，报告胡适博士来访。这消息就像是最为灵验的兴奋剂，他腾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激动地连声说：

“有请！有请胡适博士……”

侍从退出之后，溥仪激动的心湖又渐渐地平静下来，随着胡适的形象再现在他的脑海屏幕上，遂又想起了和胡适最初的一次交往。为了存真，现摘抄溥仪写的如下这段文字：

电话安上了……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你是胡适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官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设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卫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左右时间。我问他白话文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等等。最后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仅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胡士博士到！”

侍从的礼报，把溥仪从往事的回忆中呼唤到现实，他忘记了皇上的身分，匆忙站起，只见身著西装革履、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走进屋来，溥仪急忙迎上前去，紧紧握住胡适的双手，未经寒暄，就直言称赞胡适的那篇文章。胡适当场骂了一通国民军，又愤愤地说：

“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溥仪听了这番话打心底深处感到痛快。但是，当他们落座畅谈了一段时间后，溥仪感到胡适这次求见，并不是单纯的慰问，而是出于他的“关心”。因此，当胡适问到溥仪今后的打算时，溥仪很有心计地回答说：

“王公大臣们都在活动恢复原状，我对那些毫无兴趣，我希望能独立生活，求些学问。”

“皇上很有志气！”胡适点头称赞。

“我想出洋留学，可是很困难。”

“有困难，也不太困难。如果到英国，庄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国，也不难找到帮忙的人。”

“王公大臣们不放过我，特别是王爷。”

“上次在宫里，皇上也这样说过。我看，还是要果断。”

“民国当局也不一定让我走。”

“那倒好说，要紧的还是皇上自己下决心。”

通过交谈，溥仪从胡适口里得到了这样的信息：有人在关心着他的安全，一旦混出北府，避难出洋将会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同情，并能顺利地达到预定的目的。中午，溥仪设家宴款待了胡适。

胡适离去之后，溥仪再次陷入了困惑之中。其一，如何才能混出北府？又去哪个国家的使馆避难？其二，逃入使馆后，仰承洋人鼻息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其三，复辟祖宗大业的美梦又如何实现……因此，他更盼望庄士敦、宪飞早些回府。

太阳已经悄悄地转到了西边，忍耐不住寂寞的溥仪走到了窗前，眺望着身披金辉的琼岛白塔，巍峨壮观的故宫，心中泛起阵阵的酸楚。当他的视线无意地移到景山亭阁的时候，东坡下面那棵老槐树再次显现在眼前。刹时，脑海的屏幕上又叠现出历代后主的悲惨结局。他禁不住地黯然自语：

“落花流水春去也！……”

顷，侍从走进屋来报告说：“宪飞先生回来了。”溥仪闻声转过身来，他镇定了一下情绪，淡然地问：

“就他一人回北府来了？”

“不！同来北府的还有两个人。”

“你见过这两个人吗？”

“没有：看外表，那个年长的像是个日本人。”“日本人？……有请！有请……”

宪飞引土肥原贤二走进屋内，这位间谍老手自称是日本驻华使馆的办事人员，受命前来拜会皇上。旋即又格外关心地问：

“近来，有哪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前来拜会过皇上？”溥仪有些悲凉地摇了摇头。土肥原贤二暗自高兴地说：“我终于跑到了前边！”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试探地问：“皇上被逼出宫，国人中也无忠诚于皇上的臣民前来问安吗？”“有！”溥仪凄惨地叹了口气，“不过，也只有胡适博士一人而已。”土肥原贤二清楚地知道胡适受教于美国，是个十足的英美派。当土肥原贤二获悉胡适此行的目的是劝溥仪出洋、赴英美留学之后，他向这位年仅 18 岁的废帝溥仪发动了进攻：

“皇上来到了北府是谁所为？”

溥仪并不了解土肥原贤二明知故问的真意，面有温色地答说：

“这还用问吗？是冯玉祥。”

土肥原贤二察觉到了溥仪的情感变化，但他不为所动，接着说：

“冯玉祥是直系的名将，直系又是替英美办事的。昔日，如果英国和美国有意确保大清的江山，皇上也不会有废帝之辱；今天，假如英国和美国诚意保护皇室的利益，他们不必亲自出马，使个眼色，谅他冯玉祥也不敢演出这场逼官戏。您说是吧？”

溥仪信服地点点头，由于过分悲沧，一句话也没有说。

“既然英国、美国在华的终极目的是推翻帝制，扶植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所谓民主政权，那胡适博士前来劝说皇上赴英美留学的用心……”土肥原贤二有意停顿了一下，窥视了一眼溥仪那痛苦的表情，感慨地摇了摇头，又接着说，“或许我不应该明讲这些事，不过，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朋友，是有责任向皇上提醒的。”

很快，溥仪就被土肥原贤二说动了心。他克制住自己内心的复杂情感说：

“我身处逆境，连活动的自由都失去了，不知贵国政府是怎样看待我的境遇的。”

土肥原贤二暗自高兴，他说：

“谁说帝制不能富国强民？我们大和民族就是在天皇的绝对领导之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的。另外，国家的体制是和民族传统分不开的。东亚诸国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实行帝制达数千年之久。就说中国吧，我看老百姓还是离不开皇帝的。”

土肥原贤二这番有的放矢的宏论，在溥仪的内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又脱口而出：

“就是嘛，我逊位了，中国前进了吗？没有！结果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土肥原贤二知道自己从思想上完全俘虏了溥仪，他突然把脸色一沉，非常严肃地说：

“如今不是谈论恢复帝制的时候，当务之急，是皇上的身家性命。”

溥仪犹如当头挨了重重的一棒，猝然又回到了现实中来。他望着土肥原贤二那阴沉的脸色，试探地问：

“不知贵国使馆探听到了哪些消息？”

“消息嘛，比您所在的北府是会多一些的。张大帅入主北京以后，把冯玉祥排挤到京西天台山休养去了。他真的是去休养吗？不！准备再次攻打京城。到那时，皇上的命运……”

溥仪几乎被吓破了胆，他诚惶诚恐地搓着双手，直言不讳地问：

“那……贵国政府有保证皇室免遭再次涂炭的良策吗？”

“有！”土肥原贤二蓦地站起身来，“第一步，皇上必须从国民军看守下的北府逃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第二步，再由我使馆把您送到一个供您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的基地，然后再与我们日本帝国携手，共谋失去的清朝祖业。”

“贵国政府的见解我完全赞成，可时下我如何从北府逃走呢？”

“这好办！”土肥原贤二转身指着沉默不语的宪飞，“具体的措施找他就行了，我国使馆已经和他协商好了。一句话：祝您成功。”

“谢谢！谢谢……”溥仪感恩戴德，连声不迭地说着。

土肥原贤二回去后，终于说服公使芳泽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安排了溥仪秘密出走的计划：第一步，溥仪和陈师傅同出北府，去探望住在麒麟碑胡同的敬敬、荣惠两太妃，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守信用的印象。第二步，翌日借口去袿褙胡同看一所准备租用的住房，然后从那里绕道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第三步，住进使馆。就这样，溥仪一行安全地住进日本大使馆。不久，溥仪又在土肥原贤二的精心策划下，并在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务的保护下逃出北京，住进了天津的张园。

土肥原贤二为自己未来的满洲构想布下了关键的一子，感到由衷地高

兴。但是，铁杆保皇派宪飞和赛大侠却因皇帝出走没了主心骨。他们为着各自的前途私议多次，可依然像是两只没头的苍蝇找不到出路。无奈，只好又叩开了土肥原贤二的寓所大门。他们走进上房，时逢土肥原贤二站在落地式的穿衣镜前披戴华贵的和服。土肥原贤二转过身来，望着有些拘谨的宪飞和赛大侠，漫不经心地笑着说：

“老朋友了，就不要客气麻。坐，随便坐。”

宪飞自知现在不是落座的时候，习惯地叫了一声“辅佐官！”方才有些结巴地问：

“你……就要外出办事去，是吗？”

“是的。”土肥原贤二点了点头，“昨天，张大帅的顾问町野武马先生派人来，说是有要事面商。”

土肥原贤二出任张大帅顾问的传闻，早已在上层社会中传开了。因此，宪飞一听说町野武马约见土肥原贤二，便本能地想到了这方面的事情。他惊喜地问：

“辅佐官就要做张大帅的顾问了，是吧？”

土肥原贤二淡然地笑了笑，未加可否。

“辅佐官！这有什么可保密的？难道连我们也信不过？”赛大侠有情绪地说。

“这说到哪去了？我确实不知道。”土肥原贤二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有意开玩笑地说，“如果真像宪飞君说的那样，我一定把你二位带到大清祖业的发祥地去，为大清帝国的东山再起大干一场！”

“此话当真？”宪飞激动得有点眉飞色舞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二位？”土肥原贤二碎然长叹了一口气，“可惜啊，今天的约见，很可能不会尽如人意。”

“不！一定能尽如人意。”

宪飞说得如此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在他的思想中，皇帝溥仪离开了京城，盼等第二个张勋复辟的美梦也由此破灭了，希望只能寄托在日本人身上，复辟的根据地也只能退到关外去。如今，关外是张大帅的地盘，而张大帅又是最听日本人的话的。无论是从日本人的利益来看，还是站在张大帅的立场上而言，土肥原贤二做张大帅的顾问是再合适没有的了。他讲完全部理由之后，又手舞足蹈地说：

“据说，町野武马先生精明得很，他一定会欢迎你的。”

“话说得太早了！”土肥原贤二望着愕然的宪飞和赛大侠，“你们不了解这位町野顾问……”

町野武马是日本福岛县人，早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不久，便被派到中国北京，出任清政府巡警部直属北京警官学堂的教官。辛亥革命之后，为防止关外爆发革命和打击革命军，他被秘密派往当时的满洲，在张作霖家住了一个月左右，遂与这位绿林出身的“胡帅”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又做过奉天督军张锡奎、段芝贵的顾问。在此期间，日本帝国内部的矛盾迭起，尤以政府与军队——而军队中又以新老集团的潜在冲突为最。町野武马顽固地站在帝国政府一边，与在华的关东军的利益相悖逆。由于妨害川岛浪速和小矶国昭策划抬出肃亲王、拟在满蒙之地恢复清朝险些被暗杀，他安全逃走以后，川岛浪速和小矶国昭的工作也终于失败。从此，他和军队的矛盾加剧了。张作霖接任督军，继续聘请町野武马为顾问，并私下约定共生死、取天



下，二人朝夕相伴，形影不离，举凡日本政府和奉系张作霖的外交，无一不是经他手导演成的。这就更加剧了他与帝国军界的矛盾，不久便以大佐军阶退出现役，担任张作霖的首席顾问。

町野武马十分了解土肥原贤二的才干。坂西利八郎回国不久，町野武马就听说帝国参谋本部内定土肥原中佐出任张作霖的顾问。为了不把陆军革新派中的骨干分子搞到自己的身边，他在张作霖的身边传扬“土肥原作事十分跋扈，把这种人置诸左右，实难放心。”不久，张作霖听到了这些传言，匆忙把町野武马找来问个究竟。町野武马故作为难状地说：

“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有什么可为难的！”张作霖粗俗地说，“妈拉个巴子的！同你合不来、同我合不来的人，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一只手拿着一把尚方宝剑，我也不用！”

町野武马忸怩作相地说明自己是个日本人，完全出于对张作霖的一片忠心，才私议帝国派遣人员的。接着，他又把土肥原贤二贬斥一番，最后才说：

“这件事，我不能代大帅回绝帝国参谋本部，只有您自己向帝国政府提出异议。”

“好，好！交给我去办。”张作霖满不在乎地应承下来。

为了维护日本帝国在满洲的最高利益，参谋本部决定派遣另一个侵华刽子手——本庄繁接替土肥原贤二出任张作霖的顾问。对此，帝国老牌的侵华谋略家坂西利八郎、少壮派军官的领袖人物永田铁山等人非常不满，要土肥原贤二滞留中国，一定要把他安插在张作霖的身边。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少壮派军官在未取得主宰日本帝国命运的大权之前，也只有愤然骂娘的份儿！町野武马在确切地知道了土肥原贤二的去向之后，以张作霖首席顾问的身分约见了。一见面就用力握住土肥原贤二的双手，以十二分的热情说：

“很遗憾，由于张大帅的固执己见，我不能和你这位帝国的骄子共事了。”

土肥原贤二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惊诧，令他困惑不解的是，这位町野武马所表露出来的热情。是胜利者对失意者的嘲弄吗？他一时猜不准。面对得意洋洋的町野武马，他依旧是那样的漫不经心，装出一副敦厚、诚实的样子，笑着说：

“我感谢町野君的好心。作为帝国的臣民，只有听信大和民族的义务。至于给这位张大帅做顾问一事，你一人就绰绰有余土肥原贤二的话语，极大地刺激了町野武马的自尊心。他打量着这位人称帝国谋略骄子的土肥原贤二，觉得自己似低了一头。

“町野君，你找我有何贵干？”土肥原贤二望着难堪的町野武马，微笑着问。

“没什么大事……”町野武马又恢复了做作的热情，“虽说你我不能在张大帅的幕府共事，但依然还可以把你的意见贡献出来。”他说到此处，有意停顿了一下，“换句话说，我想听听你在华的政治抱负。”

土肥原贤二不想说些什么，他此时此刻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去向。为了尽快地结束这不愉快的会见，他继续给町野武马碰了几个软钉子，才十分大度地说：

“我的政治抱负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一切为了大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这句话宛似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町野武马那颗忌“贤”妒“能”的

心中。他说了几句客套话，便结束了这次不应该约见的会面。

土肥原贤二在驱车回寓所的路上，望着京城街头所熟悉的一切，心中禁不住地生出一种悲凉感。当马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他望着雄伟、壮观的故宫，突然想到了这样一句话：

“我也应该和废帝溥仪一样舍它而去了……”

土肥原贤二惆怅地走向自己的寓所，扑鼻飞来一缕清香味。他知道这是宪飞和赛大侠在操办酒席，为他出任张作霖的顾问而庆贺。为了不破坏这欢乐的气氛，他有意抽着鼻子说：“好香！好香……”他快步走进了餐厅，令他异诧的是，早已调到驻华使馆工作的小田五郎也在。他禁不住地问：

“小田君，你怎么也来了？”

“奉命送来帝国参谋本部给您下达的命令。”小田五郎转身打开皮包，取出一份密件。

“你知道命令的内容吗？”土肥原贤二很不平静地问。

小田五郎微微地摇了摇头，遂即双手把密件交给土肥原贤二。赛大侠望了望拆阅密件的土肥原贤二，一面高举起酒瓶，一面乐呵呵地大声说：

“准是命令辅佐官出任张大帅的顾问！来，今天非喝个一醉方休不可。”

宪飞是有些心计的。他从土肥原贤二阅看命令的表情变化中，预感到了这纸命令是不祥之物。待到土肥原贤二看完命令，他小声地问：

“是任命您去做张大帅的顾问吗？”

“不是！”土肥原贤二低沉地答道。

“为什么？”宪飞又问。

“这是帝国的安排。”土肥原贤二完全恢复了镇静。

“那……帝国政府安排您去做什么工作？”宪飞不安地问。

“回国述职”土肥原贤二望着惊得不知所措的部属，大步走到餐桌旁边，蓦地夺过赛大侠手中的酒瓶，相继斟满了四杯白莲花御酒，带头举起酒杯，笑着说：

“来！为欢送我回国述职，为预祝我早日返回中国，干杯！”

附注：

关于土肥原贤二这次会见溥仪一事，国内鲜为人知。我的根据有三：

一，《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没有记述，只写了这样一句话：“庄士敦到了不久，郑孝胥带着两个日本人来了。”是谁？没有写清楚。

二，土肥原贤二于1943年12月27日在东部军司令部谈话笔记中也只有这样一句话，“我从张勋革命时期即与皇帝相识。”

三，英国人理查德·迪肯在所著《土肥原将军和川岛芳子》一文中曾写下这段话：

“土肥原贤二和溥仪自从一九二四年就有了交往，那个时候，冯玉祥将军进占了溥仪居住的北京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前皇帝一开始曾要求到英国大使馆避难，结果竟遭到拒绝。这就给了土肥原贤二一个求之不得的良机，当天晚上他就把溥仪偷偷护送出了北京……”

据分析，土肥原贤二的谈话记录，误把冯玉祥记成张勋。因为历来对张勋的行为习惯称之为复辟，对冯玉祥所搞的北京兵变却赞誉为革命。另外，张勋复辟时的溥仪，仅仅是个刚满10岁的孩童，也用不着土肥原贤二游说出走。因此，英国人理查德·迪肯的记载是比较正确的。

本节就是依据这三方面的线索，综合其他历史资料撰写而成。

## 五天皇驾崩土肥原再度出山

土肥原贤二归国不久，町野武马四处奔走，八方游说，使张作霖、吴佩孚这两位老冤家握手言和，重归于好，把共同的敌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逐出京城，赶到了荒漠的塞外；紧接着，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率部北伐，迭克重镇，并于10月10日攻下武昌。而称雄中原，虎踞武汉三镇的吴佩孚弃城出走，率领残兵败将逃到了四川，从此一蹶不振。面对北伐军即将乘胜挥戈北上、扫荡掌京城大权的张作霖的局面，日本朝野陷入了混乱之中。而暂时蛰居东京的土肥原贤二又跃跃欲试了！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夜幕刚刚降落，东京的大街小巷进入了狂欢的气氛中。土肥原贤二依然关在自己的书斋中踱步沉思。当他想到代表少壮派军官的裕仁皇太子，至今不能登上天皇的宝座的时候，他再次对重病在身的大正天皇不恭地说：

“是到了驾崩的时候了！”

夜很深了，东京的上空依然回荡着狂欢的浪潮，并穿透禁闭的门窗，强烈地刺激着土肥原贤二的神经，使他再次想到裕仁的曾祖父立下的誓言：一定要把红头发的野蛮人从日本的神圣国土上撵出去。然而现实确又是如此的无情，西方红头发的野蛮人的圣诞节已成为日本最为隆重的节日。为此，土肥原贤二真想大吼一声：“日本人不准过圣诞节！”突然，他感到这喧嚣不休的声浪化做了激战的枪炮声，并随着这幻觉中的枪炮声的蔓延，他又似看到了中国大江南北燃烧着烽火，各种旗帜遮天蔽日，引导着不同的军队在拼命厮杀……他近似下意识地自语：

“为什么没有帝国的太阳旗！为什么不见效忠天皇陛下的皇军……”

清脆的门铃声，把土肥原贤二从沉思中唤醒。他望着朝自己走来的妻子香代子，严厉地问道：

“这么晚了，是谁来访？”

“是铃木贞一君！”

土肥原贤二听说是铃木贞一来访，顿时来了精神，说了一句“有请！”匆忙整理了一下着装，迎进了早已回国担任久留米步兵联队大队长的铃木贞一，亲自献上中国福建产的乌龙茶，幽默地笑着说：

“贵人到了！一定给我带来了大吉大利的消息，对吧？哈哈”

铃木贞一说了一句中国的谚语：“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旋即又一收笑颜，深沉地说：

“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去什么地方？”

“中国。”

“奉谁的命令？”

“陆相宇垣大将。”

接着，铃木贞一又说出了命令的全部内容：中国国民如果和共产党携手来进行赤化，日本帝国将陷于困境。为此，要铃木贞一赶到中国的南方，利用旧交去游说蒋介石，让他断绝和共产党的联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同时，侦察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行动。

土肥原贤二深知铃木贞一中国之行的艰难。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所谓俄国人的影响，远在中国共产党初创的阶段，他就研读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自然“南陈北李”的大名，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他认为，

利用矛盾说服蒋介石不难，但要想扑灭中国已经刮起来的这场“红旋风”，则不是一件轻易能办到的事情。他沉吟一会儿，问：

“你认为蒋介石在短期内能统一中国吗？”

铃木贞一微微地摇了摇头。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一，中国是个军阀割据的国家，蒋介石消灭了吴佩孚，还有张作霖、阎锡山这些军阀存在；二，中国的军阀都有外国人作靠山，就说我们日本帝国吧，也绝不会坐视蒋介石驱兵进入长城以北；三，还有孙中山的各怀异志的弟子，绝对不会全心意地臣服蒋介石。”

“说得非常正确！铃木君，你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呢？”

“目前，它还成不了主宰中国的政治力量。但任其发展下去，帝国在华的头号敌人，势必是新兴的共产党。”

“因此，为了帝国的长远利益，不但要委派你去游说蒋介石，而且还要派遣更多的谋略家去中国说服其他的军阀——尤其是入主北京的张大帅，都要看清苏俄赤祸的危害。”土肥原贤二小小地呷了一口热茶，看了看铃木贞一，“只要中国混战中的军阀一致对付共产党，赤化的危害就能根绝！”

铃木贞一长叹了一口气，感慨万端地说：

“我是受陆相派遣的，内阁的老爷们还不一定赞同此举哪！”

“咳！如果不把中国共产党扼杀在摇篮里，用不了多久，第二个苏俄就会在大陆上诞生。”土肥原贤二说罢，一拳砸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中国有句古语，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铃木贞一望着愤懑不已的土肥原贤二，“可否找帝国参谋本部的熟人谈谈呢？说不定会得到认可。”

“我早已说过多次喽！”土肥原贤二冷漠地笑了笑，“看来，只有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了。”

铃木贞一自然懂得“那一天”的真实含义，那就是重病在身，不能料理国事的大正天皇驾崩，代表少壮派军官利益，力主向外扩张势力的裕仁皇太子早日登上皇位。对此，他也不无感慨地说：

“永田君对我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咳！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帝国在华的机会就全都失掉了。”

“你见到永田铁山君啦？”土肥原贤二十分赞赏这只乌鸦的鼓噪，“他还说些什么没有？”

“他说大干一场的机会就要到了。”铃木贞一忽地又想起了什么，“噢，永田君让我转告你，近日不要外出。”

土肥原贤二听了这句话，烦躁的心理顿时踏实了许多。铃木贞一离去以后，他第一次平静地进入了酣睡的梦乡……

但是，当东京刚刚送走圣诞节之夜的狂欢，富士山顶尚未披上金色的朝晖的时候，做着入侵中国美梦的土肥原贤二又被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拿起床头的电话机，习惯地说：

“喂！我是土肥原贤二，您是何人？”

“我是永田铁山，请你立即赶到皇宫待命。”

“是！”

土肥原贤二迅速整装，步出大门，钻进轿车，朝着皇宫急驰而去。

土肥原贤二驱车驶近护城河，遂步出轿车，抬头向东方一眺，只见一轮

桔红色的朝阳喷薄升起，一股热流打心底流出，情不自禁地暗然自语：“这光彩夺目的朝墩，不就是帝国的吉照吗？……”他依恋地收回视线，肃穆地望着护城河那边，赫然入目的是建于十六世纪的五十英尺高的宏伟城墙，它用花岗岩砌成，因表面没涂水泥，在朝阳的照射下，泛着无数个金光闪闪的光点。“城垛上生长着松树，那铺着铜瓦片的白色角楼顶部的角尖向上翘起，犹如跃然欲飞的鸟翅。”不知何故，他竟然由此想到了日本帝国的奋起和大和民族的飞腾，以及他自己施展对华谋略的抱负，并下意识地地点了点头。他举目远眺，看见了天皇的御皇园“吹上御所”中高大的硬木树的顶端，由此又联想到“在绿树、山石和池水构成的园景中——这可能是世界上管理最善的花园——坐落着天皇宸居的未经油饰受风雨剥蚀的木制平房。他无暇思议品味这简单的、依地势而起伏的建筑群落结构，为何符合日本文化的审美观点，遂又急忙迈开双脚，朝前走去。因为他心中依然在不停地祝福：

“愿那一天早些到来吧！……”

土肥原贤二绕过最南端的城角，穿过樱田门，抵达皇室广场公园。他仁步原地，仔细地观察着出入皇宫的人们：一个个神态肃穆，互不交谈，几乎是小跑似地走动。根据他的经验，皇宫中一定发生了不测的事件。突然，一列带着警报器的汽车队呼啸而至，擦着他的身旁飞过。皇宫紧闭的宫门打开了，汽车队鱼贯而入，宫门又缓缓地关上。土肥原贤二那沉郁的脸上渐渐泛起了笑容，他悄然自语：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土肥原贤二的判断是准确的。就在今天的清晨，“正当太平洋的浪潮冲击着叶山海滩上的冰块时，深居在离海滨不远的夏宫中的47岁的大正天皇，最后的一次中风发作”，便驾崩了。睡在附近的裕仁皇太子得到电话通知，因不在父亲的身边而感到非常的悲痛。方才带着警报器的车队，便是裕仁皇太子赶回皇宫。

正当裕仁独自进入至圣所，面向帝国三件神器——代表日本葱绿岛屿的神圣绿主石项链、象征权力的圣剑、象征智慧的青铜镜，开始举行庄严而秘密的仪式——即向先灵宣告是新天皇的时候，永田铁山也驱车赶到了皇室广场公园。他悄悄地向土肥原贤二通报了大正天皇驾崩的消息以后，土肥原贤二蓦地伸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永田铁山的身躯。

“土肥原君！快去参加我们最为盛大的节日吧。”永田铁山喜不自禁地说。

“有哪些人参加？”土肥原贤二问。

“有我们留在国内的中坚分子，还有一批大学寮毕业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望着骤然变得抑郁不乐的土肥原贤二，“不要多虑！都是我们中的少壮派军官。”

“在什么地方举行欢宴？”

“在皇宫以东的神田学生区。”

“这儿距离皇宫太近，举行这样的欢宴合适吗？”

“合适！”永田铁山猝然变色，恶狠狠地说，“这是向军界元老派宣战的誓师大会，这是预示日本帝国新生的大会。从今天起，我们将在裕仁天皇的领导下进击！”

永田铁山引土肥原贤二赶到皇宫以东的神田学生区时，数十名全身戎装的少壮派军官早已济济一堂，分坐在数张摆满酒宴的餐桌旁。他们二人刚刚

被让到前边的餐桌落座，一位担任司仪的少佐举起了酒杯，用他那凶煞神似的目光巡视一遍四周，大声地说：

“诸位同僚！首先让我们高举酒杯，为阿南惟几少佐带来如此惊人的喜讯，并亲自出钱为大家筹办这样丰盛的宴席，干杯！”

“干杯——！”

土肥原贤二也异常兴奋地举起了酒杯，一眼看见了阿南惟几少佐那恶煞神似的面孔，一种不祥的预兆打心底油然而生。数年之后，阿南惟几操纵宫廷假手政变的时候，土肥原贤二曾深有感触地说：“当年不祥的预兆终于兑现了！”

众人疯狂地叫喊着干过杯以后，那位担任司仪的少佐又大声说：

“下边，请我们大学寮的负责人大川博士发表讲演！”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一位长相漂亮，一头黑短发，嘴唇上留着时髦的黑胡子的中年学者站起身来，他就是大学寮的年轻学监大川博士。

大学寮是裕仁皇太子访欧归来以后建立的宫廷学校。校舍是宫廷气象台改建的，是一座戒备森严的教导中心。最初称之为社会问题研究所，后来又给起了一个隐晦的代号：大学寮，即大学寄宿舍。这所宫廷学校的宗旨是：培养那些为建设裕仁理想中的日本一显身手的少壮革新派。这所学校不但物色了一批效忠裕仁的亲信，还训练了一批同他一起行动的陆军突击队员的干部。大学寮的组建者叫牧野，是裕仁的主要顾问之一，而他又指定自己的私生子大川博士为学监。

大川博士是一位既有知识而又粗暴的军国主义者。由于牧野伯爵的恩宠，使他常年在皇族亲王身边工作。他是帮会头子头山满的忠实助手，又是头山满黑龙会中年轻一代大亚洲主义分子的领袖。他毕业于帝国大学东方哲学系，能阅读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和英文，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学者。在他的影响下，激进的少壮派军官逐渐地认识了“三羽鸟”，以及在巴登·巴登选拔的“十一名亲信”，并亲切地称之为老大哥，从而在裕仁皇太子的身边，组建了一支为之奋斗的少壮派骨干队伍。大正天皇驾崩了，他们的代言人皇太子裕仁就要登上天皇的主座，那种高兴劲儿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大川博士口若悬河他讲了日本的前途：“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接着，他又滔滔不绝他讲了日本的根本出路在中国，欲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的战略计划。他的讲话就像是威力最强的刺激剂，使得今天与会的少壮军官频频鼓掌。

大川博士最好的朋友是土肥原贤二。每逢土肥原贤二返回东京，大川博士必然上门作彻夜谈。同时，还请土肥原贤二赴大学寮讲课，宣扬入侵中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二人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土肥原贤二的罪行中，多次出现大川名字的缘故。

大川博士发表完讲话，把酒杯高高举到额前，激动无比地大声说：

“首先，为未来征服满洲的伟业干杯！”

“干杯——！”

众人干杯过后，遂进入自由议论的阶段，有人大骂陆军中的保守派干挠了日军现代化的速度；有人攻击内阁成了进攻中国的绊脚石；有人干脆大声叫嚣：“踢开一切绊脚石，按照我们的意志行事！”对此，大川博士非常赞赏，狂妄之极地大声说：

“军队是立国之本，我们就是要牢牢地抓住军队，去攻占我们应该攻占的地方！”

这时，已经被任命为陆军技术本部兼陆军部军务课员的东条英机站起身来，伸出右手，习惯地调整了一下眼镜框，巡视了一遍与会的同僚，表情严厉地说：

“我认为有必要给大川博士的话加个注脚：如果天皇不发话，我们绝对不能调动军队！”

大川博士自恃创办大学寮有功，加之又长裕仁 10 岁，因此在他的心中，即将登上天皇宝座的裕仁尚未树起神化的佛像。他望了望格外认真的东条英机淡然一笑，当着这么多的少壮派军官，大夸海口地说：

“请东条君放心，那不要紧，我会让我的朋友大臣牧野去说服我们的天皇。”

东条英机是一位效忠天皇的军人，根本不允许公众舆论玷污天皇。他一听大川博士如此傲慢地谈论即将登上天皇宝座的裕仁，心中迸发出了不可遏制的愤怒之火。尤其当他听到大川博士把私生他的父亲牧野伯爵抬出来，这不可遏制的愤怒之火刹时化作维护天皇的暴烈行为，他一步跃到大川博士的身旁，倏地拔出闪着阴赤之光的指挥刀，像头暴怒的狮子大吼：

“住口！你再胆敢藐视我们的天皇，我就用这把指挥刀和你说话！”

东条英机这突兀而起的行动，吓得大川博士震愕瞠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与此同时，所有与会的少壮军官也惊愕万分，相继站起身来，看着东条英机和大川博士这场猝然而起的戏如何演下去……

在这众人皆惊的时刻，也有两个人泰然处之，无动于衷，那就是永田铁山和土肥原贤二。

永田铁山想通过大学寮派的导师大川博士，和十一亲信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东条英机的对垒，检验一下裕仁天皇身边的少壮派军官是否同心协力？有没有分裂为新的派别之争的可能？自然，由此也检验一下自己在大学寮派少壮派军官中的威信；土肥原贤二则是从一个谋略家的立场出发，觉得这场欢宴大正天皇驾崩的气氛不对，隐约地感到未来的日本帝国，将要演出自相杀戮的悲剧。他想通过东条英机和大川博士的殴斗作为预演，看看未来陆军中能左右日本帝国的不同势力。

然而，永田铁山和土肥原贤二的预想都未能实现。一位个头矮小的中佐军官走到了东条英机和大川博士的中间，他右手握着军帽，剃得光光的秃头闪光耀眼，在那张刮得十分干净的青白色的脸上，眉毛和胡子的黑色格外显眼。他，就是巴登·巴登十一亲信集团中的中坚分子，后来侵华元凶之一的板垣征四郎。他像个和事佬似地将东条英机和大川博士分开。接着，他又面向与会的少壮派军官富有蛊惑性地说：

“今天的欢宴，标志着日本帝国再一次的新生，让我们一齐讨论事关帝国生存的满洲问题好不好？”

“好——！”

板垣征四郎巧妙地变斗殴的场面为谈议的论坛，给土肥原贤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转过身来，对永田铁山说：

“真没想到，板垣君还有临危不变，化险为夷的本领。在我们未来的事业中，他一定会大显身手的。”

永田铁山赞同地点了点头，这时的东条英机，早已忘记了和大川博士的

不快，像是一位年长的老大哥，对围在他四周的小兄弟发表有关占领满洲的演说了。对此，永田铁山非常欣赏，自言自语他说了一句：“真是剃头刀似的性格！”旋即又对土肥原贤二说：

“土肥原君，我看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

土肥原贤二微笑着点了点头。

有关所谓满洲问题的辩论越来越激烈了，很快就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大派。有顷，土肥原转过身来，望着和他一样只听不语的永田铁山，小声问：

“永田君，你是怎样看待满洲问题的？”

“我以为，让满洲独立的政策是可取的。”永田铁山沉吟片刻，又安静地补充说，“但不是让它完全彻底的独立。因为那样，可能会使中日永远对立，从而破坏远东未来的和平。所以，应让中国保持形式上的主权。”

土肥原贤二完全赞成这一论断。他说：

“那就让我们为这一奋斗目标去努力吧！”

当晚，裕仁行将离开皇宫正西的赤坂离宫院内豪华的小凡尔赛宫，迁入高墙洋院的皇居之前，他怀着依恋惆怅的复杂情感，又走进了自己的书房，仔细地翻阅了为他提出的一连串年号，他历经深思熟虑，终于挑选了寓“宣昭缔造和平”之意的昭和为其年号，接着，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酣畅淋漓地起草了第一道诏书，向帝国的臣民宣告了他治国的宏图：

“要以简朴代替荣浮，要以独创精神来代替盲目模仿，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要紧跟文明的进展实行改革，要使全国在意志上和行动上和谐一致。”

正当裕仁天皇忙于国丧和登基的时候，日本内阁又在秘密地制订对华的外交政策。新兴的少壮派将校军官力主借用军事干预，以期达到所谓满洲独立的目的，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主张经济侵略，而不同意军事占领的元老重臣的反对。不久，争论便有了结果：少壮派将校军官的主张被内阁否决了。土肥原贤二和同僚们再次陷入了愤怒的沉默中。

一天深夜，土肥原贤二独自关在书斋里，查阅着有关中国情况的材料，永田铁山满面春风地闯了进来。土肥原贤二失态地捧起一摞材料，万分焦虑地说：

“你看看，中国南方兴起的农民运动，华北一带方兴未艾的工运和学潮，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后何等相似！如果坐视中国像俄国一样的赤化，日本帝国还有出路吗？”

“依你之见呢？”永田铁山并未被土肥原贤二的情绪所感染，照旧是乐呵呵的样子。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消灭中国大地上的赤色分子！”土肥原贤二陡然把手中的材料往桌上一摔，愤慨地说，“可是，内阁被这些老不死的元老重臣所把持，我们的天皇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这……”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永田铁山以无比蔑视的口吻说，“我们可以采用‘下克上’的手段，达到我们的目的嘛。”

土肥原贤二默默地思忖了片时，低沉地说：

“‘下克上’之举是可取的。但我们既没有‘下克上’的力量，也没有获得天皇默许的领袖人物。”

“我们早已有了这样的领袖人物。”

“谁？”



“东久迩宫亲王”

“可他……受命出使欧洲，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哟！”

“他已经秘密地回到了东京。”

“真的？”

“千真万确！我就是奉亲王之命，请你立即赶到他家密商大事。”

东久迩宫亲王和大正天皇不睦，又不赞成元老重臣那保守的治国之道，远离日本，成为欧洲日本间谍组织的领导人。他获悉大正天皇驾崩的消息之后，急忙从巴黎乘船回国。做事诡秘的东久迩宫亲王，为了避免元老重臣的猜疑，没有通知任何人，径直进谒皇宫。他的到来，无疑对其侄女婿——裕仁天皇以极大的支持。他们二人在皇宫中密谋多时，共同商定了治国大计——对内逐渐清洗元老重臣，对外首先是防范中国赤化。不久，他又带着天皇的重托，会见了“三羽鸟”。

土肥原贤二随永田铁山走进东久迩宫亲王的官邸以后，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山冈重厚等人早已到达，个个正襟危坐，严肃地倾听东久迩宫亲王讲话：

“……我再强调一次，今天，我是代表天皇的意志和诸位见面的。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同，但也有着非常一致的表象，那就是东西方诸国建国的历史，不外乎是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惟一可能的国际和平，也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的和平。如果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和平，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清除天皇和国民之间的障碍，即取消内阁和国会对我们未来事业的干扰；如果要彻底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中国找出路，首先是把满洲变为日本帝国开拓伟业的基地！这就是我们前进的目标，也是我们未来奋斗的方向。努力吧！没有任何力量能阻碍我们前进！”

“三羽鸟”和十一亲信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以热烈的掌声回报了东久迩宫亲王的讲演。十分聪明的土肥原贤二，完全明白了永田铁山所说的“下克上”的信条，是东久迩宫亲王提出、并得到了天皇陛下的默许的。顿时，郁闷多日的心胸豁然开朗，待到与会人员信誓旦旦地慷慨陈词过后，他极力地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礼貌地问：

“亲王阁下，我应当出山了吧？”

“是的！”东久迩宫亲王趋步近前，紧紧握住土肥原贤二的手，“天皇陛下对你在华工作是满意的，他认为你早就应该到中国去了。”

“感谢天皇陛下的赞誉！”土肥原贤二望着微笑的东久迩宫亲王，“我明天就动身。”

“不急！”东久迩宫亲王满意地笑了，“等我把工作安排就绪以后，咱们一起动身去中国。”

“亲王阁下！您也要去中国？”东条英机感到有些惊愕。

“对！”东久迩宫亲王顿收满面的笑容，缓缓地打量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以下达命令的口吻说：“都要记住：我们前进的目标是中国！”

### 六大帅府矜持对傲慢，一次血腥的合作

在西伯利亚的寒流悄悄地向塞外退去，和煦的春风轻拂人面的时候，东久迩宫亲工作为裕仁的私人全权代表来到了北京，化名住在西山脚下，由赛大侠暗中保镖，执行协调宫廷政策和驻在中国的其他间谍人员的秘密使命。土肥原贤二也随着东久迩宫亲王来到北京，秘密活动张作霖扑灭华北地带的

赤化风潮、屠杀京城的共产党人。

一天上午，正当宪飞汇报北方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躲进苏联驻华使馆内，暗中指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出潼关、战河南的情报时，小田五郎走进屋来。土肥原贤二严肃地问：

“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样？”

土肥原贤二所说的任务，是要小田五郎派一名精通京城习俗、会做一手中国饭菜的日本浪人，化妆成中国厨师混进苏联大使馆，借给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做饭之便，暗中了解中国北方共产党人的情况。小田五郎当即取出一张书写得密密麻麻的公文纸，双手呈交给土肥原贤二：

“这是住在苏联大使馆内的共产党人名单，请您过目。”

土肥原贤二仔细地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严肃地说：

“完成得很好！请你通知他，尽快地再画一张使馆内的要图，尤其是要把李大钊的住处写得详尽些。事成之后，有重赏！”

“是！”小田五郎答道。

宪飞说：

“有了图，又有什么用？我们还是不能飞进苏联大使馆，把李大钊这帮共产党人抓出来！”

“你怎么就知道不能？”土肥原贤二恶狠狠地瞪了宪飞一眼，很是不满意地说。

“国际惯例是不能违犯的啊！”宪飞小声地抗辩，又补充说，“我想，贵国公使芳泽也不会同意的。”

“这不用你操心，我自有主张。”土肥原贤二又以教训的口吻说：“你们中国有一句格言说得很好：事在人为。我认为在现今的中国，只要努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业。”

“是！”

宪飞将信将疑地看着胸有成竹的土肥原贤二，暗自不服地说：“我看您如何办成这件大事吧”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土肥原贤二伸手拿起电话，漫不经心地说：

“喂！我是土肥原，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奉大使阁下的指示，请您立刻赶到西山去见他。”

“是！”

西山脚下，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处安静的四合院。正房是明三暗五的起脊瓦房，平展展的庭院中，有两棵挺拔的香椿树，在春风轻轻地拂动下，已经抽出嫩黄的香椿芽；树下有一条清澈淙淙的小溪，由围墙外的山中涓涓流来，穿过另一面围墙，又向着京城的方向流去；溪流的旁边，有一位清末遗少打扮的中年人，他荷锄弯腰，开渠放水，精心地浇灌着葡萄架。有顷，他缓缓地立起身，对着就要转到中天的红日舒展了一下上肢。

他，就是隐居在西山脚下的东久迩宫亲王。但他现在的身分却是清王朝没落的遗少。这些天来，他深居简出，从不同外面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发生关系。与他作伴的除赛大侠外，还有一条他心爱的狼狗。日本驻华使馆，也只有芳泽公使一人知情，连每天给他送情报的信使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分。每次见面，只用“西山”的代号称之。虽说他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可他心中却装着中国南北的全局，以及日本国内的政坛。

突然，护院狼狗的吠声，报告了一位贵客的来临，他就是铃木贞一。

铃木贞一来华不久，他的隶属关系也就转到了东久迩宫的门下。今天，他是奉命前来汇报工作的。

东久迩宫亲王和铃木贞一是初次相见，应当说双方的第一感觉都是不错的。铃木贞一久闻东久迩宫的威名，出他所料的是这位亲王是如此的随和；东久迩宫亲王早从土肥原贤二的口里获悉了铃木贞一的情况，他不曾料到的是这位能左右蒋介石的中年军官有着倜傥的风度。时至午时了，东久迩宫亲王以葱花油脂饼、香椿芽炒鸡蛋，外带小米绿豆粥这种典型的中国北方的便饭，款待了远道而来的铃木贞一。饭后稍息，东久迩宫亲王呷着香片茶水，认真地听着铃木贞一此次中国之行的经过。当铃木贞一讲到先到武汉找到老朋友黄郭，获知蒋介石在南京，随即又通过老朋友张群才和蒋介石取得联系时，东久迩宫挹郁地问：

“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为什么不进驻武汉，反而移师南京呢？”

“文章就出在这里！”铃木贞一微笑着解释，“武汉是国民政府所在地，而控制国民政府实权的不是国民党的左派，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这个握有兵权的总司令，不愿意听凭这班人的摆布。”

“那他计划怎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呢？”

“原来设想，强行把武汉的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遭到多数政府要员的反对，尤其是坐镇北京苏联大使馆内的李大钊等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的名义，写了一封致中央常委的公开信，否决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提案。”铃木贞一望了望不无遗憾的东久迩宫亲王，“现在，他准备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噢，是这样的……”东久迩宫亲王惊喜地抬起了头，“你见到这位老同学了吗？”

“见到了。”

“他还像当年出访苏俄的时候，思想偏激得那么可爱吗？”

“不！不……完全是另一副面孔了。”铃木贞一狡黠地一笑，“他对我笑着说：这就叫审时度势，为我所用嘛。”

“哈哈……好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东久迩宫笑得是那樣的开心，“他对共产党是怎样看的？”

“他说得很隐晦，”铃木贞一取出一本小册子，双手交给东久迩宫亲王，“这是他写的《建国方略》一书，是送给我个人看的，您阅后就全明白了。”

东久迩宫亲王随意地翻着《建国方略》一书，好长时间没有说什么。

“不过，他对我明确地说过：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和共产党人的关系问题，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态，你等着瞧吧！”

“他没有向你透露表明态度的内容吗？”东久迩宫亲王猝然变得焦急地问。

“没有！不过……”铃木贞一有意地停顿了一下，“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老同学，不要再问了。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

东久迩宫亲王作为间谍巨魁，完全地领略了蒋介石的天机：一旦他回到南京，便会立即挥起屠杀共产党人的刀。他露出了欣慰的笑颜。东久迩宫亲王又详细地询问了铃木贞一和蒋介石的同窗之谊，以及蒋介石在士官学校留学期间还有哪些日本朋友后，又单刀直入地问：

“在你们的交谈中，蒋介石是怎样看待日中关系的？”

“他十分肯定地答复我：为了使东亚不沦为欧美的殖民地，中日两国的

合作是必要的。”

东久迩宫亲王蓦地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铃木贞一的双手，激动不已地说：

“我代表天皇陛下感谢你，感谢你为日本帝国打开了通向中原大地的另一扇大门。”

铃木贞一委身于多事之秋的中国，以他过人的间谍才智逐渐地成熟起来。他并没有沉浸在所谓的功劳之中，因为在他和国民政府大员们的交谈中，尤其是拜访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时候，不但获悉了“中国由于太穷，革命道路将是曲折的，但建立在共产主义上面的革命，不久将会在中国发生”的理论，而且还知道了最有威望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李大钊，蛰居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内。因而，他不无担心地说：

“目前，蒋介石只能解决大江以南的赤祸，而北京一带的共产党……”

“我已经安排了专人负责这件事。”东久迩宫亲王成竹在胸地抢先说道。

“谁？”

“土肥原贤二。”东久迩宫亲王看了看大喜过望的铃木贞一，遂取出金壳怀表瞧了瞧，“他就要来了。”

太阳刚刚转到西山背后，东久迩宫亲王的住所便呈现出非同一般的暮色景象。晴朗的天空依然是妩媚的阳光，四周的树木和建筑却被暮时的黛色所涂抹。东久迩宫亲王引铃木贞一走到院内，二人正在欣赏山村暮景之时，土肥原贤二风尘仆仆地闯进院来。三人寒暄过后，就近坐在香椿树下的石凳上，开始了交谈。东久迩宫亲王开门见山地问：

“住在苏联大使馆的共产党人的名单搞到了吗？”

“搞到了！”土肥原贤二取出那份名单，双手交给了东久迩宫亲王。转眼看见微微作笑的铃木贞一，心照不宣地问，“南方的事情还顺手吧？”

“一切如意！”铃木贞一在土肥原贤二面前不敢自傲，玩笑地说，“共产党的党魁是南陈北李，我的对手陈独秀，比你对付的李大钊要好办多了。”

“是啊！”土肥原贤二喟叹不已地说：“再说，南方的蒋介石，比北方的张作霖也精明多了！最难办的是，李大钊有苏联大使馆做庇护所，使我们不能为所欲为！”

东久迩宫亲王收好这份共产党人的名单，十分干脆地说：

“土肥原君，先把你执行这项计划的困难摆出来，我们一块儿研究、解决。”

土肥原贤二剿杀北京共产党人的全部计划，就是劝说张作霖派兵冲进苏联大使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网打尽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欲要完成这项违犯国际公法的计划，第一个困难是，必须说服张作霖同意出兵。而代表帝国内阁利益的町野武马不会同意，并一定会从中作梗；第二个困难是，必须通过帝国驻华使馆，暗自说服各外交使团不干涉张作霖的行为。而使馆的最高领导——芳泽公使绝不会去做这项破坏国际惯例的事；第三个困难是，必须有一位能协调町野顾问和芳泽公使的人，否则仍然无法完成这项计划。

东久迩宫亲王望着忧心忡忡的土肥原贤二，高兴地说了一句：“天助我也！”接着他说：他接到了国内的报告，为确定日本对华方略，裕仁天皇准备在批准新的内阁之后，隆重地召开“远东会议。”近期之内，芳泽大使、町野顾问等人都要奉调回国，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最后，他微微地笑着说：

“怎么样？你所说的前两个困难，不就化为乌有了吗？”

“对！对……”土肥原贤二又蓦地沉下脸色，“亲王阁下，您必须当机立断，物色一位精明强干的组织者。”

“你看呢？铃木君。”东久迩宫亲王有意地问。

“非土肥原君莫属！”铃木贞一果断地答道。

“好！和我的意见不谋而合。”东久迩宫亲王爽快地指示，“中国有句俗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土肥原君，你就放手大胆地干吧！”

“张作霖那边……”

“我自然会让使馆通知这位张大帅！”东久迩宫亲王看了看面带难色的土肥原贤二，“在町野顾问回国期间，由你全权负责办理两国的关系。至于事发之后内阁追究责任，由我给你顶着。”东久迩宫亲王说罢沉吟片时，“土肥原君，你认为时下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一是取得各国使团的谅解，再是说服张作霖敢于出兵冲进苏联使馆。”土肥原贤二停顿稍许，又果断地说，“不过，请亲王阁下放心，我愿和铃木君比赛，争取张作霖赶在蒋介石的前面，挥起屠杀共产党人的刀！”

“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铃木贞一虽然笑着，可他心里的潜台词却是：“土肥原老兄，这次恐怕得败在我的手下了吧？”

东久迩宫亲王是位多年从事谋略工作的领袖人物，他不但能分析敌对营垒的战略，而且还能依靠察颜观色，准确地判断出部属的心理活动。自从他说出日本内阁行将更迭，并隆重举行“远东会议”的信息后，发觉铃木贞一时时走神，似在思索什么重大问题。他笑着问：

“铃木君，你是否想赶回国内去参加‘远东会议’？”

“是的！”铃木贞一望着漫不经心的东久迩宫亲王，“我希望有更多代表我们政见的人参加会议。”

“你的意见完全正确。”东久迩宫亲王转身看了看沉思不语的土肥原贤二，“说说你的意见。”

“我完全赞成亲王阁下的远见！”土肥原贤二阐述了舆论的作用之后，又说，“铃木君有舌辩之才，应当团结帝国更多的儒子，为我们远大的伟业服务。”

“我也有些想法，回国后准备建立一个研究会。”铃木贞一转身瞧了瞧东久迩宫亲王，风趣地笑着说，“按照中国的讲法，为诸位老大哥吹吹喇叭，抬抬轿子。不知亲王阁下同意否？”

“同意！同意……”东久迩宫亲王赞同地说。

芳泽大使和町野顾问回国以后，土肥原贤二如虎生翼。待他得到苏联驻华使馆内的要图，并得到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节“完全的谅解”之后，便亲自造访了奉系军阀的头子——“胡帅”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县人。早年家贫，四处浪迹，与赌棍流氓厮混。甲午战争猝起，他毅然从军，不久解甲归里，以兽医为生。这时，辽河下游失业的群众与散兵游勇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胡子”，从事劫夺。他以医治军马的关系广结“胡子”，时人视为“窝主”，并掌握了一支“胡子”兵。辛亥革命以后，奉天成立了“国民保安会”，张作霖出任军事部副部长。几经沧桑，他终于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同时，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统一了关外三省，并创建了一支能问鼎中原的奉军。

张作霖的崛起和称霸，与其他北洋系军阀头子是不同的。他“既无宦途

履历，又与中央政府无缘，”完全仰仗他那善于投机钻营的本领。提起张作霖，后人往往以为他不过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其实不然，他是长于权谋数术的。他的亲信称他为“临机应变的泰斗”，“两只狐眼，机警过人”，“他不是军事家，而是政治家。”张作霖也为自己总结了两句话：“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这些都说明：张作霖是一个“机略纵横”的军阀头子。

在过去的历史中，由于共产党人在暗中运动，曾经发生过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倒奉的兵变，致使张作霖险些丧命。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结下了不解之仇。近来，北伐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他也认为这是共产党人所为，所以，在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的当天，公然举起了“反共讨赤”的大旗。

张作霖的帅府官邸戒备森严，“门口的岗兵，都和义和团似地拿着长枪大刀，枪长二丈，刀长一丈，一对对十数对两边站立，排成行列。”土肥原贤二获准入内以后，昂首穿过刀枪高架的廊道，内心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事后他曾愤然地说：

“这种胡子习气不改的人怎能成大气候？一定要选到能顶替他的人。”

由于町野武马的关系，张作霖对土肥原贤二的印象很坏。如果不是商讨共同关注的反共讨赤大计，他绝不会约见这位傲慢自用的谋略家。在待人接客方面，张作霖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法规：以硬制硬，以软待软。今天，他也给土肥原贤二来了个下马威！

土肥原贤二走进华贵的会客室，空无一人，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真想破口大骂几句。他稍许恩忖，暗自冷笑着说：“给我来了个冷宫礼！”正当他走留不定的时候，悄然走进一个风韵殆尽的妇人，说罢“请贵客稍候，大帅才起床，”转身走出了客室。土肥原贤二是熟悉中国的礼仪的，以妇人——尤其是半老徐娘式的妇人出面接待男客，不仅是对客人的蔑视，而且还寓意警告来客：“你只配和这样的妇人交谈！”

土肥原贤二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会客室里，时间过去足足有一个小时了，门外终于传来了他熟悉的说笑声。他有意取出一份材料，双手捧在面前，装出一副完全沉浸其中的样子，对这位张大帅的到来不曾听见。

往日，张作霖会客，只要粗俗的笑骂声一响，客人就诚惶诚恐地迎到门前，躬身垂首，毕恭毕敬地把他迎进客室。今天，虽说他在门外的廊道上笑骂声山响，会客室里却不见一点动静。他禁不住地暗自骂了一句：“妈拉个巴子的！把我张大帅放到了什么位置上？”他快快不快地走进会客室，看见土肥原贤二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跷着二郎腿，自管看着手中的材料。张作霖怒从心头起，差一点骂出“妈拉个巴子”来。正当他欲要转身拂袖而去的时候，蓦地又想起了自己恪守的至理名言：“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来了，他有意压下猝起的怒火，脸上露出欣喜的笑颜，歉意悠悠地说：

“失礼了！失礼了……因昨夜入睡太迟，今早一觉就睡过去了，让土肥原先生久候多时，很是不安啊！”

土肥原贤二抬起头，看着身穿睡衣的张作霖满面堆笑地朝他走来，慌忙起身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张作霖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有意抖动着手中的材料，歉意地说：

“都是这些有趣的材料抓住了我，连大帅走进来都不曾听见。”

张作霖自然明白这是逢场作戏，可他也故意地把假戏真演下去。故作热情地请土肥原贤二坐在自己的身旁，侍从献上茶后，他礼贤下土地问：

“是什么重要的材料啊，把鼎鼎大名的土肥原先生都吸引住了？”

“这是刚刚收到的一份密件，”土肥原贤二有意加重了口气，“它直接关系到大帅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噢？是这等重要材料，可否讲给我听听？”

“可以，可以……”

接着，土肥原贤二说明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占西安以后，准备采用李大钊为之制订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战略方针，近期将在潼关誓师东进，等彻底消灭吴佩孚的余部之后，再和蒋介石的北伐军合兵一处，挥戈北上，并提出了“消灭奉军，饮马黑水”的口号。

有关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张作霖早有所闻。然而，对蛰居苏联大使馆内的共产党人李大钊，为冯玉祥制订“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战略方针，却闻所未闻。他沉吟有时，将信将疑地说：

“共产党真的有这样大的能耐？”

“请看吧！”土肥原贤二双手把材料呈给张作霖，“这是帝国派到冯玉祥部的顾问发来的情报副本，详细地记述了冯玉祥和共产党的往来。”

张作霖一气读完了这份材料，遂又用力摔在桌面上，气极败坏地破口大骂：

“妈拉个巴子的，不把眼皮底下的共产党斩尽杀绝，誓不为人！”

“请问，大帅靠什么去杀眼皮底下的共产党？”

“我……他妈的有军队！”

“东交民巷是使馆区，大帅您违犯国际惯例，想把军队开进苏联大使馆？”

“这……”

“一旦引起国际争端，大帅又如何处之？”

“这……”

“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就算是大帅的部队冲进了苏联大使馆，您知道李大钊住在什么地方？是否早已化妆溜出了使馆？”

土肥原贤二连珠炮似的提问，把张作霖打得哑口无言。这在张作霖的一生中也是不多见的难堪境遇。土肥原贤二却突然收住了问话，端起面前的盖碗香茶，低着头小口地品尝，似不屑再看身旁的大帅一眼。他这种反常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张作霖的自尊心，这位胡帅真想命令侍卫，把这位引而不发的土肥原贤二拿下，用尽所有的刑具撬开他的嘴，把一切“反共讨赤”、缉拿在苏联大使馆内的李大钊的办法全都说出来。但是，他再次压下了满腹的火气，强作笑颜地说：

“你有冲进苏联大使馆内，缉拿李大钊这些共产党人的办法吗？”

“有！”土肥原贤二放下手中的盖碗香茶，泰然自若地笑着说，“借用三国时的一句话说，我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句话对张作霖而言是中听的，因为土肥原贤二把他比做了孔明。他凑趣地笑着说：

“我张某人虽无诸葛亮之才，但也说不定能助你一阵东风。”

“我所需要的东风，就是敢于冲进苏联大使馆的雄兵。”土肥原贤二感叹地说。

“需要多少兵，我他妈的全包了！可冲进苏联大使馆，引起国际争端……”

“我包了！”接着，土肥原贤二说明已和荷兰公使欧登纳取得了联系，一旦事件发生，他将以东交民巷公使团首席公使的身分发表声明：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最后，他颠着高跷的二郎腿，笑着说，“这样一来，只有苏俄一家向您提出抗议，结果一定是孤掌难鸣。”

“好！好……说干就干。”张作霖蓦地又想起什么，“你知道这些共产党人住的地方吗？”

“知道！”土肥原贤二取出一份略图，“这是李大钊等人在使馆内的分布图，请大帅过目。”

张作霖接过图纸一看，又是惊喜，又是震恐。惊喜的是弄清了李大钊等人的住处，一旦动手，必将一网打尽；震恐的是这位土肥原贤二竟然有如此大的造化 and 能耐。当他的目光投到漫不经心的土肥原贤二的身上后，一种无形的威慑力量在震撼着他的心，他出于个人成败之计，又和气地问：

“你知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吗？”

“略知一二，”土肥原贤二含而不露地说，“我只能这样对您讲，如果大帅动手迟了，反共讨赤的大旗就被他抢去了。”

张作霖很是讨厌土肥原贤二这种引而不发的言谈，但是为了免除奉军的大敌——蒋介石的北伐军攻击之险，又不得不面带微笑，十分策略地问：

“我们两家有可能携手反共讨赤吗？”

土肥原贤二自然懂得张作霖这句问话的真意：那就是蒋和张能否握手言和，各管一半中国。对此，他也不知“这位混有葡萄牙或荷兰海员血统的灰眼睛的蒋介石”的野心。他稍作沉思，又学着政治商人的口气说：

“和气生财，这是中国买卖人的一句口头禅。如果大帅想和蒋介石长期谋事，我看就要寻求生财之和，并由此建立相互依存的信义。当然，我们日本帝国，尤其是我土肥原贤二，是愿意从中斡旋、奔波的。”

张作霖完全领会了土肥原贤二这番话的用心，他猛拍大腿一下，果断地说：

“要干就先动手，不能落在蒋介石的后边！”

“好！好……反共讨赤，就算是你们携手合作的开始。”土肥原贤二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为了加速逮捕李大钊等人的进程，他问，“大帅，何时动手呢？”

“我听你的！”张作霖完全拜倒在土肥原贤二的面前了。

附注：

关于李大钊被捕一事，国内有张作霖派密探打入苏联大使馆之说，但未见土肥原贤二介入此事的记载。

美国人戴维、贝尔加十尼在其著作中曾记述：“远在北方……张作霖就按照裕仁的十一个巴登·巴登派亲信之一送来的情报行事，命令他的警察闯入北京俄国大使馆。”此时，在中国的巴登·巴登派的亲信只有两个人，一位是河本大作，供职夫东军司令部，并回国参加“远东会议”去了；另一个就是土肥原贤二。据此——以及铃木贞一的证词和其他的史料，撰写了这一节的内容。

## 七各怀异志

### 间谍高手相遇，顾问间唇枪舌剑

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与协助下，张作霖赶在蒋介石的前面，于 1927 年 4



月6日派兵冲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数十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同志。蒋介石不甘示弱，于4月12日——即中国人民铭记在心的黑色星期二，命令反动的军警大打出手，演出了最为反动的“四·一二”政变。张作霖在获得蒋介石的赞许电文；“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共产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之后，遂与4月28日绞杀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

在中国大地上刮起反革命黑风的时日里，日本新上任的田中义一首相在外相官邸召开了“远东会议”。为解决日本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帝国对立的兩派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远东会议”结束不久，帝国参谋本部为表彰土肥原贤二在华的所谓功绩，先于同僚东条英机等人一年，晋升为大佐军阶。东久迩宫亲王在西山脚下的私人住宅里，破例为土肥原贤二开了一次庆贺会。土肥原贤二并没有沉浸在欢乐的醉意中，他清醒地指出：

“中国的政局将发生大的动荡，我们的谋略活动——包括对张作霖的方略必须随之而变。”

土肥原贤二的判断是正确的。屠杀共产党人的血雨腥风尚未散尽的时候，蒋介石便以引退的国民党总裁的身分东渡日本，借向宋美龄求婚之名，私下寻找新的支持者。正如一篇文章所记述的那样：“（蒋）来东京逗留了3个月。在这里，他和无处不在的铃木少佐、和天皇的老大哥们，也间接地和裕仁本人进行了磋商，讲清楚了日蒋之间的未来前途。在这里，他还拜访了像陆军情报处长松井石根这样一些泛亚主义的老相识……在这里，他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合影。”

“蒋介石在和裕仁党羽的成员会晤时没有合影，但是他重新确认在此之前他同日本达成的默契：在长城以南的中国内地统一时，用中国边远的满蒙诸省换取日本的援助和友谊。蒋介石特别答应，在他将来同黑色星期二时幸免于难的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发生内战时，如果日本保持友好的中立，他就对日本人在长城以北的行动只表示象征性的反对。”

蒋介石对此行甚表满意，返回长崎与宋美龄完婚。翌年元月，他挎着新娘满载而归。

蒋介石返回中国，重握党政军大权。在取得日本政府的谅解、美国政府的支持的基础上，指挥各路大军浩荡北上，直指张作霖的奉军。正当这位枭雄感到日本对华政策发生改变，自己在关内的政权不稳的时候，他不顾首席顾问町野武马的反对，接受日本帝国陆军部的建议：聘土肥原贤二为“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

土肥原贤二十分清楚地知道，此刻不仅是日本帝国的关键时期，而且也是中国政局将出现巨大转折的阶段。如何利用两国的非常时期，达到实现巴登·巴登计划的目的，这是土肥原贤二思考的下一步棋。

面对蒋介石所部北伐的猛攻，张宗昌、孙传芳节节败退。部署在京汉线、京绥线上的奉军惊恐万状，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帅张作霖也举棋不定。为了试探日本对中国局势发展的态度，进而获得日本政府出兵解围的要求，张作霖有意在官邸设宴，欢迎土肥原贤二就任自己的顾问。

华贵的宴会厅明如白昼，笙歌管弦绕梁不绝，给人一种娱乐升平、万事皆休的盛世之感。土肥原贤二着戎装，扛大佐军阶，非常威风地步入宴会厅。张作霖带头起立、鼓掌，土肥原贤二行军礼致谢，同时用眼扫了一遍与会者的面容，发现只有少帅张学良左右那两位白种人未曾过从晤面。这时，张作

霖指着町野和仪我两位顾问，故作笑态地说：

“土肥原顾问，这二位是你的同胞，就用不着我来介绍了

“不用了，不用了……”土肥原贤二做出一种受宠若惊的样子，频频点头致意。

这时，坐在张作霖身旁的一位中年军官站起身来，有意摸了摸肩扛的上将军阶，颇有些傲岸不逊地说：

“土肥原顾问，我们是老相识了。来，请上坐。”

土肥原贤二当然认识这位将军，他就是张作霖的小诸葛杨宇霆参谋长，是日本土官学校的毕业主。土肥原贤二久知其人刚愎跋扈、目中无人，爱干那些出风头的事。当他看见杨宇霆动手摸上将军阶的时候，就已明晰了这一动作的潜台词：“请记住：你是大佐顾问，我是上将参谋长。”为了给这位年轻气盛的小诸葛一点颜色，他故作热情地说：

“我们是真的老熟人了！你就读帝国士官学校的时候，我都毕业多年了。当时，我这个师兄，没有关照好你这位师弟，还请你海涵为是。”

杨宇霆闻声暗然吃惊，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是名不虚传！……”他为了掩饰这骤起的尴尬表情，又只好逢场作戏地打起了哈哈：

“师兄休得过谦，你我今日能共同辅佐大帅，这也是一种缘分。哈哈……”

土肥原贤二以胜利者的姿态微笑点头，当他移步刚刚走到张学良身边的时候，这位身体相当虚弱的少帅匆忙站起，习惯地取出一方洁白的手帕，擦了擦因抽大烟上瘾而引起的涕泪易溢的眼鼻，然后指着右边那位身着银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彬彬有礼地说：

“由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顾问端纳先生。”

土肥原久知这位活动在中国政坛 20 多年的英籍澳大利亚人，他曾以超人的才赋获得过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又曾以罕见的外交才干活跃于北洋政府；奉系崛起之后，又受聘张作霖的私人顾问，专门从事英美问题的咨询工作。但是，土肥原贤二清楚地知道，端纳顾问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是英国为了自身在华的利益，打入亲日派张作霖身边的坐探。他趋步向前，握着这位斯文的端纳的手，操着熟练的英语说：

“认识您很高兴。听说，您已应南京政府的邀请，到工商部经济报道局工作，可有此事？”

端纳也是久闻土肥原贤二大名的，今日相见，果真出口不凡。他不仅对自己的行踪了如指掌，而且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身分，操着英语应对自如地说：

“您真不愧是位消息灵通的人士啊！请放心，我是赞成中国人这句话的：从一而终。”

土肥原贤二自然不相信端纳从张氏父子而终，正如他自己一样，奋斗的最高目的——为日本帝国从一而终。当他获知了端纳的信条以后，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设法把他从张氏父子的身边挤走！”旋即，他又改用华语笑着说：

“让我们携手共力，辅佐张大帅取得天下。”

“好，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端纳也改用华语，说着这些言不由衷的话。

张学良又指着左边的那位身着褐色西服，戴法兰西小帽的中年男子说：

“由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阿梅莱托·韦斯帕先生。”

土肥原贤二也早知道这位意大利人。早年，他曾在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将军指挥的墨西哥革命军中服务，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雇佣兵。后来，他漂流到了远东，并加入了协约国的谍报部门，随着日本军队进入西伯利亚。不久，又投到奉天张作霖的麾下，为张氏父子搜集各方面的——包括日本的情报。令土肥原贤二不解的是，这位意大利人突然宣布加入中国国籍。是为了向张氏父子表示忠诚吗？不！因为这样的举动，往往是职业间谍转向、投靠新的主子的象征。土肥原贤二又操着意大利语笑着说：

“认识您很高兴。虽然您已经是中国人了，可我依然用意大利语和您交谈。”

阿梅莱托·韦斯帕是一位有多年经验、受过专业训练的间谍头子。同时，又是一位头脑清醒的观察家，加之最近又受雇于意大利的谍报机关，其行动越发地谨慎了。就其常理而言，自应用意大利语应对土肥原贤二的话，但为了获得张学良的宠信，他操着很不流利的华语说：

“认识您，我的也很高兴。为了支持大帅父子的霸业，我的加入了中国籍。您的也来到他们父子身边，让我们的共同努力，击败蒋介石的进攻。”

阿梅莱托·韦斯帕的表演，的确讨得了张氏父子的欢心，自视聪明过人的杨宇霆还带头为他鼓了掌。烦琐的见面仪式结束之后，土肥原贤二在张作霖的一边就座，随即又开始了各怀鬼胎的祝酒活动。土肥原贤二为了继续考察阿梅莱托·韦斯帕的真实身分，有意地发表了如下的讲演：

“鄙人受命出任大帅的顾问，不胜荣幸之至。但因往昔远离大帅，对奉军的行止鲜为知晓。今天，蒋总司令介石已拥兵北上，直指奉军，不知顾问有何高见？鄙人愿洗耳恭听。”

张作霖设宴欢迎土肥原贤二的目的，就是要当面对不同国籍的顾问进行考察。同时，也想看看这位足智多谋的新顾问将如何亮相，进而窥测出日本军政两界，是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时局的。正当他思忖如何把宴会的谈话转到预想的主题上来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却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他在高兴之余又暗自喟叹：“真是一个会看火色的‘铁匠’！”他有意掩饰住对局势发展的悲观情绪，乐呵呵地说：

“土肥原顾问已经出了考题，诸位不妨都答答看。”

土肥原贤二深知张作霖的真实用意，连句谦恭的客套话都没说一句，若无其事地品尝着满桌的山珍海味。

然而，坐在对面的町野武马并没意识到这场戏的内核，更不清楚土肥原贤二如此作为的寓意。他从自己的好恶之见出发，觉得高傲的土肥原贤二大夫礼了！因而他自作多情地打圆场：

“土肥原顾问岂敢出题考诸位？他只不过是借题求教诸位罢了。土肥原贤二并不领町野武马的情，未作任何表示，依旧低着头品尝满桌的山珍海味。

坐在他身边的仪我顾问，看了看蹙眉不悦的町野武马，好意地用脚轻轻地踢了土肥原贤二的腿一下，暗示说：“别老顾着吃了！应该给町野顾问个台阶下。”

土肥原贤二依然故我，低着头大口地吃着山珍海味。但是，他并没忘记用眼角察看同桌人的颜色。尤其当他咀嚼佳肴的时候，都要微微地抬起头，重点地扫一眼有关人的表情。当他发觉端纳和韦斯帕在悄悄地交流眼神的时候，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两眼盯着阿梅莱托·韦斯帕，诙谐地说：

“顾问阁下，您准备赐教鄙人的话语，还需得到端纳顾问的批准吗？”

“哪里，哪里……”阿梅莱托·韦斯帕被这发突然飞来的炮弹打得不知所措。

“那就请全盘托出您的高见吧？”土肥原贤二紧追不舍地笑着说。

杨宇霆是个一点就通的政客。他虽然不知土肥原贤二问话的寓意——考察阿梅莱托·韦斯帕是否受雇他国，但他明白土肥原贤二的话正中张作霖的下怀。所以，他也在一旁敲着边鼓：

“韦斯帕顾问，大家虽非同族同宗，可都是为了大帅的事业走到一起来的。既然土肥原顾问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你就应该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阿梅莱托·韦斯帕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灵机一动，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双手扶着餐桌的桌沿，巡视了一遍众人的眼色，说了一句“好吧！我先说。”旋即讲了大致如下的这段话：

“我认为，蒋介石敢于重整旗鼓，拥兵北上，这和他的日本之行有关。另外，中国的宋氏家族历来是亲美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小姐结成伉俪，恐怕也就得到了美国的青睐。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解铃尚须系铃人。如要阻止蒋介石拥兵北上，日本帝国必须亮明旗帜，支持奉军在关内的一切权益。必要的时候，还必须仿效去年出兵山东的作法。否则，统帅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阀部队的蒋总司令介石，必将对奉军构成致命的威胁。”

阿梅莱托的发言打破了餐桌上的欢笑。首先，町野武马起身相敌，公然表白日本对奉军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去岁蒋介石的日本之行，仅仅是和宋美龄完婚而已。接着，阿梅莱托·韦斯帕又举出了许多事例，论证日本帝国对奉军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欢迎土肥原贤二的宴会，完全变成了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的大辩论。

土肥原贤二抛出的这个试探性的气球，万万没有想到会变成测试日本对华政策的晴雨表。他望着町野武马和仪我那种认真应战的样子，暗自骂了一句：“真蠢！”面对这激烈的争辩，尤其是面对一言不发、坐山观虎斗的张氏父子，他只能任其发展，连给町野武马和仪我使个眼色的可能都没有了。他为了隐藏愤怒，又低下头拿起洁白的象牙筷子，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毫无滋味地吃着山珍海味。

张作霖举办这次宴会的目的达到了：通过不同派系的顾问的争辩，获知了闻所未闻的许多情报。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就是完全明晰了日本对华——尤其对他张作霖的全部外交政策，他的奉军也抗不住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阀的夹击，只有日本出兵才能解围。他为了摸清日本的底细，伸手制止了争论的双方，突然袭击地说：

“土肥原顾问，如果我张某人真的落到兵败回关的境地，贵国会袖手旁观吗？”

“我想不会的！”土肥原贤二蓦地昂起头，寓意深远地说，“因为大帅兵败回关，我土肥原等也只好回到关外去了。”

张作霖那矛盾、空虚的内心，似吃了一颗定心丸，顿时踏实了许多。

“不过，”土肥原贤二又把视线移向若无其事的端纳，“欲要彻底遏制蒋介石的北进，必须说服英美诸国放弃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在这方面，我想，将要到国民政府工商部就职的端纳先生，是可以助大帅一臂之力的。”

“那是自然，”端纳不露声色，十分幽默地说，“大帅对我是放心的，我从来不干一仆二主的事情。”

端纳巧妙地逃脱了土肥原贤二的进逼，并引来了一阵欢快的笑声。对此，土肥原贤二暗自骂了一句：“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再次下定决心：将端纳从亲日的奉系中挤出去。

杨宇霆转移话题，格外热情地问土肥原贤二：

“师兄！对未来的局势有何高见？”

对于中国未来局势的发展，土肥原贤二早有定见，那就是蒋介石此次北伐必获全胜，张作霖的奉军一定要败回关外。他站在日本帝国少壮派军官的立场上，很想知道这位张大帅下一步的安排。故有意地说：

“在未获悉大帅的既定方针之前，我这个初来乍到的顾问会有什么高见呢！”

张作霖明知这是土肥原贤二探听自己虚实的话，他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

“我相信我的力量！水来了土掩，兵来了将挡。”

“万一奉军失败了呢？”土肥原贤二问。

“这不可能！”张作霖肃然变色，“连星相家们都说，我张某人至少还有两年好日子过呢！”

“我从不相信星相家那一套，”土肥原贤二也变得非常认真的样子，“战争的胜负，绝不是星相家说了算的。一旦奉军失利，大帅的退路……”

“我绝不撤回关外！北京永远是我张某人的。”张作霖说罢，愤愤起身，离席而去。

众人惊得相继站起身来，望着离去的张作霖无所措手足。町野武马急忙追上去，连拉带劝，无补于事，发怒的张作霖很快走出了餐厅。町野武马转过身来，望着土肥原贤二，也大步走出了餐室。土肥原贤二看了看毫不惊慌的少帅张学良，突然生出了一个奇异的念头：

“老家伙是该见上帝去了，这位少爷会更听我们的话吧？”

无论张作霖是何等的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然而军事上败北已成定局。未经一月的交战，山东的张宗昌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渡过黄河，进驻德州。张作霖见势不妙，令奉军仓皇撤退：驻防京汉线的奉军退守保定，占领京绥线的奉军撤至怀来……

中国猝然而起的突变风云，在日本军政两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以田中首相为主的内阁幕僚，力主张作霖放弃华北，退守关外；以天皇老大哥们——巴登·巴登派的少壮派军官们，主张顺势兴兵，干掉张作霖，一举解决所谓的满洲问题，两派争吵不休，日趋尖锐对立。针对张作霖至死不回关外的局势，稳健的田中首相召见了铃木贞一，严肃地指示：

“中国，只可能由国民党来统一，张作霖必须回满洲。这个问题，我已派山梨半造大将去处理，请你去给他当助手。”

铃木贞一奉命随山梨半造大将到达北京之际，正是土肥原贤二举棋不定的时候。其一，由于政见不同，与顾问町野武马、仪我等人公然对立，开始了所谓的日本顾问分派的阶段；其二，由于町野武马，尤其是端纳、阿梅莱托·韦斯帕的吹风，穷途末路的张作霖疏远了土肥原贤二；其三，纵观全局，他认为这是解决所谓满洲问题的天赐良机，但因东久迩宫亲王奉召回国，他不知如何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铃木贞一到达了北京，令他费解的是这位少壮派军官中新兴起的智多星，为何陪伴代表田中内阁利益的山梨半造大将来北京，游说张作霖退回关外呢？为此，他闭门谢客，焦急地等待着小老弟

铃木贞一的来访。

铃木贞一会同武官本庄繁和仪我顾问，随同山梨半造大将游说张作霖的第二天，便由他的小老弟——未来土肥原贤二手下的干将田中隆吉大尉的陪同，叩开了土肥原贤二的大门。土肥原贤二紧紧握住铃木贞一的双手，迫不及待地问：

“快告诉我，结果怎么样？”

“老家伙固执己见，毫不让步，只是一味地大叫：国民党正在赤化，我决不回满洲。”

“那位少年得志的公子呢？”土肥原贤二有意地问起了张学良的态度。

“昨天深夜，他私下来访山梨大将，出乎意料地说：老头子早该见鬼去了，有他，中日就合作不了。”铃木贞一沉吟片刻，又补充说，“我看，这并不是少爷的真意，估计是为他父亲的无礼而来和解的。”

土肥原贤二微微地点了点头，旋即请铃木贞一和田中隆吉落座，疑虑地问：

“铃木君，你为何要做田中义一首相的说客呢？”

“我只是奉命而为，不能不作点表面文章。”铃木贞一狡黠地一笑，遂又请教，“我始终不明白，田中首相为何对这位胡子出身的大帅，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呢？”

“话说来就长了！”土肥原贤二感慨地叹了口气，接着讲起了一段往事……

远在日俄战争的年代，充当俄国间谍的绿林头目张作霖被日军逮捕，就在要绑赴杀场枪毙的时候，时任中佐参谋的田中义一认为张作霖是个有用之材，遂向福岛安正少将请命，放虎（胡子）归山。由此，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田中义一组阁后，张作霖为了回报这位再生恩人，签署了悬而未决的所谓“满蒙交涉”中的有关修建五条铁路事项。最后，土肥原贤二又深沉地说：

“政治是残酷的，田中首相的态度，不排除有私情的因素，但重要的是代表‘那些人’说话的。”

铃木贞一信服这位老大哥所得出的结论。至于这位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田中隆吉大尉，就像是听神话那样入了神。

“但是，田中首相的立场，绝不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土肥原贤二腾地一下站起来，猝然爆发的激动，使得他那有些松弛的面颊微微地颤抖起来，“铃木君，快谈谈我们的想法吧。”

铃木贞一当然明白“我们的想法”的寓意，待土肥原贤二复又落座之后，率直地说：

“我们的决心已下：第一步，干掉这位挡路的张作霖；第二步，顺势解决满洲问题。”

“一切安排就绪了吗？”

“没有！仅仅是个想法。”

“人选问题安排好了吗？”

“没有！只有驻华使馆的建川少将在暗中准备。”

“你和他接过头了吗？”

“奉命见过一面，他想在北京干掉这位张大帅。”铃木贞一沉吟有时，“他的意见，如果同意在北京动手行事，一切都交你承办。”

“我经手承办并不难，关键是……”土肥原再次起身离位，紧蹙着眉宇，

“于掉张作霖，仅仅是这篇文章的开头。在京城事成之后，国际上会有何反响？华北一带的老百姓又有何举动？驻扎在京畿一带的十多万奉军岂能善罢甘休……”他踱步走到铃木贞一的面前，自言自语地质问：“更重要的是，我们走完了第一步，又怎样迈出第二步？”

这些疑点，也正是铃木贞一前来拜会土肥原贤二的中心议题。他有些为难地说：

“行前，我见到了亲王阁下，他希望你来参与决断此事。”

土肥原贤二久久没有说一句话。他终于又从凝思中回到了现实，深沉地问：

“关东军司令部的态度呢？”

“据建川少将说，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铃木贞一蓦地又想起了什么，“噢，我来京路过奉天的时候，见到了你的同窗好友河本大作参谋，他让我捎话给你：快回奉天来。”

土肥原贤二一听河本大作的名字，脸上的愁云骤散，露出了惬意的微笑，轻松地自语：

“我是应该离开北京了……”

铃木贞一看着土肥原贤二那自信的笑脸，知道他已经有了解决此事的办法。这时，坐陪听话的田中隆吉大尉站起身来，谦恭地问：

“您是张大帅的顾问，在此危难之时，端纳顾问已去南京就任新职，韦斯帕顾问也刚刚去奉天，他会放您走吗？”

“他呀，”土肥原贤二冷漠地笑了笑，“巴不得我离他越远越好呢！”

“町野和仪我二位顾问的意见呢？”铃木贞一有些不放心地问。

“你说呢？”土肥原贤二有意地问田中隆吉。

“他们二位也不会反对大佐离京的。”田中隆吉像小学生回答问题似地说。

土肥原贤二早就认识田中隆吉。由于他坚信女色是谋略工作的大敌，所以对这位有着吸引异性的体魄，而又喜爱拈花惹草的田中隆吉不感兴趣，未授其任何重任，一直让他从事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在北京铁路调车场研究北行各次列车的编组和路线。一年过去了，田中隆吉默默地工作着，没有发生引人瞩目的桃色事件。土肥原贤二凭借他的敏感，意识到下一步的工作，很可能用得上田中隆吉这颗棋子，故笑着说：

“你能为我搞一张指定车厢的票吗？”

“能！”田中隆吉心领神会地说，“连张大帅的专列车次，也在我的编组序列中。”

“好！好……”土肥原贤二满意地点着头，“我把京城的事情安排妥当以后，即刻出关。今后有事，可直接和一个叫赛大侠的中国人接头。”

“是！”田中隆吉答道。

铃木贞一望着成竹在胸的土肥原贤二，非常高兴地说：

“土肥原君！那就让我送你一句话吧：一路顺风，马到成功。”

附注

关于端纳的身分，中外报道历来不一。根据他口述编写成的《中国的端纳》，宣称他是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但更多的著述认为他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台湾的历史小说大家高扬说：“端纳虽为澳洲人，但为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而英国与日本的在华利益，一向是冲

突的，杨宇霆走日本路线，于英国不利，所以端纳必须跟他作对。”

本书取英国高级情报人员说。

### 八 谋杀在即

奉天的春天来得格外的晚。扮做关东老客的土肥原贤二驱车离开北京的时候，已是春深如黛的季节；可是当他迎着黎明走下客车，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初春的寒气。

土肥原贤二坐在一辆普通的洋车上，抻了抻灰洋布大褂的衣襟，拉了一下头上那顶银灰色的大礼帽，顺着站前的大街向前走去。他透过帽檐下的空隙，看见大街上遍是败回关外的奉军，他们不是拦截抢物，便是聚众斗殴，有甚者，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他在嘲弄散兵游勇的同时，又想到了30万奉军败回奉天后的严重后果：不仅奉天日侨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而且梦寐以求的满洲独立计划也必然告吹。他再次暗自下定决心：

“干掉张作霖，阻止30万奉军败回关外。”

随着干掉张作霖念头的延伸，他的脑海屏幕上又再现出另一次谋杀张作霖的历史画面……

那是在袁世凯死后不久的日子里，喜欢仿效威风凛凛的拿破仑姿态，身着俄式水獭皮大衣的张作霖正是得意猖狂之际。他为了实现称雄东北的霸业，亲自指挥手下的精兵强将，向川岛浪速支持的蒙古族亲王巴布扎布的部队发起进剿，这就触怒了压根就不喜欢张作霖的日本皇室诸位亲王。不久，最年轻的亲王闲院宫来到奉天，亲自策划了刺杀张作霖的阴谋和计划。

闲院宫访问沙俄回国路经奉天，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为首的是旅顺港总督，并以东道主的身分邀请张作霖一起前往车站迎接。正如一篇文章记述的那样：

“在月台欢迎以后，一批显贵乘马车沿着奉天尘土飞扬和坎坷不平的马路，同去赴一个东方式的宴会。当他们驶近日本市区的饭庄时，一个看热闹的人向车辆队伍最前面的张作霖的马车投了一颗炸弹。炸弹没有命中，而是在他骑马的队伍中爆炸，炸死了五个卫兵。张作霖像过街小猫一样敏捷，跳出了他的座车，把他的幸存的一个马弁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跳上那马并骑的马在混乱中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过旁边的小街逃跑了……张作霖的马夫仍沉着地驾着马车同队伍的其他车辆继续前进，以此掩护他主人逃跑。但第二个投弹者仍毫无顾忌地上前把那辆空车炸得粉碎。第二天，巴布扎布的一群蒙古骑兵同日本顾问在一起，拥入奉天西部，并向城市挺进。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还活着的张作霖怒火冲天，指挥他的守军抗击蒙古人，并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土肥原贤二渐渐地从历史的沉思中回到了现实，当他想到这让陆军元帅闲院宫的党羽建川吉次完成刺杀张作霖的计划时，禁不住地暗自嘲讽：“如同一辙，毫无长足的计谋。”然而，当他想到自己这次奉天之行，能否协助同窗师兄河本大作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时，他依然没有一个可付诸实施的计划……

土肥原贤二悄悄地在奉天远东大旅社下榻。他稍事休息，便和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取得了联系。

河本大作是与土肥原贤二为帝国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并与永田铁山等人结为挚交，情同手足，因而在巴登·巴登的阴谋选奸会上，被选为十一名亲信之一，他“出身富裕家庭，相貌魁伟，有点不像军人，年轻时就不愁钱



用，高兴时，且会教教乡下艺伎唱小曲。在另一方面，河本的心底，却野心勃勃，脑筋又好。所以人事当局敬远他。”不久前，他曾出使驻华大使馆武官助理，因此职难尽其才，遂回国出任工兵部队的联队长。供职期间，因花钱如流水，入不敷出，向高利贷借债。根据陆军部的纪律规定：向高利贷借钱的军官，强行退役。他的借贷事件暴露之后，靠着永田铁山这班兄弟的奔走相助，得以过关，者升为大佐军阶，来到旅大出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

河本大作参加了所谓的侵华“远东会议”。他“力主对于奉天军阀之所采取包围满铁线的态势，已经非外交抗议等所能奏效”；并“强调用武力来解决。”随着蒋介石举兵北伐、张作霖节节败北的发展，他认为张作霖溃退的三十万部队败回关外，很可能乱来，“应该在山海关解除其武装，才准许入关；并乘张作霖手无一兵时，一下子与其解决逐渐失去之上千件的日本权宜问题。为了维持治安，他又蛊惑“关东军即时从朝鲜编组一个混成旅团，集结奉天待命，”以适应非常事件的爆发。

近来，张作霖败回关外的信息如雪片飞来，搅得奉天各界人士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反对帝国政府赞成张作霖率兵回关的主张，他和关东军司令村冈将军坐镇新迁到奉天的关东军司令部——奉天的“沈阳馆”里，正在为谋杀张作霖而活动。此刻，土肥原贤二的突然来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二人一见面就进入了实质性的谈话，河本大作以地头蛇的身分，详细地向土肥原贤二介绍了奉天的情况：

“在奉天城内，吴俊升由黑龙江省率领五万军队，出来守着。加以山海关天天要回来一万五千不等的败兵……入关的败兵已经达到三四万人。败兵更经由京奉线和古北口而来。

“果尔，一旦有事，关东军势必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奉天还好，弥漫整个东北的排日，一发生事情，势将有如燎原之火，燃烧起来……奉天城内的排日，已非笔墨所能形容，日人子弟上学，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居住奉天的日人，唯一能依靠的是关东军，但这些日侨眼看关东军之袖手旁观态度，不仅失望，而且开始怀恨。

“这种奉天军的排日，完全出自张作霖的主意……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今日人们之以为只要有张作霖统治满洲，就可以维持其治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张作霖毕竟是个军阀之流，眼中既没有国家，更没有群众的福利。至于其他诸将，只是以头子，喽罗的关系所结成的私党。”

河本大作慷慨陈词，唾沫星子四溅，连土肥原贤二的面部的表情变化都没顾得上看。他可能是说得口干舌燥了，端起面前茶杯中的温水一饮而尽。他用力一蹶茶杯，又接着激动无比地说：

“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土肥原贤二冷静地听完了河本大作的介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必须干掉张作霖，把奉军阻止在关内，或解决在山海关附近。然而干掉张作霖之后，又如何解决满洲问题呢？河本大作似乎没有想，或者还没有想周全。另外，欲要解决满洲问题，关东军是唯一可供使用的武装力量，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村冈将军的态度，则又是十分关键的。他很策略地问：

“河本君，村冈司令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他完全同意我的结论，必须干掉张作霖。”河本大作又换了一种口气，“但是，他认为要杀张作霖，不必动用在满的日军兵力。换句话说：用谋略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他计划采用何种手段来实现呢？”土肥原贤二问。

“他的设想是，趁张作霖还在北京之际，借华北日军之手，就能轻而易举地干掉他。”

土肥原贤二感到这个策略他很熟悉，仔细一想，原来是铃木贞一告诉过他的——即建川将军要他组织实施的方案。转瞬之间，他又想到了建川和村冈的私交，笑着问：

“建川将军派人来过奉天吗？”

“来过！是征求村冈将军的意见的。”

“村冈将军完全同意建川将军的意见，借华北日军之手，在北京解决张作霖，对吧？”

河本大作敬服土肥原贤二的判断，说了一句“这还能瞒过你吗？”遂笑着点了点头。

“你同意这种手段吗？”

“不同意！”河本大作果断地说，“华北方面有没有敢于这种事的人，毫无把握。再说，万一失败了又怎么办？”

“就是干成功了也不行！”

土肥原贤二看着震愕不已的河本大作，扼要地讲述了他的全部构想：干掉张作霖，一举解决所谓满洲问题，这两篇文章合成一篇来做。他神态严肃地沉吟片时，又坦率地说：

“我此次来访，就是准备和你一道来做这篇大文章的。”

对此，河本大作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只要把张作霖干掉，关外就会四分五裂，不等第二个张作霖出现，就迅速采取“下克上”的手段，动用关东军解决所谓满洲问题。另外，他还认为时局瞬息万变，容不得这两篇文章一起做的方案考虑成熟，张作霖就有可能败回关外，在奉天又作起他的大元帅来了。他主张这两篇文章能作多少就作多少，一口吃个胖子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土肥原贤二听后仰天长叹一声，大有“天不助我”之感慨。旋即无限伤感地问：

“河本君，你计划怎样干掉张作霖呢？”

“我准备用爆破的手段干掉他。”从河本大作说话的语气可以感到，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

土肥原贤二望着表情严肃的河本大作，近似玩笑地说：

“中国有句俗语，叫三句话不离本行。你这位工兵部队的联队长，连干掉张作霖也使用你拿手的看家本事啊！”

“这种方法比较保险！”河本大作依然很严肃地说，“只要获知张作霖回关外的车厢，就一定会成功的。”

“难道不会引起中国人的怀疑吗？”土肥原贤二很担心地问。

“绝对不会！”

接着，河本大作讲了年初的时候，为要试验，曾与川越守二大尉等人策划，在相隔一个月的时间里，炸掉了东清铁路的东部和西部线的铁桥。并借此来观察中国、苏联和日本的反应。爆炸的第二天，这些国家的报纸竞相报

道。对于东部线的爆炸，说是白俄罗斯人为反抗张作霖的酷政而干的；对于西部线的爆炸，认为是黑龙江的土皇帝吴俊升的人干的；惟独没有人怀疑日和日军。最后，他狡黠地一笑，很开心地说：

“这次嘛，我略施小计，把目标引向蒋介石的北伐军，岂不更顺理成章？”

土肥原贤二万万不曾想到，今春东清线的爆炸事件竟然连他都被骗过了。对此，他不得不佩服河本大作的智勇。面对这样一位强手，张作霖岂能幸免于死？他沉吟良顷，又问：

“实施这一计划的详细方案、人员，都准备停当了吗？”

“正在积极地准备中。”河本大作笑着说，“请你来奉天，就是为了完善这一方案。”

“我将尽力而为！”土肥原贤二沉思片刻，“必须阻止村冈司令执行在华北的计划。”

“可我们……”河本大作有些为难地，“不能把这个方案泄露给村冈司令啊！”

土肥原贤二明白河本大作的用心，微微地点了点头。正当他深思良策之时，辘辘饥肠发出了抗议的鸣叫，他笑着说：

“先给我弄点充饥的食物吧？等吃饱喝足了再议，怎么样？”

万事都出在一个巧字上，当住在沈阳馆里的河本大作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劝说村冈司令放弃在华北刺杀张作霖的计划时，恰好在二楼走廊上碰到了竹下义晴少佐。他是奉村冈司令的密派，去北京组织刺客，刚刚从“司令官室”退出来。聪明的河本大作迎上去，热情地问：

“竹下君，看样子是要出远门吧？”

“这……”竹下义晴少佐被问住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嗫嚅地答道，“现在要去北京。”

河本大作发现对方说话时不太自然，神色有些紧张，再联系到他在关东军司令部的地位，以及所擅长的工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和刺杀张作霖的事件有关。他很随便地说：

“去北京的车晚上发出，现在时间还早，上车前我们一起吃点饭，也算是为你送行。”

竹下义晴少佐碍于面子，难以推却河本大作这一番盛情，答应了。

河本大作以庄主的身分，把竹下义晴少佐“领到沈阳十间房‘招待所’的一个‘绿’字号的客间里”，吃饭之间，河本大作有意把村冈司令和他谈议的刺杀张作霖的事说给竹下听，由此获得了对方的信任。接着，他又感慨地说：

“当时，我曾对村冈司令说：关东军司令部中的参谋人员，只有竹下义晴少佐可担此重任。”

竹下义晴少佐深知河本大作和村冈司令相交甚笃，认为这位老大哥所谈之事不会有诈。加之这桌丰盛的送行酒宴，还有那高看自己的荐举行为，竹下义晴少佐很快就做了河本大作的俘虏。酒过三巡之后，他便以求教的口吻说：

“我此次北京之行，就是奉村冈司令的命令，去秘密组织谋杀张作霖的刺客，不知你还有何示谕？”

河本大作严肃地说：

“我认为这样的刺杀计划是轻举妄动，一旦失败之后怎么办？你竹下义晴少佐又会得到一个怎样的下场？”

竹下义晴少佐被突变的话语震住了！当他想到事败之后自己的下场时，又惊得不知所措。他震惊地望着喝得面有醉意的河本大作，希望这位信任自己的老大哥继续说下去。

“你认真地想想看，首先，在北京没有那样大胆，能够干这种冒险勾当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在各国的监视中，也是不容易成功的。其次，即便能行，在英美诸国神经特别敏感的时候，万一失败了，也不能不自己去承担责任。”

竹下义晴少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时失去了主张，他低声求教地问：

“那……你的意见呢？”

“我坚决反对你去干这种蠢事！”

“可这是村冈司令……”

“这我知道！”河本大作以无容置疑的口气说，“不要为难，我替你干吧！”

“什么？你……”

“对！你可以照样地秘密到北京去。到京后主要是侦察张作霖的行动，把那个老家伙退出关外的准确时间通知我。那家伙坐哪次火车，也准确地通知我。怎么样？明白了吧？”

“明白了！可是……”竹下义晴少佐为难地，“那是司令官的命令啊！”

“这我清楚。”河本大作望着困惑不解的同僚，动感情地说，“我们都很尊敬村冈命令，但是作为司令长官，亲自参与那种事情，既不相当，也不好。搞那样的谋划，我河本一个人就够了。”

竹下义晴少佐为河本大作的胆识所震慑，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职责又不敢贸然同意，因而只好继续听河本大作的讲演。

“请放心，对你竹下义晴来说，不存在违犯司令官的命令问题。你奉命去北京好了。你放出的刺客是在北京，还是在什么地方，司令官并没有限定场所，对吧？”

竹下义晴少佐微微地点了点头。

“你看，刺客就在你的面前了。”河本大作暮地站起身来，异常严酷地说：“如果说你一定要遵从司令官的命令，你对我下令就行了，你有这个权。”

河本大作说罢，直盯盯地注视着竹下义晴的表情，终于看到了竹下默然无语地点了头。用日人立野信之的话说：“就这样，在关东军内的两个谋杀计划，最后合而为一了。”河本大作望着情绪不高的竹下义晴少佐，关切地说：

“等一会儿，我带你去见土肥原大佐。”

“什么？土肥原大佐也介入这项阴谋了？”竹下义晴少佐惊喜地问。

“对！他比你我介入得更早，想得更周详。”河本大作微然作笑地说，“请也为你介绍一下京城的人际关系，免得你到了京城像个没头的苍蝇乱撞，既延误时间，又贻误良机。”

“你说得完全正确！”竹下义晴少佐倏地站起身来，“现在就去拜访土肥原大佐吧？”

“不急！”河本大作起身把一杯酒递给竹下义晴少佐，自己也端起面前的那杯酒，“为你我分工合作干掉这老家伙，震惊满洲，震惊中国，震惊全

世界，干杯！”

“干杯！”

竹下义晴少佐带着土肥原贤二的信件，于当夜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抵达后，径直驱车驶入日本驻华使馆，面见受命组织干掉张作霖的副武官建川将军，由他的口中获得了如下的情报：

使馆内的芳泽公使是个坚定的内阁保守派，力主张作霖保存实力，退回关外，并于5月17日晚会见了张作霖。讲明“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计。”不识时务的张作霖听后不乐，严词拒绝其情。“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能上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单来交给张作霖，”提出满蒙权宜的要求，逼张答应。同时，还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对此，张作霖“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上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因此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加之东北人民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使张作霖感到在这种形势下退回东北，去做日本的傀儡，日子是不好过的，因而不愿接受日本的要求。一天晚上，他无意之中发现了田中首相赠给他的礼物：一具人型。他望之深思，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寓意：“汝为小孩，须从吾命。若不从者，我可玩汝于股掌之上。”他一气之下，砸碎了这具人型，并大声辱骂：

“妈拉个巴子的！我这个臭皮囊完了，你们日本在中国的日子也好过不了！”

但是，面对奉军节节败退的危局，张作霖的亲信将领也纷纷奏请班师关外。人心浮动，张作霖坚守北京的意志动摇了。为防止后院起火，他决定退回关外，并于5月30日下总退却令。

翌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竹下义晴少佐读后如获至宝，急忙向河本大作发去了第一份密电，请其做好干掉张作霖的一切准备工作。

竹下义晴少佐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要准确地获取张作霖退出北京的时间，以及他乘坐的是哪一节车厢。前者，包在副武官建川将军的身上，后者又如何去完成呢？他想到了行前土肥原贤二为他写的一封推荐信。他依据信皮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赛大侠在京的住处，并当面把信交到了赛大侠的手里。令他惊诧不已的是，这位有些傲然的侠客十分冷淡，连句客气话都没说一句，就认真地看起了来信：

大侠：

别来无恙乎？念甚！

竹下义晴少佐乃自家人，在京办事不便，望笃诚相助。

中国将有大的事变发生，你和宪飞先生留居京城无益。

竹下义晴少佐完事回关外之时，你可随他来奉天。转告宪飞先生：他是否可以天津卫陪伴皇上？望酌定。

土肥原贤二是年五月下旬。

赛大侠是个外粗内细的人，历经多年的坎坷和磨难，对日本人帮助中国恢复大清的江山发生了动摇，尤其是皇上溥仪避居天津以后，他真想步大保皇派王国维之后，跳进昆明湖里为皇权殉节！张大帅就要离京回关外去了，眼瞅着北京就要变成蒋介石的天下，何去何从？他找不到一个慰藉心灵的去向。突然收到了土肥原贤二的来信，邀请他去奉天，默然思之，不失之为一条退路。有顷，他的眼神又看见了信上写的这句话：“中国将有大的事变发生”，暗自思忖：“难道还有比北京易主更大的事发生吗？”他自然不会有结论。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事变再大，也不会把退位的溥仪拥戴为皇帝。他收好土肥原贤二的来信，望着等得有些不耐烦的竹下义晴少佐，依然淡漠地说：

“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需要我保镖，还是要我帮你做事情？”

“需要你帮我找一个熟悉铁路部门的人。”竹下义晴对赛大侠的爽快甚表满意，毫无忌讳地说，“据土肥原大佐讲，你有一个在调度部门工作的朋友。”

赛大侠深沉地点了点头，有意地问：

“你的事情急着要办吗？”

“急着要办。”竹下义晴少佐又补充说，“最好现在就去办。”

赛大侠愣了一下神，二话没说，就带着竹下义晴少佐直奔田中隆吉的住处而去。

田中隆吉大尉早已收到土肥原贤二的密电，获知了竹下义晴少佐来京的目的。一见面，他就把屋门关死，先入为主地说：

“我现在还不能向你提供准确的消息，因他回家的路线还未最后确定。”

赛大侠是个十分知趣的人，他发现竹下义晴少佐听后不大自然，既不接话茬和田中隆吉交谈，也不直言自己来访的本意，竟然说了一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闲事，遂说了一句：“你们谈吧！”转身离去了。

田中隆吉是明白赛大侠这细微的心理活动的，当即告诉竹下义晴少佐，赛大侠是土肥原贤二信得过的保皇干将，又是一位侠义心肠的武人，不要给他造成一种不信任感。

竹下义晴少佐不同意田中隆吉的意见，他认为干掉张作霖是惊天震地的大事，实情不仅不能告诉赛大侠，就是对田中隆吉，也应保守秘密。因此，对田中隆吉如此轻信中国人，一见面就点题的作法很不满，只是碍于工作的性质不同，没有直言批评。他沉吟了片刻，很是策略地说：“我的受命是有限的，你已经告诉了我，他回家的路线还未确定，我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田中隆吉是个聪明过人的谋略人才。方才他说那番话的目的，就是告诉竹下义晴少佐：我已经知道你的来意了，不要瞒着我行事。然而，他这种至诚之举却换来了一句搪塞话，心中感到很不是个滋味。他有些情绪地说：

“那好吧！等我知道了他回家的准确路线，一定通知你。”

“谢谢！谢谢……”竹下义晴少佐听了这近似逐客的话后，取出一张名片，填好新的住址和电话，“有情况，请务必及时通报我。”

田中隆吉接过名片没看一眼，就猝然撕碎，投到身旁的纸篓里。他望着惊得不知所以的竹下义晴少佐，扑嗤一声笑了，友善地说：

“不要猜疑了！为了稳妥，这期间，你就搬到我的寓所住吧。有消息，

好通知你。”

“那……就太麻烦你了。”竹下义晴少佐有些难为情地说。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田中隆吉匆忙拿起电话，只是嗯啊嗯地说些语气助词，一句也听不出对方说些什么。最后，他说了一句“谢谢！”啪的一声，放下了话机，摇着头说：

“很是对不起啊，天不留人，你就没必要再住在我这里了。”

“为什么？”竹下义晴少佐倏然站起，惊恐地看着田中隆吉。

“老家伙他不准备坐火车回老家了。”田中隆吉哀叹了一声。

这太出乎竹下义晴的意料了！”他惊得张开了嘴，两只又黑又亮的眸子死死地定在眼眶里，两耳嗡的一声就像失去知觉一样。顷许，他又恢复了理智，有些难以置信地问：

“他准备如何回老家？”

“他准备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回奉天。”

“真的？”

“不会错的，刚刚收到的电话。”

“完了！一切全都完了……”竹下义晴少佐哭丧个脸，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在身后的沙发上……

#### 九故布疑阵张作霖惜别北平

河本大作收到竹下义晴的密电后，马上投入既紧张又神秘的准备工作。正如他自己事后记述的那样：

“……经多方研究以后，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皇姑屯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在这里满铁线走其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

“下来就是要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袭击火车？还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只有这两种方法。

如果用第一个方法，马上知道是日军干的。如果使用第二个方法，或能不留痕迹地达成目的。

“因而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法。但为预防爆炸失败，我们准备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的计划。这时，将乘其混乱，使刺刀队冲上去杀。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完成了。”

河本大作返回沈阳馆，把安装爆炸的人员和物力准备就绪后，已经敲响了6月2日子时的钟声，他美美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安心地上床就寝了。

翌日清晨，酣睡梦乡的河本大作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他懵懵懂懂地翻身坐起，下意识地床头柜上拿起了电话听筒：

“喂！你是谁啊？”

“对不起，我是土肥原贤二，搅了你的清晨好梦了。”

“没关系，没关系，有紧急情况吗？”

“没有！趁着人们都在梦乡，我想问问事情进展的情况。”

“北京方面的情况比较乐观，竹下义晴发来密电，告之张作霖近期离京返回奉天，一俟有了准确的车次和乘坐的车厢，立即发报通知。”

“你准备的情况还好吧？”

“很好！选定了爆炸地点，选定了负责实施爆破的专家和人员，一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可以详细地谈谈准备的情况吗？”

“可以！”

接着，河本大作讲了选定的爆炸地点：奉天远郊皇姑屯附近，满铁和京奉两线交叉处；负责实施爆破的专家，是从朝鲜请来的朝鲜军工兵第二大队的一个中尉；负责具体爆破的人员有：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关东军司令部看家的川越守二大尉；最后，他又告诉土肥原贤二：

“为了转移爆破事件的社会舆论，我找来了奉天附属地妓馆区出资匿名公会会员刘戴明，请他帮忙找来了两位过去的部属，而今是吸吗啡的两个游民，和一位姓王的老百姓，一俟事毕，他们将被处死在爆炸现场。”

土肥原贤二听后十分钦佩这位同窗好友的果敢，以及办事的效率。当河本大作在电话中开玩笑地说完“你是帝国的谋略家，请对我这个新手不吝赐教”以后，他深沉地说：

“为防万一，你要事必躬亲，尤其对那三个中国人，要加倍防范。”

“请放心，我一定遵旨行事。”

河本大作十分得意地挂上了电话，穿好衣服。简单地用过早饭后，室外传来了敲门声，他警觉地一怔：

“请进来！”

随着屋门的打开，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神色慌张地走进来，转身关死屋门，浑身抖瑟不已，他就是日本人的走狗刘戴明。他声音哆哆嗦嗦地说：

“报告河本长官，那个姓王的小子，他……他得到钱后逃跑了。”

“那也用不着这样紧张！就当是丢了150元钱。”河本大作故作镇静，又声色俱厉地问：“你的那两个部下呢？”

“他们还在！”刘戴明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今天一早，我给他们二人洗了澡，理好发，把您交给我的那两身国民军的衣服给他们换上。等他们吸足了吗啡一看，还蛮精神呢！”

“好！办得不错。”河本大作面色冷酷地说，“信件准备好了吗？”

“好了！”刘戴明从衣内取出三封信，双手呈交给河本大作，“根据您的意见写的。其中两封是南军写给他们的炸毁命令，另一封是密信，用的是印有国民政府任命的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招抚使名字的信纸。”

河本大作看完这三封信，边称赞“很好！很好！”边将其收好装入口袋里。他站起身来，命令地说：

“带我去见见他们二人！”

河本大作走出大楼，发现沈阳馆大院中停着一辆日本军用汽车，刘戴明冲着汽车大声喊了一句，“出来吧！”随即从汽车里走出两个身着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军人。他们行礼的姿势，暴露了他们自己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两个十足的地痞无赖。河本大作鄙夷地哼了一声，由口袋中取出三封信，分别交给这两个无赖收好，严厉地命令：

“这信件在未接到命令之前，一律不准拆阅。”

两个花钱雇佣的无赖同时立正行礼，应声答是。

“还有备用的‘白面’吗？”河本大作转身询问刘戴明。

“有！有……”刘戴明边说边取出两个小包，分别交给了这两个无赖。

河本大作驱车来到了皇姑屯，将这两个收买的无赖交给待命的东宫铁男大尉，领进距离交叉点不远的观察站中。随后，他又在东宫铁男的陪同下，再次详细地视察了地形地物，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严肃地叮嘱东宫铁男：

“第一，要严格限制中国宪兵、老百姓走进两线交叉点；第二，要看好



这两个伪装成南军的中国游民，不仅要他们吃好、喝好，而且还要让他们抽足‘白面’。”

“是！”东宫铁男立正答道。

河本大作拍了拍东宫铁男的肩膀，“放心地干吧！如果事后受到退役的处分，失去生活保障的话，我准备把家乡价值二万元的不动产处理掉，分给你和另外两个参与此事的军官。”

东宫铁男听后感动极了！他紧紧握住河本大作的双手，近似啜泣地说：

“我感激您的义举！为了帝国的生存和发展，我也会像您一样报效国家。”

河本大作告别了东宫铁男，驱车返回沈阳馆，留守司令部的参谋川越守二大尉迎上来，神秘地送上一封密电：

“竹下少佐发来的，说是老头子要改乘汽车回老家。”

河本大作看完这份张作霖可能改乘汽车，取道古北口返回奉天的密电后，犹如一盆冷水浇到他的头上。川越守二终于冲破这窒息人的氛围，小声地说：

“事不宜迟，快准备另外一套可行的方案吧！”

谈何容易啊！张作霖如果乘军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他的四周至少有数以千计的卫队跟随，一切可疑的人员都无法接近，若想不动用一兵一卒，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干掉，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干掉张作霖，进而解决所谓满洲问题的设想将付之东流。面对这突变局面，他思之许久，心中依然是一盆浆糊，透不出一丝希望的光亮。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蓦然驻步，严峻地指示川越守二：

“我赶往土肥原顾问处，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用电话和我联系。”

河本大作马不停蹄，又驱车赶到了土肥原贤二的住地，令他大为惊讶的是，这位老谋深算的同窗乐呵呵地说：

“请坐，请坐！我算就了你会来的。”

“怎么？你也知道了北京的事？”河本大作看着若无其事的土肥原贤二，惊愕地问。

“岂止是知道啊！”土肥原贤二轻轻地哼了一下，“用中国的一句俗话说，这条老狐狸一摆尾巴，我就知道他拉什么粪！”

河本大作急不可耐地问：

“这条老狐狸真的会改乘汽车，由古北口出关回奉天吗？”

“绝对不会！”土肥原贤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施放的烟幕。”

河本大作也曾想到了这点。但是，他作为一个实际主义者，处理事务的出发点，常常是立足于可靠的情报上，而不是凭推理得出的想象。当然，他也清楚地知道，作为张作霖的顾问，尤其是作为久居北京的谋略家的土肥原贤二，更了解张作霖的习性，来自京城的情报也比自己多，且又准确、可靠。故有些焦急地说：

“快谈谈你的理由吧！”

首先，土肥原贤二说明张作霖虽官至大帅，但当年“胡子”的旧习不改，那就是个人的形踪绝不提前告之他人。所以说，他过早地透露出乘汽车、出古北口的消息，肯定是欺人的谎言；其次，由古北口出关的路线穿山越谷、坑洼不平，他张大帅怎能耐住这长时间的汽车颠簸之苦？再其次，败师的大

忌是滞留于路途，像张作霖这样多疑的枭雄，就不担心刚刚迁入奉天的关东军司令部取他而代之的兵变吗？最后，他笑着说：

“河本君，我提前准备了些酒肴，你我边饮边等那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河本大作只好应命入席。他望着谈笑风生的土肥原贤二，自愧不如，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大好局面快些出现吧！”

日薄西山，夜幕就要降临了。河本大作再也坐不住了，焦虑不安地请求离去。土肥原贤二把河本大作按在座位上，成竹在胸地说：

“北京没有发来准确的消息，就说明一切如故。你我嘛，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喝！”

河本大作又只好遵命相伴。

“叮叮……”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土肥原贤二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冲着神经有些紧张的河本大作狡黠地一笑，拿起话机：

“喂！我是土肥原贤二……噢，有什么事情吗？……祝他一路顺风。我一定通知有关人士，请他们准时到场，隆重地欢迎大帅的归来。”

河本大作身不由己地跳起来，盯着刚刚挂上电话的土肥原贤二，激动地说：

“这条老狐狸是乘汽车、还是坐火车回奉天？”

“坐火车！”接着，土肥原贤二说：“河本君，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我一定漂亮地干掉这条老狐狸！”河本大作兴奋得话音都颤抖了。

“行前，我还想送你一句中国的谚语：要逮住狐狸，就得比狐狸还要狡猾一百倍。”

“谢谢！我记下了。”河本大作转过身，迈开大步走了出去。

河本大作回到沈阳馆下榻处，川越守二大尉送来了竹下义晴少佐刚刚由北京发来的密电，印证了土肥原贤二的情报的准确性。他当即命令川越守二大尉通知天津、山海关、锦州和新民府京奉线各要地的日本谍报人员，“令他们确确实实地监视各通过地点及时告诉火车是否已经通过。”接着，秘密通知有关人员按计划行事。正如日人岛田俊彦所著《皇姑屯事件内幕》一文所记述的那样：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晚上，有一部载着炸药和电线的运货车，跟几个人悄悄地从奉天的日本独立守备队营房后门出去。没多久，这部运货车到达满铁线跟京奉线在奉天西北部交叉地点之后，就停下来。位于京奉线上面之满铁线的铁桥，系由两根以砖头筑成的桥脚支撑着，这些人乘夜在桥脚上层装上了一百到一百五十公斤的黄色炸药。

然后从这个地点往南大约二百公尺，到日方为监视列车小而设的小屋，安装了导火用的电线。

在紧张地完成了秘密工作之后，河本大作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对负责装置炸药的那位中尉赞誉地说：

“很好！不愧为专家。”

这时，东宫铁男大尉受命把那两个化妆成北伐军的无赖领到桥旁，河本大作操着日语下达命令：

“到时候，按原定的方案执行吧！”

东宫铁男大尉冲着两个端着带刺刀的长枪的日本宪兵使了个眼色，只听“啊”的一声，这两个民族败类同时死在日本宪兵的刺刀下。河本大作望着倒在地上的两具尸体，又下达命令：

“把俄式炸弹放在他们的身旁。”

东宫铁男大尉遵命照办了。此刻，一列火车汽笛长鸣，划破了沉沉的夜空。河本大作眺望着驶来的火车，得意地自语：

“张大帅，你就是比狐狸狡猾一万倍，也难逃这必死之路！”

张作霖决定撤回关外的声明发表以后，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密电北京，说老道口——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点，日方近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张作霖遂放出风来：此次回奉天，准备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部属闻风而动，上下左右忙得不可开交。事后，町野武马笃诚相劝，终以公路坎坷不平、易出意外为由，打消了张作霖乘汽车出关的设想。为安全计，他又“故布疑阵，混淆视听”。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动身，弄得办事人员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6月3日清晨，身体虚弱的张学良赶到张作霖的下榻处请安，父子相望，备加伤情。张作霖呷了一口早茶，对张学良叫着习惯的称谓，无限伤感地问：

“小六子，你和小诸葛全都部署停当了吗？”

张作霖询问的“部署”，指他率主力退回关外以后，京畿一带的守军缩小驻防区，由张学良和杨宇霆指挥，防止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北京。张学良低沉地答道：

“一切准备就绪。父亲，夜长梦多，您也该动身出关了。”

“我这个臭皮囊是到了动身出关的时候了！”张作霖长叹了一口气，两眼滚动着欲出的泪花，异常凄楚地问，“小六子！你还没有忘记明天是什么日子吧？”

张学良因有吸鸦片等恶嗜，身体虚弱到了极点，难以应付这戎马倥偬的生活。近日来，“败走麦城”的慌乱，搞得他连觉都睡不好，他哪还有闲心记住6月4日是什么日子呢！为了不使张作霖由此更加伤感，遂请罪似地小声说：

“请父亲原谅，孩儿忙得真的忘了明天是什么日子了。”

“小六子！”张作霖几乎都要哭出声来，嗫嚅地说，“明天，是你的生日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身处逆境之中的张作霖，此刻有多少事情需要他处理啊，可他竟然还没有忘记爱子张学良的生日。对此，张学良感动地叫了一声“父亲！……”泪水遂冲开了情感的闸门，顺着面颊无声地淌了下来。

“小六子！我本想为你过完生日再出关，可眼下……谁还有他妈拉个巴子的心思啊！”

张学良终于控制了自己的情感，他望着衰老了许多的父亲，知道应该结束这种谈话了。他把头一昂，操着矢志卷土重来的口气，悲壮地说：

“父亲！壮别，是纪念我的生日的最好的形式。您走后，我一定戒掉大烟。修身养志，把今天丢失的一切再夺回来！”

“好！好……”张作霖再也忍不住了，情感猝起，老泪纵横，“我这个臭皮囊快不顶用了，未来张氏的天下，就靠你来撑了。不然，我这个臭皮囊连眼都合不上啊！”

“父亲！不要再说这些了，快决定您出关的日期吧。”

“好！那就照你的意见办，在你出生的时刻，我率部出关。”

这时，日本公使芳泽打来了求见的电话。张作霖挂死电话，愤怒地骂了一句：“打财劫舍的强盗！”又对张学良说：

“小六子！我这就去会见芳泽公使，你就按照我们计议的去办吧。”

张学良首先找到负责通讯联络的人员，命令他们密电留守奉天的吴俊升，询问沿途防范的情况。接着，又通知京奉铁路局长，预备好两列专车，供出关之用。待他亲自检查了随行人员的准备工作后，才赶到张作霖会见外交使节的大帅府。令他惊诧不已的是，大帅府内唇枪舌剑，大声争论。张学良下意识地驻步门外，用心地听着客厅中的争吵：

“大帅，关于建造满蒙等五条铁路的合同，您究竟是签字还是不签字？”芳泽大使色厉内荏地问。

“不签！”张作霖怒火冲天地说。

“您当真不签？”

“说不签就不签！”

“那，您此次出关回奉天，我们就不保护您的安全。”

“请问什么安全？”

“您要出关就出不去，南京方面有人对您不利。”

客厅内突然静了下来。张学良正要闯进去指责芳泽大使乘人之危、想趁火打劫的强盗伎俩时，张作霖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一见张学良，小声地问：

“小六子！快说说沿途的情形？”

“沿途回电称：防卫周密，万无一失。吴俊升还要亲自赶到山海关接您回奉天。”

张作霖听后犹如吃了颗定心丸，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妈拉个巴子的！”旋即示意张学良离去，自己复又走向，往大帅椅上一坐，仰面朝天，一言不发。

芳泽公使误认为张作霖黔驴技穷，忙凑上前来，皮笑肉不笑地说：

“大帅！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您还是把合同签了吧？”

“不签！”张作霖蓦地站起，因愤怒所至，一脚把桌子给踢翻了。他大吼一声“送客！”自己像个醉汉似的红着脸，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大帅府。

芳泽公使以及随从、满铁等高级官员，望着怒冲冲离去的张作霖的背影，全都惊得不知所措。

张作霖回到下榻处不久，町野武马和仪我两位顾问尾随而至，说是芳泽公使再次求见。张作霖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很是气愤，不仅不见，还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讨厌这种做法！”町野武马急忙打圆场，说是为了张作霖未来的事业着想。张作霖可能被逼到了极点，一时性起，大声斥责了町野武马的论调。最后，他把大腿一拍：

“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町野武马是了解张作霖的脾气的，在他火冒三丈的时候，最好什么也不和他说。町野武马和仪我交换了个眼色，二人准备退出。

“停一下！”张作霖望着愕然相视的两位日本顾问，“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回奉天吗？”

町野武马一怔，遂又做出一副为朋友不怕上刀山，下火海的样子说：

“我早就和您约定了共生死、取天下的誓言，今日回奉天，岂有不形影相随之礼？”

张作霖是“胡子”出身，十分看重江湖义气。此时此刻，他听了町野武

马这番话语，激动得几乎落下泪来，他用力握住朝夕相伴的顾问的手，真诚地说：

“你归化中国好了，你归化了，我就让你做督军。”

町野武马深受感动，但他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富有寓意地说：

“我不要做您的督军，如果您当了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

张作霖失望地松开了手，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说：

“你真是个怪人！算了，快回去准备一下吧，今天就动身回奉天。”

町野武马和仪我一同告辞出来，回到自己的下榻处打点完行囊，又用电话和京城的友好辞行。令他狐疑的是，公使馆副武官建川将军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有庆功楼上不离主的故事，我以为是不可取的。”咣 一声，挂死了电话。

一声令下出关，故都北京陷入了一片恐怖之中。十室九家闭户，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张作霖为了自身的安全，决定送他的五夫人和其他一些无足轻重的扈从乘一列有7节卧车的专列先他而行。然后，才把载有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车的专列调到前门车站。对张作霖在6月3日离开北京时的场面，《朝日新闻》曾经作了如下的报道：

“浴着新绿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两年的大元帅府正门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南海树丛的张作霖，眼睛竟闪着光亮。

“上午一时十三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于月台。夜深，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灯光；荒凉的

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

“张作霖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一直希望统一中国的他，今日竟不得不以败军之将离开北京，谁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慨？……

“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人，尤其痛感别离的苦楚，他们在月台，一直站到列车开走。列车于一点十五分，留着沉闷的汽笛余音，悄悄地离去。

“为了预防万一，使用两部火车头，前后各配一部钢铁车，又备机关枪队，一共二十辆的长龙列车……”

与张作霖同乘慈禧太后当年出巡专列的有町野武马、仪我，以及亲信重臣。大家相对，默默无言，全都沉浸在一种无声的悲痛中。张作霖隔着车窗，眺望夜幕笼罩中渐渐远去的古都，深陷的眼眶中慢慢地浮现出两汪悲哀的泪水，从这苦涩、晶莹的泪水中，透视出了他藏之心底的一句话：

“北京！再见了。我这个臭皮囊还能再次入主、号今天下吗？”

町野武马和张作霖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特殊关系。他作为日本帝国的臣民，坚定地执行帝国政府的指令；作为共事多年的挚友，他真心希望张作霖在中国取得最高主宰者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经常对张作霖说的一句话——“只要你活一天，我就做你的顾问，为你卖命一天。”是他这种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看着张作霖败回奉天这痛楚不已的神情，免死狐悲的伤感也在折磨着他的心灵。此时此刻，他明白语言是多余的，只有紧紧伴他出关，才能慰藉张作霖这特有的伤情……

有顷，町野武马于沉默之中想起了行前建川将军的那句话：“中国有庆功楼上不离主的故事，我以为是不可取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转瞬之间，当他想到建川将军的身分，以及出关路上可能有危险的各种谣传，顿感这句语意双关的话是有着特殊份量的。向张作霖报告此事吗？等于破坏日本

帝国的最高利益；听之任之吗？自己和这位张大帅有同归于尽的危险。因而，他陷于了极大的矛盾之中！

町野武马经过冷静的分析，依然认为干掉张作霖之举是愚蠢的，绝非是帝国内阁之意而是陆军部派往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军官的自作主张。正如他事后坚持的那样：“张作霖的死，对日本的确可惜。”最后，他终于做出了既保全自己的生命，又使自己的心灵少受到谴责的抉择：以劝说张宗昌不要和北伐军决战为由，征得张作霖的同意，和北洋政府中末代国务总理潘复等人在天津下车，转赴德州张宗昌的驻地。同时，在他下车之前握手惜别张作霖的时候，正如《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所说：“切嘱须在日间到达奉天，已露暗示。”

张作霖继续驱车东进，由于町野武马和潘复下车离去，一种更大的孤寂感压迫着他。良顷，他又狐疑地揣度起町野武马下车前的叮嘱，顿时各种不祥的画面扑入他的心底，搅得他坐卧不宁。但是，当他看到日本顾问仪我若无其事、紧密相伴的样子，满腹的狐疑又渐冰释。飞驰东去的专列，慢慢地把日头抛向西方，待到西天染遍彤云的时候，专列缓缓地停在了山海关。

专程赶来迎候的吴俊升走上专列，一见面就拱抱起双手，连声向张作霖及其同行的亲属重臣道辛苦。正当他要询问何时开车，张作霖抢先一步宣布：

“下边，请餐车开饭，大家都回到自己的车厢中用晚餐。我嘛，和俊升有要事相谈。”

大家都识趣，相继默默地离开了专列。张作霖望着强作笑颜的呈俊升，问：

“五夫人的专列安全吗？”

“安全！”吴俊升自然明白张作霖问话的真意，绝非是单单关怀爱妻五夫人的安全。遂又补充说，“恐怕已过锦州了，十一时左右保证安抵奉天车站。”

张作霖深沉地点了点头。稍许，又长长地吐了口气。

“大帅！”吴俊升忙又亲热地说，“下令开车吧，明晨三时，我们也就安抵奉天车站了。”

张作霖没说什么，缓缓地站起身来，双手微抱在胸前，蹙眉凝思，踉踉跄跄。他似乎看见了町野武马，又似听见了要他日间到达奉天的叮嘱……

“大帅！不会有事的，就下令开车吧。”吴俊升再次催问。

“不！晚两个小时开车，我要天亮以后进奉天站。”张作霖停下脚步，沉吟片时，严肃地命令，“俊升，传我的话，列车要重新编组，把我的座车由第三辆改在第四辆，晚两个小时开车。这期间，要大家饱餐一顿。”

夜幕降临了，一声长鸣，专列驶出了山海关。张作霖踏上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狐疑不决的心病依然没去，遂约请亲信重臣在一起打牌。东方的夜幕渐渐升起，显出鱼肚白，张作霖知道就要到达皇姑屯车站了，高兴地宣布停止玩牌，要大家回到各自的卧铺车厢收拾行李，准备下车。待仪我顾问最后一个离去之后，他打开一瓶啤酒，分倒在两只高脚酒杯里，很是高兴地笑着说：

“俊升！端起酒杯，为我安全地回来了，干杯！”

十皇姑屯巨响一代枭雄殒命

奉天6月3日的夜晚。

河本大作回到“沈阳馆”卧室，处理完有关的应急事情，欲要上床安歇，

静候那惊天动地的轰鸣。这时，土肥原贤二突然叩开了他的屋门，慢条斯理地说：

“河本君，你知道了吧？就要到站的专列，是五夫人乘坐的。”

“知道了！为防万一，我已派川越守二大尉紧急赶到现场，通知东宫铁男大尉不要提前按电键。”河本大作望着微然点头的土肥原贤二，“你还有其他要事吧？”

“对！”土肥原贤二陡然沉下脸来，“第一步棋走完了，如何乘着这大好的棋势去走第二步棋呢？”

河本大作明白这第二步棋的含义，那就是借着皇姑屯猝然而起的爆炸声，进而扩大事态，强迫帝国政府出面干涉，推动关东军一举解决关系日本存亡的所谓满洲问题。他十分得意地说：

“依我之见，这第二步棋是顺理成章的事。一句话：必成，必胜。”

“为什么？”土肥原贤二两眼闪着疹人的光芒，非常严肃地质问。

“我已经和有关人士达成了默契，并做了安排。”河本大作胸有成竹地说。

“可以扼要地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

接着，河本大作和盘托出了全部的计划。正如他事后追述的那样：“如果对方知道这个爆炸是日军所计划的，并派兵来的话，我们决定不使用日军，而将由荒木五郎指挥他所组织的奉天军中的‘模范队’来对付；另一方面，在安定城内，有关东军司令部的东拓前中央广场，则由日军的主力来警备。万一奉天军动用兵力的话，张景惠将内应日军，另起独立之奉天军。”河本大作说到此处有意停顿了一下，颇有些得意地说：

“根据我的经验，老家伙被炸死，小家伙岂肯善罢甘休？他只要动用残兵败将，我们不出一兵一卒，就可以理想地解决满洲问题了。”

“假如小家伙举兵不动，你又如何解决满洲问题呢？”土肥原贤二蹙着眉头问。

“这不可能！”河本大作断然地否掉了土肥原贤二的假想。

“怎么就不可能呢？万事都不会有一种结果嘛。”土肥原贤二站起身来，语重心长地说，“河本君，像这样重大的事件，绝不应该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上，哪怕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感觉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我说嘛……要建立在百分之百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借着这声惊天动地的轰鸣，我们要主动出击，逼得奉天军把枪口对准关东军，挑起军事争端，帝国政府才能被迫同意我们的计划：出动关东军，一举解决整个的满洲问题。”

河本大作自以为亲自出马炸死张作霖，就堪称为今古难寻的斗胆义举了！可是当他听了土肥原贤二的假想后，大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他沉思片刻，有些伤感地说：

“土肥原君，事已至此，无法补救，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土肥原贤二长叹一声，说了句“但愿苍天保佑我们吧！”遂告辞离去。

子夜的钟声刚刚敲过，历史已经进入了6月4日。河本大作打开紧闭的窗子，深深地吸了几口经夜幕滤过的新鲜空气，用力地活动了几下上肢，得意地自语：

“我将随6月4日永载史册！”

咣 一声，屋门被打开了，川越守二手持一份机密电文闯了进来。河本大作一看来者的面色，就知发生了突然的变故。他低沉地问：

“现场发生了什么情况？”

“没有！”川越守二呈上电文，“我返回驻地以后，又收到这件急电，说是张作霖的专列要晚两个小时到站，他乘坐的车厢也由第三辆改为第四辆。”

河本大作看完石野芳男大尉由山海关发来的这份急电，蹙着眉头思索了好一阵子，无可奈何地自语：

“这样一来，专列路过皇姑屯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是的！我正在为这件事着急。”川越守二小声地问：“我们的爆炸计划……”

“不变！”河本大作斩钉截铁地说。稍候，他缓缓地转过身来，“请你再辛苦一趟，去征询一下东宫铁男的意见，就说我完全听信他的抉择。”

川越守二大尉驱车赶到了现场，东宫铁男只回答了四个字：

“箭已离弦！”

川越守二听后非常激动，说了一句“祝你成功！”转身乘车赶回了沈阳馆。

初露的朝霞刚刚把鱼肚白的东方染成红色，远方传来了一声清脆而又悠长的汽笛声。东宫铁男循声远眺，只见一列长长的客车向空中射着黑烟，发出“咣、咣……”的机械的响声。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时针指向5，分针就要指向23。他收好怀表，用右手紧紧地握住电键，待到火车头驶过南满路和京奉路立体交叉点后，他暗自数着车厢数“一、二、三”，待到第四节车厢已进爆炸点，他猛地按下电键，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烈火迸发，黑烟弥漫，第四节慈禧太后乘坐的花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子……

权且放下张作霖的死活不表，回过头来再说仪我顾问。他从张作霖的车厢回到自己的卧铺上，心胸感到有些憋闷。他取下一条毯子走到车长的公务车里，裹起身子躺在后面车门的通道上。陡然而起的巨响，几乎把他震昏了过去。当这列火车停下来时，他才从公务车上跳下，一直向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的残骸奔去。他吓得震愕地自语：

“啊！太可怕了！”

仪我顾问很快恢复了理智，当他想到土肥原贤二提前返回奉天，町野武马在天津中途下车的时候，这其中的玄机就全明白了。他怀着十二分的愤怒，径直奔到土肥原贤二的下榻处，恰逢他刚刚从慌乱的车站返回。仪我不容分说，劈头盖脸地指责：

“真是乱来，连我也搞了。”

对此，土肥原贤二鄙夷地哼了一声，冷漠地答道：

“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因此无法解释你的质问。不过，为了帝国的利益，个人的生死荣辱是不足挂齿的！”

好一个“个人的生死荣辱是不足挂齿的！”仪我顾问气得颤抖着身子离去了。

土肥原贤二企望皇姑屯的巨响，能点燃起满洲的战火，一举解决所谓的满洲问题。但是，历史的进程却令土肥原贤二大夫所望。一位当事人记述说：



“军署参谋长臧式毅怕张作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顾虑日本将会乘机有所举动，而且张学良还未回来，因此决定严守秘密，封锁消息，并且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等，以瞒过日本的窥探。日本方面不断有人来慰问求见，皆经婉言谢绝。”

张学良乘船秘密地从旅顺登陆，坐汽车回到了奉天。

不久，终于公布了张作霖因伤逝世的消息，并决定6月21日发表。

町野武马顾问也赶回了奉天，和土肥原贤二、仪我等顾问一齐参加了张作霖的葬礼。

葬礼敬香的仪式开始了。张学良双手举着一把点燃的高香，跪在张作霖的灵前。站在一旁的土肥原贤二注意到，“他的头发很长，蓬乱得好像几天没梳过，脸色苍白，眼睛凹下去，身穿白色孝衣，因按惯例不许清洗，脏得变成灰色，由于他平常爱漂亮，因此他这个样子显得特别可怜。”张学良敬完香，站起身来，两束木然中带着悲哀、愤慨的视线和土肥原的目光撞个正着。顿时，土肥原从这奇异的视线中感到了一种不屈服的意志和力量。他不禁暗自说：

“完了！日本帝国永远地失去了他……”

张学良敬完香后，自应是其弟学铭敬香。出人意料的是，町野武马双手捧香跪在了张作霖的灵前，参加葬礼的人都为之一惊。当满脸泪痕的町野武马回到原处，张学良深受感动地说：

“请你继续留在这里。我父亲的遗产也要分给你。跟过去一样，银行里的钱你随使用好了。”

町野武马擦去满面的泪痕，极力地控制着内心的悲恸，低沉地说：

“如果你父亲在世，要送我1000万元，我能要2000万元。但你没有权利给我钱，我不能向你索。”

町野武马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哀了，他哽咽地哭泣着走出了灵堂。

灵堂中的人，只有土肥原贤二知道町野武马为何而哭，当町野武马听到朝夕相伴的满洲王张作霖遇难的消息后，他的心情和帝国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是一样的：“一切都完了！”换言之，内阁试图通过经济渗透和侵略，达到霸占满洲的希望破灭了，永远地化为乌有。正如满铁总裁所预言的那样：“田中内阁完了，我要回东京。”町野武马于当天只身回国。

不久，端纳又从南京赶到了奉天。守丧的张学良很快从悲哀中解脱出来，频频地和有关人士接触，惟独冷落了留用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焦虑不已，正如他后来所云：“皇姑屯事件未能引起东北混乱，以便关东军出兵干预，反而促成了张学良因‘家仇’而坚定了易帜的决心。”他十分清楚，代表英美利益的端纳打回奉天的目的，表面上是把这位少帅拉向南京，实际上是排挤、打击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势力。所以，他认为自己在和端纳的较量中，因皇姑屯事件而败北。

与此同时，和张学良有着亲密关系的意大利顾问阿梅莱托·韦斯帕也突然地活跃起来，他不仅经常出入张学良的私人官邸，在他行将离开奉天，只身受命去哈尔滨从事谍报活动的前夕，竟然对刚刚到达奉天的赛大侠说：

“张大帅之死，肯定是日本间谍一手策划的。其中，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谋略家岂能袖手旁观？你们中国人，被私利弄得一盘散沙。”

赛大侠立即向土肥原贤二作了报告，并提出由他把阿梅莱托·韦斯帕干

掉。土肥原贤二深知这位意大利间谍的分量，更知道他此次去哈尔滨的意图，故微微地摇了摇头说：

“韦斯帕是个有用的大材，不但不能杀掉，而且还要设法让他为我们服务。”

“谈何容易！明天他就受命去哈尔滨了。”赛大侠难以理解地说。

“他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分吧？”土肥原贤二若有所思地问。

“不知道！”

“这就好！”土肥原贤二转身取来一笔巨钞，“明天，你和韦斯帕同车去哈尔滨，要施展一切手段，取得他的信任。当然喽，最好能当上他的助手。”

赛大侠完全明白了土肥原贤二的用意，无声地接过那笔巨钞，问：

“在哈尔滨期间，我和谁联系？”

“我收到你的来信以后，再写信通知你。”

“我的公开身分是什么呢？”

“这……”土肥原贤二思索了一会儿，“我看你就用这笔钱开个妓院和烟馆。”

“我可不干这种坑害中国老百姓的缺德事！”赛大侠当即回绝了。

土肥原贤二忙笑着说：

“谁让你干坑害中国人的事啦？哈尔滨有许多白俄大娘儿们嘛，干坑害俄国人的事，行吧？”

“试试看吧！”赛大侠转身离去了。

不久，河本大作接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行前，他出席了土肥原贤二为之举办的送行宴会，心情沉重地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土肥原君，我走之后，希望你能完成我未能完成的事业！”

土肥原贤二未置可否，只是惨然地笑了笑，无限伤感地说：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能做一个谋事者啊！”

这之后，在土肥原贤二和端纳在幕后的积极策动下，张学良和杨宇霆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趋尖锐，逐渐地表面化了。一位当事者回忆说：“此时的张学良迫切需要左右的悉心相赞。同时，他更认识到：御外侮，报父仇，必须首先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始克有济。但杨宇霆返沈之后，俨然以父执自居，同常荫槐勾结一起，企图操纵整个东北政治。张学良先后数次要他接替吴俊升遗下的黑龙江军务督办，征求他担任吉林方面的重任，他都表示不从，大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之势。”为此，张学良不止一次地大骂：“我他妈的成了鸟总司令了。”他为了试探杨宇霆的真意，曾假装憨状，抱怨地说：

“我说我干不了，老杨，还是你来干的好。”

杨宇霆利令智昏，不但不自收敛，反而比张作霖在世时更显得目中无人。他望着故作哭丧脸状的张学良，俨然以监护人的身分说：

“咳！甭提那个，不要焦心，您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您张罗张罗。”

杨宇霆这句无所顾忌的话语，却在张学良的心底深处理下了喋血亲友，以巩固东北政权的种子。

随着张学良政权的不断巩固，土肥原贤二妄图扶植亲日派杨宇霆，取代张学良的阴谋变得渺茫起来，随即他又改变策略，在扶植杨宇霆的同时，暗

地里使用一切手段离间张杨，以在奉军中引起内讧，进而使关东军出兵干涉，达到占领满洲的侵略目的。

首先，土肥原贤二利用日本人办的《满洲报》为阵地，进行舆论准备工作，并暗中推动该报举办了一次东北民意测验。将张学良、杨宇霆等 10 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要读者每日填写东三省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吉，黑三省主席一人，剪下寄该报馆。杨宇霆利用这一机会，派人大量购买该报，将选票填上杨的名字，陆续寄给报馆，每日几达数千份之多。”正当张学良手捧《满洲报》大发雷霆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却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旁，以顾问的身分报告了真情。事后，在见到得意洋洋的杨宇霆的时候，却对杨大加吹捧：

“哈哈，真是民意所归，民心所向啊！”

其次，张学良很早就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与人会晤不足十分钟就得用吗啡提神，对此，奉系文官武将有着各种看法。就说顾问端纳吧，他也曾怀疑自己为这样一个“大烟鬼”服务是否值得。有一次，土肥原贤二就张学良吸毒一事，请教了杨宇霆。这位奉军中的老将、重臣十分鄙视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

“少帅自毙以后，您对东北的政权有何想法呢？”土肥原贤二有意地问。老奸巨猾的杨宇霆笑而不答。

当天夜里，土肥原贤二又以顾问的身分，向张学良做了如实的报告。事与愿违，引出了和他的设想相反的结果：从此，张学良在其顾问端纳的帮助下决心戒毒。每天，端纳陪伴张学良散步、骑马、打猎、钓鱼、游泳、打网球和高尔夫球，尽力引导张学良转向别的嗜好。就在张学良戒毒大有成效的时候，端纳也终于促成了张学良易帜的决心。

日本政府为了改变张学良易帜的决心，堪称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派特使林权助赶来声明：“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旋即又以命令的口吻对张学良说：

“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勃然变色，厉声问。

张学良忍受不了这种辱吓，他不仅越发地坚定了易帜的决心，而且还以易帜为试金石，检测了所有的文官武将的态度。一天晚上，他和杨宇霆谈起易帜的事情，二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始终把张学良看成一个纨绔子弟的杨宇霆，极度蔑视地说：

“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不是很好吗？”

张学良听后禁不住发出了冷漠的笑声。他猝然收笑，咄咄逼人地质问：“如果是你的那一宝押中了呢？”

这句问话犹如晴天响起的炸雷，惊得杨宇霆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土肥原贤二利用杨宇霆抵制张学良易帜的企图失败了，张学良终于在父亲殉难年的岁末发表了易帜宣言，奉天城头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土肥原贤二为了推进张杨的矛盾，达到渔翁坐收鹬蚌相争之利的目的，又在暗中帮助杨宇霆组建庞大的黑龙江省山林警备队，订购三万支步枪。同时，还雇佣一些

走狗在东北各地张贴攻击张学良的传单……

土肥原贤二这一阴谋又被端纳识破了，他不仅向张学良报告了杨宇霆订购三万支步枪之事，而且还交出了劫获的有关电报和凭证。张学良当即把杨宇霆找来质问，杨宇霆居然坦然地承认其事。

“咱们的兵工厂一不是有的是步枪吗？”

杨宇霆的回答，恐怕是任何人所想象不到的。他傲岸不逊地答说：

“没有人家的好啊！”

张学良听后，轻轻地哼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却证实了端纳所说的这句话：

“杨宇霆不但在利用自己的职权组织自己的武力，而且装备还要胜过东北军。”

令张学良更不堪忍受的是，杨宇霆为其父祝寿，“小河沿（系杨公馆处）车水马龙，盛况更为沈阳向所未有。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系，都有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政界要人亦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方官吏更不消说了。张学良前来，杨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俨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对杨亦恭维备至，谀其为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能容忍？”

土肥原贤二以老师顾问的身份前来祝寿，他看了这一切，禁不住地喜从心来。他格外兴奋地暗自说：

“火候到了，就差一位引火人。”

不久，点燃张杨火进的人来到了奉天，他就是町野武马。为实现日本对满蒙新五路的要求，町野奉田中首相之命特从东京来作交涉。杨宇霆欣然作答：“没关系，一定要建设。”从而促使张杨的矛盾爆发了。关于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的经过，当事人做了如下的记述：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当时表示，目前东北南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故此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则坚主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进晚餐。杨表示临来之际，已告家人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了再来。于是杨、常先后辞去。

他们走后，张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据说张学良在下决心杀杨、常之前，曾踌躇再三而不决，最后在一天夜里，曾用一块“袁大头”占卜。在占卜时，他曾默祷天地神灵显示，假如杨、常可杀，银元的头面向上；假如杨、常不可杀，银元的头面向下。张祷毕，用手将银元扔向空中，很偶然地，扔了三次，银元落地时面都向上。张因此下定决心杀杨、常。

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都带手枪。”一切布置完毕，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

我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故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

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束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之后，异常悲痛地对町野武马说：

“杨宇霆想取代我的位置。所以我的部下把他打死了。”

町野武马很快从震恐中镇定下来，他压抑不住满腔的愤怒，说：

“我看不是要你的位置，而是为了满蒙五条铁路。”

“决不是！”张学良急忙回答。

町野武马赶到杨宇霆的尸体前，恭恭敬敬地行过礼，对张学良说：“我将永远不再和你见面了。”转身拂袖离去。他边走边又想起了朝夕相伴的张作霖，暗自感叹地说：

“张作霖的死，对日本实在可惜。”

杨宇霆的死，对土肥原贤二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近半年以来的工作，全部付之东流。他瞻念前途，象是一片沉沉的黑夜，看不到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点希望。他难以置信地自问：

“我怎么会败在端纳的手下呢？谁能来充任解决满洲问题的工程师呢？……”

一天清晨，未来解决所谓满洲问题的设计师叩开了土肥原贤二的大门。他就是新上任的石原莞尔中佐。

石原莞尔早年为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后入陆军大学深造，因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以足智多谋、聪明能干为人称道。但大多数同僚，尤其是师资中的长辈，因其耿直、刚愎自用而颇为反感。遂被调离帝国陆军大学，出任驻柏林的武官。在德国的3年中，他出色地完成了谍报工作，并详尽地研究了欧洲——尤其是德国历史上军事战略家们的著述，开拓了他的军事战略视野。回国之后，他为同窗好友铃木贞一所赏识，并加入铃木研究会，还被吸收加入了天皇党羽集团。张作霖被炸死以后，他衔天皇之命来到奉天，出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兼负责制订所谓完整的满洲计划。今天，他作为同窗师弟，恭敬地拜会师兄土肥原贤二。但是，出乎这位自命不凡的谋略家所料的是，与这位小字辈的石原莞尔中佐还未加深谈，他便把帝国参谋本部调他回国述职的命令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土肥原贤二看完命令，有些感伤地说：

“看来，我在满洲的未竟事业，只有你来完成了。”

## 第二部 大显身手

### 十一 川岛浪速的野心

土肥原贤二回到日本不久，便就任了新泻县高田步兵第 33 支队长之职。

这时的日本局势，动荡不安，围绕着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事件冲突不已。

“田中首相下了决心，并与宇垣一成决定这样做：

‘以军法会议，严格处分有关者。’

‘依陆军的稳健派，来重建有纪律和秩序的军队’。”

土肥原贤二清楚地知道，如果田中内阁的计谋得逞，他作为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将永远地被从陆军中清除出去，他和他的同僚入侵中国的远大计划将付之东流。因此，他把谋略家的所有解数全都施展出来，和他的朋党八方游说，鼓动陆军中的激进派和朝野反田中的一切势力，群起抨击田中，以推翻田中内阁。有关这段争斗史，日本当代政论家户川猪佐武曾作了如下的记述：

反田中的军部认为：“如果发表了日本的陆军军人暗杀了他国的相当于元首地位的人，将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不能发表。”“如照田中首相的主张付诸军法会议，就得发表其真相。”“为了避免发表这个事件的真相，最好是在国内秘密地将有关者予以行政处分了事。”

但是，奇怪的是，除两三位阁员支持田中的意见外，以政友会首脑为首的大部分阁员，都以“如果处罚军人，在国际上将毁损国军的信用和天皇的威信”为借口，而反对田中的意见。

白川陆相说：“我不以只想处罚陆军的总理和内阁的态度为然。”铃木庄六参谋总长说：“我们应该尽量斯文地处理这件事情。”

尤其是在野的民政党，大肆抨击田中首相和白川陆相，逼迫白川辞职，以达到打倒内阁的目的……

……但将田中首相置于死地的，还是所谓上奏问题。这跟重臣西园寺公望大有关系。发生张作霖事件以后，西园寺曾对田中提出忠告说：“犯人如果是日本军人，一查明就处分，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

……由于这是很难上奏的事情，所以田中非常消极，惟因西园寺催促再三，田中才终于不得不进皇官。可是，田中却只对日皇上奏说：“炸死张作霖事件，陆军似有嫌疑，已经命令陆军大臣进行调查。”

田中于 11 月，再度前往上奏……存心反田中的政友会首脑们，皆以凶猛的眼神，亟亟于批评田中的善后策。……在另一方面，军部也毫无反省，只一心一意，集中全力，以牵制军法会议严重处分有关人员和肃军的主张。其态度，几乎近于横暴……所以，田中终于不得不向军部和政友会屈膝。

结果，土肥原贤二和他的朋党们胜利了，田中内阁辞职。为了平衡国内的政治争斗，并借以对暗杀张作霖作个象征性的赔罪，河本大作被正式剥夺指挥权，并在退伍后的参加第一后备军之前，给他一年时间进行反省。

一天，土肥原忽然收到永田铁山一封密信，要他立刻赶回东京，说是有要事相商。

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五月，土肥原贤二请假回到了东京。翌日清晨，他按照永田铁山通知的地址，独自来到了傍山滨海的兴津渔村。在渔村的背后，有一座不大的——却颇负盛名的小山包。翁郁常青的松树，犹如天然的绿色

华盖，给了这座小山包无限的灵气。每日清晨，很多男女老者在树下入静习练：有的打传之中国的太极拳，有的舞太极剑，还有的在合目做中国的气功……这和宁静的氛围是那样的和谐。土肥原贤二沿着一条林荫小路拾级而上。可能是出于职业的原因吧，他不时地望望山坡树下那些沉浸于大自然中的男女老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潮在撞击着他的心湖。忽然，山顶上传来了单调的木鱼声和诵念声，他禁不住地收住了自己的脚步，心也有些乱了，他下意识地做了两次深呼吸，大有吐尽满腹污秽，纳进清新的空气之感，顿觉舒服多了！他回首山下的海湾蔚蓝一片，通向远方，与天际相衔；他转身眺望富士山的晨景，白纱似的雾气缓缓地飘游着，看不清银白色的锥形山峰。这时，单调的木鱼声和诵念声绕耳不息，似有意撩拨他的情绪，但他却不为所动，目光痴痴地盯住了远方的富士山……

这座小山的顶部是经声不断的寺院，与寺院毗连的是“赏心茶馆”，二者不同的是，寺院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赏心茶馆”藏在似锦的樱花树丛。这个所谓的茶馆，实质上是座妓院，那些娴于茶道的艺伎，就是高等的妓女。今天清晨，永田铁山、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准时叩开了茶馆的大门。永田铁山说道：“今天我是东家，一切都按上等的标准招待。”老板慌忙叫来了最懂规矩、长相又漂亮的姑娘上茶、献艺。他们三人拿着艺伎取笑了一会儿，板垣征四郎提出入席品茶。永田铁山掏出金壳怀表看了看，笑着说：

“还差五分钟，等土肥原君到了，我们一齐入座。”

板垣征四郎走到窗前，一股带有海腥味的空气扑面而来，顿感凉爽宜人。当他再张开大嘴深深地吸了一口，遂又细细地吐出以后，一种还是家乡空气好的情思打心底升起，又随着不愿离去的呼吸飞向了空中。他隔窗向着弯曲的山路俯瞰，发现土肥原贤二木然地伫立在山道中间，凝视远方的富士山，他转过身来，把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叫到窗前，指着驻步凝视的土肥原贤二笑着问：

“我们都猜猜看，他正在想些什么？”

“他面对大和民族的圣山，在忏悔自己在华工作的过失。”东条英机不加思索地说。

“我看……”永田铁山笑着说，“他是在思索自己未来的征程。”

“依我看啊，”板垣征四郎有些憨地说，“他正在考虑帝国派谁去接替他的工作。”

他们三人都没有猜对。土肥原贤二走进茶馆，深沉地答说：

“我当时在想，为了大和民族的圣山，日本帝国的繁荣，必须向满洲、向中国挺进！”

他们三人闻之喟叹不已。旋即这四个战争犯人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围着一张黑漆雕花的长条小桌开始品茶。土肥原贤二虽然远在新泻县操练部队，但他那颗侵略成性的心依然留在满洲，留在中国，无时无刻都在追忆逝去的岁月，关注着新的局势的发展。因此，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永田君，我们今天聚会的宗旨是什么？”

“宗旨嘛……”永田铁山呷了口茶水，“一是私下向你通报有关的情况，再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我们就书归正传吧。”

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相视片刻，都禁不住会意地笑了。

“好！先向你们通报第一项任命，”永田铁山以权威人士的口吻说，“板

垣君，接任河本大作的职务，出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行前想听听你的意见。”

“对！对……”板垣征四郎习惯地举起右手，拍打着土肥原贤二的脊背，“可要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哟。”

板垣出身于官宦世家，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他的家族在南部藩的家臣中居有很高的地位；板垣却为人憨直，连天皇都当面说过他：“你是当今最笨的人！”因此，土肥原感到板垣征四郎实干精神有余，智慧不足，对完成他构想中的满洲宏图，是难以胜任的。他侧首看了看外貌象一头海豹，在光润的圆脸庞上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的板垣征四郎，只是笑着点了点头，没有说些什么。

永田铁山不愧为“三羽鸟”中的老大，一眼就识破了土肥原贤二的忧虑，忙笑着说：

“土肥原君，关东军司令部中还有一位石原莞尔中佐，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知道！”土肥原贤二脸上的疑云散了，“永田君，你了解这位石原莞尔中佐吧？”

“十分了解！”永田铁山郑重地说，“他赴满洲供职，和我还有一点关系呢。”

接着，永田铁山饶有兴趣地介绍起了石原莞尔中佐。他称石原为陆军中最有创建的少壮派战略家；同僚们视他为日本的军事天才，并在陆军中赢得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名声。

“不过，这家伙的嘴太尖刻，给他所有的上司都起了诨号。”东条英机开玩笑地说，“土肥原君，当心他也给你起一个。”

“这我倒不怕。”土肥原贤二有意地问，“东条君，他给你起了个什么诨号啊？”

“他呀……”东条英机到了嘴边的话，又有些难为情地咽了回去。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板垣征四郎起哄似地说，“他称东条君为亲爱的傻瓜。”

茶室内不约而同地响起了一阵笑声。

土肥原贤二非常敬佩永田铁山的荐人之道：石原莞尔是一位才子派的战略家，板垣征四郎是一位坚韧不拔的实干家，二人共谋于满洲大业，堪为相得益彰。当即，他说了这样一句富有预见的话：

“板垣的实力和石原之周密计划的结合，必将弥补我和河本大作在满洲的过失。”

板垣征四郎从这句话中感到了压力，他又习惯地举起了右手，用力地击了土肥原贤二的后背一下，就象是宣誓那样，声调有些颤抖地说：

“土肥原君，你与河本君导演的满洲事变，为日本在满洲、在中国，乃至在亚洲的活动，揭开了一个精彩的序幕。我要和石原君一道竭尽全力，接着这精彩的序幕干下去。”

土肥原贤二满意地点了点头，但他的脸上并没有欣喜的笑颜。

“我再向诸位通报一个情况，”永田铁山说：“我已经调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

陆军省中最有权有势的机关就数军事课了。永田铁山掌握着这样一个庞大而有权势的军事机关，对少壮派军官的腾达，对“加强天皇陛下对国家的领导地位”，无疑都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为此，他们决定以茶代酒，庆贺



在失意之时飞来的喜讯！

“另外，”永田铁山扫视了一遍大家的表情，“天皇陛下已经默许，东条君将出任步兵第一联队长，然后再转任要职。”

“好！”板垣征四郎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重重地抡了东条英机一拳。

品茶结束了，又上满了一桌上等的酒宴。老板又命四名花枝招展的姑娘走进包间，分别依偎在他们四人的身旁，放荡地敬酒献艺。也可能是春风得意的缘故吧，生活作风向来严肃的永田铁山、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都忍不住地挽着姑娘的腰肢，抚摸着那富有诱惑力的乳峰，尽情地发泻着……

然而，土肥原贤二可没有和姑娘调情的兴味，淡然地陪着就要走马上任的三位好友喝着闷酒。永田铁山发现了土肥原贤二那不协调的神态，大声地说：

“土肥原君！请相信我们的天皇陛下吧，只要支那这盘棋到了关键时刻，就一定会动用你这颗棋子的。”

疯狂的秘密宴席结束了，喝得立身不稳的永田铁山扶着艺妓站起身来，他望着悒悒不快的土肥原贤二，关切地说：

“土肥原君，去我家休息吧？”

“谢谢你的好意，我想去看看那位孤独的老人。”土肥原贤二低沉地说。

翌立清晨，土肥原贤二离开东京，独自乘车驶往信州松本。

在松本浅间的温泉区“茑子汤”，有一所府邸，环境幽雅、宁静，对着甬路的是三开间的正房，里面住着一位老人，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深邃的双眼，浓眉，漆黑的美髯，瘦削的身躯，身着和服，耳聪目明，他就是日本黑龙会的重要首领，被称作日本间谍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双手却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川岛浪速，时年65岁。川岛浪速的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皇室的古董和字画。随着日月的流逝，这些珍奇的文物对他已失去了吸引力，也激不起他对往昔峥嵘岁月的回忆。至今，他念念不忘的是吟唱那首他所喜欢的歌曲，而看不厌的是摆在桌上镶在镜框中的两幅变了色的照片。只有这些，还能引起他对曾经为之奋斗、然而留下的却是无比惆怅的日子的追思！现在，他又在一个人五音不全地吟唱了：

萤火虫，过来吧，

这里有你的水喝呀！

那边的水苦；

这边的水可甜啦！

来吧，快往这边飞，

到甜水这边来吧！这是一首日本儿歌，名叫《萤火虫之歌》。他在川岛浪速的谋略生涯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川岛浪速吟唱着，身不由己地走到桌前，象往日那样，把目光投向了摆在桌上的一张变了颜色的照片。他激动地老泪纵横，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肃亲王盟兄！……”这张相片上的人，就是清末有名的肃亲王善耆。

川岛浪速想起自己钻研汉字的青年时代，古老的北京被义和拳勇所占领，日本先遣队司令福岛少将指名要他作翻译，随军打进了北京。他出于谋略家的远见，反对八国联军用炮火洗劫富丽壮观的故宫，只身来到神武门前，用他那流利的汉语说服了守兵，顺利地打开了东华门，紫禁城幸免于毁，自诩为“宫内众人皆称慈父”。这时，随慈禧护驾去西安的肃亲王善耆受命回到北京，亲自走仿了住在东四三条日军宿舍的川岛浪速，奴颜卑膝地说了下

边这段话：“国家遭此灾难，纯系自作自受。但此次打击亦可算为吾人敲起绝好之警钟，促使吾人觉醒……因此，想到将来日本定可成为同我国协力……维持东亚大局之国家，今日我之得与日本朋友结为深交，远胜于本人一座私宅之损失。”

从此，川岛浪速和肃亲王结为莫逆之交。

不久，川岛浪速协助肃亲王创设了北京警务学堂，并就任总监，借此良机，培训了一批亲日的鹰犬。赛大侠就曾是其中一员。八国联军撤退后，洋务重臣李鸿章留用川岛浪速，以“授予浪速以‘客卿’二品的待遇，并委任以掌罚、经费等一切权力，以便使其得以指挥监督官吏，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川岛得以长期留在中国。同时，他又为清王朝的王子和王女们各创建一所学校，在清王朝的大家族中培养了亲日的接班人。明治三十九年，肃亲王提议：“你我理想抱负既然如此完全一致，在国与国提携之前，应先有人与人的提携，应效‘愿自隗始与你我是否可结为手足之义？”二人果真换帖，结为金兰之好。

川岛浪速从历史的幻梦中醒来，他取出一方丝手帕，轻轻地擦去挂在两腮的冰凉的泪花，把视线又移到了那张与肃亲王相片并列的相片上。这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女，她就是名噪一时的川岛芳子。

川岛浪速望着芳子的照片，又想起了当年肃亲王说的一段话：“我已没有东西用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了，我有儿女，你可以随便挑选，作个纪念吧！”川岛浪速很喜欢十四格格显玛，收作义女，又仿照其兄金壁东（显奎）的名字——为东方一壁垒之意，给义女十四格格起名为金壁辉。带回日本后，才正式给她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有顷，他神情有些恍惚，被川岛芳子的妖颜所震慑，他蓦地伸出双手，抱着川岛芳子的相片疯狂地亲吻起来。在这一刹那，他似乎又体验到了初次强奸川岛芳子的味道……

这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六日。当时川岛芳子十七岁，川岛浪速五十九岁。不仅如此，他还想把“义女”纳为妾，并对肃亲王的大公子宪立公开地说：

“你父亲肃亲王是仁者，我是勇者，只为仁者，难得天下，光做勇者，亦将失败。我想，如将仁者与勇者的血结合在一起，所生下的孩子，必然是智仁勇兼备。你一定会赞成这样的做法吧！”

宪立不敢当面反对，只好在背后大骂，“川岛浪速不是人，是衣冠禽兽！”

川岛芳子受不了川岛浪速的纠缠，曾用手枪自杀，子弹穿过胸部，钻进左肩胛骨后侧，没有毙命。从此，起死回生的川岛芳子离开了川岛浪速，按照他的指示潜回中国，投入了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怀抱，算是对川岛浪速的一种报复！同时，她也在变换男人的怀抱中，干下了一桩又一桩的卖国罪行……

突然，佣人谦卑的呼唤惊醒了川岛浪速的回忆，并报告了土肥原贤二求见的消息。他说了一句“有请！”遂放下了川岛芳子的相片。

土肥原贤二走进了宽敞的庭院，一缕嘶哑的哼唱《萤火虫之歌》的声音由正房中飞来。他清楚这支日本的儿歌，是川岛浪速早年组织的“满蒙游击队”的联络信号，并在他一生所策划的两次所谓满蒙独立中起了起码代号的作用。至于歌中所唱的“这边的水可甜啦”，他清楚这是在号召有更多的满蒙独立分子到日本这边来。他有些沉重地走进客室，看见川岛浪速正襟危坐在榻榻米上，再定睛一看，发现这位垂危之年的前辈脸上，依稀辨出他往昔的侵华岁月。他肃然起敬地说道：

“川岛老，您又在回想那逝去的戎马岁月了吧！”

川岛浪速惨然地一笑，似乎是在说，“一切都俱往矣了！”他早年就曾听自己的密友——黑龙会的领袖头山满夸奖土肥原贤二：“是年轻的黑龙会会员中最亮的一颗明星”；他也曾听已经退役的坂西利八郎中将说：“土肥原贤二是当代日本最有创建的谋略家。”当他再想到自己刺杀张作霖失败的往事后，又称道地说：

“你们干得不错！比我们这一代人强，终于把胡帅张作霖干掉了！”

对此赞誉，土肥原贤二做了最为虔诚的忏悔。一句话，他没有把皇姑屯事件作为导火索，从而在满洲引起遍地的战争，一举解决所谓的满洲问题；相反，却导致了张学良的易帜，把历来亲日的奉系军阀推到蒋介石的怀里，逐渐变为英美在华的代理人。

然而，川岛浪速却不这样看，他从物极必反的哲理出发，认为满洲排日势力越大，日本军政两界越容易统一对华的步调，悬而未决的所谓满洲问题，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因此，他深沉地说：

“当年，我搞的那两次满蒙独立运动，被当时的内阁所扼杀；你们搞的这次皇姑屯事变自生自灭，不了了之，其原因都是一个：张氏父子在日本人的眼里都是亲日的啊！”

土肥原贤二折服于川岛浪速的见解。接着，又谦恭地讨教他对满洲问题的意见。川岛浪速无限感慨地长叹了一口气，伤感地说：

“事过境迁，我过去所熟悉的那一套，恐怕早就过时了。”

“不！不……”土肥原贤二忙说，“川岛老，您的理论实质并没有过时啊！”

川岛浪速的一切着眼点是中国的“满洲”。他认为“一旦满洲落到俄国人的手里，就等于让俄国扼住清朝和朝鲜的咽喉……东洋存亡的关键地区，全在于满洲。”于是，他当年曾为自己绘出一幅奋斗的蓝图：首先潜入满洲，“哪管养羊也好，养猪也好，联合土匪，然后合并蒙古的东部，建成一个独立王国。”他还进一步地想到；将来日本一旦有了实力，“就会同满洲携起手来共同对抗俄国……果如斯，中国既可得救，保全东亚大局之道亦舍此而无他。”想到此，他不无自我解嘲地说道：

“那时，我曾夸下海口：要把大地当作我家炕席，要把蓝天当作我家顶棚，去到满洲大显身手。结果呢，一事无成，回到自己的故乡捱度风烛残年。”

川岛浪速慢慢地低下了头，再次陷入了沉痛的思索中。土肥原贤二为了不搅乱对方的心绪，默默地等待着。突然，川岛浪速昂起头，大声地唱起了《萤火虫之歌》，接着，又激动地述说他的门徒遍迹满蒙，而且全都经历过吟唱《萤火虫之歌》的仪式。无论在什么场合下，一个成员要向自己的人证实其身分，就得吟唱或者背诵这首歌词。他稍经沉吟，陡然抓住土肥原贤二的手，近似歇斯底里地说：

“你高唱这首《萤火虫之歌》吧！我在满洲的门徒都会跟着你去卖命的”

“谢谢！谢谢……”土肥原贤二格外激动地连声说着。川岛浪速猝然转过身去，双手拿过镶有川岛芳子相片的镜框，送到土肥原贤二的面前，浑身激动得都颤抖了，说：“她也可以交给你，我相信，她在你的领导下，一定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的！”土肥原贤二双手接过镜框，仔细地端详了片刻，感激地点了点头。但是，当他想到自己被罚而留在国内的处境，又不无伤感地说：“谢谢您的信任和重托，可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满洲啊！”川岛浪

速不容置疑地断言：“今天，是你养性之时；明天，你就会重返满洲！”……

## 十二“山西王”阎锡山夜访师兄

土肥原贤二于1930年8月返回了他时时关注的中国。但是，他不是回到奉天为鲸吞满洲出谋划策，而是只身来到了天津，出任特务机关长之职，以应付突变的中国政治局势。

蒋介石踏着中国人民的尸体，爬上最高主宰者的宝座后，对南北的大小军阀恩威并举，号令全国，结果把自己摆到了对立面。南北军阀为了自身的利益，均释前仇，携手对蒋，很快就在江南爆发了蒋桂战争。正当长江战事成胶着状态之时，桂系将领李明瑞被蒋介石收买，突然倒戈，桂系一败涂地。这时，在泰山观虎斗的冯玉祥急忙下山西归，不料部属将领韩复榘、石友三被蒋介石收买，倒戈投蒋，冯玉祥气得“日夜哭泣，咒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遂种下了倒蒋复仇的种子。冯玉祥被阎锡山囚禁在五台山建安村时，阎锡山又被蒋介石逼得无路可走，便和冯玉祥在建安村抱头痛哭，歃血为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由此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

对此，蒋介石利用职权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对阎锡山作出了“立即设法制裁”的决议。同时他又故技重演，命亲信吴稚晖致电冯玉祥，劝冯“屏弃于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并谓如此做去，将来“成功必在禹下”云云。复仇在心的冯玉祥将军不上圈套，并以游戏笔墨回敬了蒋介石一信。

阎、冯经过四面奔走、八方串连，遂于3月15日由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等57人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通电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同时，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攻向湘鄂；冯玉祥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向河南进攻；阎锡山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所部进攻山东，由此全面爆发了蒋冯阎大战。

土肥原贤二衔命赴任之后，便召来了时为驻华武官的铃木贞一。二人经过详尽分析，认为激战犹酣的中原大战的实质是：以北洋系的旧军阀为一方，反对英美扶植起来的新军阀蒋介石。如果能把北洋系的旧军阀完全变成日本利益的代言人，与英美争夺在华的势力，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事。野心勃勃的土肥原贤二命名这次行动计划为：“北洋派大同盟”。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谁出任“北洋派大同盟”的盟主呢？阎锡山资历太浅，难孚众望；冯玉祥在他的眼中系一介武夫，并有着亲苏的倾向，不符合日本帝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几经思考，遂想到了刚刚由大连返津的北洋元老段祺瑞，以及蛰居蜀国作大帅的吴佩孚。这样，土肥原贤二的所谓“北洋派大同盟”的构想完成了。

土肥原贤二在游说北洋元老段祺瑞期间，寓居在津的宪飞向他建议：“吴大帅远在蜀国，是否在段吴合作之前，把宣统皇帝的招牌挂起来。如果段愿与皇帝合作，号召力将是很大的。”土肥原贤二接受了宪飞的建议，遂把工作重点转到“段溥”合作上来。

土肥原贤二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沟通了段祺瑞和溥仪的关系，二人同意会晤。但出他意料的是，溥仪摆皇帝的架子，不肯到段的住宅光顾；而段祺瑞亦以北洋元老自居，不愿往溥仪的静园朝圣，只好相约在载沣亲王家中晤面。相谈数语，话不投机，草草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会见。

段溥合作失败以后，土肥原贤二又把谋略中心转为段吴合作。正当他和吴大帅昔日的谋士，今日寓居津门的失意政客白坚武会商迎吴佩孚出川北来之时，中原大战的态势急转直下。时年9月，张学良应蒋介石之请派兵入关，加之西北军反叛将军石友三釜底抽薪，放弃阵地，从前线撤兵，并致电张学良：“服从东北，愿效前驱。”至此，阎冯大军腹背受敌，大败于中原。刚刚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的阎锡山通电下野，蒋冯阎大战就此结束。

骤变的政治风云，打乱了土肥原贤二筹建“北洋派大同盟”的构想。同时，他清楚地知道，张学良出兵之举是端纳作祟的结果。因此，他越发地记恨这位老对手了！

初冬的一个夜晚，华灯初上，室内只有土肥原贤二和宪飞，相对无言，喝着闷酒。这时，一位侍从走进来，双手呈上名片，说：

“报告机关长！有位商人求见。”

土肥原贤二毫无表情地接过名片，俯首一看，为之一惊，匆忙取出手帕擦了擦眼，把名片放在灯光下再看，陡然放声大笑。

“是刚刚卸任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大元帅’阎百川师弟到了！哈哈……”

宪飞闻之愕然。首先，他不相信通电下野的阎锡山前来叩门；其次，他不明白土肥原贤二为何称阎锡山为师弟，故小声请教。土肥原贤二收好名片，笑着说：

“我和百川是同窗共读的师兄弟，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

“这样说来，”宪飞仍然疑惑地说，“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二人心照不宣地大声笑了起来。稍顷，土肥原贤二蓦地转过身，看见那位侍从垂首而立，在等待着吩咐。他侧身看了看宪飞，“请你先回避一下，我应该去迎接师弟百川了。”

土肥原贤二的确和阎锡山在一所学校共读过，但并非是同窗一室的学友。1904年夏，土肥原贤二和永田铁山、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就要在帝国士官学校毕业了，阎锡山东渡日本，考进了士官学校，曾和这些初出茅庐的士官生交友。用当事人的话说：“阎锡山在日本时，即对这些人逢迎备至，极力巴结，尤其和土肥原贤二过从甚密。”

同时，国内有人曾撰文说：“那时，冈村给他当过队长，板垣给他当过教官，土肥原和他是同学，并且在联队实习时是同棚。”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这时的土肥原贤二已经毕业，为陆士第十六期生，并于同年十一月被任命为步兵少尉，供职于高崎步兵第十五联队。所谓“在联队实习时是同棚”一事，那是阎锡山学习期间来第十五联队见习，土肥原贤二以主人的身分请阎同住一棚，向阎锡山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当然，阎锡山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辜负这些日本“师兄”的期望，当他登上山西的政治舞台以后，“一切军政设施，便多仿照日本，当时人们即以‘小东洋’一语讽刺之。”

土肥原贤二受命出任板西机关的辅佐官以后，获悉阎锡山和日本驻北京的大仓洋行有关系。该洋行名义上是做买卖，实际上则是日本军阀、财团和中国的亲日军阀、政客等互相勾结的一个特务机关。土肥原贤二通过大仓洋行经理、日本浪人林龟喜和阎锡山接上了头，经常在北京北池子一所豪华大公馆里鬼混。正当阎锡山“在山西明目张胆地推行日本军国主义那一套办法来统治山西，并大肆宣传所谓‘模范省’的政策”的时候，“土肥原贤二也

先后来山西和阎锡山讲‘亲善’，阎待以上宾之礼，并以丰盛的酒席饷之。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期，长于测图，但当他向阎提出要在山西各地旅行时，阎锡山竟慨然应许。于是土肥原便趁机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侦察，尤其把雁门关一带当作重点，对桑干河极为注意；并选择了重武器通过的地点，为尔后侵略中国提供军事资料。这种情况，阎锡山不但不加以阻止，反而借此通过土肥原和日寇建立了更进一步的‘亲善’关系。”

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之后，土肥原贤二自视在华北用武的时机已到，遂请纓来华，就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但他万万不曾想到阎锡山会如此快地失败下野，更不曾想到在自己的官邸会见这位商人扮相的失意师弟。他边出门迎候阎锡山边狐意不解地自问：

“阎百川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呢？”

阎冯携手倒蒋失败以后，阎锡山被迫下野，表面上通电声称赴苏联和欧洲旅行，但暗中却打定主意来津门拜会师兄土肥原贤二，依附日本，伺机东山再起，以报张学良出兵援蒋之仇。“他临行时，化装成商人模样，由张培梅等伴随，从五台河边村乘汽车到大同转乘平绥路三等车于十一月三十日到达天津，住日租界来熙旅馆。”翌日，“即令他的北平行营办公处处长梁巨川把在晋、冀、察、绥、平、津等地搜刮下的现金三千五百余万元提出归为私有；并叫他的叔岳徐一清和山西票老手王子寿在天津开设“钱庄，名为“亨记银号”。爱钱惜命的阎锡山办完这件大事之后，依然是商人装束，神不知鬼不觉地造访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对自己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想听听日本的师兄土肥原贤二的高见。他们二人相见别有一番情趣：阎锡山羞愧难当，不是长吁短叹，就是痛骂半路倒戈的张学良；土肥原贤二搜索枯肠，用尽了汉语中宽慰失意者的词句，使阎锡山能得到所需的温暖。酒过三巡之后，阎锡山大为感动地说：

“患难见真心，失意看朋友，师兄，您就是我的患难之友啊！……”

“谁让您我是师兄师弟呢！”土肥原贤二轻轻地拍了拍阎锡山的肩膀，“百川，不要这样愁眉苦脸的，要打起精神来！”

“咳！这个跟头栽大了，我真是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了。”

“不要这样嘛，”土肥原贤二俨然以师兄的口吻说道，“中国有句名言：大丈夫能屈能伸。况且这次中原大战的失败，还孕育着更大的成功因素嘛！”

阎锡山闻之一振，蓦地抬起头来，“什么？这次中原大战的失败，还孕育着更大的成功因素？”

土肥原贤二点了点头。

“师兄！”阎锡山急切地说：“我怎么看不到这成功因素呢？”

“那是因为您没从失败的苦闷中解脱出来的缘故！”土肥原贤二沉吟了片刻，“旁观者清嘛，您纵观一下中国的全局，就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来。”

“算啦！算啦！……”阎锡山不想继续这近似参禅的说教，“师兄，您就直说吧！”

土肥原贤二深沉地点了点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首先，他分析了全中国的动乱态势，着重他讲讲红军借新旧军阀开战之际，在江南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已经形成了威胁蒋氏政权的武装力量。刚刚结束中原大战的蒋介石，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被迫挥师南下，加派重兵10万，对共产党的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以确保自己的后院不被赤

化。说到此时，土肥原贤二猝然中断了自己的演说，以先生询问学生的口吻说：

“百川，蒋介石还有精力旁顾烽火未熄的北国吗？”

阎锡山微微地摇了摇头。

“少帅张学良能统霸中原，变成长城内外的蒋介石吗？”

阎锡山又微微地摇了摇头。

“入关的东北军，比您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多吗？”

“差远啦！”阎锡山轻蔑地哼了一声，“要不是蒋介石作他的后台老板，美国人为他撑腰，我手下的晋军就能把他赶回奉天去。”

“既然是这样，您和冯玉祥将军正应该秣马厉兵，只要时机一到……”

“咳！师兄啊……”阎锡山又悲愤地长叹了一口气，“我想知道的，就是还有没有这样的时机哟！”

“当然有了！”

“见微知著，您就快给我讲讲这时机吧！”

土肥原贤二又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现状，汪精卫、胡汉民这样一批党国元老，和蒋介石有权力之争。在此暗暗争斗的时刻，被蒋介石击败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自然倾向粤系，一旦蒋汪反目，桂系必然会站在粤系一边，以报蒋桂战争失利之仇。说到此处，土肥原贤二又有意地停顿了一下，用眼扫了一下微露笑颜的阎锡山，引而不发地说：

“百川，到那时候嘛，您应该怎么行动呢？”

“我立即返晋，统帅晋军，向蒋介石宣战，以报中原大战失利之仇！”

“不对！”土肥原贤二顿然变色，近似命令地说，“您应当向张学良宣战！”

“什么？向张学良宣战……”

“对！”土肥原贤二猝然站起，“只要这样的局面一出现，您就要果断地出兵，击败京津一带的东北军，取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而代之！”

啊！阎锡山悒郁的心胸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似乎华北王的桂冠已朝他的头顶上飞来。然而他毕竟是从政多年、历经坎坷之人了，这沸腾的热血未待在胸中翻滚，又自动地降温、平息下来。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他不仅分析了击败张学良所需的兵力，而且还想到了有哪些对手和他争华北王的桂冠……当他想到冯玉祥兵败出塞，依靠苏联的援助而东山再起的历史时，又把视线投向土肥原贤二，小声地问：

“师兄，贵国支持我这样干吗？”

“当然支持喽，不过嘛……”土肥原贤二突然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阎锡山是位以山西为中心的土皇帝。但是他在纷乱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却从不转向，对各家各派所追求的最终目的看得十分清楚。他为了能从中原大战失败中站起来，并取代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便顺水推舟地说：

“师兄有难言之语，这我是清楚的，不就是贵国在关外的利益吗？好说！好说……”

既然阎锡山带头戳破了这层窗户纸，土肥原贤二便严肃地提出了条件。他们二人经过多次晤谈，商订了三条密约：一，阎锡山赞助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二，日本关东军支持阎锡山将来担任华北首领；三，将来，日本关东军设法护送阎锡山返回山西，筹备一切。

阎锡山和土肥原贤二商妥之后，由“亨记银号”提走现洋500万元，于

12月22日黎明，乘日本轮船武昌丸前往大连。

中国新旧军阀混战的局面稍稍平息了数月，局势果然朝着土肥原贤二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了！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第一次军事围剿失败之后，与国民党元老派的矛盾日趋尖锐，并于1931年3月3日突然宣布扣留胡汉民。然而蒋介石料所未及的是，扣留胡汉民的行为，引起的反应非常强烈。在观望中的大小军阀伺机活动起来。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组成了以汪精卫、唐绍仪、李宗仁等15人为委员的国民政府，通电南京，限蒋介石在48小时内辞职。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在华北一带积极活动。他派出白坚武四处游说，电请吴佩孚出川，就任“北洋派大同盟”的盟主；又和阎锡山暗中勾结，利用矛盾，共同策动石友三叛离张学良，韩复榘和蒋介石反目，共同组成军事联盟，为了和英美争夺上海的地盘，他亲赴上海重新组建谋略班子，并将得意的助手田中隆吉派去坐阵。

总之，一场更大的军阀混战，就要在中国南北的大地上展开了！

时令刚刚进入夏季，天津卫的气温就相当的高了。土肥原贤二伫立在桌前，分析着由各地发来的密电，不时地用红蓝铅笔在自己绘制的密图上圈圈点点。

太阳就要转到正南方，屋门轻轻地被打开了，土肥原贤二以为是侍从叫他用午饭，连头也没抬，很不高兴地说：

“推迟一下开午饭，我要继续工作。”

“机关长，不是开午饭，是有贵客来了。”侍从怯生生地说。

土肥原贤二闻声一怔，丢下手中的红蓝铅笔，转过身来，向屋门一看，他惊呆了，原来是早已就任驻华武官的铃木贞一站在了门口，很是斯文地摇着纸扇，望着他微然作笑地点着头。他惊喜地说：“你这位不速之客来得正是时候！”又异常激动地伸展开双臂，扑上前去拥抱铃木贞一。

铃木贞一啪的一声收好纸扇，慌忙闪身躲过，指着淋淋汗水的土肥原贤二幽默地说：

“机关长大人，我可不愿意用你的汗水，来洗我这件丝绸上衣。”

土肥原贤二嘿嘿一笑，转身对待从说：“贵客到了，请多准备几道菜。”

侍从应声退下，土肥原贤二开玩笑地说：

“铃木君，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开门见山地说吧，你这位武官大人有何赐教？”

“我是来请教的。”铃木贞一摇着纸扇，“我近期就要回国述职，帝国参谋本部要我行前来津会你，询问华北一带的局势，尤其关心‘北洋派大同盟’进展的情况。”

“请看吧，”土肥原贤二走到桌前，拿起一封封密电，指着他自己绘制的密图，说，“这是来自石友三身边的报告，广州的国民政府已派李汉魂到顺德（即邢台），许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联合反蒋。并商定挥兵南下之前，先行出师北指，会同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围剿张学良入关的东北军。”

铃木贞一听了，又仔细地看了这一封封密电，沉思一会儿，蹙着眉头问：

“仅仅是一种设想？还是已经形成了讨伐张学良的盟约？”

“当然是盟约！”土肥原贤二拿起红蓝铅笔，指着绘制的密图，“请看，这是双方的态势图。石友三部从顺德，韩复榘部从山东，分路北上进攻



张学良；山西的军队和驻山西境内的宋哲元部东出石家庄策应；待到张学良率部溃败回关的时候，关东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断其后路，结果嘛……”

铃木贞一缄默不语，他背剪着双手，缓缓地踱着步子，在思考土肥原贤二绘制的这幅美好的蓝图，有几分实现的可能性。他停下脚步，商议地问：

“对此庞大的计划，你有多大的把握？”

土肥原贤二没有直接回答，他突然变得沉静了，也以反问的口气说：

“这要看其他的条件成熟到何种程度。”

“反蒋同盟一方的条件成熟了吗？”

“他们不配用成熟二字，因为他们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实用主义者。”

“促使他们共同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是战必胜，胜后能捞到更多的油水；再就是我们日本帝国的实力。

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保证他们必胜。”

“如果关东军不能挥师入关呢？”

“那预计的胜利就非常渺茫了。”土肥原贤二清楚铃木贞一的话语，“铃木君，他们是不是在满洲就要动手了？”

铃木贞一深沉地点了点头。

“那我在华北的工作就有落空的危险。”土肥原贤二长叹了一口气。

“土肥原君，”铃木贞一望着怅然的同僚，“我个人认为，华北、乃至整个中国，还没有进入你所预言的轨道，因为帝国政府还没有贸然和英美对抗、出兵占领中国的决心。满洲嘛，有一支‘下克上’的关东军，如计划周密，还可能完成你与河本君的未竟大业。”

“那就有赖于板垣君和石原君的努力了。”

“不！还应当加上你。”

“我？”

“对！没有你的参加，他们的文章会中途辍笔的。”铃木贞一望着土肥原贤二，“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同意，我回国后将和永田君等人协议，尽快调你去奉天供职。”

土肥原贤二缓缓地把视线从远方收回，望着桌面上那一封封密电和亲自绘制的密图，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打心底生起。

“土肥原君，你的工作不会白做的。”铃木贞一说，“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待我们把满洲吃下以后，再把华北这锅夹生饭煮熟，吃下去，不更有把握吗？”

“不要再说了！”土肥原贤二完全从感情的漩涡中跳出来，“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铃木贞一回国不久，石友三于7月18日在顺德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通电反蒋讨张，亲率6万多兵马浩荡北指，与奉军的于学忠部激战在华北疆场。这时，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收买了宋哲元，一旦晋军出兵河北，他便趁机夺取山西政权。因此，阎锡山司令部属按兵不动。山东的韩复榘一看形势有变，遂毁约观望不前。加之商震部受蒋介石之命东出娘子关，刘峙率兵北上，致使石友三部腹背受敌，在东北军和蒋军的夹击之下，不到半个月，6万余人马全部覆灭。石友三率少数亲信逃往德州后，留居在韩复榘的省府内。阎锡山惟恐山西地盘易手，在关东军的帮助下，于8月5日乘飞机回到大同。至此，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全部结束。

就在这时，日本参谋本部发来了紧急命令：“调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

特务机关长，限刻日复职。”土肥原怀着依依痛楚的心情，于8月17日搭乘东去的客车，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大地，禁不住地自问：

“华北这场恶战结束了，满洲这场即起的大战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 十三 土肥原只身闯要塞

8月18日清晨5点钟，东方已经破晓。沈阳火车站上驶来一辆军用轿车，“吱”的一声，停在一等车厢停靠的站台上。前车门打开了，走下来的司机，是一位肩扛少佐军阶的日本军官，他名叫花谷正，是奉天特务机关的参谋，也是即将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参与者。花谷正打开轿车后门，先走出一位肩扛中佐军阶的军官，接着又走出一位肩扛大佐军阶的军官，凭借站台上那昏暗的灯光，依稀辨出前者是石原莞尔，后者是板垣征四郎。他们三人在站台上缓缓地踱着步子，谁也不和谁说一句话，然而他们想的却是一件事情：两年前，也是在这个车站上，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若无其事地站在欢迎的人群中，看着由北平开来的客车，演出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今天欢迎的人变了，可是就要上演的戏，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清脆的汽笛声，把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从沉思中惊醒，他们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一列客车从晨曦中缓缓驶来，渐渐地停在了站台下边。有顷，身着西装的土肥原贤二提着一只公文皮包，走出一等车厢的门口，花谷正匆忙迎上前去，行了个军礼，双手接过了皮包；板垣征四郎展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土肥原贤二那矮小的身躯，石原莞尔是个才子派的军官，但他的性格中包涵着歇斯底里的因素，他向前跨上一步，双手抱住了土肥原贤二，可能是用力过猛吧，压迫得土肥原贤二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土肥原理智地说：

“上车吧，到机关再详谈。”

奉天特务机关的大楼，是一所两层的钢骨水泥建筑物。土肥原贤二在机关长的宝座上就座，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一边吃着丰盛的早点，一边倾听他们三人介绍情况。当然，主讲人是制订“九·一八”事变计划的石原莞尔。

首先，石原莞尔把自己写的一部呈送天皇的复印件——“满蒙问题私见”交给土肥原贤二审阅。接着，他又明确地指出：解决满蒙问题的惟一方案，是把它作为日本帝国的领土；宣传的宗旨是打败腐败的中国军阀，日本占领满洲是正义的；至于解决的时机，应该是陆军采取主动——制造机会，关东军则乘机发动。而陆军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准解决方案，决定战争计划，组织核心力量。

接着，石原莞尔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满蒙在全球战略中的价值。他认为由于欧洲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形成了超级大国统霸世界的局面，而未来统治的格局和中心，将由代表西方利益的美国，与代表东洋利益的日本之间的争霸战而决定。即日本必须把迅速取得作为东洋选手的资格定为国策的根本要点。换言之，为了打破现时不景气的局面，获得东洋霸主地位，必须尽快把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所需要的地方。而第一步就是攻占满蒙。另外，就地缘政治而言，满蒙还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那就是扼制俄国的赤化东泛。同时，他还激动地指出：呼伦贝尔和兴安岭一带，在军事上有着特别重要的位置，如果把北满置于日本的势力之下，则必然会遏制俄国的东进，从而使日本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样，日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向中国本部——乃至向印支半岛和南洋等地发展。最后，石原莞尔用手帕擦了擦嘴

角两边的白沫，勿容置辩地说道：

“我同意这样的提法，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能否取得满蒙，关系到帝国的生存和发展。”

土肥原贤二非常赞赏石原莞尔这番宏论。但是，他作为谋略家清楚地知道，要付之实施，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条件。他沉吟片时，严肃地问：

“国内的反应怎样？陆军中又是怎样看待满蒙问题的？”

板垣征四郎一拍大腿，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没问题！不久前，我和石原君奉命回国，经过对各方人士的刺探，结果是：万事俱备，就差我们动手干了。”

“噢，那就详细地对我说说吧。”土肥原贤二急切地想了解情况。

首先，板垣征四郎神秘地说出，石原莞尔的“满蒙问题私见”，天皇已经审阅，并批示作为“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档备案。接着，他又详述了选取执行满蒙计划最高司令官本庄繁中中将的经过：

本庄繁早年是天正天皇的宠臣。不久前，还曾任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对满洲问题堪称了如指掌。由于他的相貌酷似蒋介石，不得不蓄髯以掩饰尊容。是年7月中旬，他作为师团长正在指挥第十师团进行战略演习，在和宇垣大将的交谈中获悉：为从速解决满洲问题，天皇有意调本庄繁接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此深感荣幸，当即表示从命。两天后，裕仁天皇在本庄繁的调令文件上盖上了他的大印。行将接任陆军部中国课课长的铃木贞一时在裕仁的身边，匆忙赶到本庄繁的司令部中，非正式地把天皇这一重大信任通知了他本人。说到这里，板垣征四郎突然话锋一转：

“土肥原君，天皇批准你为陆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也是这位铃木提前告诉本庄繁将军的。据说，在你的任命问题上，他是起了作用的。”

对此，土肥原贤二的心中是有数的，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旋即，板垣征四郎详细地报告了陆军中头面人物的态度：新调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由于曾参与炸死张作霖，他完全赞成；陆军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苏俄班长桥本五郎中佐等三人可以无条件地信赖。说到这里，板垣征四郎会意地一笑，心照不宣地说道：

“此次回国，我还见到了永田君和东条君，他们的态度嘛，你是清楚的。”

土肥原贤二和本庄繁中将是老相识了，远在1913年就曾在坂西机关共过事，对他在此时此刻出任关东军司令是满意的。然而，他清楚此次解决满洲问题，主要是靠武力。遂问：

“据我所掌握的情报，留在满洲的奉军还有近30万人马，不知我们的关东军……”

“这是我方在满洲的兵力部署图，请您过目。”花谷正边说边送上一份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抄件。

土肥原贤二是位制作军事地图的专家。很快，他就从这幅眼花缭乱的地图中看清了关东军在满洲的分布情况：一为驻屯师团，多门二郎中中将任司令，师团司令部设在辽阳，下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其中一个旅团司令部驻柳树屯，所属两个联队，分驻柳树屯、旅顺；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驻铁岭，所属两个联队，分驻辽阳、公主岭；骑兵联队驻公主岭，炮兵联队驻海城。一为联络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辖4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连山关，均由日本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的兵力组成。此外，旅顺还没有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炮，以及属于关东军的

空军和特务机关。土肥原贤二草草计算了一下，关东军正规队为一万零四百人，警察约三千人，总计不过一万四千人。他低沉地说道：

“我们的兵力和奉军之比为二十对一，太悬殊了！”

“这没关系！事件一起，朝鲜驻屯军就开过鸭绿江支援我们。”板垣征四郎信心百倍地说。

“那也不行！加起来，也不到1比10嘛。”土肥原贤二坚定地说。

“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当然不是！”土肥原贤二沉思片刻，看了看板垣征四郎那期待的自光，“你们手中有多余的武器吗？”

“有！装备一个师团绰绰有余。”板垣征四郎答说。

“好！”土肥原贤二胸有成竹地说，“为了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10天之内，我在奉天城内组织一支师团。”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闻听愕然，一齐把惊讶的目光投向了土肥原贤二，似乎都在说：“你别开玩笑！你纵然有撒豆成兵的奇术，10天之内，也变不出一个师团的部队来啊！”

土肥原贤二完全明白同僚心中想些什么，他不慌不忙地说明：日本的退役军人为了谋取生路，有很多人来到了满洲。两年前，他在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期间，曾经私下作过统计，仅奉天城内就不下万余名退役青年。如果借口保护日侨的利益，把这些人武装起来，不就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师团吗？板垣征四郎听罢用力擂了土肥原贤二的后背一拳，大着嗓门说：

“你真是我们的活神仙！言谈之中，又给我送来了一个师团的兵力。”

“这的确是个可行的高明之法！”石原莞尔接着若有所思地自语，“师出有名啊，这个师团叫什么名字呢？”

“我早就想好了，叫在乡军。”土肥原贤二说。

“在乡军”的名字得到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一致的赞成。板垣征四郎乐呵呵地说：

“土肥原君，我们的兵马不少了吧？”

“的确是差不多了！但是……”接着，土肥原贤二说明张学良的奉军素质虽然比较差，可有近30万人马，加之他拥有从法国输入的30架飞机，仍是个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最后，他忧心忡忡地说，“可我们呢，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奉天更没有一门重炮，一旦有事，真是束手无策。”

“哈哈……”板垣征四郎爽朗地笑了，“这次你可没算对，我们在奉天已经有了重炮。”

“何时配备的？”土肥原贤二惊疑地问。

“这就得感谢石原君了！”花谷正有些献媚地说。

奉天城里，的确有了两门9英寸半口径的大炮，但不是明文允许装备的，而是由旅顺偷偷地运到奉天市内，放在日本人居住的大院内，借挖井为名，把四周伪装起来，可是炮口已经瞄准了北大营的奉军。当时有人说，这是战略家石原莞尔想出来的最大胆的一招。

自从裕仁天皇批准了“满蒙问题私见”以后，石原莞尔的耳朵里充满了各种颂扬的赞美声。他的思想深处，本来具有十分浓厚的日莲宗教色彩，可他偏偏要打扮成日本第一军事学家的形象。平时不嫖不赌，连出席应酬的宴会也视作无聊，天天关在屋里作他的所谓满洲问题的学问。因此，他对土肥原贤二如此审视他和板垣征四郎的行动计划是有情绪的。待到花谷正颂扬过

他偷运重炮的业绩以后，他望着依旧沉思不语的土肥原贤二，再也忍不住了，不冷不热地说：

“放心吧！半年以前，我就和板垣君拟好了柳条沟事变的计划。永田君来满洲视察时过目了，他认为此项计划非常周密，吸取了炸死张作霖事件的教训。”

土肥原贤二觉得这番话是那样的刺耳！当他侧目看了看傲岸不逊的石原莞尔，暗自解嘲地说：“已经不是两年前的石原了！出言如此尖刻，再大的天才也会夭折的。”不幸，石原莞尔的命运被土肥原贤二所言中。数年后，他因对帝国对华政策颇多批评而失宠，终以陆军中将军衔退为预备役军官，此乃后话。土肥原贤二不为石原莞尔的傲气所怒，仍然心平气和地说：

“我想看看你们设计的柳条沟计划，可以吗？”

“可以！可以……”板垣征四郎再次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他命令花谷正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份绝密件，双手呈给土肥原贤二，故作憨状地说，“要制造其发动时机并不难，关键是如何处理后事。我想，天皇陛下要你在此时来奉天担任特务机关长，确是知人善任之举。”

土肥原贤二很快审阅完毕，暗自称道：“的确是一份很周详的计划！石原莞尔加板垣征四郎，远远超过了河本大作的才能。”为此，他又深沉地点了点头。

石原莞尔看了土肥原贤二的表情很是得意，他说：

“过去，由于运用浪人和中国的无业游民，因而被人家识破是日本陆军的阴谋。这次事件一发生，就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动军队，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在列国还没出来干涉之前，占领预定的区域。”

土肥原贤二认为石原莞尔的宏论是正确的，但听后总有一种芒刺在背之感。为了压压这位自命不凡的后起之秀的傲气，他问：

“奉天问题解决以后，北满问题怎么办？”

“我们已经作了周详的部署，出兵北指，一举解决整个满洲问题。”石原莞尔盛气凌人地回答。

“满洲问题解决了以后，蒙古问题又该怎么办呢？”土肥原贤二严厉地问。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对视了一下，都微微地摇了摇头。

“蒙古问题不解决，石原君制订的满蒙计划，只等于完成一半！”土肥原贤二注意到石原莞尔微微地低下头，他进而又说，“我们必须一鼓作气地解决满蒙问题。板垣君，派出有关的谍报人员去蒙古了吗？”

“派出了！但中村震太郎大尉不幸落入兴安屯垦区的奉军之手，据悉已经被杀害了。”板垣征四郎愤然地说。

“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员和他们交涉？”土肥原贤二猝然发怒地质问。

“我……正在和奉天有关人员交涉此事。”花谷正有些胆怯地说。

“你为什么呆在奉天交涉此事？”土肥原贤二大声指责花谷正，“你应当借此机会深入到腹地去，在调查中村事件的同时，把该地的军事部署、人情地形全部调查清楚。”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都被土肥原贤二的人神态慑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历经长时间的沉默，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计划：一，为试探帝国政府对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的态度，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助理的身分回国；二，土肥原贤二只身深入科尔沁大草原调查中村事件，借机绘制该

地奉军的军事实力分布密图；三，待土肥原贤二和花谷正返回奉天以后，再最后确定满洲事变的发动地点和时间。

关于土肥原贤二只身深入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一项，遭到了大家一致的反对。其中花谷正有些胆怯地说：“兴安屯垦区有一位姓关的团长，软硬不吃，鲁莽得很，万一发生意外，无法向帝国交代。”土肥原贤二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这样决定了。”众人无奈，只好通过了他的全部建议。

夕阳就要沉到大山后边了，红彤彤的霞光平射在东北大平原上，墨绿一片的青纱帐，像是被胭脂染过，漂亮极了！一阵清风徐徐吹来，齐刷刷的高粱和玉米摇晃着身子，发生哗哗的响声。笛——！一声汽笛长鸣，扰乱了这宁静的原野，一列北去的客车，大声地喘着气，吐着浓烈的黑烟。在这列北去的一等车厢中，临窗相对坐着两位乘客，一位是土肥原贤二，一位是身着日本军服，肩扛大尉军阶的赛大侠。

土肥原贤二感到有些劳累了，微微地合上眼休息了一会儿。他再次睁开了双眼，视线投到赛大侠那古铜色的脸上，仔细地端详了片刻，发现这位铁杆保皇派除多了几条鱼尾纹外，依然是那样沉默少语，哭丧着脸。土肥原贤二遂决定和赛大侠攀谈有关他在哈尔滨工作的情况……

赛大侠是个实干家，很不善辞令，几句话就把在哈尔滨工作两年的情况讲清楚了：

“根据您的指示，我在哈尔滨开设了一座‘随兴妓院’，兼做鸦片、白面的买卖，以妓女鸦片为手段，使中国和白俄的情报员上钩，获取有关的情报。”

关于赛大侠在哈尔滨的工作情况，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是满意的。土肥原贤二想到赛大侠已当了两年妓院老板，故意半开玩笑地说：

“你每天抽几个烟泡？耍几个俄国娘儿们？”

赛大侠什么也没说，只是鄙夷地摇了摇头。

土肥原贤二顿生敬意，认为赛大侠的品行是不可多得的。有顷，他想起了阿梅莱托·韦斯帕，又问起了这位意大利人的情况。

提起阿梅莱托·韦斯帕，赛大侠的话就多了起来。首先，他认为这位意大利人很能干，在哈尔滨开了一个电影院，赚了很多钱。接着，他又说自己不懂生意经，连办妓院和鸦片馆都险些破产。阿梅莱托·韦斯帕给他收买漂亮的白俄妓女，又教他如何经营，这样一来，他的生意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最后，他一撇嘴，鄙夷地说：

“他呀，就是一样不好，见了白俄娘们就掉裤腰带。”

对此，土肥原贤二没有表态，旋即又陷入了更为深沉的凝思中。

夜幕徐徐地降落下来，广漠的松辽平原渐渐地进入了睡乡。客车由长春掉头，驶向西北方，土肥原贤二知道万宝山就要到了，他有意地问赛大侠知不知道“万宝山事件”？赛大侠似有情绪地点了点头。旋即又进一步说明，在去年的6月，有二百多名朝鲜人，不服从中国当局禁止他们修筑水霸，开发水田的命令，与中国当地的百姓发生冲突。日本驻长春的领事馆，一边派遣武装警察弹压，一边向中国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说到这当口，赛大侠脸色一变，非常不满地说道：

“这是中国的事嘛，日本警察管得也太宽了吧！一个自称是满洲青年联盟长春支部长的叫小泽开作的人，他更是不像话，叫喊着拯救朝鲜农民，发起抗议中国的运动，这算是哪一门子的事呢！”

土肥原贤二听后心里格登一声，禁不住地暗自说：“赛大侠变了！……”但是，当他想到这介武夫最高的行动目标是恢复帝制的时候，遂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附带说明一下，这位叫小泽开作的青年，就是当今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由于他由衷地崇拜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这两位的大名中各取一字组成儿子的名字，意在希望小泽征尔具有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的才干，为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满蒙独立运动而献身。但是，历史却无情地嘲弄了他，小泽征尔作为友好的文化使者，为传播人类最为圣洁的精神财富多次来华献艺。

翌日黎明，火车安抵兴安屯垦区所在地白城子。土肥原贤二和赛大侠走下客车，见站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土肥原贤二暗自说：“我没带千军万马，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他整理了一下军容风纪，昂首挺胸地向前走去。还未到出站口的地方，迎面来了一位中年检票员，说了一句“请跟我来！”遂把他们二位带进一个空荡荡的房子里，不冷不热地说：

“请把护照拿出来，我要验证。”

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工作了20余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他清楚地知道，这位验证的官员绝不是例行公事的官方人员，一定是兴安屯垦区那位姓关的团长做给他看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这叫“下马威”。他不屑一顾地取出护照，傲然地摔在桌子上。这位官员看完护照，同样往桌上一摔，朝着通向站外的门口一指，漠然地说了一句：“请从这儿出站！”转身大步走去了。

赛大侠气得紧咬牙关，右手已经攥得死死的，如若不是土肥原贤二递了个眼色，他真会赶上去动武问罪。

土肥原贤二步出站外，望着惶恐散去的百姓，怎么也找不见一位前来接客的官方人员。站前的广场竟连个人力车都没有，他俩像个没头的苍蝇似地乱转起来，寻找兴安屯垦区的机关。他们费去了大半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了！令他难以容忍的是，一个中国区团长的架子如此大，冷落了他这位遐迩有名的日本大佐。他忍气吞声地坐在下手的座位上，望着那位高坐上首的关团长，严厉地质问：

“你接到上司的有关指令了吗？知不知道我来调查失踪的中村震太郎？”

关团长满脸肃杀气，近似答非所问地说：

“你知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兴安屯垦区！”土肥原贤二气呼呼地答道。

“你收没收到东北长官公署照会贵国驻奉天领事馆的公文？”

“我……”土肥原贤二噤嘴了，“我才赴任，尚未看到你们的照会公文。”

“那好吧，我再送给你一份。”关团长打开抽屉，取出一纸公文，在手中掂了掂，“请注意我用红笔画的这几句话。”遂丢在了桌面上。

土肥原贤二愤愤地哼了一声，起身拿过公文。双手展开一看，用红笔画的是这样几句话：

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看明白了吧？”关团长冷漠地说，“此地谢绝参观，中村震太郎先生

怎么又到这里来了呢？”

“他……”土肥原贤二气极败坏地，“违纪了贵区的禁令，也不应自行将他杀掉！”

“对不起，我关某人连中村震太郎的面都不曾见过，杀他又从何谈起呢？”

“我有证据，中村震太郎被你们杀掉了！”

“请把证据拿出来！”

“我没有带来！”土肥原贤二气得一鼓一鼓的，“我要亲赴垦区查找中村的尸体。”

“这是商定好了的，悉听尊便。”

“请派兵随行保护我的安全！”

“对不起，本区向无先例。”

“走！”土肥原贤二气得脸色刷白，望着暗自摩拳擦掌的赛大侠，“我们两人去找。”

“慢！”关团长不紧不慢地，“上司的通知说得清楚，只允许土肥原大佐一人赴兴安区，这位大尉嘛，就在白城子等候吧。”“岂有此理！”土肥原贤二全身抖成一团。

“姓关的！”赛大侠一步跨到桌前，“俺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一声“来人！”从内室窜出4名手握匣枪的侍卫，一起把枪口对准了赛大侠。关团长冷笑着说：“请把这个会说山东话的日本人送走！”转身走进了内室。

在赛大侠被强行押上驶往长春的火车的当天，土肥原贤二在一位姓铁的参谋的陪同下，只身离开了白城子，向着葛根庙西行。沿途部署森严，经常受到检查和盘问。但他仍借寻找中村震太郎之名，细致地考察着不为外国人所知的神秘区。

不久，土肥原贤二从随行的参谋口中获悉了一个重要情报：当年，蒙古王公“多数愿将荒地出售，惟有图什吐旗蒙王叶喜海顺，几经劝说，终无成效。”他知道这位叶喜海顺系肃亲王之婿，为川岛芳子的姐夫。如果得以相见，不仅能弄清中村事件的真相，而且对未来建立满蒙王朝也大有好处。遂决定冒险一行。

朝阳普照在绿缎子似的草原上，顶在草叶上的万点露珠闪闪发光。土肥原贤二骑马向前，时至中午了，他们望见一座蒙古包，一位40多岁的牧民警觉地看着他们。待到相距不到20米的时候，这个牧民小声地哼起了《萤火虫之歌》。土肥原贤二闻之大喜，知道这位牧民曾是“满洲游击队”的成员。他随声唱了两句《萤火虫之歌》，接上暗号，又用蒙语告诉对方，随行的参谋不是自己人。

这位曾是“满洲游击队员”的牧民，把土肥原贤二和随行参谋引进自己的蒙古包中，请土肥原贤二坐在供奉成吉思汗像下面的毡毯上。开饭了，每人手持一把匕首似的短刀，一边吃着手扒肉，一边解怀痛饮马奶酒。不到一个时辰，放量而饮的随行参谋酒醉如泥，倒在暖烘烘的炉火旁睡着了。土肥原贤二借机向这位牧民问到了中村事件的全部情况……

1931年5月25日，驻军三连查获间谍4名，其中日本人2名、俄国人和蒙古人各1名。从日谍中村震太郎的身上搜获文件多种，经过多次审讯，中村震太郎构成间谍罪，并下令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



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就这样，中村震太郎等4名间谍于中午12时30分，在后山被枪毙，又焚尸灭迹了。

翌日，吃过早饭，土肥原贤二正准备赶赴余公府，收买蒙奸，为他寻找中村震太郎的尸骨时，蒙古包外传来了一声马嘶。过一会儿，赛大侠身着蒙族服装，满面汗渍地走了进来。土肥原贤二惊诧地问：

“你怎么来了？”

赛大侠说，他回到奉天以后，向板垣征四郎汇报了全部情况。板垣取出一份密电，要他化装潜入兴安屯垦区，务必将密电交给土肥原贤二。赛大侠从内衣中取出一纸，双手呈上。土肥原贤二接过用密码写成的密件一看，上面写着八个字：

军情有变，见文速归。

#### 十四 军情突变 花谷正酒后吐真言

奉天处于骚动之中！

奉天特务机关奉土肥原贤二之命，紧急动员侨居的万余名日本退役青年，按照军队的编制组织起来，并发给了武器，在侨民中自然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奉天就要爆发战争。

居住在奉天的中国各界人士，发觉在几天之间增加了万余名日本兵，神经顿时紧张起来。“日本就要攻占奉天”的流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笼罩着奉天城。

驻防奉天的张学良的部下，闻讯动作起来，大有刀出鞘、弓上弦之势。其中那些痛恨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大帅的将领，更是磨刀霍霍，四处扬言：“报仇的时候到了！”

日本驻奉天的领事馆，是代表帝国政府的，历来不赞成关东军在满洲的行为。他们一日数次询问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奉天特务机关，但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

面对事变在即的形势，中外记者一窝蜂似地拥到了奉天，以他们那特有的灵敏的政治嗅觉，把条条触角伸向了奉天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正在这当口，回国刺探内阁态度的花谷正回到了奉天。正如他自己事后写的回忆录所记述的那样，他没有获得内阁的任何意见，只是和军界的要人交换了如下的看法：

我跟二宫、小矶、建川和永田分别交换意见，尤其对二宫和建川特别提出：“如果这样下去，不久的将来，中日两军非冲突不可，所以请你们想想那时的对策，但冲突时，当前的处理请交给关东军。关东军会慎重考虑国际情势而行动的，因此请不要干涉细节。”他俩对我言外之意，似已了解，因而对我说：“政府要出于何种态度我们不知道，不过为贵军之贯彻主张我俩将尽最大的努力。”

然后与松本和根本见面，我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准备，并将照预定干。”根本劝我延期，说：“现在的话，国内恐怕很难支援你们的计划。最好等到新内阁诞生以后。”我说：

“现在不能等了，因为箭已经离了弦。”

花谷正既然在国内上司面前立了军令状，在未得到天皇陛下、或内阁总理大臣的手谕之前，他只能豁出去，干到底！向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汇报一结束，就又回到特务机关领导组建“在乡军”去了。但就在这天的晚上，他设宴款待用钱收买的浪人，为他搬运弹药和物资，乘着酒兴而泄露了全部

的天机浪人，并不是日本失业游民、或地痞无赖的代名词。他们是一日本封建制度的残余，变成了像波浪一样漂泊不定的游荡汉，多数被用来当作间谍。“浪人”这个词，不但指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客和间谍，而且还包括那些从黑龙会和血盟团到爱国政府同盟和樱会等名目繁多的秘密社团的成员。“自从日俄战争以来，他们就一直在中国满洲，有时也在蒙古从事特务活动。他们进行这种勾当的伪装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当职员、农民、甚至牧师，偶尔还有乔装打扮或香客和乞丐的。”当年，一位在东京庆应大学任教的外籍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浪人是超级爱国者，中国是他们角逐的场所。”

正当花谷正喝得酣畅淋漓之际，一位受雇于驻奉天领事馆的浪人端着酒走到他跟前，有意装作喝得烂醉的样子，问：

“我们搬运这样多的炮弹，是为了攻占奉天吗？”

“那是自然喽！不过，你嘛，说得还不完全。”花谷正端起酒杯一仰脖，喝了个底朝上，“准确地说，我们占领的是满洲，是中国，是……整个亚洲！”

这时，那些满脑子都是军国主义色彩的浪人欢声雷动，高声叫喊着：“为占领满洲干杯！”“为占领支那干杯！”“为占领整个亚洲干杯！”顿时群魔乱舞，杯声叮叮，过了一会，那位浪人又问：

“花谷君！您作为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助理，是如何评价土肥原大佐的？近来，西方的报纸把他比作东洋劳伦斯，满洲劳伦斯，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一评价的？”

提起这个话题，醉意甚浓的花谷正认为显示自己才华的时机到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首先，他讲了英国著名间谍劳伦斯的身世，以及他以考古为名去中东从事间谍工作，曾经数次假扮成阿拉伯人搜集情报，在沙漠中帮助阿拉伯人建立游击队的业绩。接着，他又抨击劳伦斯是个变态的色情虐待狂，为了金钱，可以毫不犹豫地诽谤、污蔑亲友的小人。他话锋一转，又对比地大讲土肥原贤二来华近20年为帝国所建立的功勋，极力地吹捧土肥原贤二敦厚诚实，以及对谋略事业坚韧不拔，永往直前的军人品格。最后，他慷慨激越地说道：

“我敢向诸位断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光阴的消失，美国的劳伦斯那些神出鬼没的谍报活动将会消失殆尽，而被西方称之为的东方劳伦斯——也就是我们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大佐，作为帝国在华有史以来最干练的谍报军官形象，将一如既往，不可动摇！”

这些喝得有醉意的浪人们报之于雷鸣般的掌声，有的高举酒杯，为土肥原贤二在华建立的所谓伟业干杯，少数喝得醉如烂泥的浪人竟然高呼“土肥原大佐万岁！”花谷正这个很会蛊惑，煽动情绪的老手，为了显示他自己握有重要情报，又得意忘形地大声说：

“我敢向诸位断言，不要几天，土肥原机关长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满洲劳伦斯！”

花谷正的话音一落，满室的浪人掀起一个狂热的浪潮。顷许，还是那个浪人兴致勃发地问：

“花谷君！为什么还要几天，土肥原机关长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满洲劳伦斯呢？”

“因为……”花谷正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但是，当他看到这样多的浪人都翘首注目，希望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他那爱出风头的品格主宰了他的思想，遂异常神秘地说：“诸位，近期将有震惊中外的满洲事变发生。

土肥原机关长也将因此而闻名于世，获得真正的满洲劳伦斯的声誉。”

宴席厅内再次响起了狂吼乱叫，其疯狂程度，大有把屋顶掀起之势。

花谷正酒后吐出的这番真言，当夜就送到了日本驻奉天的领事馆中。翌日，又通过密码电报传到了东京。历经内阁和陆军部协商，遂作出决定：急电关东军司令部，调土肥原贤二回国述职，说明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的真相。正当板垣征四郎捧着电文，不知该如何随机处置的时候，赛大侠赶回了奉天，向他报告了土肥原贤二只身考察兴安屯垦区的原委。他说了一句“太冒险了！”遂用密码写下“军情有变，见文速归”八个字交给了赛大侠，并命他必须把土肥原贤二召回奉天。

土肥原贤二是位临险不惊，善于应变的老手。他马上离开了兴安屯垦区，和赛大侠一起搭乘返回奉天的客车。客车停在长春车站，他突然命令赛大侠在此下车，直接回哈尔滨。又主动地送赛大侠走下客车，在戒备森严的站台上低沉地说：

“大侠君！回哈尔滨等着吧，你多年企盼的梦想就要实现赛大侠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激动地张了张嘴想问个究竟，终究没有说出口来。

“不必问了，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我希望你回到哈尔滨以后，密切地注视‘红毛子’的动静。”

赛大侠面带笑容地离去了。

土肥原贤二赶回奉天特务机关，适逢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三人在他的办公室中激烈地争辩。板垣征四郎这个急性子，一见土肥原贤二风尘仆仆地走进来，便倏地站起，大步迎上前去，不容分说，对准土肥原贤二的胸膛就是一拳，涨红着脸说：

“你可回来了！快说说看，你支持我们三个谁的意见？”

土肥原贤二非常了解这位同窗老友的性格，不用问，他们三人为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发生了分歧，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土肥原贤二轻轻地推开了板垣征四郎，又看了看石原莞尔和花谷正那同样涨红了脸的表情，心里暗自说，“应当先给他们三人撤火！”遂一屁股坐在了紧靠墙的那把太师椅上，幽默地说：

“怎么样？都听我说说兴安屯垦区的见闻好不好？”

板垣征四郎毫无兴趣地走向自己的座位，情绪颇大地说：“哼！听你的。”遂双手抱着前额低下了头；石原莞尔和花谷正强压着火气，没有说什么。土肥原贤二取出自己偷画的兴安屯垦区的军事布防图，往茶几上一放，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最后，带有结论性地说：

“兴安区的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占领这块军事要地。”

板垣征四郎一听，刚刚压下去的急火又烧了起来。他大着嗓门说：

“怎么样？这就更证明我抢先发动满洲事变的主张是正确的嘛！”

“我还是不赞成仓促从事！”石原莞尔腾地一下站起来，不容置疑地说，“在不了解帝国政府调土肥原君回国述职的原因之前，绝不能发动满洲事变！”

“我看嘛，”花谷正更是固执得很，“帝国政府调机关长回国述职的原因，像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坚决反对板垣征四郎火冒三丈地说：“按照那伙政客们的意见，我们将永远无所作为！为了防备这些政客假借天皇的旨意，制止我们的震撼全球的勇敢行为，必须采用‘下克上’的手段，

赶在土肥原君回国述职之前，抢先发动满洲事变！”

由此，板垣征四郎又和石原莞尔、花谷正大声争辩起来。

土肥原贤二完全听明白了他们的分歧，严肃地说：

“你们三个人的意见，我都不赞成。”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同时惊得“啊”了一声，把震愕的目光投向土肥原贤二那沉毅的脸上。

“第一，”土肥原贤二早已成竹在胸了，“无论发生何等的事故，满洲事变必须发动。”

“对，对！完全正确。”板垣征四郎总算找到了支持者，得意地说着。

“第二，必须等我回国述职返回奉天再发动。”

“这就等于放弃发动满洲事变！”板垣征四郎骤然变色，大声地反对说。

“不对！”土肥原贤二首次用如此严厉的目光，审视着老友板垣征四郎，“帝国政府调我回国述职，说明他们还不了解全部的真相。据我的分析，他们认为我才从天津调任奉天，没有参与你们的事，把我当成了一个旁观者，想从我的口中了解未来事变的情况。”

板垣征四郎缄默不语了，而石原莞尔却信服地点了点头。

“我会怎样答复他们，你们还不放心吗？”土肥原贤二沉吟片刻，“另外，我们应当初步确定一个起事的日子。”土肥原贤二缓和了一下口气，“我的意见是，一是等我返回奉天，二是等松辽平原上的青纱帐放倒了的时候。”

板垣征四郎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提出在9月28日这天动手。大家一致通过，并把满洲事变定为“九·二八”事变。这时，多谋善算的石原莞尔说：

“多事之秋，瞬息万变。土肥原君在东京获得紧急情报，望通过永田君通知我们。”

“可以！”土肥原贤二又补充说，“一定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一旦发生意外，也能确保提前发动。”

“机关长，”花谷正说明中外记者、在奉天的浪人非常关注土肥原贤二的行踪以后，又说，“您此次回国述职，最好能把社会舆论从满洲事变引开。”

“这，我全都想好了。借口嘛，回国汇报中村事件。”土肥原贤二沉吟片刻，“下边，我们应该详细研究善后工作的安排了。”……

土肥原贤二于9月上旬乘上东去的客轮，返回了日本。为了摸清帝国政府调他回国述职的内幕，当夜赶到永田铁山的住处。

永田铁山详细询问了有关的情况以后，取出几份《朝日新闻》报，指着发表在头版头条的一篇社论说：

“你看吧，社论中概述了你们即将行动的计划，并且还说：看来军方是公然无视舆论，违抗政府。这给陆相南次郎大将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为了答复咄咄逼人的市原外相的质问，才决定调你回国述职，说明满洲方面的情况。”

土肥原贤二深沉地点了点头，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不小的问号：“《朝日新闻》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呢？他们从何处获得的如此机密的新闻呢？”他试探地问：

“陆军部收到同类的情报了吗？”

“没有！”永田铁山有些沉重地说，“据我们的分析，市原外相的情报来自驻奉天的领事馆，而你们身边的人，一定有领事馆安插的坐探。”

土肥原贤二信服地点了点头。为了堵住有关情报流入领事馆的渠道，他请求永田铁山通过中国课的根本、俄国课的桥本电告板垣征四郎，一定加强保密措施。接着，他又试探地问：

“我个人认为，币原外相所获得的情报，有多大的可靠性？”

“我不清楚！这属于……”

“另外部门管的事。”突然，已调任参谋本部任作战部长的建川少将边说边闯了进来，未经寒暄又说，“我听说了，币原外相所得到的情报是准确的，连你们定在9月28日动手都知道了。”

土肥原贤二听后怔住了，顿感问题严重，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不仅我们的外相知道了，”建川又补充说，“连中国的蒋介石、张学良也知道了你们就要发动满洲事变。”

“这是真的？”土肥原贤二脱口而出。

“当然是真的！”建川叹了口气，“我下班之前，刚刚收到来自中国的情报，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石家庄会面，详细地讨论了满洲方面的局势问题。”

“他们会谈的详情获悉了吗？”永田铁山有些紧张地问。

建川少将微微地摇了摇头。为了打破这沉寂的气氛，他又指责说：

“板垣和石原他们是谋略方面的新手，可你是有着20余年经验的谋略家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误？”

土肥原贤二没有洗白，沉痛地点了点头。

永田铁山虽不满建川的指责，可他还是面带微笑地说：

“方才，我向土肥原君询问了情况，他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以后，即赴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去了。况且板垣君和石原君隶属关东军司令部……”

“这情报不是由关东军司令部泄露出来的。”建川少将顿时来了火气，“准确地说，是土肥原机关长的助理花谷正两次酒后失言说出来的。”

土肥原贤二震愕不已，站起身来作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知道建川少将时任作战部长，为了不造成他工作上的被动，没有把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的详情告诉他，而只是心照不宣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请放心，我们会汲取所有的教训的。此次行动，一定成功！”

“谢谢！谢谢……”建川少将为之一振，趋步近前，紧紧地握住土肥原贤二的手，“请放心，一得到领事馆报告的正文，我会转告你的。”

土肥原贤二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和建川相握的手抓得更紧了。

永田铁山望着这同心相助的情景，不禁暗自说：“我们的事业必成！”当他们那三颗同样激动的心平静下来以后，永田铁山才想到建川少将这位不速之客来访的目的。遂问：

“建川部长，有什么紧急的公事吗？”

“有！”建川少将笑了笑，“不过，这件紧急的公事就要办完了。”

“您是专程来找我的？”土肥原贤二难以相信地说。

建川少将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他会在我这里呢？”永田铁山惊愕地问。

“这还用说吗？”建川少将做了个滑稽的样子，“下班前，陆相南次郎大将通知我，要我代他去看望回国述职的土肥原君，并约定明天上午在陆相官邸汇报。我一想，土肥原君不会回家，准到你这儿来了。这样嘛……”他

有意停顿了一下，和永田铁山相视会意，都大声笑了起来。

然而，土肥原贤二依然沉浸在对即将爆发的满洲事变的思索中，他非常严肃地对永田铁山说：

“请代我电告花谷正少佐，不准饮酒，更不准和任何熟识之客对饮！”

翌日上午，土肥原贤二准时来到了威严的陆相官邸，拜会了南次郎大将。由于他事前获悉陆相已得到这样的允诺：“关东军必须小心谨慎从事，至少开始时必须把军事行动限制在奉天周围，以及南满中部的少数终点站。”他明白此次召见是例行公事，完全是为了应付内阁的。因此，他也就按照既定的方针一问三不知，指责新闻界神经过敏了事。当陆相问及中村事件的时候，他又添枝加叶地谎说了一阵满洲排日的现象。最后，陆相满意地说：

“你在东京多住几天，如果币原外相一定要找你核对情况，就像方才说的那样回答他。”

土肥原贤二犹如千斤石头落了地。他辞别陆相南次郎大将，又来到陆军军事课的官邸。他向永田铁山通报了拜会陆相的经过以后，很轻松地说：

“我很想见见东条君和铃木君，希望在我离开东京以前，能在一起聚一聚。”

“可以，可以。”永田铁山满口应承下来。

9月15日是个大晴的天，东京沐浴在艳阳之中。土肥原贤二和东条英机、铃木贞一穿着便装来到了银座——东京的百老汇第五大街，他们无所事事地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打量着妇女装饰品商店、咖啡店、美国和欧洲的电影广告、西式舞厅和餐馆，……大有目不暇接之感！

东条英机带头走进一家法式西餐馆二层楼上的包间，圆桌周围已经摆好了四把沙发椅，他们三人依次入座，迎门那张空着的沙发椅留给永田铁山。不一会儿，来了4位年轻貌美的艺妓，前3名依偎在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铃木贞一的身边调情，剩下的那一位没着没落的，噘着个嘴大不高兴。铃木贞一是熟悉土肥原贤二的为人的，尽管他多年以来利用妓女作为手段，在中国从事谍报工作，但于女色无缘。为了把气氛搞得更松弛一些，他冲着这个遭受冷落的艺妓使了个眼色，旋即又把头缓缓地向土肥原贤二一歪，这个艺妓一下倒在土肥原贤二的怀里，和那位仁立在一边的艺妓争宠，土肥原贤二在这方面本来没有太多的长处，再经这两个艺妓争宠进击，一时招架不住，真是狼狈之极！为此，铃木贞一和东条英机却开心地大笑不止。

按照约定的时间，永田铁山应该到了，可他没有来。土肥原贤二和铃木贞一、东条英机交换了个眼色，驱走了依依不愿离去的4个艺妓，他们一边品着法国的白兰地，一边大口地吃着法国大菜，进入了正题。当土肥原贤二说罢“九·二八满洲行动计划”以后，东条英机和铃木贞一频频举杯相庆。即将升任中国班长的铃木贞一笑着说：

“东条君！你参与制订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就要实施了。来，我敬你一杯！”

东条英机高高地举起酒杯大声地说：

“制造满洲事变不是我们的目的，为未来治理满洲的土肥原君干杯！”

土肥原贤二干了这杯酒，永田铁山依然没有来。他知道这位同窗老友的多疑：言必行，行必果。像今天这样的失约是没有先例的！也可能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吧，他放下酒杯，低沉地说：

“可能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了吧？不然，永田君是不会失信的。”

“土肥原君，这儿是东京，不是北平，更不是奉天！”铃木贞一有些醉意地，“他是军中有名的大忙人，说不定又被哪位长官叫去汇报工作了。”他说罢，蓦地一怔，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看我高兴的，差点把这件事忘了。给你，这是东久迩宫亲王写给你的信。”

“你见到东久迩宫亲王了？”土肥原贤二边拆信件边问。

“见到了，他本想约你去他府上细谈，怕不方便，就写了这封信，要我当面转给你。”铃木贞一说。

这是一封介绍日本驻哈尔滨一带高级特务情况的信，告诉土肥原贤二，满洲事变爆发后，一旦关东军挺进北满，这些潜伏多年的高级特务会大显身手的。土肥原贤二阅后，深受感动他说：

“请代我向亲王阁下致意，我一定会执行他的指示的！”

咣 一声，包间的屋门打开了，永田铁山神情有些紧张地走了进来，他扫了一眼同僚们的愕然表情，忙又转身把屋门关好，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小声地说：

“币原外相兴师问罪来了，我陪着陆相脱不开身，来晚了。”

“快说说币原外相兴师问的是什么罪？”土肥原贤二低沉地问。

“说关东军无视帝国政府的警告，就要擅自发动‘九·二八’满洲事变！”

“陆相南次郎大将是怎样回答的？”东条英机蓦地站起，十分严厉地问。

“陆相答说：关东军是不敢这样随便的。再说，本庄繁司令的为人一向谨慎。”永田铁山突然把话题一转，“可是，币原外相当场拿出了奉天总领事打来的电报，说得有根有据。”

“咳！这个花谷正……”土肥原贤二用力击了桌面一拳，“陆相又是怎样答复的？”

“当时，陆相毫无防备，有些惊慌地说：是否属实，我派人去调查。”

“币原外相同意我们陆军部派人赴满洲调查吗？”铃木贞一有些紧张地问。

“他不能不同意，”永田铁山鄙视地说，“因为他十分清楚，关东军是不买他们的帐的。”

“陆军部派赴满洲的人选定了吗？”土肥原贤二急忙问。

“定了！”

“谁？”

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铃木贞一异口同声地问。永田铁山松弛地点了点头说：

“建川将军。”

土肥原贤二听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东条英机和铃木贞一也条件反射似地长叹了一口气。总之，由于派遣建川美次赴奉天调查，他们三人全都放心了。有顷，土肥原贤二陡然又紧张起来，急迫地说：

“永田君！应当立即发报通知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

“我已经命令桥本做了。”永田铁山为了宽慰自己的同党好友，又进而说明，“发去的电文内容是：建川决定3天后访问满洲首府奉天，定于9月18日晚七点五分乘火车到达。”

土肥原贤二蹙着眉头沉思片刻，突然把头一扬，果断地指出这封电文不够明确，当即又拟定了这样一份电文：“计划泄露，建川将到现场去，故赶快干。建川到达之后，也要在听其使命之前实行。”经全体通过以后，由永

田铁山发出。土肥原贤二当机立断地说：

“我立即赶往车站，和建川同行，一起回到奉天。”

“晚了！”永田铁山摇了摇头，“恐怕建川将军已经上了火车。”

### 十五“今晚休息”话中有话，建川佯醉妓院

奉天的局势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奉天特务机关是这次满洲事变的指挥中心，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每天都在这里精密筹划每一个细节。一句话，就等着土肥原贤二由东京返回，于9月28日下达行动的命令了！

但是，如此重大的行动怎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呢！代表内阁立场的驻奉天的领事馆，终于获悉了满洲事变的全部内容，郑重地向关东军提出指控。这天，板垣征四郎又来到了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花谷正神色慌张地取出一纸公文，不安地说：

“这是领事馆送来的，说是完全获悉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强烈要求我们服从帝国的整体利益。否则，将由帝国出面，干预我们所谓的‘恣意妄为’之举。”

板垣征四郎接过公文认真地看了一遍，往桌上一摔：

“完全是扑风捉影的恫吓！不用理他，我们继续干我们的大事。”

“我看，不能轻易地下这个结论吧！”石原莞尔拿着一张《奉天日报》走进屋来，“你看，为什么这样巧，蒋介石和张学良于9月12日在石家庄突然会晤？难道和我们策动的‘九·二八’计划没有联系吗？”

板垣征四郎的情绪已经热到了沸点，对任何有碍于九·二八事变发动的意见都不愿听。而且，他压根就没把蒋介石和张学良放在眼里，极度轻蔑地说：

“依我看，这两个独裁者是在谈交易，不会把满洲的得失放在心上。”

“不见得吧！”石原莞尔不赞成地说，“张学良和我们是有杀父之仇的，再说，他会心甘情愿地把满洲交给我们吗？”

“我看，石原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花谷正十分谨慎地说，“此次计划只能成功，不准失败，因而要把所有不利的因素估计在内，并预先想出排除、或解决的办法。”

板垣征四郎很不服气地哼了一声，就又背剪着手在室内踉踉跄跄。

石原莞尔作为军事战略家，制订计划。眼下，他思虑的焦点是如何排除一切干扰，保证九·二八的枪声准时打响，威震环宇。顷许，他想到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同情蒋介石，和日本在华利益有着重大的矛盾时，心里就有些不安了。加之帝国政府和关东军的立场严重对立，一只天皇陛下被迫下达严厉的御旨，即将爆发的‘九·二八’满洲事变就将前功尽弃，他打破了沉寂：

“土肥原机关长有什么消息吗？”

“噢，有，有……”板垣征四郎蓦地想起，匆忙取出一份电文，“看我，快忙晕了，土肥原君发来的第一份电文都忘了对你们说了。”

“算啦，不要传阅了，你就说说内容吧。”石原莞尔说。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大事，要我转告花谷正少佐：事成功之前戒酒。”板垣征四郎很是轻松地说。

“要花谷正少佐戒酒？……”石原莞尔多疑地自言自语。

有顷，他抬起头，严厉地注视着惶恐不安的花谷正，“这些天来，你喝



过酒吗？”

“这……”花谷正嗫嚅了，“反正我没有喝到人事不知的地步。”

“喝酒的时候，向不可靠的透露过我们的计划吗？”石原莞尔进而追问。

“绝对没有向外人透露过我们的计划！”花谷正突然理直气壮地说。

“我看问题就出在绝对二字上！”石原莞尔望了望惊愕不已的板垣征四郎，又看了看再次变得有些惶恐不安的花谷正，严肃地指出土肥原贤二这份电文的真意是：花谷正少佐酒后向人泄露了我们的计划，这个人又把我们的计划报告了领事馆，引起领事馆数次向关东军兴师问罪。同时，领事馆还向帝国政府作了报告，才会发生电令土肥原贤二回国述职之事。

板垣征四郎完全赞同石原莞尔的意见，气愤地擂起拳头，狠狠地揍了花谷正一下：

“你这个酒鬼！我们的大事就要坏在你这张臭嘴上了。”

“可我……不是有意而为的……”花谷正理屈地辩解。

“你要是有意而为，”板垣征四郎又擂了花谷正一拳。“我第一个枪毙了你！”他说罢转过身，望着蹙眉凝思的石原莞尔，“帝国政府，乃至天皇陛下，会明令干涉吗？”

“眼下还没有这种迹象。”石原莞尔又思索了一会儿，“我认为最严重的不是国内，而是中国的关内。”

“为什么？”板垣征四郎问。

“如果我们的计划被蒋介石、张学良搞到了，而且一致和我们对抗的话，仅满洲地区这近 30 万有准备的部队，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

室内出现了死一样的寂静。石原莞尔再次蹙眉独思，寻求应变的妙策；板垣征四郎忽而瞪花谷正一眼，忽而又长吁短叹几声；花谷正像个罪人似地低着头，正当他们三人相对无言、一筹莫展的时候，机要员送来了一份密电。花谷正急忙接过电文，自语地说：

“绝密，土启，私电……”

“一定是土肥原君的部属发来的。”板垣征四郎说，“从什么地方发来的？”

“天津卫。”花谷正一边翻译密码一边说。

“快译出原文来，看是不是关于蒋张会晤的。”石原莞尔机警地问。

花谷正匆忙取出笔，当即译完这封密码电文，格外激动地

“石原君猜对了，是一位叫宪飞的发来的。”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快步走到近前，高度紧张地看起了电文：

9月11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命他于9月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当天上午，蒋张分乘两列专车，由南北对驶至石家庄，蒋、张均未下车，命人把专列合拢，遂进行密谈。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就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板垣征四郎未等阅完这份密电全文，就激动地给了石原莞尔和花谷正每人一拳，兴奋地说：

“满洲事变结束之后，我恳请天皇陛下给蒋介石颁发一枚最大的勋章！”

花谷正的脸上云散雾开，露出了笑颜，异常激动地说：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今天中午，我设宴请客！”

“还不到喝庆功酒的时候！”石原莞尔非常冷静地说，“希望国内不要传来坏消息！”

自从获悉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奉军不得抵抗的消息以后，作为实干家的板垣征四郎把全付精力投入到组织九·二八事变的实施工作中去了。他认为爆破工作如果委诸老百姓去做，容易暴露未来事变的内幕，引出不必要的麻烦，遂决定动用关东军去完成爆破任务。既然要即时召集军队开始行动，就不得不对驻奉天关东军的中坚骨干泄露此次事变的秘密，为了谨防花谷正事件的重演，又不引起有关方面的猜疑，于是采用设宴请客的办法，一个一个地令其喝酒，趁着酒兴，他这位被天皇称之为“你是当今最笨的傻瓜”，充分施展他独有的天赋本领——能天花乱坠地吹别人的想法。在对方被吹得晕头转向，犹如马戏团的猴子顺着他树起的高杆向上爬，并自己说出爱说的话的时候，以选择可靠的同盟者。不到三天的时间，他就选择到了未来事变的实施者——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的中队长川岛大尉和小野大尉，以及大队附儿岛少佐、二十九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另一方面，与未来发生事件的同时，为在满铁沿线各地投掷炸弹，制造社会不安，以此为理由，强行指令驻奉天的总领事向日本国内请求救援，达到陆续出兵的目的，他决定交由亲信甘粕正彦预备大尉负责实施，并由和田劲预备中尉等前往现场协助，负责策划这项扩大事态的阴谋计划。与此同时，留住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中将初次出巡到达了奉天，作为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必须相信，视察有关的军事设施和驻防奉天的关东军的情况。事后，石原莞尔曾无限感慨地说道：

“板垣是天才的实干家，忽而笑脸陪伴本庄繁司令官，忽而严峻地挑选亲信中坚，堪为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9月16日下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收到了花谷正的紧急电话，相继赶到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未等坐稳，花谷正取出两份急电，分外慌张地说：

“大事不好了！国内连续发来了两份急电。”

板垣征四郎满腔沸腾的热血，犹如浇了一盆就要结冰的冷水，他夺过了花谷正手中的两份急电。看完永田铁山拟的第一份电文：“建川决定三天后访问满洲首府奉天，定于9月18日晚7点5分乘火车到达。”他沉吟片时，顺手递给了石原莞尔，自己又继续审视土肥原贤二拟定的那第二份电文。板垣征四郎的两只怒眼之中喷射着凶狠的目光，上门齿死死地咬住下嘴唇，密布人中区域的三角形短须，也微微地颤抖起来……

石原莞尔显得要镇静多了，他轻轻地从板垣征四郎的手中取过第二封电文，细心地研究着每一句话的寓意。待到板垣征四郎一拳击在墙壁上以后，他才神态严肃地说：

“惶恐、震怒都是无能的表现，当务之急，是坐下来一块商议应变的对策。”

“有什么可商议的！”板垣征四郎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狗熊，大声地吼着，“电文指示得清清楚楚嘛，要赶快干，要赶到建川到达奉天之前干！”

“不！这样仓促动手，我不赞成。”花谷正神色慌张，但态度却十分坚决。

“你……”板垣征四郎跨前一步，伸出左手抓住花谷正的衣襟，倏地扬起右拳，正欲奋力挥下的时候，石原莞尔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非常严厉地说：

“放开！不准动武。”

“你……这是什么意思？”板垣征四郎下意识地放下手，愕然地望着石原莞尔。

“事至关键时刻，不准感情用事。”石原莞尔看了看不服气的花谷正，“听他把话讲完。”

板垣征四郎轻蔑地“哼”了一声，说：“讲吧！”扑通一下向后坐倒，跷着二郎腿，愤怒的双眼盯住天花板。

石原莞尔看了看不服气的花谷正，使了个眼色，示意“讲吧”，花谷正理直气壮地说：

“不要以为我是个胆小鬼！为了帝国，为了天皇陛下，我可以献出生命。”

“少废话！”板垣征四郎腾地一下站起，咄咄逼人地，“快把你的理由讲清楚。”

花谷正躬身垂首，十分和缓地说：

“我的意思是，建川将军带来什么命令还不清楚，万一是一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怎么办？我们如再一意孤行，岂不成了天皇陛下的逆臣？所以，我认为见了建川将军再定是稳妥的。”

“这就等于放弃我们全部的计划！”板垣征四郎不敢悖逆天皇陛下的意志，然而若要叫他真的放弃满洲事变的计划，无论如何他是不甘心的。他沉吟半天，固执地说明土肥原机关长是忠于天皇陛下的，他不会贸然抗拒所崇信的神灵天皇，给我们发来赶快干、提前干的密电。最后，他说，“既然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了，我们就应当借着蒋介石指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时机，赶在见了建川而泄气之前动手。”

“那也就是在18号之前实施了？”石原莞尔蹙着眉头自言自语。

“对！”板垣征四郎一步跨到石原莞尔面前，用力地挥了挥紧握的右拳，“相信我板垣吧，我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组织好，赶在建川将军到达奉天之前实施我们的全部计划。”

“这，我是绝对相信你的，可……”石原莞尔犹豫片刻，“本庄繁司令现在奉天巡视，一旦枪声打响，他如何向帝国政府交代？如果天皇陛下怪罪下来，老头子就得代我们受过了。”

“板垣君，石原君，”花谷正请示地，“我们把这两份密电，转给本庄繁司令长官吧？”“不行！”板垣征四郎一口否掉了，“他不知道更好！”

“我同意板垣君的意见！”石原莞尔补充说，“像这样机密的大事，一旦发生了意外，本庄繁司令不但进退自如，而且还可以为我们在各方周旋。”

“那……距离建川将军到达奉天只有两天的时间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花谷正焦急地问。

板垣征四郎依然在烦躁地自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石原莞尔把头一昂：

“没有时间了！我们三人表态吧。”

“我赞成赶在建川到达奉天之前动手。”板垣征四郎不容动摇地说。

“我反对！”花谷正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石原莞尔自小宠信宗教，因而在他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今天的事情，他认为是天意。所以，他认为决定满洲事变也应听命于天。他

望了望互不相让的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提议用猜拳来决定。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当这三个战争狂人学着孩子的样儿用“剪子”、“包”、“锤头”来决定满洲事变的命运时，奇迹出现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同时张开右手，做成“包”的样子，花谷正却伸出了食指和中指，做成了“剪子”的形状。按规矩，“剪子”剪“包”，花谷正获胜了，他十分得意地说：

“无意不可违，那我们就等着建川将军的到来吧。”

板垣征四郎十分晦气地离去了奉天特务机关，又换作另外一副模样，陪伴本庄繁司令长官巡视部队。在返回沈阳馆的路上，本庄繁司令突然提出当夜赴辽阳视察，并和刚从东京飞来的老将军铃木庄六会见，点明要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陪同前往。这实在是太意外了！板垣征四郎经过激烈的思考，作出了坚决动手的硬性决定，并通知了石原莞尔。

当时，石原莞尔不赞成在建川到达奉天前发动满洲事变，主要的理由是本庄繁司令留居奉天，不忍心让这位暗中支持他们的老将军代之受过。如今，本庄繁司令自己提出赴辽阳去会见铃木庄六将军，这种疑虑就不复存在了。从迷信的立场出发，又认为是天意所允，他们应当发动这场准备已久的事变，便与板垣征四郎作出四条决定：一，原定于9月28日的满洲事件，改在9月18日夜实施。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离开奉天期间，全权交给花谷正组织实施。二，为了防止本庄繁中将和建川少将会面，由石原莞尔陪着本庄繁于9月18日返回旅大。接到奉天起事的报告后，迅速调兵北上——其中包括调遣朝鲜驻屯军北上投入战斗。三，板垣征四郎于9月18日由辽阳乘车赴本溪湖，迎接由国内赶来的建川少将，沿途问清此行的目的，如有不利的命令，可相机而为。四，花谷正为建川安排好一个有艺妓相伴的下榻处，俟建川醉倒在艺妓的怀抱中后，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立即驱车赶赴奉天特务机关二楼，下达满洲事变的命令。

是夜，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陪着本庄繁司令乘上火车，历经一个多小时的旅途，安然抵达辽阳。翌日清晨，也就是9月17日的早上，本庄繁来到辽阳的一个公园，检阅了板垣征四郎预先安排好的军事演习，即预定于9月28日——而今仓促改为9月18日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本庄繁司令当然明白此次军事演习的用意，他心照不宣地说：

“此次军事演习，计划得很周密。不过，建川少将看了以后，可不知能作何感想？”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板垣征四郎从这句话中悟到了两层意思：其一，本庄繁司令是同意他们的计划的；其二，担心建川少将抵达奉天以后，会阻止他们的行动。为此，板垣征四郎巧妙地答道：

“此次军事演习，在建川少将抵达奉天之前即可结束，他只能事后发发感慨而已。”

本庄繁是个绝顶聪明的军人，他获悉自己的部属赶在建川抵达奉天前发动事变之后，便于9月18日清晨，取消了原定对日俄战争的一个旧战场的访问，而把上午和下午的前一段时间都用于同部下仔细研究、审阅所有的计划上。下午两点，他登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把自己从奉天即将掀起的战争狂澜中摘了出来。石原莞尔上车之前紧紧握住板垣征四郎的双手，激动地说：

“两年心血，在此一举，祝你成功！”

“不对！祝我们成功，我们一定成功。”板垣征四郎低沉地答说。

本庄繁中将偕石原莞尔乘车向西南方疾驶的时候，建川美次少将所乘的

客车，正越过朝鲜边境从东南方向驶来。5点18分，这列客车在本溪湖村车站停下来上水，已经迎候在站台的板垣征四郎走上了火车，被负责警卫的随从带进了建川的车厢。他们亲切相见之后，客车启动了，由慢而快，驶向奉天。建川美次和板垣征四郎在满洲问题上是一致的，用不着相互防范。但由于建川美次公务在身，二人又不能剖腹见心地直言。用当时日本人的说法：他们进行了1小时47分钟的“腹艺”式谈话，火车已开进了奉天。

通过这“腹艺”式的交谈，板垣征四郎完全明白了建川此行的目的：例行公事，封住内阁大臣和币原外相的嘴。同时，他还明白了建川的两次暗示：今夜他需要休息，要起事就在今夜动手。板垣征四郎那高度紧张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暗自庆幸地说：

“天皇保佑，我的大事成矣！”

下午7点5分，火车准时到达了奉天车站。板垣征四郎亲热地挽着建川美次步出车门，透过薄暮夜色，发现花谷正少佐守护在一辆军用小汽车旁。板垣征四郎介绍说：

“花谷正少佐，这位就是建川将军。”

“将军！您好。”花谷正双腿并拢，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打开后车门，向后退了一步，躬身垂立，低沉地说，“请将军上车。”

“花谷正少佐，将军的下榻之处安排好了吗？”上车后，板垣征四郎关切地问。

“报告板垣参谋，全都安排就绪。”花谷正边开车边回答。

“我的下榻处是什么地方啊？”建川多次来华，对奉天了如指掌，有意地问。

“听有关的人说，将军每次巡视奉天，都住在‘文菊’茶馆。这次，我依然在‘文菊’茶馆为将军包租了一套上等的房间。”花谷正答道。

“好！好……让你费心了。”建川美次满意地合上了双眼。

“文菊”茶馆位于奉天的日本人居住区，是一所专供日本军政要人住宿的豪华级的旅馆。这里有日本警察巡逻，十分安全；又因为备有上等的艺妓陪宿，所以建川每次路过奉天，都要到此住一夜，借以寻求野花的乐趣。花谷正把车刚刚停在“文菊”茶馆的门前，一位身材修长，腰肢纤细的艺妓走到近前，献媚地说：“将军，欢迎，欢迎。我还差两岁才满18岁，您喜欢吗？”

建川下车闻声一看，这个艺妓颇有些姿色，边说“喜欢，喜欢！中国是最讲二八佳人的，”边挽着这个年轻貌美的艺妓走进了“文菊”茶馆的大门。

在一间豪华的客厅中央，早已摆好了丰盛的酒宴。建川美次在那位艺妓的陪同下洗完澡，穿着浴衣走出浴室，板垣征四郎歉意地说：

“将军！很是对不起，方才关东军参谋部打来紧急电话，要我回去一趟。这酒……”

“有少佐代陪就可以了。”建川美次显得很豁达。

板垣征四郎走后，建川美次在花谷正的陪伴下吃着山珍海味，品着他最爱喝的米酒，不时地还和身旁的艺妓调调情，解解闷，未露一点神色。正如花谷正回忆的那样：“好酒的建川，其风采是从容不迫的。但他的脑筋却非常细密，警觉力又强。他好像懂得我的意思，但却想到今天晚上要采取行动。总之，我觉得他似乎没有意思要来阻止我们的行动。”

酒过三巡以后，好色的建川故意装做酒醉，一手搂着艺妓，一手抚摸着那些敏感的部位。花谷正明白这是下逐客令，遂告辞步出“文菊”茶馆，开

车赶回特务机关的二楼。咣 一声，他惊得倏然转身，只见板垣征四郎已经站在屋门前，神色严峻地问：

“将军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一切正常。”

“好！”板垣征四郎大步走到桌前，拿起电话机，说：“请将军搂着二八佳人听我们的枪声吧！”旋即下达了震撼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命令……

附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经过，众说不一。

关于土肥原贤二介入“九·一八”事件的阴谋，无专著。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如下：“事变爆发前，为了汇报中村震太郎大尉事件，我奉召前往东京（实际上中央是为了对奉天方面的计划进行申斥而命

令我去汇报）……”

这几节文字，是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加之中外有关“九·一八”

事变的评述，综合、加工、杜撰而成。

### 十六 “九·一八”震惊中外的枪声

严阵以待的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接到板垣征四郎的命令以后，立即带领数名部下前往预定的所谓满洲事变的发难点——柳条沟去执行巡察铁路路轨的任务。河本选择了从北大营南下大约 800 公尺的地点，亲自在铁轨上装设了骑兵用的小型炸弹，并点上火。这是晚上 10 点多钟，而与轰隆炸声的同时，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散各处。事后，花谷正曾回忆说：“但它的规模却远比炸死张作霖时为小。因为这次的爆炸不仅不需要颠覆火车，而且不能危害正在开着的满铁线列车。”

与此同时，河本通过携带的电话机，马上报告到大队部和特务机关。板垣征四郎立刻接通距离爆炸地点北方约有四公里的文官屯驻军，命令川岛中队长即刻率军南下，开始实施突击奉天卫戍部队的营区“北大营”。随即又马上接通隐蔽待用的大炮炮台的电话，他命令开炮轰击。这时，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接连地给板垣接通整个南满铁路沿线日本驻军的值班长官，板垣一遍一遍地重复他的命令：“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从此，“九·一八”的侵略战火在奉天燃烧着，弥漫了整个南满。

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严守在特务机关二层楼上的指挥所内，接收着由各地发来的奏凯捷报。随着“九·一八”事变的明朗化，他们那严峻的脸上也渐渐地显出欣慰的喜色；而下达命令的吼叫声，也被开心的玩笑话语所代替。

“板垣君，你猜猜看，建川将军此刻在做些什么？”花谷正狡黠地笑了。

“他呀，正搂着那个二八佳人取乐呢！”板垣征四郎禁不住地大声笑了。

板垣征四郎猜对了！10 点左右，当大炮开始向中国飞机场和“北大营”轰击时，建川美次已经搂着那个 16 岁的艺妓进入了梦乡。害怕炮声的艺妓慌忙把他摇醒。他听了听，宽慰艺妓不要怕，没有危险，遂穿着睡衣走到旅店的走廊里，发现有几名日本士兵，他们彬彬有礼地对他说：“将军！我们奉命给你警卫，不让你到危险的地方去。”他很是幽默地说：“好吧！那么我同我的姑娘去睡觉了，苦差事让你们这些青年人去干吧！”转身走向房间，穿上衣服，从后门溜出去，由另一群士兵护送到参加战斗的一支部队的司令部。事后，以李顿勋爵为首的国联调查团核对此事的时候，这个 16 岁的艺妓诅咒发誓地说：“那天晚上的后半夜，将军像个娃娃一样甜睡在我的身旁。”但若干年后的一位亲历者证明说：“他看见将军手持指挥刀，率领日军进攻奉天城。”

当关东军的炮弹落在“北大营”的营区时，因驻军早已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1万余名官兵便开始从后门有秩序撤退。撤退的士兵开着房间里的灯，把日本人的炮火引过来，借以向全世界表明，是日本人挑起的战争。就这样，一支仅有500人的日本军队徐徐推进，占领了这座容纳万余名官兵的“北大营”。负责实施发难的川岛中队长右手拿着电话机，异常激动地向板垣征四郎报告：

“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北大营，我关东军无一人伤亡。”

“天皇陛下万岁！我们胜利了！！”板垣征四郎用力摔掉手中的话筒，转身又狠狠地抡了花谷正一拳，大声地命令，“请立即接通旅顺本庄繁司令的电话！”

此刻，远在旅顺的本庄繁司令正泡在浴缸的热水里，缓解旅途的劳累。他的参谋长突然跑进浴室，有些惊恐地喊道：

“板垣来电话了！他未经你的命令许可，就动用了警备部队。”

本庄繁不慌不忙地从浴缸里站起来，神气地伸了伸上肢，给人一种无比松快的感觉。他穿上和服，大步走进隔壁的房间，正在拿着话机和板垣征四郎通话的石原莞尔说了一句：“司令到了！”遂拿着话机用乞求的口气说：

“司令！奉天处于以寡敌众的极大劣势。我们惟一的防御就是进攻，我恳求您允许板垣参谋按已经准备好的计划进行。”

本庄繁中将像演戏般地在电话机旁的草席上蹲下，沉思了一会儿，对着石原莞尔说：“好吧！就由我自己来承担这事的责任。”旋即从石原莞尔的手中接过了电话，严峻地说：

“喂！你是板垣参谋吗？请简单地汇报一下情况。”

“是！司令。”板垣征四郎谎说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突然向关东军驻防区发起进击，形势紧迫，来不及请示，就下令奉天的关东军奋起抵抗。最后，他又大声地说，“我关东军已攻占‘北大营’，下二步，应当乘胜攻占奉天，请求司令批准我们的计划。”

“嗨！就这样吧。”本庄繁笑容可掬，非常满意地说，“火速攻占奉天，我立即移师奉天。”

“是！”板垣征四郎又恳求地说，“请您通知驻汉城的朝鲜派遣军司令部，要求他们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事由我去交涉，祝你们成功，奉天见。”本庄繁司令兴奋地挂上了电话。

板垣征四郎放下电话，下达了攻占奉天的命令。已经集结了整整一个联队的兵力，向奉天市发动了攻击。很快，板垣征四郎接到了如下的报告：

南满中部线路各站的城市，大部分都已落入日军之手；

长谷部旅团占领了长春市中心；

到早上5点，旅顺以北的南满铁路沿线所有中国城市落入日军之手；

天一亮，从朝鲜飞来的日本轻型轰炸机在已占领的原张学良的机场着陆……

激烈的枪炮声渐渐地平息，奉天城死一样寂静。敞着衣襟的板垣征四郎打开朝东的窗子，那团团的硝烟像是浓雾弥漫在城市的上空。他做了几次深呼吸，激动不已地自语：

“啊！奉天是我们的了，南满是我们的了，整个满洲也就要是我们的了！……”

花谷正虽说一夜没有合眼，他的脸上依然溢荡着侵略者那特有的兴奋表情。当他打开窗子，眺望东方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他竟然想到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命题：太阳是从日本帝国升起的，因而地球上任何地方所接受的阳光都是日本赐予的。而日本的太阳旗在地球上飘扬也是正常的。有顷，他的思路又从一夜战火洗礼的奉天城，联想到了它昔日的主宰者少帅张学良，遂操着嘲弄的口吻问道：

“板垣君，少帅张学良知道老家失火了吗？”

“这对他来说应该是未卜先知的！”板垣征四郎说罢鄙视地笑了，旋即又不无奚落地说，“我们用不伤一个日本士兵的代价占领了奉天，应当给他授一枚最大的勋章。”

“我想天皇陛下是会同意你的意见的。”花谷正有点好奇地问，“猜猜看，这位花花公子式的少帅，这一夜是怎样过的呢？”

“不是吸毒，就是和他亲爱的赵四小姐取乐。”板垣征四郎说罢淬了一口唾沫。

正当奉天的人民生灵涂炭，沦为亡国奴的时候，“九月十八日夜，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一小姐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当他获悉沈阳事变的情况后，立即召集东北高级将领开会，并发表了如下谈话：

“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行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全国的兵力可以泛泛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虽然事后张学良曾经多次说过：“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并且决计改弦更张，徐图报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被周恩来尊称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但是，他在九·一八之夜的作为和言行，依然作为民族的罪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就是真正无情的历史。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结束了！关东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奉天，取下了青天白日旗，升起了太阳旗。然而由于事变提前发难，所谓善后工作均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奉天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中。日本人答疑国联的记录是这样记述的：“由于街道成为日华两军战场……所有街道均布置了持枪的警察，街上……枪声不绝，市民受到威胁，感到非常不安，商店停业，居民闭户，街上几无行人。”如何恢复奉天的所谓生气和活力，遂成了本庄繁司令、建川少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侵华狂人大伤脑筋的事！板垣征四郎不止一次地大发感慨：

“治理奉天，比占领奉天难多了！土肥原机关长怎么还不回来啊……”

9月19日晚7时5分，由朝鲜驶来的客车停在奉天车站。上肥原贤二快步走下火车，登上迎候的军用汽车驶回奉天特务机关，匆忙走进二楼的指挥室，适逢花谷正刚刚打完电话。他未等落座，就命令花谷正详细地汇报了事变的经过，以及各地至今的战果。他听完之后，很不满意地说：

“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预定的作战方案！”



花谷正明白土肥原贤二所指的作战方案，那就是抽调朝鲜派遣军，向北攻占哈尔滨，向西攻占锦州和山海关。而今，北边只进到长春，西边毫无进展，仅仅攻占了旅顺、奉天、长春一线的南满铁路。他为难地叹了口气：

“今天，建川将军传达了内阁的指示：关东军应小心谨慎行事。目前，只要把军事行动限于南满，一切就没有问题。”

“他是个混蛋！”土肥原贤二暴怒地大骂。

“另外，”花谷正又小心翼翼地说，“帝国参谋总长曾经再三呈报意见，但朝鲜派遣军未蒙获准北上增援。”

“统统是一群笨蛋，只有板垣和石原才是真正天才。”土肥原贤二摇着头自言自语，“我们预定的‘神速果敢’地占领满洲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半，等中国人醒过来，我们将付出成千上万的关东军，才能攻占哈尔滨，才能攻占锦州和山海关……”

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土肥原贤二赶到桌前，拿起话机，一问知是板垣征四郎打来的，他不容分说，又在电话中大骂了一通建川少将和朝鲜派遣军。板垣征四郎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的戏没唱好，或者说只唱了一半。下边的戏可该你上场了！”

翌日上午，土肥原贤二驱车赶到关东军司令部沈阳馆，径直走进参谋长办公室，看见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已经等候在此。土肥原贤二刚刚坐定，性急的板垣征四郎便宣布开会：

“今天，根据本庄司令的指示，我们研究的议题有三项内容：

一，组建奉天市的行政管理班子；二，研究未来满洲的性质及其治理方案；三，如何对付国际舆论，力求满洲问题合法化。关于第一项内容，我向本庄司令和建川将军作了报告，他们都同意我和石原君的意见：由土肥原君出任奉天市长。”

“这绝对不合适！应当由中国人出任奉天市长。”土肥原贤二反对地说。

“谈何容易！”石原莞尔不慌不忙地说明中国方面的要人，大多数听到枪声已逃离奉天，极少数留下来的人员均销声匿迹。加之不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企图，近日是难以找出可以出任奉天市长的人。最后，他不容争辩地说，“奉天市长非你莫属，你就硬着头皮干吧！”

土肥原贤二陷入了沉思，最后，他坚定地说：

“以夷治夷，是中国的传统。日本人当中国城市的市长仅此一回，下不为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板垣征四郎满意地笑了，“下边，进行第二项议程，土肥原君，还是你先谈吧。”

土肥原贤二先分析了一通满洲的形势，然后，他下结论似地说：

“我认为未来满洲的性质，应当是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汉朝五族共和国。”

板垣征四郎是一位赤裸裸的战争贩子，他为了说服土肥原贤二放弃自己的主张，毫不掩饰地说：

“土肥原君的想法是好的，但居住在满洲地区的民族愚昧落后，难以担此主宰者的大任。如果作为我国的领土，我们国内的志士仁人就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帝国的部队一旦有了如此坚实的补给基地，占领中国、统辖南洋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我反对板垣君的意见，可我也不完全赞成土肥原君的主张。”石原莞尔从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出发，同意一举解决南北满洲的问题，但是，统辖满洲的形式，必须考虑中国民心的向背，以及国内外的形势。为了说服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他又进一步阐述，“未来的满洲，无论是以哪种政体出现，真正的主宰者都应是我们日本帝国。再说得具体一点，满洲的当权者必须听命于我们关东军司令部。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重实质，而轻形式。如果仅仅因为政体的形式而得罪中国人民，那才是危险的呢！”

历经长时间的争吵，结论逐渐地向石原莞尔的主张靠拢，并确立了如下的方针：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应当说及的是，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的原則，是土肥原贤二首先倡导，并经争论后确立的。土肥原贤二认为，尽快地扶植宣统傀儡政权，是应付国际舆论，力求满洲问题合法化的最好的办法。另外，他还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应付国际舆论是消极的行为，我们应当主动进击，把国际舆论的中心由满洲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这样，我们就赢得了解决满洲问题的时间。”

石原莞尔非常赞成这一见地，但是在什么地方策动同样的事变，他的心中是没有数的。他笑着问：

“土肥原君，作为谋略家，你认为转移舆论中心的地方应该选在哪儿？”

“上海！”土肥原贤二坚定不移地，“这儿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英美诸国利益的所在地，一旦我们把转移的炸弹掷向这里……”

“英美诸国必然从奉天回防上海！”板垣征四郎抢先答说。

“投掷炸弹的条件成熟吗？”石原莞尔疑惑地问。

“创造条件，是谋略家的基本功底。”土肥原贤二淡然地笑了。

“上海有创造这样条件的谋略家吗？”石原莞尔十分认真地问。

“有！”土肥原贤二很有把握地说。

“谁？”板垣征四郎惊奇地问。

“田中隆吉少佐。”土肥原贤二答说。

“哈哈……”板垣征四郎仰天大笑，“他呀，是一个花花公子，能完成这样重大的事业吗？”

“能！一定能。”土肥原贤二说明花花公子是谋略家的重要手段以后，又简单他讲述了田中隆吉在炸死张作霖时的特殊贡献，接着又说，“我来奉天就职以前，曾去过上海，总的看来，他还是具有谋略家的气魄的。”

“可他在王府公主的身上花的钱实在是太多了！”板垣征四郎很有情绪地说。

“为了帝国远大的事业，再多花十倍的钱也是值得的。”土肥原贤二有些动气了。

“既然如此，”石原莞尔缓解地说，“那就给田中隆吉发报，请他来奉天接受任务。”

“那如何请废帝溥仪来满洲就职呢？”土肥原贤二问。

“这事简单！”板垣征四郎轻意地答说，“请溥仪出山的事，就交给我吧。”

“土肥原君，”石原莞尔近似玩笑地说，“我看，你这位奉天市长就准备走马上任吧？”

土肥原贤二就任市长以后，为了尽快地恢复社会治安，他调“在乡军”充任警察，残酷地镇压不堪奴役的人民的反抗。但是，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发生部属身首异处，或去而不返的事件。同时，缺乏经费，也使他伤脑筋。土肥原贤二为了从此苦恼中解脱出来，他终于找到了市长继承人——相交素笃的大汉奸赵欣伯。他匆忙办完移交手续，回到了特务机关长办公室，有着一一种近来未有的轻松感。正当他准备谋划新的侵略阴谋的时候，板垣征四郎一步跨了进来、没头没脑地说：

“溥仪这小子太不识抬举了，请他来满洲当皇帝还不来。”

土肥原贤二完全听明白了，板垣征四郎策动溥仪由津来满失败了！他望着满脸怒气的同窗老友笑了笑，若无其事地说：

“天塌不下来，我想溥仪是会俯首听命来满洲的。”

“说得倒容易！”板垣征四郎习惯地挥击了一下右拳，接着又说明自己命肃亲王的长子宪立请溥仪的老臣罗振玉赴津，和派遣至津门的参谋上角利一块完成游说溥仪出关的任务。一个月的时光过去了，很不识相的皇帝给了四个字的答复：“暂不出行。”说到此时，他蓦地跳了起来，破口大骂：“帝国驻天津总领事桑岛，更是一个老糊涂了的混蛋，他不同意溥仪离开天津卫！”

“息怒，息怒……”土肥原贤二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留居天津的宪飞发来的机密电文，“你看看吧，这是绝对可靠的。反对溥仪离开津门的，绝不仅仅是桑岛总领事。”

板垣征四郎接过电文一看：“桑岛总领事拜会了天津驻屯军司令香稚，二人议定，不准溥仪离津。”他顿时火冒三丈，把电文往桌上一摔，愤慨地说：

“帝国的大业，都断送在这些争功排他的鼠辈身上了！”

土肥原贤二收好这份机密电文，似乎早已把人世间的事都看破了，参禅似地说：

“这就是现实！我经常想，在通往理想事业的路上，最大的障碍不一定是沿途的崎岖小路，主要的是要战胜来自我们内部设置的路障。”

板垣征四郎蹙着眉头久久不语，突然把头一昂，干脆地说：

“我历来主张实干，这样吧，溥仪出关的事，还得请你亲自出马。痛快地说，行吗？”

“我惟帝国之最大利益是从！”土肥原贤二郑重地说，“但不知本庄繁司令……”

“由我去说！”

“上海的田中隆吉有消息吗？”土肥原贤二望着板垣征四郎问。

“这个花花公子，前几天就说动身来奉天，可至今还没到。”板垣征四郎异常反感地说，“他呀，准是又被那个王府的公主给缠住了。”

土肥原贤二知道，这位王府的公主就是川岛芳子。关于川岛芳子离开川岛浪速回国后的经历，尤其是和田中隆吉的艳史，他了如指掌。为了消除板垣征四郎的火气，他笑着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看田中隆吉还是卓有远见的，此次策动溥仪离津出关，说不定还要用这位王府的公主呢！”

“用她干什么？”板垣征四郎望着已有定见的同窗老友，难以理解地问。

“这你就不要追问了。”土肥原贤二突然收起笑颜，“如果田中隆吉近

期抵达奉天，请他务必来我这儿一趟。”

板垣征四郎离去不久，身着西装，风度潇洒的田中隆吉在侍从的引导下，神色有些不安地走进了特务机关长的办公室。土肥原贤二打量着这位身材魁伟、仪表倜傥的年轻人，顿时产生了两种意念：一是自惭身躯矮小；二是难怪他能征服王府公主川岛芳子。他热情地请老部下田中隆吉落座，笑着问：

“你是奉板垣大佐的命令来见我的吧？”

“不！不……”田中隆吉拘谨地说，“我，还没有见到板垣大佐。”

土肥原贤二感到田中隆吉有难言之苦，遂有意缓和了一下气氛。在随意的交谈中，他获悉田中隆吉不仅和板垣征四郎私交不好，而且在上海干下了愧对上司的难言之事。他沉吟片刻，神态严肃，开门见山地说：

“有什么难处，可以对我直言，一切后果由我给你承担。”

田中隆吉感动地涕泪纵横了，他哽咽地说：“我全都告诉您土肥原贤二就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不久，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欲增设从事谍报工作的辅佐官，他亲自荐举刚刚升为少佐的田中隆吉就任此职。在巡视上海期间，他曾指示田中隆吉：

“你的业务活动，谍报经费，均由关东军司令部负责。”

田中隆吉就职期间，在“三井物产”的一次招待会上结识了只有23岁的川岛芳子。据田中的“传记”所写，当时芳子身穿中式旗袍，尽管田中会说中国话，但她还是用日语做了寒暄。翌日，芳子事前没有打任何招呼，就到武官室来访问时年37岁的田中隆吉。他考虑到芳子是清王室的女儿，不敢怠慢，便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芳子直截了当地请求帮助一笔急用的资金。田中隆吉当即给了她1000元。事后知道，芳子借钱的目的，是为了断绝同一个日本议员的肉体关系。不久，川岛芳子在四川路医院住院，对前来看望她的田中隆吉用“又像要求，又像拜托的口吻”，说自己没有住处，请他给找个住处。作为清王室的王女有求于他，“这使他不能不受宠若惊”。很快，就给她找了一所豪华、漂亮的住宅。

元旦的夜晚，川岛芳子又飘然来到正孤身一人呆在武官室的田中隆吉的房间，“百般纠缠，意在要田中与她共赴巫山”。但田中却晓之以要尊重清王室王女身分之礼，让她回去了。可是，刚过半月，又在各国武官在四川路舞厅举行的舞会上碰见了芳子，是夜，田中“终于投降，与芳子在中国饭店共度一宵”，以此夜为契机，田中与芳子结下了孽缘。

不久，田中隆吉“就为她购置一所住宅，成为他藏娇的金屋”。为了满足和川岛芳子的肉欲生活，他不得不从上海特务机关“搞阴谋的经费”中提取款额，不到一年，就挪用了数以千计的美钞。当他收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预计自己会因贪污特务机关的经费而受到惩处。沿途一直盘算，如何把这笔挥霍的钱说成是正当的投资，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无奈，只好投奔老上司土肥原贤二，寻求解脱自己的良方。

土肥原贤二听后大声笑了起来，他望着震惊不已的田中隆吉，坦然地说：

“放心！这事我早就给你办妥了。板垣不仅不会惩办你，还会给你一笔更大的活动经费。”

田中隆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着大嘴，呆呆地看着这位不像说笑话的老上司。

“但你必须答应做好两件事。”土肥原贤二猝然变色，分外严肃地说。

“机关长！您就下令吧，只要我能办到的，就一定去办。”

“第一，为了转移国际上对满洲的视线，你要在上海诱发一起类似奉天的‘九·一八’事变。”

“我一定完成！”

“详情，由板垣、石原和你细谈。第二嘛……”土肥原贤二有意地停顿了一下，“我想把你怀中的芳子借给我用一段时间。”

“什么？您要借芳子……”

“哈哈……不要误会，我没有女色之习，更不会夺你所爱。放心！放心……”

“那……”

“我要她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去何处报到？”

“暂时请她回到旅顺肃亲王府待命。一旦我需要她的时候，将由板垣参谋通知她。”

“是！”

### 十七民国第一执政

溥仪在津的住所，早已由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到了协昌里的“静园”，这原是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溥仪为了在此“静观变化，静待时机”，遂改名“静园”。

是年夏天，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回国度假前，吉风安直曾经隐寓地相告：“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象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不久，一位日本的不速之客造访了溥仪，送了一把题有“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诗句的扇子，借以暗示可以东山再起。这时东北的局势日益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溥仪早已泯灭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再次扑来。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后，溥仪每分钟都在想去东北。不久，保皇重臣罗振玉引关东军参谋上角利一来到了天津，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拜会了溥仪，并呈上大汉奸熙洽写给他的效忠信。大意是请溥仪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溥仪一回到奉天，吉林率先宣布复辟。从此，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

由于日本内阁与关东军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代表内阁意志的天津总领事，强烈地反对劫持溥仪出关；再由于天津驻屯军和关东军的矛盾，也不愿意把自己手中的这张王牌交出，更不愿以此帮助关东军造就更大的业绩，显得天津驻屯军平庸无能。因此，归心似箭的溥仪，只好以“暂不出关”四字，答复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

对于以上事实，时任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了如指掌。他在忙乱的市政工作期间，从日本东京请来了深得溥仪信任的日籍侍卫官工藤忠。关于他们的会见，记录在《“皇帝”溥仪在想些什么》一文中。为了忠实地再现历史，现摘抄有关的部分如下：

等我见到土肥原贤二市长的时候，他说：“真是非借助你的力量不可，正要打算把皇帝接到满洲来，你能否替我先走一步？”

“把皇帝接来了，打算怎么办呢？”我问。

他说：“当然是请他来当满洲国的皇帝啊！”

我又说：“我也是赞成的，不过是——土肥原先生，陆

军所惯用的手段就是用人替他做事，可是对我们却一点儿报酬也不给。总是把人请到二层楼之后，再从下面把楼梯撤掉。这回，真正能实现此事吗？”

他说，“这样做，绝没有错！”

既然已把话说到这步了，我便相信了他，先到天津去不久，土肥原贤二又接到了工藤忠的报告：在天津一带拥有雄厚实力的张学良不许溥仪走出天津一步，同时南方的蒋介石也派人来劝溥仪说：“现在上海最安全。”还说可以恢复一度曾是有名无实的“皇帝优待费”，“请躲到上海去吧！”并确实带了部分经费来。

土肥原贤二深知在这连锁的反应中，包含了那个英国大间谍端纳的智慧。到了亲自出马的时刻了。因此，他尽快地从奉天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经过本庄繁司令点头认可，便脱去戎装，换上一套日本式的西服，又登上了赴天津的客车。

土肥原贤二躺在舒适的卧铺上，想着劫持溥仪出关的行动：虽说此刻他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可他坚信自己有把握完成此项任务，故轻松地笑了。接着，他又想到了由谁治理未来的满洲国？溥仪可以重登皇帝的宝座，但他没有治理天下的能力，而他身边的那些顾命重臣、保皇元老，只能送进历史陈列馆，绝不可委以治理未来满洲国的重任。依靠东北军中的降将吗？降将多是没有气节之辈，今天可以归顺我日本帝国，它日也可以调转枪口。他又想起了北洋政府中亲日派首领段祺瑞，以及他的老朋友吴佩孚。由此为引线，又牵出了一大串军阀和政客：阎锡山、韩复榘、石友三、宋哲元……他满面的愁颜又渐渐地舒展开来，暗自得意地说：

“我曾导演过的‘北洋派大同盟’不又复活了吗？如果把他们紧紧拉向日本帝国一边，不但满洲问题迎刃而解，华北的大业也指日可待了！”

土肥原贤二终于从纷繁的事物中理出了头绪，确立赴津的四条工作方针：一，亲自拜会溥仪，坚定这位废帝的出关决心；二，亲自会见段合肥，商谈由他出山执掌满洲国的大任；三，召见失意的政客白坚武，由他劝说吴佩孚出川，与段合肥共同出任“北洋派大同盟”的盟主；四，寻机保护溥仪离津出关。

土肥原贤二到了天津，依然住在天津特务机关中。当天夜里召见了留居天津的宪飞，详细地询问了溥仪的动向，以及云集津门的原北洋政府中的大小官僚、政客的情况。当他获悉原直系、安福系留居津门的“寓公”们突然活跃的情报后，决定把会见溥仪的日程向后推，先约见他的老朋友——吴佩孚的高级幕僚白坚武。

翌日，宪飞把白坚武带到了特务机关，与土肥原贤二相见过后，便亲热地说：

“惺亚兄，土肥原大佐是很念旧的，此次来津门出巡，点名要看看你这位老朋友。”

“是啊！”土肥原贤二顺竿爬地说，“官身不得自由，我是特意来看望你的。”

白坚武混迹于军界、政坛多年，自然明晰这番客套话的寓意。自从吴佩孚兵败入川以后，他在津门已经作了近5年的寓公，出头之日在何方？常年闭门苦思的结果是：只有投靠日本人，把败在蒋介石手下的军阀、政客结成反蒋同盟，才能从蒋介石的手中夺回失去的一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他认为时机已到，应当把土肥原贤二构想的“北洋派大同盟”付之实施，重新组建倒蒋同盟。正当以北洋派军人为中心的反蒋同盟，欲在济南韩复榘的官邸举行会议的前夕，土肥原贤二来到了津门，他暗自庆幸地说：“此乃天意，大事成矣！”他格外激动地说：

“我只能这样说，您过去的构想，就要在即将召开的济南会议上实现了。”

“请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什么？”土肥原贤二镇静地问。

“由原北洋派军人联合拥戴段祺瑞、吴佩孚合作反蒋。”白坚武答道。

“届时将有哪些北洋派军人首领参加会议？”土肥原贤二不露声色地问。

“都是您熟悉的老朋友。除去原直系、安福系的人马以外，韩复榘、阎锡山等人也将出席。”白坚武得意洋洋地回答。

“好！好……”土肥原贤二沉吟片时，“还有其他势力的领袖人物参加吗？”

“有！有……”白坚武眉飞色舞地说，“集中在济南的国家主义派也极表赞同，并自告奋勇搞民众运动。”

“济南会议的安排有些眉目了吗？”土肥原贤二却变得严肃“计划得相当具体。”白坚武突然把话题一转，“不过，会议的内容从文字上看，对贵国是很不友好的。”

土肥原贤二当然清楚这所谓不友好的内容。一年以前，他构想“北洋派大同盟”。的初期，就曾有人告诫他：吴佩孚虽然反对蒋介石，但他素以爱国军人自居，恐怕不会受你的利用。他当时就明确地说过：“只要他的行动有利于我们，就是打抗日招牌也是可以的。”因此他笑着说：

“只要能打倒新的独裁者蒋介石，我们是不在意几句抗日口号的。”

土肥原贤二如此豁达的回答，出乎白坚武所料，他当即道出了济南会议的全部内容：会议决定推吴佩孚为北方抗日联军总司令，阎锡山、韩复榘为副司令，敦促吴佩孚即日出川，直奔大同，由韩复榘、阎锡山领衔推戴，并拟征求一部分东北将领列名，以壮声势。估计热河的汤玉麟和在山西阳泉的宋哲元都不会反对。吴佩孚在大同一就职，即通电拥戴组织政府，并声明东北善后交由张作相负责。

土肥原贤二对华北各派系的军人了如指掌，不少人赞成段吴合作的真实目的是，以段主持对日交涉，以吴标榜抗日，这与蒋介石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如同一辙。虽说济南会议冲击了他的让段祺瑞出关主政的构想，但如果真的能达到会议的目的，华北将重开大战。日本可趁着华北的混乱局势，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然而他明白单凭白坚武信口一说不行的，必须在完成策动溥仪出关的前提下，亲自找段祺瑞试探其政治动向。待白坚武受命催促吴佩孚北上就职离去以后，他又命令宪飞联系拜会溥仪和段祺瑞。

11月4日，夜幕刚刚罩住天津卫，土肥原贤二依然穿着他那身日本式西服，驱车来到了协昌里的“静园”。待宪飞引土肥原贤二走进“静园”会客室的时候，溥仪早已静候多时了。遗憾的是，他们的这次会见显得有些拘谨，既没有重叙当年北京会面的往事，也没有随意的谈笑，土肥原贤二为了郑重起见，自己用日语交谈。为此，还请了吉田忠太郎当翻译。关于这次会见，溥仪事后做了如下的记述：

他（土肥原）那年 48 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作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土肥原贤二驱车回到在特务机关的下榻处，已经很晚了，为了消除这一天的疲劳，他又按照大和民族的习俗，泡在一个木制的大桶内，专心洗着“五右卫门風呂”浴。有顷，宪飞悄悄地走进热气腾腾的浴室，他轻轻唤醒微闭双眼，泡在木桶中的土肥原贤二，小声地说：

“拜会段合肥的事联系妥了。不过，他托辞年迈，不能来这里见您。”

“这是当然喽！人家过去是执政嘛。”土肥原贤二蔑视地一笑，“明天上午，我去段公馆朝拜他。”

段祺瑞，字芝泉，是北洋军阀中皖系的领袖，因是安徽省合肥人氏，习称段合肥。段祺瑞自打从执政的宝座上滚下来以后，已是第三次来天津过寓公生活了。

段祺瑞此次来津住在日租界须磨街，和王揖唐的公馆住对面。

段祺瑞虽是北洋政府历代重臣，但他的生活却单调得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很少有变化。他清晨起床以后，吃过早饭，就在他的书房里看公事，接着就去衙门，中午照例回来吃午饭。提起用饭，他可有个习惯，就是个人单吃，不和他的太太小姐们吃饭，逢年过节，也不例外；午饭以后，他就在内客厅里间午休，起床后，照例是和家养的棋手下围棋，当然有时也举行诗会，在部属面前发发诗兴，博取阵阵的吹捧声；晚饭已过，就铺起牌桌打麻将，一打就是十几圈。

在清末民初的年代里，所谓的达官贵人没有几个是规矩人。可是段祺瑞



的家风还是受人称道的。他不但不抽大烟，还厌恶抽大烟的人；他不嫖妓院，也严格管教子女染指八大胡同；他不为自己修建别墅，也从不去例览湖光山色；就说谭鑫培名噪京城之时，他也从未光顾过一次戏院子，当然也没有在家里办过一次堂会；一句话，除了下围棋打麻将，别无嗜好。

自从他第三次来津门做寓公以后，不仅家道日衰，而且被同僚、部属称颂的家风也每况欲下了，他的几个年轻的姨太太们经常私自溜出家门去听戏、看电影，段祺瑞一旦离津外出，这些姨太太们就更放肆无忌了，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逛公园、划船，天天晚上要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段祺瑞年过花甲之年，年轻的姨太太们忍不住空房之苦，段公馆里的花花事也就多了起来。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竟然还出现了“扒灰”的事。气得他的老毛病——一生气鼻子就歪时而发生，为整伤家风，他连着休了两个姨太太。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他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为了使自己能安度晚年，不生“家气”，每天又增加了一样嗜好：吃斋念佛。正如他的管家回忆的那样，他没有做到四大皆空，兴致一来，还要和宠信的姨太太们取乐；自然，他更没有看破红尘，时时观注中国政坛上变幻莫测的风云。

段祺瑞很久没有像昨天夜里这样了！他和白坚武、王揖唐等人边打麻将边合计着反蒋大事，尤其当白坚武告之吴佩孚等一致拥戴他出山之事以后，当场就激动地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8 圈麻将过后，白坚武等人起身告辞，段祺瑞在最年轻的五姨太的搀扶下回到卧室，正欲解衣宽带寻欢就寝，公子段骏良在窗外报告：宪公有紧急大事求见。段祺瑞深知宪飞的特殊身分，遂破例在卧室里召见了。当段祺瑞获悉土肥原贤二欲亲自登门拜访的消息以后，他激动得难以自持，当夜和五姨太同归巫山，忘情云雨。年龄毕竟是不让人啊！直奔 70 的段执政，哪是五姨太的对手，被战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加之秋夜风凉，寒腿病复发了，疼得哼哼唧唧地闹了大半夜。为了不给土肥原贤二留下风烛残年、老气亨秋的印象，天刚刚蒙蒙亮，他就喊起五姨太为他捶腿更衣，待到段祺瑞步出卧室之后，这位五姨太被折腾得向床上一倒，连被子都没顾得上盖，遂就昏昏然地入睡了。

段祺瑞入静诵经过后，简单地用了些点心就朝前院走来。这时，一个尚未开蒙的男孩在院中戏耍，见了段祺瑞甜甜地喊了一声“爸！”就活蹦乱跳地跑到了段祺瑞的身边。这是段祺瑞的儿子吗？应当说是，不然段祺瑞为何按排行叫他为“小十二”呢！平日里，段祺瑞和孩子们是不苟于言笑的，连大公子段宏业见了他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似的，连口大气都不敢喘。今天，他可能是格外高兴的缘故，俯身亲吻了“小十二”的额头，旋即又亲热了一番。恰在这时，大公子段宏业走到跟前，毕恭毕敬地说：

“父亲！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到了公馆门前。”

“有请！有请……”

段祺瑞由于兴奋过度，蓦地抬起头，完全忘记了“小十二”还站在自己的面前，倏然迈步，把“小十二”撞倒在了地上。孩子年岁太小，哇地一声哭了，习惯地喊起了“妈妈！我要妈妈……”段祺瑞闻声勃然大怒，近似暴怒地说道：

“不准喊妈妈！你妈妈早已死了！……”

“不！我要妈妈，我就是妈妈！……”

小十二的哭叫声越来越大，段祺瑞气得几次欲举手教子都未付之行动。

不久，从厢房中惶然跑出一个奶妈，一只手抱起小十二，一只手捂住孩子的嘴，惶恐地向厢房走去。待她走进厢房里间，透过玻璃窗向院中一看，段祺瑞依然气鼓鼓地伫立在庭院中。她再一看那恼羞成怒的表情，吓得暗自说：“段老爷的鼻子又气歪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小十二的母亲是段祺瑞的三姨太，前年夏天的一个夜里，段祺瑞突然来了兴意，赶忙就往三姨太的卧室中奔去，令他吃惊的是，屋中似有男女合欢的动静，他一怒破门冲进，掌灯一看，原来是大公子段宏业的儿子——他自己的亲孙子大旺和三姨太同榻共欢，事后，他为了保住段家的好门风，休掉了三姨太，把小十二交由奶妈抚养。为此他气得大病一场，险些送掉老命。今天，小十二哭叫妈妈，又勾起了段祺瑞的气火，尤其当他看到大公子段宏业的时候，又悲愤地自问：“小十二究竟是我的儿子呢，还是我儿子的孙子呢？”自然，他的鼻子也就气歪了！段祺瑞就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时候，土肥原贤二不过是一名少佐辅佐官，虽说他们交往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较为平等的会见是土肥原贤二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而段祺瑞留居津门做“寓公”的时候，今天，土肥原贤二一见段祺瑞的面，讨好地拱抱起双手，满脸堆笑地说：“执政老前辈，别来无恙乎？后生有礼了！”“不敢当！不敢当……”段祺瑞最喜欢同僚称谓他执政，因这是他平生居官之巅的职位。他请土肥原贤二落座以后，喟叹不已地说，“真乃是后生可畏啊，你的事业越干越大了。”“哪里，哪里……”土肥原贤二连忙摆手，呷了一口香茗，语意双关地说，“我在执政老前辈的面前，可不敢班门弄斧，就说您老的棋艺吧，也够我学上十年八载的了。”“休得过谦！提起棋艺来嘛……”段祺瑞有意把话打住，故做沉重的样子，“这正如围棋源于中国，流入日本，结果流胜过了源一样，你早就超过了我嘛。”

“执政一席话，羞死我这后来人……”土肥原贤二虚意而笑地说。

“不要自作谦虚嘛！”段祺瑞突然把话锋一转，“事实上，你已经胜了我几个棋子了嘛。”

“这……从何谈起呢？”土肥原贤二茫然不知地问。

“就从中国当前的这盘棋说吧，”段祺瑞有些激动地说，“你们已经在东北四省吃光了我们的棋子了。”

啊！段祺瑞不愧是执政多年的老手，他借着棋道说出了许多真谛，并很自然地把寒暄之词引入了正题。土肥原贤二暗自敬服地说：“姜还是老的辣啊！……”他扼要介绍了日方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和经过。最后，很是客气地说：

“执政是位阅历颇深的政宿，尤其谙熟中日外交，我想您是能理解这次行动的。”

“这你可大错而特错了！”段祺瑞并没有顺着土肥原贤二竖起的梯子向上爬，“中日同文同种，又有着上千年的友好历史，我认为不诉诸战争，遗存的问题依然可以获得解决。”

“咳！执政就不完全了解内情了。”土肥原贤二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仅东北，中日遗存的悬案就有 300 余件，张学良把责任向南京推，而南京又向地方推，就这样推了数年。一句话，日本政府不能任其再拖下去了。”

段祺瑞熟知武装占领东北，并非是日本政府目前对华政策的中心，而是关东军——土肥原贤二他们这些少壮派军官采取的“下克上”的行为。他为了弄清土肥原贤二前来拜会的真意，有意转移话题，问：

“这样一来，你们就用枪炮把东北这几颗棋子抢到了手，对吗？”

“不！不……”土肥原贤二十分敏感，急忙解释，“我们日本帝国是不要这几颗棋子的，这次津门之行，尤其是前来拜访执政老，就是商议交还棋子的。”

段祺瑞听后就像是吃了定心丸，顿时踏实了。他有意地问：

“土肥原先生是消息灵通人士，当知道济南于昨日——也就是 11 月 4 号召开北方军人大会的事吧？”

“有所耳闻！”土肥原贤二自然懂得段祺瑞提起此事的心理，那就是等我出山以后，再商讨交还东北的棋子吧！他心照不宣地说，“交还棋子的事嘛，我就听执政老的了。”

段祺瑞听了这话，打心里舒服！至此，他认为可以和土肥原贤二剖腹见心地交谈了！

“土肥原先生，小六子——也就是张学良遗留的悬案，主要的有哪几项？”

“有四项。”

“是哪四项啊？”

“一，南满平行线必须废止；二，葫芦岛筑港必须废止；三，吉会铁路必须迅速施工；四，满洲日韩人杂居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段祺瑞沉吟了片刻，认为前三条容易解决，第四项不能马上回答，因为外侨杂居问题，应先解决由谁负责保护。如由中国保护，必先制订法律；如由日本保护而行使警权或司法权，则必引起两国纠纷。他逐一说明了个人的意见。最后，他望着倾听不语的土肥原贤二问：

“贵国在日韩杂居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呢？”

“这事未授权于我，无可奉告。”土肥原贤二觉得使用这样的外交辞令回答所问，一是有损于自己的地位和形象，再就是不利于和段祺瑞的交流，遂又补充说，“我想今夜赶回奉天去，请示第四项内容的解决办法。三天后，我再向执政老报告。”

土肥原贤二怀着喜悦的心情告别了津门，翌日抵达奉天。下车以后，直奔关东军司令部沈阳馆，向板垣征四郎报告了天津之行的经过。板垣征四郎朝着土肥原贤二伸出右手的大拇指：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不！一个顶两个师团。明天，我做东，庆祝你的津门之行大获成功！”

翌日中午，板垣征四郎在大和饭店的包间里要了一桌酒席。应邀出席的有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在把酒轮盏的喜庆气氛中，板垣征四郎传达了本庄繁司令的意见：“请转告段祺瑞，日韩侨民杂居问题可以暂时保留，容后再议。”接着，他又大谈了制造事端，挺进哈尔滨，一举解决满洲问题的设想，最后，板垣征四郎兴致勃勃地说：

“土肥原君！造就这样恢宏的伟大事业，没有你可不行。我和石原君商议过了，并征得了本庄司令的同意，希望你尽快地从天津脱身，回到奉天共商大计。”

“不！”土肥原贤二义无反顾地说，“如果满洲和华北这两篇文章能一气呵成，为什么要分两次作呢？”

“我们是担心没有这样大的胃口！”石原莞尔感叹地说，“土肥原君，我认为还是应当分两篇来作。当然喽，如果‘北洋派大同盟’搞成功了，我

们也是欢迎的。”

“石原君的意见是代表了本庄繁司令的。”板垣征四郎加重口气地补充说，“我们不止一次地研究过，为了支持段祺瑞出关组阁，或在京津组阁，可由大仓银行垫付500万元为活动经费。”

板垣征四郎端起酒杯，激动地说：

“为土肥原君在华北的事业顺利成功，干杯！”

“干杯！”与席的同僚一起碰杯痛饮。

石原莞尔是位理智型的战略家，对局势的分析是冷静的，很少说过头的话。今天，为了不扫土肥原贤二的兴头，他举起酒杯，微笑着说：

“预祝土肥原君近期把皇帝弄到满洲来，干杯！”

“干杯！”与席的同僚又一起碰杯痛饮。

正当他们乘着酒兴，无所拘束地畅谈侵华狂想的时候，奉天特务机关的一位机要员闯进来，把一份密电交到土肥原贤二的手里。他俯身一看，上边写着，“津门形势突变，望见电速归。宪飞。”他惊得一怔，生怕是醉眼看错电文，又匆忙看了一遍，他把电文往桌上一摔，愤然自语：

“我刚刚离开两天，好端端的形势怎么就会逆转突变呢！”

板垣征四郎急忙拿起电文一看，沉吟片时，有意安抚地说：

“人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啊！哪儿离开土肥原君，哪儿就一定出故障。”

“板垣君的话是正确的，”石原莞尔接着说，“满洲、华北都离不开土肥原君。我的意见嘛，目前只有顾满洲这一头了。”

“不！……”土肥原贤二异常痛苦地，“我历来是赞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中国话的。我即刻起程，赶回天津，做一个积极的谋事者吧！”

“会不会是溥仪出关遇到了问题？”石原莞尔自言自语地说。

“我就是采用非常手段，也要把溥仪弄到满洲来！”土肥原贤二坚定地说。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吗？”板垣征四郎问。

“立即电告在旅顺待命的川岛芳子，近日动身赶赴天津，接受特殊的使命！”土肥原贤二说罢起身，连声招呼都不打，迈着异常沉重的步子走出去了……

## 十八 “下克上”逼劫溥仪出关

土肥原贤二返回奉天以后，天津政坛的各派势力激荡不安，他所做的一个个美梦，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在预演“北洋派大同盟”的济南会议上，由于直系军人过去曾经痛骂过安福系，表示很难合作。此次会议的东道主韩复榘也表示，段可拥，而安福系不可用。会议之后，韩复榘派代表赴天津和段祺瑞商谈安福系的问题。急于“黄袍加身”的段祺瑞毅然表示：“鱼馁肉败不食。”明确说出安福系既然臭名昭彰，今后自然不会再用他们的了。又暗自指定从不过问政治的儿子段骏良与各方接洽，把安福系分子蒙在鼓里，使之一无所知。

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大仓洋行的经理林龟喜会见板垣征四郎以后，在土肥原贤二离津赴奉的那天夜里，他乘一等车厢由奉天回北平。真是无巧不成书，适有安福系骨干分子，段祺瑞的老部属鲍澄也由奉天回天津，并与林龟喜同卧一包厢。林鲍也是老相识了，林龟喜遂将段祺瑞即将出山组织政府的消息告诉了鲍观澄。由于他们均不晓得段祺瑞的一切活动都是瞒着安福系干的，鲍观澄兴高彩烈地先赶到安福系的大将王揖唐的公馆拱手贺

喜。王问喜从何来？鲍说：“好呀！你们做的政治买卖，想瞒过我！老实说，送款给你们做活动经费的日本人与我同车来津，岂非真凭实据？”于是老奸巨猾的王揖唐将计就计地骗出了真实情况。不久，留居津门的安福系分子全都知晓了内情，大骂段氏父子不够朋友，遂去找天津驻屯军司令、日本宪兵司令大兴问罪之师。一无所知的两位司令很是不高兴，严令部属破坏土肥原贤二的活动。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拜会溥仪的消息于第二天见了报，而且准确地揭露出了土肥原贤二此举的目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以帝国外交部代言人的身分，郑告特务机关：未有帝国政府的批准，不得私自把溥仪劫持到满洲；这时的天津警备司令为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奉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命令，严密看守“静园”，不得放走溥仪。这样以来，溥仪居住的“静园”越发地不安静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溥仪，急忙在“静园”里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现摘抄几段发言，可见激烈争辩的一斑：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彼一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几天以来，要求晋见溥仪的人特别多，而这位逊帝却又摆起了皇帝的架子谁也不见，身边的人无论是谁询问他的动向，他都不予以回答。结果，天津卫的诸家报纸均以窥测溥仪的行踪展开了新闻大战，有的撰文说溥仪即日出关，此举是认贼作父，丢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有的写文章恭维溥仪，说他根本没有离津出关的意思……就在诸家报纸炒得火爆大赚其钱的时候，蒋介石的说客秘密私访溥仪的消息惊动了天津特务机关，也打乱了宪飞等人的如意算盘，于惶恐万状中向土肥原贤二发去了速归密电。

土肥原贤二回到了天津，当晚就掌握了政局突变的全部情况。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十分平静地翻阅着有关的报纸。突然，宪飞慌张地闯进来，焦急万分地说：

“您可回来了！这个乱摊子可怎么收拾哟。”

“我怎么没看出乱来啊？”土肥原贤二用眼扫了一下宪飞那震愕的表情，“越乱越好嘛！这样一来，社会的注意力就分散了，我们就好人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我们的工作。”

“您知道老段在‘大公报’发表谈话的事吗？”宪飞疑虑不解地问。

“知道！”土肥原贤二指着桌上的一张“大公报”，“就登在这里。记者问：‘公对东北事变，有何意见？’段答：‘事已至此，只好想办法收拾残局。我认为盗已入室，但亦未必即据为己有，只有给他些东西，让我们收回来再说’，”土肥原贤二念罢抬起头，微笑着说，“老段并没有食言的意思。”

“可他……”宪飞突然收住了话语。

“他怎么啦？说下去。”土肥原贤二平和地说。

“他称贵国为盗，且又没说出山组阁的大事。”宪飞颇有些愤慨，“我认为此公不可信，应当另起炉灶才是。”

正在这时，土肥原贤二早年在京城的老友，一位姓姚的安福系的骨干分子打上门来，怒气冲冲地质问段祺瑞背着安福系出山组阁的事。土肥原贤二自知瞒不过去，遂反问：

“你反对老头子出山吗？”

“我反对你们瞒着我干这种事情！你们一定是找太子商量过的，这家伙太没天良了！你们的事不经我手，我必定破坏到底！”他就像是前来下最后通牒的使者，念罢牒文转身离去了。

土肥原贤二气得好久没说出一句话来，待到宪飞询问下一步怎么办时，他感叹地说：

“看来，天津的这篇文章也不能一气呵成了！你摸清皇上真正的动向了吗？”

“摸清了！他连藏之心底的话都对我说了。”

“谈起蒋介石的说客的事了吗？”

宪飞点了点头。接着，又说明蒋介石说客叫高友唐，原是清末遗老，被蒋介石收买过去了。他告诉溥仪，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皇家的优待费；至于溥仪住的地方，蒋介石希望选择在上海，如果溥仪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他怎样回答说客的呢？”土肥原贤二问。

“他笑着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呢？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爱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土肥原贤二和中国的军阀、政客打交道的教训太多了，他绝不轻信言谈，更看重于行为。因此，他的心中并没有高兴的意思。

宪飞为了证实自己的消息的可靠性，又转述了溥仪说过的这段话：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有人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结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这种人是专门欺软怕硬的。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帝位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

宪飞一边说，一边观察土肥原贤二的表情，当他发现这位老阴谋家完全相信了以后，又恳切地说：

“皇上去满洲是铁了心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把从宪警、密探包围中的静园弄出来，安全地送到满洲去。”

土肥原贤二依然没有说什么，他缓缓站起，背剪着手，习惯地在室内踱着步子。突然，土肥原贤二停下了脚步，唤进特务机关的密电员，命他向奉天关东军司令部发去如下的一份密电：“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并拟在吉林成立政府，大体属实。惟天津总领事桑岛根据外务省训令，不希望溥仪外逃，正严密监视其行动。因此，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实难达到目的。”电文

刚刚发出不久，他又发了一份意在压迫外相改变其政策的密电，要板垣征四郎速速通知帝国参谋本部，希永田铁山等人去完成这一计划。这时，他向宪飞宣布了劫持溥仪离津出关的全部计划：一，利用谋略手段，促使溥仪决心早日动身；二，利用谋略手段，策动所谓“天津事变”，制造溥仪安全出走的条件。此事由土肥原贤二主办，宪飞从旁协助；三，安排溥仪离开“静园”，直至安全踏上满洲土地的详细路线，以及各种运输工具。此事由吉田忠负责联系。

宪飞听后请教说：

“我应当采取哪些手段，促使皇帝决心早日动身呢？”

“咳！”土肥原贤二喟然长叹了一口气，“你们这些中国人啊，什么时候才能独立从事工作呢！”他说罢，又摇了摇头，向宪飞传授具体的手段……

虽说“静园”越来越动荡不安，但是这位早已被赶下龙庭的皇帝溥仪仍然还要遵从当皇帝的规矩，天天要听师傅的进讲。11月8号的清晨，溥仪刚刚用过早膳，就接了一个大骂他想当汉奸儿皇帝的电话，他气得面如白纸，浑身颤栗不止。这时，一位叫祁继忠的随侍走到跟前，行了个大礼，说道：

“皇上！师傅在等您听进讲呢。”

这时的溥仪哪有心思听这劳什子！但有碍于皇规，也只好走进书斋，坐到铺有黄锦缎缝制的椅垫沙发上，像往日那样微合着双眼，就像是听老和尚敲着木鱼诵经那样，听师傅进讲皇帝之道。今天，他无论如何也入不了静，师傅进讲了些什么内容？有的是没有听懂，有的是从这个耳朵里进去，遂又从那个耳朵冒出了。他忽而想到恐吓电话的内容，忽而又想到重登龙庭的场面，然而当他想到如何才能逃出这樊笼似的“静园”，心里猝然凉了半截。就说是那甜滋滋的复辟美梦，似乎也改变了滋味，遂平静的面部表情骤起了一层阴云，额前也渐渐蹙成一个不小的霉包。正当师傅唾星四溅地进讲“勿伤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决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的时候，侍从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转声转调地说：

“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坐在沙发上，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礼品，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来了，拿走了炸弹。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向溥仪报告说，那两颗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溥仪，“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二个随侍。”

紧接着，“静园”里收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措词都很吓人。有一封只有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溥仪，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溥仪。这个关心溥仪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刀子。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溥仪被搞得神

经高度紧张。这“静园”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俗话说得好，戏越演得热闹，越容易露出马脚。正当“静园”里上下左右、主仆随从都在提心吊胆地议论炸弹、黑信、恐吓电话的时候，有些重臣却从这一派混乱之中发现了猫耳眼，私下谈议着：这都是日本人导演的逼宫戏。其中，陈曾寿就在这时候向溥仪递上奏折，分析形势利害：

“恳请皇上密派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

溥仪阅览了这份奏折，觉得说的句句在理，似乎在遮天的浓云中看见了一点端倪，因此，从速离开“静园”的决心又动摇起来。烦人的日头沉到西天的下面去了，夜晚10时不到，天津大街上突然响起了激战的枪声。溥仪吓得心惊胆寒，不停地打着牙巴骨自语：“枪响了，炮也响了……”有顷，负责打探消息的随从祁继忠跌跌撞撞地跑回“静园”，一进溥仪书斋的门就摔了个狗吃屎，战战兢兢地说：

“皇上！大事……不好了，大街上突然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巷战的双方……是，是哪两家啊？……”溥仪全身抖瑟成一团。

“皇上！我，我看不清……”

“快！快去给我查清楚……”

祁继忠刚刚离去不久，“静园”的墙外又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溥仪失魂落魄地自语：“这、这是什么声音？不……不会是攻打‘静园’的铁甲车吧？……”这时，祁继忠又吓得屁滚尿流地跑回来，扑通一下瘫在了溥仪的面前。

“快说！‘静园’外面开来的是什么车？……”溥仪问。

“皇上！是，是日本人的装甲车……”

“啊？！……”

溥仪惊得瘫倒在沙发上。不知何时，激战的枪声渐渐地稀疏了，吉田翻译官大步走向“静园”，一看溥仪和祁继忠的狼狈相，惊诧地问：

“皇上！您这是怎么了？”

溥仪闻声，不知从哪儿魂来的力气，从沙发上腾地跃起，紧紧地抓住吉田的手，依然惊恐未定地说：

“快，快为我的安全作主……”

“皇上，不要怕，您已经没有危险了。”吉田镇定地说。

“那，大街上的枪声……还有，‘静园’门前的装甲铁车……不是对准我的吗？”

吉田告诉溥仪，今夜10点突起的巷战，是张学良预谋已久的天津事件，目的是为了从日租界中把溥仪绑架走。天津驻屯军率部应战，打退了张学良的进攻，宣布日租界戒严，并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的装甲铁车，是日军奉命保护皇帝的。溥仪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呆滞地望着吉田，不安地问：

“张学良他们……还会发动兵变吗？”

“这就难以预料了！”吉田沉吟片时，又加重了语气，“只要皇帝留居天津一天，他们就会捣乱一天。”

“我……现在就离开天津，行吗？”溥仪乞求地说。

“那，我这就去请示土肥原机关长去。”吉田说罢转身离去了。



11月9日的晚上，天津市面上依旧是戒严，紧张的夜空偶然传来几声枪响，又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氛。土肥原贤二独自坐在桌前，审视着由关东军司令部转发来的两份密电。一份是天津驻屯军通报关东军司令部的密电：“11月8日晚10时，天津中国地区发生暴动，目前正陷于混乱中。我津部队进入戒备并下达命令占领日租界外围沿线，……”

一份是北京武官处通报关东军的密电：“天津暴动系以张壁等为主的河北自治维持会一派所策动，已破坏杨村铁桥并占领天津中国地区各要地，正等待韩复榘之到来……”有顷，土肥原贤二收好密电，淡然地一笑，自言自语地说：

“真是一群蠢猪！这样的人主持华北的情报工作，岂有不败之理！”

这次天津事变的真相，瞒过了平津两大情报机关，竟然无一人知道是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的。

应当说及的是，土肥原贤二在密谋这次事变的过程中，越发地感到在华北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摧毁张学良在华北的政权。在“北洋派大同盟”暂时筹组不起来的情况下，应当在天津发起暴动，诱使中国驻屯军出动，在完成溥仪出走的同时，如再演出像“九·一八”那样的天津事变，真可谓是一箭双雕！因此，他通过宪飞在华北地区的关系，将潘燕士和李际春等人的汉奸部队调进天津，制造了11月8日夜的所谓天津暴动。虽说这次暴动由于计划不周，加之天津驻屯军力量单薄，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他却于失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华北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仰仗于中国驻屯军的力量增大；欲要增大中国驻屯军的力量，必须通过各种谋略手段，扰乱平津地区，破坏张学良的华北政权的同时，强迫帝国向华北、平津一带增兵。所以，他因暴动失败而过于沉重的心情如释重负，并有些得意地笑了。

夜深了，翻译吉田悄悄地走进来，把一张草图放在桌上，恭敬地说：

“这是溥仪出走的路线图，请您审阅。”

土肥原贤二仔细地审视了一遍，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缓慢地抬起头，用他那很少使用的严厉目光盯着吉田，低沉地问：

“你想过没有？万一出走的路上遇到麻烦怎么办？”

“这不会的，沿途经过的都是帝国的警戒区。”吉田边说边取出一份电文，“您看，这是市原外相发给桑岛总领事的密电，被我们的内线人搞到了。”

土肥原贤二急忙接过电文：

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了相当的警备。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自然也无可。

随着审视电文的推移，土肥原贤二沉毅的神态渐渐隐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无比蔑视的表情。在他看来，这份机密电文是他们的胜利，强硬的外务省不得不在“下克上”的进攻下投降。但是，当他想到天津驻屯军和关东军的矛盾，以及桑岛总领事那顽固的态度，遂又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不要忘了，几天以前，市原外相慑于国联的干涉，还曾发出过如发现溥仪逃走，即或击毙亦无妨碍的指令。因此，我的基点只能建立在这方面。”

“是！”吉田唯诺地回答。

“有鉴于此，出走的路上绝对不能发生意外。如果出现溥仪落入他部的

险境，还必须立即做出毁人的行动。”

“是！”吉田转身大步离去了。

关于溥仪出走的经过有不同的传说，作者尊重溥仪的自述，摘抄一段以存实：

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顺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的军车。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和真方勋扶我下了车。我和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我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他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了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我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活，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了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呼噜呼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做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一天下午，和煦的阳光斜射进特务机关的办公室。土肥原贤二双手捧着“溥仪白河偷渡成功”的电文，那张肌肉早已松弛的脸庞，洋溢着胜利者那特有的微笑。突然，宪飞惊恐地闯进来，甚是不安地报告：“‘静园’乱了套了，皇后婉容为了急于找到皇上，都快精神失常了！”土肥原贤二顿感震愕，如

果皇后真的急出精神病来，或者是被张学良的部属用武力绑架到南京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根据清室的规定：皇后是不能单独会见男人的。如何劝说皇后同意离津出关呢？就说是皇后应允出关，又委派谁护送呢？他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境地。事有凑巧，特务机关的密电员又走进屋来，送来一份板垣征四郎发来的密电。土肥原贤二阅罢格外高兴地说：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诱劝皇后出关的人到了。”

#### 十九巧用丽人 川岛芳子显身手

板垣征四郎的密电只有6个字：“芳子今日赴津。”

土肥原贤二阅后喜不自禁，暗自说：“这是我早已安排好的一颗棋子，怎么一急就忘了呢！”他算了一下自旅顺到天津的时间，对宪飞说：“芳子小姐乘火车来津，明晚就到了。我看，你就协助她去完成诱劝皇后出关的事吧。”

宪飞离去之后，土肥原贤二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一张今天的日文报纸，突然，他像是触了电似地挺起上身，双手捧着报纸，用心地看起了这则新闻：

敬启者：小生目前因某种原因，已从松本市的寓所移居本地。圣山的草庵亦腾空，黑姬山庄只留有看守人。今后如有信件，请寄现住址为荷。

顺致近安！

大连市圣德街四丁目十三番地

川岛浪速顿首

土肥原贤二阅罢这则启示，川岛浪速的形象猝然在他的脑海屏幕上闪现而出，这间空荡的房中似乎又响起了那嘶哑的歌声：“萤火虫，过来吧，这里有你的水喝啊！……”他懂得川岛浪速暮年的心情，以及他隐居山林的目的——让生活慢慢慰藉他那所谓的未酬壮志。如今所谓的“满洲事变”爆发了，他们这些后生晚辈终于实现了他梦想中的满蒙独立的志向，他受着难以自抑的喜悦的驱使，从隐居的日本故地搬到了大连。不知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支配，土肥原贤二真想赶到大连，和川岛浪速共坐在一块榻榻密上，端起一大杯香醇的米酒，真诚地说上这样一句话：

“谢谢您这位先驱者，满洲事变——不！乃至整个支那的胜利都有您一份。”

土肥原贤二很快从这种联想中醒来，又于无意之中从口袋里摸出那则“芳子今日赴津”的密电，他望着电文中的芳子二字，遂又渐渐地化作了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天真无邪地伫立在面前，待到这阿娜多姿的少女隐去之后，他才想起这就是拜访川岛浪速那天，在桌上摆着的川岛芳子的照片。当他的视线再次投向川岛浪速的启示时，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感，同时，在他的脑海屏幕上又闪现出一组画面：

安详、宁谧的夜晚，一间灯光幽暗的卧室，年仅17岁的川岛芳子脱去漂亮的和服，裸露在空间的是富有诱惑力的肌体；她伸出双手，轻轻抚摸一下丰满的乳峰，俯视一遍窈窕的躯体，自我陶醉地笑了。她倒在床上，但依然不愿把被子罩住那富有弹性的乳房，自我欣赏地看着，看着……

忽然，屋门被悄悄地推开了，时年59岁的川岛浪速赤身裸体地摸进屋来，两只眼睛喷射着无法抑制的欲火，嘴张着，喘着短粗的气息，蓦地扑到了川岛芳子的身上……

接着就是惊吓的嚎叫、反抗、呻吟、抽泣……一声猝然而起的枪声……

不知何故，他竟是那样的痛恨川岛浪速。是正直的人性复发了吗？不！

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事谋略工作的人，女性的一切都引不起兴趣，因为已经把这项圣洁的享受，当作谋略的手段了！”他渐渐地从痛恨川岛浪速的情感中解脱出来。

夜色的帷幔徐徐垂落下来，特务机关长办公室里的灯光明如白昼，若大的房中依然是只有土肥原贤二一人，他独自一人在室内踽踽踱步，继续思索着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蓝图。所谓满洲问题，即日就可解决，关键是关东军司令部敢于冒“国联”干预的忌讳，敢于再次对帝国政府“下克上”；但是，华北问题就复杂多了，张学良拥重兵坐镇北平，摆出一付报国仇、雪家恨的复仇者的架势，暂时不可能靠武力解决问题。怎么办呢？他为此思索多日了，一种办法是继续组织“北洋派大同盟”，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取得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另一种办法就是挑起事端，给天津驻屯军造成巨大的压力，胁迫帝国同意向华北地带增派驻屯军。如果挑起的事端能和解决华北合二而一，半壁中国就解决了！这当然是最为理想的方案。赌徒都是冒险家，而且总是爱做成功的梦。土肥原贤二这个谋略战线上的大赌徒，又继续筹划第二次天津事变！

有顷，一名随侍走进屋来，报告门口有一位年轻的客人求见。土肥原贤二惊疑地自语：“今晚没有约见任何朋友啊？”遂问：

“来访的客人叫什么名字？”

“他说，他的名字只能对您一个人讲。”随侍有些生气地答道。

“这就奇怪了，”土肥原贤二蹙着眉头思索了片刻，冷漠地哼了一声，“告诉他！我正在考虑一件重要的大事，暂不会客。

如果有急事，就等我办完了公事；如果事不太急，就请回府，明天见！”

随侍退出以后，土肥原贤二又沉入到谋略的梦海之中。当他想到明天的此时就见到川岛芳子的时候，田中隆吉的形象又在心中浮起。命他返沪发动上海事变。半个多月的时光过去了，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土肥原正在策划第二次“天津事变”，如果天津事变和上海事变一块爆发，这台戏可就热闹了！子夜的钟声敲响了，土肥原贤二有些疲倦地离开了办公桌，缓缓走到窗前，轻轻推开窗扉，他仰望着深这的夜空，明月显得那样的皎洁，他低声地吟了一句中国古诗：

“海内生明月……”

“机关长！客人还在门房等您哪。”

土肥原贤二蓦地转过身来，看见那位随侍躬身站在一边，便说：

“有请！有请……我以为客人走了呢。”

随侍走后，多疑的土肥原贤二又自问：“这位神秘的客人是谁呢？他不会不是张学良派来的刺客呢？……”没有结论！他为了预防万一，从抽屉中取出左轮手枪，放在桌面上；转身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指挥刀，举手摘下来，熟练地系在腰间。静候这位神秘客人的到来。

顷许，随侍引客人走进室中，土肥原贤二定睛一看：来人身穿可体的黑色的丝绸长袍，头戴一顶银灰色的大礼帽，俊俏的杏核眼中滚动着一对明晶多情的眸子，再配上那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嘴唇，白白的肤色，真是一表堂堂的人材！随侍退出之后，这位漂亮的不速之客仁立在原地，一声不响，高傲地等待着土肥原贤二的问话：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缓缓地把目光投向土肥原贤二，以最低的嗓音小

声地说：

“我的名字是无关紧要的；我是来帮你的忙的。”

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说话的声音太奇特了！男不男，女不女，和他那潇洒的仪态，倜傥的风采太不相配了！瞬间，土肥原贤二想起了清室的太监，惊愕地问：

“你说话的声音太像太监了，快告诉我，你是不是溥仪手下的人？”

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没有再说话，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同时，还向惊诧的土肥原贤二送来了一笑。

事后，土肥原贤二告诉自己的朋友：“这不是普通人的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为了测试这位不速之客的胆识，像武士斗剑前那样大吼一声，但他依然是那样平静如初，土肥原贤二完全地被激怒了，右手用力握着指挥刀的刀柄，起身走到他的面前，冷酷地说：

“好吧，如果你不愿告诉我你是谁，那就让我亲自动手看看你是谁！”

土肥原贤二说罢，唰的一声抽出了指挥刀，把闪着寒光的刀尖对准神秘的不速之客的胸口。

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毫无怯意，那甜蜜的微笑更富于诱惑力。

土肥原贤二沉吟片时，用刀尖巧妙地把长袍上的扣子逐一割开，这寂静的室中回荡着割扣子的响声。

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毫无畏缩地站着不动，仍然朝着土肥原贤二媚笑，并发出不无蔑视的嗤嗤的笑声。

土肥原贤二蓦地挑开了袍子，伸出双手抓住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的肩膀，然后再次发出日本武士道的嚎叫，猛地撕开了女人紧束乳房专用的丝中，一面白白的女人胸脯，两个像是点有红珠的高高的乳房，完全袒露在上肥原贤二的面前。他震愕了，他被对方的媚笑又唤醒了，他两眼痴痴地盯着右边那座一起一伏、很有规则的乳房，他知道掩盖在乳房下面的心是平静的。但是，他不知为什么自己的心乱如麻团，像是敲大鼓似地跳动着。他有妻子，也开过不少妓院，但没有哪个女人的肉体曾经打动过他的心。当他那双被欲火燃烧着的目光和面前这个女人的视线相遇时，他就像是接通了性欲的电源，身不由己地扑到了面前女人的怀抱里，双手用力地抚摸着那鼓鼓的乳峰，尽情地发泄着，发泄着……

这个女人的媚笑，渐渐地化做了放浪的笑声。待到土肥原贤二本能地发泄兽欲的时候，她突然收住了笑声，十分鄙视地说道：

“哎呀呀，你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啊！哈哈……那就脱光了来个痛快的吧！”

土肥原贤二闻声猝然关死了欲火的心门，他本能地放开双手，胆怯地后退了一步，就像是一位失败者不敢正视胜利者的尊容那样，他低着头嗫嚅地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寻找藏在你肩胛骨里面的弹头……”

这位依然袒胸露乳的女人陡然变色，那勾魂的眸子立刻化做了一触就炸的愤怒的炸弹，真是吓人得很！不知何故，转瞬之间她又放声地狂笑起来……。

数年以后，土肥原贤二为了掩饰这次不寻常的会见，他曾对朋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明知她是个女人，所以我要彻底地检查，但决不让她的白嫩

的皮肤有丝毫的抓伤。”

这位漂亮的女人就是川岛芳子。

她不是坐火车，而是乘飞机来津的，行期提前了一天。她和送她的飞行员朋友在一家旅馆歇了很短的时间，算是对飞行员送她的报答。吃过晚饭以后，她把短发塞进礼帽，穿上了一件绅士派的男长袍，赶到天津特务机关造访土肥原贤二。

川岛芳子的大名，曾经轰动过 30 年代的日本。可以这样说，那时凡是懂事的日本人，都知道在中国有一位从事谍报活动的男装丽人。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需求，80 年代的中国，也几乎无人不晓男装女谍川岛芳子了！但是，很多著述为了所谓的各种效益，很不适当地夸大了川岛芳子的作用，并杜撰了许多传奇的情节，以博取读者的青睐。然而川岛芳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川岛芳子是肃亲王的第十四格格，名叫显玛。她的母亲是张桂氏，是肃亲王的管家从京兆南收旗租时买来的丫头，俗名兰姑娘，还在少女时代的兰姑娘，就被肃亲王的儿子宪平奸污了。15 岁的时候，被肃亲王收房后封为四侧福晋，但生活并不愉快，仍然和奴才差不多，经常挨打挨骂。这对川岛芳子的怪戾性格的形成不无影响。

年仅 6 岁的显玛，成了善耆和养父川岛浪速进行政治交易中的一个筹码后，便为她的一生铺下了一条肮脏的道路。肃亲王善耆将她送川岛浪速时，改名东珠；去日本后，改名为川岛芳子。她的家庭教师夸她“有罕见的天才，能以锐利的目光观察别人的面部表情。她有五感，而实际上胜过五感，似乎有七感八感之多。”川岛芳子读到中学三年级就不上学了，川岛浪速带着她到处交际，训练她跳舞、骑马、滑冰、开汽车……向她灌输武士道精神，目的是把她豢养成为搞政治冒险的工具。在她 17 岁那年，被川岛浪速强奸了，她痛苦地举枪自杀，又未达到毙命的目的。历经一段悲痛的苦闷之后，毅然剪掉了头上的青丝，改易男装，突然回国，嫁给了甘珠尔扎布。

但是，由于她的处女膜已被川岛浪速夺去，新婚的第二天早上，没能拿出初夜的“腰垫”——按着传统的习俗，新娘子出嫁时，都要携带一个 50 厘米见方的手制纯白“腰垫”，新郎在初夜把这个“腰垫”铺在新娘的腰下，第二天早上由小姑子们检查，以证明新娘的贞节，她被视作不干净的女人。她无法忍受，独自离家出走。几经周折，投到了土肥原贤二的门生田中隆吉的怀中，开始了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的间谍生涯。

土肥原贤二是熟知英国大间谍劳伦斯的手段的。虽说他也有倾心女色的本能，但他不愿意因为桃色事件而毁了前程。他违愿地命令川岛芳子掩上衣襟，罩住那两座微微跳跃的乳峰。待他全身的欲火渐渐退去之后，方才询问川岛芳子在上海所从事的营生。川岛芳子以嘲弄的口吻讲完和田中隆吉的结合之后，又毫无羞耻地说：

“田中有着女人所喜欢的魅力，但就男子汉给女人带来的快感而言，比起英国人来可就差远了！”

“什么？你还和英国人睡过觉……”土肥原贤二惊愕地问。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川岛芳子鄙夷地哼了一声，“难道就只允许你们日本的男人戏耍中国的公主，和流亡到满洲的白俄大娘们睡觉，这太不公平了吧！况且跟着您干这一行的女人，不就是能和你们所需要的男人睡觉吗？”

川岛芳子完全误会了土肥原贤二惊愕的本意。他作为一个谋略家，关心的是从敌人心脏摄取有用的情报，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击败对手是无关宏旨的。像和异性同床共枕这类小事，他更是不屑于一问。基于此，他曾劝说板垣征四郎宽恕了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挥霍金钱的行为。所以当他听了川岛芳子这番自我得意的话后，只是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难道我还需要你来讲间谍入门常识吗？”

是啊！土肥原贤二是个老牌的谋略家了，他怎能不懂得和异性睡觉的价值？这时，川岛芳子又忽然想起了方才见面的情景：当土肥原贤二忘情地扑进她的怀里，双手撕揉着她的乳房的那一刹那，她完全进入了虚无缥缈的境界，忘情地等待着所期盼的那样的时刻的到来。但土肥原贤二竟然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没有成为她的俘虏，这足以说明这位年近半百的谋略家是理智的。可是，他为什么对自己和英国人睡觉表现得如此反常呢？百思不得一解。

土肥原贤二在中国进行谋略工作，一直把英美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而端纳又是他在这场谍报大战中的头号对手。多年以来，他一直想把自己最得意的门生，打入到英美诸国的机要部门中去，但一直未能如愿。“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决定派遣以英国李顿勋爵为团长的调查团，深入满洲各地考察，这不能不影响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同时，裕为了转移国联的视线，拟在上海策动新的事变，英国和美国将持什么态度呢？会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出兵干涉呢？他无从获悉准确的情报。因此，他对川岛芳子的轻蔑误解毫不生气，只有遗憾——实在是太嫩了！土肥原贤二审视良顷，十分严厉地问：

“告诉我，和你睡觉的英国人……”

“是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川岛芳子这时才明白了土肥原贤二的苦衷。她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或者说是掩饰方才所表现出来的无知，未等土肥原贤二把话说完，就抢先说出了对方所期望的结论。她望着惊喜万分的上肥原贤二，引而不发地说，“我不会在孔圣人面前卖字画，但我知道您还希望我说些什么。您相信吗？”

“好厉害的公主！”这是土肥原贤二事后对友人说的一句话。土肥原贤二很快恢复了理智，为了打掉川岛芳子的傲气——当然也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突然把话锋一转，问：

“你是奉田中隆吉之命而为之的吧？”

“哈哈……”川岛芳子猝然大笑，“他要是知道了啊，还不把醋坛子砸个稀巴烂？”

“你为什么违犯我们的规矩？”土肥原贤二拍案而起，大声地训斥。

“我又没向你们立下卖身契，为何要遵守你们的规矩？！”川岛芳子毫不示弱地昂首一边。

就在这一瞬间，土肥原贤二直感到在这位清室公主的身上，有着一一种难以驾驭的素质，一旦这种素质任意放纵，其破坏作用将是很大的。他缓和了一下气氛，说：

“为了我们共同关心的事业，谈谈你所获取的情报吧。”

川岛芳子有些傲气地告诉土肥原贤二，从英国武官那里刺探出，西方国家不愿意为制止日本侵略满洲作出统一的承诺。另外，她还获悉只要不影响西方国家在上海的现实利益，各国也不会协调一致地干涉日本在上海的行为。土肥原贤二真是如获至宝，快步走到川岛芳子的面前，紧紧握住那双肉感的手，激动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

“谢什么？”川岛芳子的情绪并未受到感染，依然是淡淡地说，“快说说吧，要我来津帮您做些什么？”

土肥原贤二简略地交代了诱劝婉容出关的任务。川岛芳子说：“好吧！我保证把她送到皇阿哥的身边。”又微微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特务机关。

皇后婉容是在15岁那年，由于宫中在选后问题上的矛盾，继文绣之后被溥仪钦定为皇后的。17岁那年与溥仪完婚，但在新婚之夜，溥仪没有和她同欢共枕，回到养心殿中去独宿，抛下她一个人在新房坤宁宫中暗暗啜泣。自此以后，他们夫妻很少同居，婉容仅保留一个皇后的大名消磨自己的青春！精神渐渐地变态了！来到天津以后，为了填补精神的空虚，她学会了吸毒。溥仪私自出走以后，说句老实话，婉容的情感深处并没掀起任何波澜，然而她是逊位的皇后，又出生在殷富首户，自小信服三从四德，从嫁给溥仪那天就只有一个念头：从一而终。道德观念在无情地打击着她。尤其当她听说日军食言，甚至皇帝被监禁或已被杀的谣传后，神经完全失常了。她忽而是哭，忽而是笑，忽而大声呼叫皇上……

一天晚上，“静园”中来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妇女。自称是皇帝大阿哥的族妹，是奉命来探望皇后婉容的。婉容打量着面前这位姿色超群的女人，惊愕地问：

“你是皇上派来的吗？”

这位仪态雍雅的美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显玛。”

婉容听说面前站的是显玛，惊得骨碌一下爬了起来，战战兢兢地说：

“你……就是川岛芳子？”

“那是我的日本名字。”川岛芳子微笑着，“怕什么？皇阿哥已经安全地到了祖宗发祥地满洲，就要重登龙庭了，没有皇后怎么行呢？”

“这都是真的吗？”

“我为什么骗你哪！”川岛芳子更加亲热地，“再说，皇阿哥没有你多孤单啊。”

“你胡说！你骗人……”婉容骤然变色，清醒的神志再次变得失常了！她指着屋门，大声地吼叫着，“骗子！快把这个骗子轰出静园去……”

川岛芳子伫立在室中一动不动，她那两只歹毒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婉容，直到婉容被吓得抖颤着身子，渐渐地清醒过来。她恶狠狠地说：

“听不听我的话，由你！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话。”

“这……是真的？……”

“谁还哄你！过了这个时候，你落到张学良这伙人的手里，我可就不管了！”川岛芳子说罢，倏然转身，大步离去。

婉容听着川岛芳子有意高踏双脚，那高跟鞋踏着花砖地，发出富有节奏并越来越远的响声，心慌极了，身子也缩成了一团。尤其她想到自己落到大兵手中的可怕下场，不禁地哆嗦着喊：

“把她追回来！快把她给我追回来……”

“静园”中的管家还是细心的。当即通过关系，向土肥原贤二打听川岛芳子津门之行的目的。当他们获悉川岛芳子真的是受皇上派遣，专程来接皇后婉容赴满洲登基以后，于翌日晚上摆起了丰盛的家宴，等待着川岛芳子的



到来。

翌日夜晚，川岛芳子挎着一个时兴的小皮包准时来到“静园”，落落大方地陪着婉容吃了一顿酒宴。皇后到了抽大烟的时候了，她趁机溜进婉容的卧室转了一下，遂又借行方便提个小皮包溜进了厕所。待到卧室中传出婉容失魂落魄的嚎叫时，她又匆忙赶回，只见婉容指着尚未铺好的床，转声转调地说：

“蛇！蛇……”

这小小的骗术是川岛芳子设下的。她为了促使婉容从速离津赴满，出高价钱买了两条虽不咬人，但样子却很可怕的草蛇。由于天冷的缘故，装在挎包中的草蛇依然冬眠不动。方才，她溜进婉容的卧室，把这两条冻僵的草蛇塞到龙床上的被子中。川岛芳子走进卧室，二话没说，一手抓住一条蛇的尾巴，蓦地拎起，有袁空中摆了两摆，走出了卧室。有顷，她又空着双手走回屋来，把婉容扶到龙床上，有意地说：

“蛇蝎心肠的坏人，想拿蛇来吓我的皇嫂，真是瞎了眼！我连张学良都不怕，还怕你们偷偷放的两条蛇吗？皇嫂，不要怕，我陪着你睡。”

“谢谢你了，我的好妹妹……”婉容一下扑到川岛芳子的怀抱里。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土肥原贤二刚刚把天津第二次事变弄出个眉目，突然收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紧急电文：帝国政府强令关东军由新攻占的城市齐齐哈尔撤退，并下达了“必须立即遵照执行”的严格命令。同时，拒绝朝鲜驻屯军北上支援关东军和天津的驻屯军。令土肥原贤二不解的是，石原莞尔认为：“根据全面情况，此时以一举全面撤退为宜……天津的情况，并未达到必须给予紧急救援的迫切程度，且以现有兵力，亦无攻占锦州的可能。”同时，他还认为造成帝国政府和关东军对立的原因，是“板垣参谋等人发出的有关天津军谋略或土肥原大佐行动的电报，使中央当局受到极大的冲击”。换言之，如果他继续再搞天津第二次事变，就有可能遭到纪律的处分。怎么办？他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历经激烈的斗争，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为了帝国在华北的利益，明知第二次天津事变失败，也得搞！”遂决定了这次铤而走险的行动计划。

不久，川岛芳子像阵风似地走进来。土肥原贤二一看她那得意的表情，知道了诱劝婉容出关大功告成，是邀功请赏来了。为了小小地压一下川岛芳子的傲气，他拿起一份电文说：

“你干得并不漂亮啊！帝国外相都知道了你的行踪。”

川岛芳子接过电文细阅：“从宣统皇后的亲信人口中获悉，最近川岛芳子受板垣关东军参谋之委托，以男装打扮秘密来津，企图将皇后接到满洲。皇后对芳子有所怀疑，经向土肥原询问，已得知此人系军方所派……”她读罢这份电文，第一感想是：日本的谍报人员无孔不入，而土肥原贤二的确是佼佼者；她的第二感想是，诱劝皇后的计划泄密了，是否能使婉容如期出走。她有些茫然了，方才那洋洋自得的神采不见了。

“把精神振作起来！”土肥原贤二完全摸透了川岛芳子此时的心思，“我自有办法掩护你护送皇后出天津。”

“真的？”川岛芳子惊愕地问。

土肥原贤二深沉地点了点头。

“我下一步的行动？……”

“让你回到田中隆吉的身边去！”

土肥原贤二有意收住了话语。川岛芳子那猝发的兴奋之情，只有用“新婚不如远别”这句俗语来形容。土肥原贤二完全注意到了，心中生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有顷，他把这本能的妒忌之情藏于心底，低沉地说：

“眼下，你必须负责把皇后送到溥仪的身边去。”

“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川岛芳子答道。

### 二十土肥原静候处分

川岛芳子成功地完成了诱劝皇后婉容出关的任务。

然而，川岛芳子是如何把皇后婉容偷运出天津的呢？史学家不屑一顾，文艺家的笔下众说不一，随着历史的推移，出走的情节越编越离奇。影响较大的有这样几种传说：

风靡 30 年代的日本小说《男装丽人》是这样描写的：

川岛芳子与皇后在同一房间呆过几天之后，一直窥视着逃脱的时机，在某一天夜里，她终于下决心把皇后带出。皇后有只像人那么大的爱犬。她打开双座型汽车的后盖，把皇后和犬像货物那样塞进车箱，然后盖上盖，不点车灯，以码头的高柱子上闪光的弧光灯为目标，飞奔而去。然后，她巧施妙计成功地使皇后坐上了一艘开往大连的粗陋货船。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大连。皇后对这次可怕的冒险、成功的冒险感到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儿赠给了川岛芳子……

日本著名作家本舍三著的《妖花川岛芳子传》，则是这样描写的：

与芳子同行的还有她领来的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为了策划这次出走，芳子还特邀请了驻军吉田翻译官夫人参加，两个人避开皇后和其他人，在背地里进行种种密谋。

原来，卧在病床上的病人并不是个女人，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男人。芳子告诉他，秋鸿——即婉容皇后吸鸦片烟很厉害。然后又说道：

“你知道吗？据说皇帝就是藏在柳条包里，从这里逃脱的。”

“啊！”

“醇亲王住在英租界。每星期要从这里送一两次浆洗过的衣服，当时就是趁着这种相会出走的，只是司机一个人知道，不是去英租界，直接到日军那里去了。”

“啊！”

“不过，这次不能用老办法，我这次想采取……”

“难道说，这次就采取给我送葬的方式……？”

“你猜对了！”

数日后，果然运来一口大棺材，芳子为亡友而泪流满面。秋鸿以及佣人都到灵柩前默哀礼拜，按中国习俗要把死者遗体送回故乡去。男扮女装的那个男人已脱掉女装，正在灵柩前忙碌着。

堂堂正正地由宅邸出殡，灵柩被运到白河畔，日本宪兵，以及其他中国人，对从溥仪宅邪运出的棺材，都毫不理睬，至于中国军警，向来在任何场合都对殡葬棺廓不予过问的。

由于芳子的成功策划，秋鸿皇后被平安无事地迎送到旅顺皇帝身边。

当时，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文学文摘》又是这样记述的。

天津的街道上机枪在扫射，子弹横飞，来往交通也受到士兵的盘查阻挡。于是芳子化装成一个开出租汽车的男司机把车开到皇后的家门前，让她钻进汽车。然后直接驶往港口。半路上她有好几次被中国士兵拦住，但是芳子终

于带着皇后一路平安地登上了一艘日本驱逐舰。

细心的读者，阅罢这三条不尽相同的描写之后，都会发现有着不同程度的演义。但是，同时也会觉察到川岛芳子护送婉容离津的夜晚，大街上响着枪声。这枪声就是土肥原贤二为掩护婉容，并力图挑起华北战事的第二次天津事变。由于天津中国驻屯军的力量单薄，加之张学良命其弟张学铭率部抗击，土肥原贤二导演的第二次天津事变，再次以失败告终。

土肥原贤二奉调返回奉天，正如他自己所估计的那样，由于第二次天津事变引发的帝国政府和关东军的严重对立，受到了陆相南大将的叱责，他留守奉天特务机关，静候纪律处分。

这当口，好友板垣征四郎不在奉天，奉本庄繁司令之命北上海伦，游说马占山停止抗日，与日亲善去了。他回到奉天，获悉土肥原贤二的处境之后，直奔关东军司令部，当面向上司大发雷霆。本庄繁司令待板垣征四郎愤气泄完，方才无可奈何他说：

“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挥泪斩马谲，它说出了我心里的话。不过，我是绝不会像孔明那样把马谲杀了的。”

板垣征四郎颇有情绪地向土肥原贤二转达了本庄繁的意思。土肥原贤二听后微微地点头，不仅没有附和板垣征四郎大发牢骚，相反，他却站在顽固的军国主义立场冷峻地说道：

“从事谋略工作的人，他只能服从于帝国的长远利益。如果遇上鼠目寸光的上司，那也只好一笑了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河本大作所做出的牺牲，就不会有今天满洲乐观的局面！”

“这我懂！”板垣征四郎格外躁动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是你韬晦养性的时候。换句话说：没有你是不行的！”

“那……你把我的能量和作用估计得过于大了。”土肥原贤二冷静地说。

“不！我这是说的心里话。”板垣征四郎感慨万端地叹了口气，“这次海伦之行，我深深地体会到不是谁都能从事谋略工作的。这次如果是你出马，我相信马占山会放下枪和我们合作。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不用牺牲一个帝国旅团的代价，就能和平地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

黑龙江省也是土肥原贤二从事谋略工作的基地之一，远在1918年他就受聘于黑龙江省督军的武官。他以独有的谋略远见，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力，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建立了庞大的谍报网系。因此，他是同意板垣征四郎对他的评价。另外，他从本庄繁司令的话语中，完全体会到了这位上司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还要继续起用他。为了他日能在黑龙江省大显身手，遂有意地笑着说：

“我暂时不能披挂上阵，还可以给你们出谋划策嘛！怎么样？给我讲讲海伦之行吧？”

板垣征四郎喟然长叹了一口气，旋即又愤然地摇了摇头，遂讲起了海伦之行……

由于“国联”的干预，所谓满洲问题西方诸国纠缠不休，同时，积极抗日的气氛弥漫整个满洲，不仅解决满蒙所谓自治问题前景暗淡，而且随着马占山，苏炳文等人高举抗日义旗的行动，大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关东军借口修筑嫩江桥事件，遂出动重兵追击马占山部，从而演出了有名的“嫩江桥激战”、“三间房激战”，而马占山也成了轰动中外的有名的抗日英雄。齐齐哈尔失陷以后，马占山率部退到海伦，建立了黑龙江临时省政府。为了诱降

马占山，本庄繁司令派遣板垣征四郎北上做说客，为了借用舆论的力量压服马占山投降，带领大坂《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的记者同行，未经马占山许可，驱车来到了海伦，要求拜会马占山。夜十二时，马占山于居所广信涌内接见。板垣征四郎取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刺，并起立改同，谓：

“余等此来系代表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训令，向贵方提出两项要求：（一）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东亚和平；（二）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本人又有声明者：敝国关东军已下最大之决心，决不许东北任何处有抗日举动之继续存在，即敝国政府亦有整个之计划使其实现，为将来彻底改造东三省之步骤……因钦佩贵主席之英勇，故不即实行军事计划。”

马占山一看来者不善，遂以强硬的态度对之。他当即说了如下这段话：

“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前次冲突，本主席为保全守土，实为环境所促成，此后尚望双方遵照贵代表意见施行。关于第二项，亦极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主权，为诚意的亲善。黑龙江省此次所采取的行动，纯属自卫，本主席受命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对于中日间的一切纠纷亦望贵国政府与敝国政府早日获得正当的解决。”

板垣征四郎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沉吟气时，又强硬质询马占山：

“（一）此次冲突系一时误会，能否即此谅解？（二）对此次战争观感如何？（三）现在究作何态度？对日军是否仍坚持反抗行动？请作明确答复。”

马占山也不示弱于人，当即作了回答，其立场大致与前相同。对于所询今后态度问题，说了下边这句话：

“个人态度早为贵方所明了，贵军如不相迫，即可保持和平。”……

板垣征四郎北上海伦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说罢与马占山会谈的经过，方从军服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往桌上一摔：

“看吧！这是我和马占山的合影，也是此行的惟一收获。明天见报。”

土肥原贤二拿起照片，只见马占山坐在沙发当中，面有忧虑之色；板垣征四郎等人围在马占山的周围，似乎做出的热情又过份了一些。土肥原贤二微然作笑地说：

“不要小视这张相片，它在社会上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

“我可没有你这样乐观！”

“我从马占山的表情中看到了，他正处在十字路口。”土肥原贤二认真地说。

“你可真会说笑话！”板垣征四郎不悦地说，遂收起了这张相片。

“我不是在说笑话，我有证据！”土肥原贤二转身取来了一份电文，“我刚刚收到的，是马占山准备通电表态的文稿。”

板垣征四郎急忙夺过这份电稿，双手展开一看，电文说：“占山一介武夫，吞主省权，上维国家依界之殷，下凛同胞青望之切，守土系属天职，自卫斯卫神圣。敌军人寇，不拒奚为？惟有谨率我黑省民众从事自救，此身存在，誓不屈服。”板垣征四郎把这份电文用力掷在桌上，暴怒他说：

“这是什么根据？是向全体中国人宣告：马占山誓与日本人决战到底！”

“哈哈……”土肥原贤二但然地笑了，“板垣君，请勿发火。你想想看，

他为何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通电？”

板垣征四郎被问懵了，他沉吟片时，茫然地摇了摇头。

“中国有个寓言，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想想看，马占山像不像那个自我宣称不曾偷银子的隔壁王二啊？”

板垣征四郎如梦方醒，猛地抡了土肥原贤二一拳，随即又开心地笑了。然而当他想到有谁去把贴在马占山脸上的那张抗日的面纱揭去，尽快地组建所谓满洲傀儡王朝的时候，他又用拳头朝空中一击，歇斯底里地说道：

“我们说了算的时代快些到来吧！到那时，中国、亚洲、太平洋全都是我们的了！”

“我看还是学着过小媳妇的日子好！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中国格言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实用的。”土肥原贤二依然是那样的平和，“从全局看，预谋上海事变的步伐要加快。”

“那你就动手去筹划吧！”

“不行！这幕前下达指令的事……”

“我来做！”板垣征四郎蹙着眉头，操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声，“策划于密室，遥控于上海，乃至满洲国的建立，全都交给你了！”

木久，东京传来了若槻内阁辞职的消息，翌日又获悉支持满洲事变的犬养毅受命组阁。土肥原贤二暗自惊喜他说：“险滩已过，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他通过安插在黑龙江省的爪牙，密切地关注着马占山的动向；他利用自己在奉天的密友——大汉奸赵欣伯等人，广泛联系亲日的上层分子，定时地研讨未来所谓的满洲国建国方略。正当他汇集情报，研究上海诸方面的形势时，屋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他抬头一看，川岛芳子仁立在屋门中间，一手插腰，一手托腮，两只勾魂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哎呀呀，真是贵客临门，必有大喜。请坐，快请坐……”

“请坐先不忙！”川岛芳子蓦地换做另一副颜色，“机关长阁下，您一定不知道我的来意吧？”

土肥原贤二茫然地点了点头。

“我是来找您讨帐的！”

土肥原贤二当然清楚岛芳子讨帐的内容，为了试探这位清室王爷小姐的目的，他依然装作做茫茫然的样子，问：

“我欠你什么帐啊？”

“风流情事帐！”川岛芳子猝然变色。

“你不要忘了！”土肥原贤二也迅然变色，震怒地质问：“你还欠自己死去的父亲的帐！你还欠日本帝国栽培的帐！”

川岛芳子顿时哑口无言了！那种急切要回到田中隆吉怀抱中去的念头，顿时又被她那独有的复辟狂症所替代了。她微微地低下头，负罪似地说：

“机关长！请相信，我一定要偿还所欠的一切！需要我做些什么，您就下令吧。”

土肥原贤二希望川岛芳子尽快地回到上海去，协助田中隆吉把预谋震惊中外的上海事件变为现实。欲达此目的，必须找到一个中日双方诉诸武力的导火索；为了求得上海事变的完全胜利，必须利用川岛芳子的特殊身分，迅速地深入到中外各个阶层中去，摸清美国和英国瞬息变化的态度，搞到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兵员实力、财政状况等方面的准确情报。最后，他近似玩笑他说：

“芳子小姐！拿出你征服田中隆吉的本事，诱劝婉容皇后出关的聪明，大胆地去干吧！”

川岛芳子沉思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伸出了双手，说：

“请把你们应该投下的资本给我吧？”

“已经由关东军全部汇到上海去了。”土肥原贤二低沉地答道。

“一共多少钱？”

“2万元。”

“您不觉得少了点吗？”

“不够用，可随时向田中隆吉支取。为了早日挑起上海事变，需要多少，我们就付多少。”

川岛芳子满意地告别了土肥原贤二，于12月17日回到了上海。

就在川岛芳子回到上海的第4天，设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一名会员尹邦昌乘船离沪，驶向日本，决心用一枚炸弹刺杀裕仁天皇。他安抵东京，在下等娱乐区浅草的尾张屋旅馆租下一间客房，等待时机。

1932年元月8日，当天皇的卤簿，——天皇行幸时的仪仗行列路过樱田门警视厅门前时，尹邦昌扔了一颗炸弹，但因掷偏而裕仁天皇没有受伤。上海《民国日报》惋惜地报道：“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

由此为开端，日本军国主义完全左右了日本的政局，日本的政治——对外实行经济侵略的文官政治，完全变成了军阀的政治。返回东京的板垣征四郎利用这一时机，使用他独有的说教本领，从天皇到新内阁成员逐一游说，终于批准了关东军决定成立的“满洲国”和挑起上海事变两项方案。并于元月10日向奉天的土肥原贤二，向上海的田中隆吉同时发去了一份电报：

“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而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土肥原贤二完全领会了这份电文的寓意。他一面和有关汉奸协商成立所谓“满洲国”的方略，一面遥控上海的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积极推进上海事变的进展。正当上海事变的条件日趋成熟之际，板垣征四郎于元月22日由东京飞返奉天，当天便召开了所谓的满洲建国会议。

首先，板垣征四郎传达了裕仁天皇批准成立的所谓满洲国建国方略：“这个新国家的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这个国家“在表面上将是独立自主的，但实际治理国家的是日本‘顾问’，这些顾问们将取得满洲国的国籍，称他们为‘满洲国’人，同时他们仍保留日本国籍，服从东京的命令。”

作为天皇最忠诚的臣民，全体与会者毫无疑意地表示赞成，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欢悦。然而，土肥原贤二的表情却显得意外的沉重。待到与会的同僚相继降温以后，他缓缓地抬起头，深

沉地说：

“天皇陛下批准我们组建满洲国的方案，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可是如何才能把这一方案变成合法的现实呢？我想还是有不少困难有待于大家去克服。”

与会的同僚犹如浇了一盆凉水，顿时变得清醒了，从高度的兴奋状态迅转为愕然的沉思。顷刻，又从愕然的沉思变为七嘴八舌的窃窃私语，进而又演变成大声地争辩。板垣征四郎拍案而起，雷霆大发：

“停！满洲都被我们占领了，组建一个听命于我们的满洲国，还有多么难吗？！”

土肥原贤二不为所动，仍然郑重地说：

“问题并不像说的这么简单。举例说明吧，我们理想中的满洲国是共和制，可宣统皇帝这些人会赞成吗？”

“不赞成，也好办，我们就搞它一个名为帝制，实为共和的国体。”板垣征四郎胸有成竹地说。

“那我们也需要把细节想周全才好。”土肥原贤二用眼扫了一遍与会者不同的表情，“另外，组阁将是更为棘手的事情，宣统皇帝周围的遗老遗少，能或与我国亲善的人士携手共事吗？”

“这更简单！谁违背帝国在满洲的整体利益，我们就把他拿掉。”板垣征四郎不容置疑地说。

“拿掉以后怎么办？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为什么事前不做到心中更有些数呢？”

“那，你先开个头吧！把你想到的远忧近虑全都说出来，供大家议论。”板垣征四郎有着明显的情绪。

“好，我先说。”土肥原贤二沉吟片刻，“一，作为满洲国的首都，它的首要条件是安全。可距离长春只有 100 多公里的哈尔滨市，至今还不在于我们的控制之中……”

土肥原贤二尚未把话说完，一直未参与争议的石原莞尔乐呵呵地说：

“关东军司令部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预计本月 27 日占领哈尔滨。”

所谓占领哈尔滨的周密安排，土肥原贤二当然是清楚的。即：为了铲除经营“北满”的隐患，组成了以大汉奸于深征为总司令的吉林军开始所谓的北代。并于 27 号进入哈尔滨。但是，多次失败的教训，使土肥原贤二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中国的军阀、政客的行为，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至于信誉是没有的。所以，他对 27 号进入哈尔滨的协议是留有余地的。为了不损伤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自尊心，对此，他没有再说些什么。有顷，他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

“马占山的手中握有重兵，且又得到中国百姓的拥戴，他主政黑龙江省一日不易帜，我们就不能堂而皇之地建立满洲国。因此，当务之急是做马占山的策反工作。”

“这件事，驻黑龙江省的特务机关在抓。”石原莞尔答道。

“关键是要抓出成效！”土肥原贤二的语气很重。

“我赞成土肥原君的意见！”板垣征四郎突然又站在了土肥原贤二的一边。他扼要地讲述了自己的海伦之行以后，又说：“林义秀少佐机关长热情有余，工作成效稍嫌不足。为了推进北满的工作，我建议土肥原君北上。”

围绕土肥原是否北上，与会者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形势的发展，正如土肥原贤二估计的那样，正当吉林军准备进军哈尔滨的时候，26 日晨，驻扎在依兰的第 24 旅旅长李社突然率部西上，两营部队进入哈尔滨，和丁超率领的部分军队联合在一起，占领了中国街的傅家甸。对于这突发的事件，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土中佐等人无所防备，一时也乱了方寸，遂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急切的呼救。

在反吉林军和吉林军激战的过程中，长春空军部队奉命派遣清水大尉驾机飞往哈尔滨侦察，不慎被反吉林军的炮火击中，迫降在哈尔滨市的南部，

侦察机下落不明，飞行员清水大尉死活不知。百武晴士机关长束手无策，只好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救援急电。

正当本庄繁司令坐立不安，正大发雷霆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又送来了吉林军溃败、侨居哈尔滨的日人要求出兵保护的电文。本庄繁认为对此不闻不问，其危害必将波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以及伪满洲帝国的建立。如果擅自派兵进攻哈尔滨，挽回其败势，有可能因中长铁路的利益引起苏联出兵，这又将形势引向更为复杂的局面。怎么办？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之中！

“将军！派土肥原机关长北上吧？！”

板垣征四郎的提醒，把本庄繁司令从困境中拉出。他看了看待命的板垣征四郎，严肃地下达了命令：

“免去百武晴士中佐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之职，由土肥原贤二大佐继任。”

### 二十一 深夜光顾妓院的贵人

1932年元月26日中午，天低云暗，风声怒号，如席的雪片扑头盖脑地下着，随风翻卷着，很快就把辽阔的松辽大平原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就像是国丧之日那样，无处不是悲恸的素色！

一声汽笛长鸣，由南而北驶来了一列客车，它就像是一条满身玉鳞银甲的巨龙，无所畏惧地与暴风雪抗争着，呼号着，似在唤起三千万同胞为生存而搏击。

气温已经降到零下30多度了，似乎整个人世间都没有一点热乎劲。但是，就在这列客车的一等车厢中却温暖如春，那些“高贵”的旅客躲进舒适的包间里，有的和妻妾调情，有的和情妇取乐，几乎变成了他们行乐的场所！

就在这节一等车厢的头号包厢中，有一位年近50岁的乘客，他仁立在包厢中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车外的暴风雪。他个头矮小，身躯微胖，身着一件双排扣的獭皮领的大氅，头戴一顶哥萨克式的双峰皮帽，越发地显得像个胖墩了！他终于转过身来，由于他眉宇间蹙着一个不小的霉包，他那一双倒扫帚眉，一对倒丹凤眼，就更是觉得向两边耷拉，再配上一只蒜头鼻——以及鼻子下面那块黑得像屎球一样的巴巴胡子，真形容不出他长得像个什么样子！他就是土肥原贤二——北上就职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所留下来的照片形象。

包厢中的温度太热了，土肥原贤二的额头上渐渐渗出了汗珠。他脱去大氅，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双峰皮帽，取出金壳怀表看了看，自言自语他说了一句：“哟！就要到长春了。”他倒在松软的卧铺上，遂又习惯地陷入了沉思。

土肥原贤二终于从策动成立伪满洲国、上海事变……这些重大的事件中解脱出来，渐渐地吧思路引向北上哈尔滨的使命轨道。不知为什么，16年前——即大正七年奉命出使黑龙江督军武官时的往事又回忆而起，陆军大臣颁发给他的训令也在耳边响起：

颁发给陆军步兵大尉土肥原贤二的训令：

（一）该职在黑龙江督军的应聘期间，其业务概受炮兵中佐斋藤稔的指挥。

（二）在此作片期间，根据日华军事协定充任黑龙江督军联络官，其业务受参谋总长统辖。

特此训令

大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陆军大臣

那时，土肥原贤二因最早出使应聘武官，受到同辈军官的羡慕，自己心里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激动，连续看了三遍训令，牢固地记在心中；10年以后，他第二次出使张作霖的顾问，遂成为同辈军人中惟一先后两次担任应聘武官的人，足以见得陆军参谋本部是何等的重视他的才能了！他的思路很快又从遥远的年代回到了现实，当他想到自己从天津事变受斥责以来的处境，以及此次临危受命北上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以后，遂又忍俊不禁地笑了。

北去的客车停止了爬行，车外的争吵声又把土肥原贤二从沉思中唤醒，他暗自说道：“长春到了！”他缓缓地站起身来，穿上水獭皮的大氅，戴好那顶哥萨克式的双峰皮帽，打开车厢门，一位日本车警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个举手礼，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沿着车厢廊道走到尽头，打开车门，风裹着雪片扑面打来。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接着又打了个寒颤。他冒着风雪走下车门，站在积雪盈天的站台上向前方一看，只见那些背着花包袱，提着行李卷的男女百姓你挤我拥地上下车。更有甚者、打开双层车窗，从窗口中溜下车来。大人哭，孩子叫，再加上呼啸不止的暴风雪，真是一幅活生生的逃难图！猝然之间，他想到了民怨沸腾这四个字，遂决定到普通车厢中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北去的客车再次冲入暴风雪中！土肥原贤二脱下水獭皮大氅，换上一件随身带的中式灰布棉袍，摘下哥萨克式的双峰皮帽，又围上一条半新不旧的纯毛大围脖，有意遮住鼻子下面那块巴巴胡子，如果不留意他脚蹬的军用毛皮靴，一定认为他是落难北去的穷教员。他示意保镖的车警打开普通车厢的大门，他尚未挤进车厢，就传出叫骂声：

“快把车门关死，这疙瘩是风道，活人受不了！”

土肥原贤二歉意地点了点头，拼力挤进车厢，尚未来得急关死车门，直听“哎哟”一声，一位席地坐在包袱上的楞头青年腾地一下跳起来。抓庄土肥原贤二的衣襟大声质问：

“你脚下长了眼没有？俺坐在这疙瘩好好的，你干吗往俺的脚面上踩？”

土肥原贤二违愿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没想到这位楞头小伙子不依不饶，非让土肥原贤二擦去鞋面上的雪片，这就引起了公愤，其中一位小青年带气地说道：

“兄弟！同是逃难人，干嘛非要和自己的同胞过不去呢？”“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句话，有能耐和小鬼子使去，拿自己同胞出气的只有汉奸！”

“胡说！”楞头小伙子做出打架的样子，“我看你才是汉奸呢！”

“我要是汉奸就不管这闲事啦。”

“说得好听！有种的，跟着我上山找义勇军打鬼子去！”

“算了吧，是真心抗日的就跟我走，俺那疙瘩就有打鬼子的义勇军。”

就这样，两个跃跃开打的小伙子变成了朋友，一块向同车逃难的百姓宣讲参加义勇军，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很快，这节

拥挤不堪的车厢中顿时又洋溢着抗日的暖流。而这暖流一触土肥原贤二的身心，就又化做刺骨的寒气，迫使他打冷战。正当他抽身欲走的时候，那位楞头小伙子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郑重地说：

“别走！我请你给我们当抗日的军师干不干？”

“我……”土肥原贤二噤嘴了，于惶然中编瞎话说，“我有妻儿者小，离不开啊！”

“回家搂你的骚娘们去吧！”楞头小伙子用力一推，咣一声，土肥原贤二靠在了车门上。旋即车厢中响起了一片冷嘲热讽的讥笑声。

土肥原贤二就像是过街的老鼠，狼狈地逃回了他那舒适的包厢。

客车发出的单调的响声，渐渐地淡化了土肥原贤二这意外的情感撞击，很快又把思路引向哈尔滨之行的使命。他认为调查飞机驾驶员清水大尉的下落易如反掌，给赛大侠发个急电，就可查个水落石出；挑起事端，为关东军突向哈尔滨——一举解决北满制造借口，堪为驾轻就熟；但是，当他想到苏联利益的所在中长铁路，以及他们在哈尔滨的投资以后，遂渐渐消失了藐视一切的自信感。怎么办？他惟有乞求天皇洪福无边，苏俄袖手旁观，默认关东军下一步的行动。可是如何才能获悉苏俄政府的外交信息，以及运用谍报手段影响他们的外交态度呢？他深感力不从心。有顷，他又想到了诱降马占山的事。依据他在华从事谋略的经验，不造成大兵压境，欲战必亡的态势，马占山是不会轻易倒戈的。只要马占山盘踞海伦一天，所谓组建满洲国的设想就不能实现。他思来想去，哈尔滨之行的突破口是尽快获悉苏俄政府的态度；欲要达此目的，必须找到一位能炸开这一突破口的爆破手。可这样的爆破手又在哪里呢？他微微地摇了摇头。

傍晚，客车驶进了哈尔滨车站，土肥原贤二拎着一只皮箱走出了出站口。他仁立在站前广场中间，习惯地眺望了一下市容，他发现风停了，雪佳，晚霞映照在银色的建筑上，显得是那样的妖饶，壮观。他暗自说道：

“久违了！美丽的雪城。”

“先生，去哪嘎？坐我的车吧？”

土肥原贤二被拉客声惊醒了，只见有四五辆洋车团团围住了他。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一位十分斯文的形象，暗自惊喜地说：“对！只有找他去讨教了。”旋即，他就近蹬上一辆洋车，说了一句“去太阳岛”叭嗒一下，落下了深蓝色的洋车门帘，很快又沉入那久远的回忆中……

在松花江的北岸，距离太阳岛不远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座俄式的二层小洋楼。黄黄的墙壁，绿绿的尖屋顶，很像是童话中的那种卡通式的洋房。

楼房的主人姓武，叫什么名字无从知晓，来访者都称谓他武先生。据意大利的大间谍阿梅莱托·韦斯帕回忆说：“我在这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手下工作期间，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真正身分。”

若想了解这位武先生的真实身分，还必须把历史向前推移半个多世纪。自明治天皇迄始，就秘密组建了一个所谓的“文官”间谍组织，它不属于日本政府领导，而是一个以天皇本人为中心，并以他私人的钱财作津贴，通过朋友和内线拉拢而组成的一个特别谍报网。由于皇室的森严纪律——每年都要销毁有关的档案记录，所以外人很少知道这个谍报组织的全貌。而暗中指挥这个特务组织的，是多种多样的间谍机构的指挥中心，名目繁多，但他们的直接领导人都是皇室的成员，并将报告直接送交天皇。例如代号“蜘蛛”的老间谍田中光昭，就是这个皇室文官间谍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由于他是皇室贵族学校的校长，辅导明治天皇的太傅，所以皇室弟子都尊崇他，听命于他。这位武先生是“蜘蛛”网系中的骨干成员，受命派遣到哈尔滨，领导间谍工作。土肥原贤二虽和皇室无缘，但他以谋略方面的特殊才能，被吸收加

入了这个皇室的间谍组织。这在日本军政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双重身分的高级谍报员。

武先生住着俄式楼房，过着中国达官贵族那种深居浅出的寓公生活。夏天，在松花江中泛舟消暑；冬季，有时驱车进入深山老林打猎；只有到夜深更深的时候，他才汇集有关的情报，用特殊的密码发往东京。因此，他在哈尔滨的活动是鲜为人知的。今天，吃过晚饭以后，武先生又像往日那样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一杯浓咖啡，静静地推敲向东京发报的内容。有顷，一位穿着和服，踏着木屐，长得十分漂亮的年轻女佣走进室来，细声细气地说：

“门外有位客人求见。”

武先生一怔，蹙着眉头沉吟片时，眉宇又渐渐舒展，很是庄重地说：

“请把客人引进来！”

顷许，土肥原贤二随女佣走进客厅，武先生和土肥原贤二年龄相仿，由于他是皇室的成员，从精神到外貌，都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高贵气质。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哪怕是会见土肥原贤二这样的客人：

“我已经知道你就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了，但没想到你这样快到我这儿来。”

土肥原贤二扼要他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即挑起事端，为关东军突向哈尔滨制造借口以后，又把无法了解苏联态度的困难之处作了详细地汇报。武先生听罢站起身来，缓缓地踱着步子，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土肥原贤二误认为皇室不同意关东军突进哈尔滨，担心挑起日苏争端。他思索了片时，十分策略地问：

“东京已经知道我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了？”

武先生清楚“东京”二字，是指裕仁天皇，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对我此行的使命……”

“十分清楚！”武先生驻步室中，“清水大尉和飞机，全都被反吉林军报销了！这本来是解决哈尔滨，一举攻占北满的极好借口，但由于不知苏俄政府的态度：也只好坐失良机！”

土肥原贤二从这简单的话语中，不仅获悉了清水大尉的下落，而且还知道了天皇陛下的态度，完全支持关东军挺进哈尔滨的行动。但令他失望的是，堂堂的武先生也正在为急于想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而犯愁。

“我认为，你是有办法找到突破口的！”武先生看了看有点愕然的土肥原贤二，不慌不忙地坐在沙发上，呷了一小口咖啡，“不过，这就需要你做点失身分的事了。”

土肥原贤二站起身来，十分严肃地说：

“请放心！为了帝国，为了天皇，我可以像中国的韩信那样，忍受胯下之辱！请直言吧，您要我去做什么事情？”

“逛妓女院！”

“什么？逛妓女院……”

“对！”

武先生双手捧着咖啡杯，心不在焉地玩味了一会儿，方告诉土肥原贤二：在松花江畔有一家妓院，妓女全是流落在哈尔滨的白俄少女，每天夜晚，不仅有中长铁路的单身汉来此倾囊

取乐，而且还有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偷偷地到此寻欢。有一位西方的高级情报人员，出高价收买了妓院中最漂亮的一位妓女，借和苏联

领事馆中的一位秘书厮混，获取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他希望土肥原贤二利用谋略手段打进妓院，出更高的价钱收买这位妓女，不仅能准确地获取苏联方面的情报，而且还能查明这位西方的情报人员的真实身分，以及他对日本帝国有多大的价值。最后，他微笑着说：

“利用妓院和烟馆攫取情报，是你十多年前的拿手好戏。要你去逛妓院，和白俄妓女打交道，是不是有点失身分啊？”

土肥原贤二清楚地知道，妓女是妓院老板的摇钱树，会喘气说话的私有财产。换言之，没有一个妓女不听老板的。他严肃地说：

“我们出大价码，收买这家妓院的老板，岂不更保险些吗？”

“是的！”武先生叹了口气，“方才说的那位西方情报人员，和这家妓院的老板颇有交情，他和这位白俄妓女睡觉，也是从不花一分钱的。我在这位老板身上做过各种努力，都失败了。”

“难道这家妓院的老板也有这方面的背景？”

“从常理讲，一定是有这方面的背景。但是。他和这位西方情报人员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至今还是个谜！”

“这家妓院的老板是中国人，还是流落在哈尔滨的白俄？”

“是中国人！”武先生轻蔑地笑了，取出一方洁白的手帕擦了擦嘴，“表面上看，这家老板是不会做此营生的人。可是，他却把这家妓院办得很有生气。”

土肥原贤二起身说：

“请告诉我妓院的名字、地址，我这就去光顾这所特殊的妓院。”

“不急，不急……”武先生示意土肥原贤二落座，“你知道我为什么偏偏要你去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吗？”

土肥原贤二愕然了，稍加思索，说明自己精于妓院业务，可以在短时间内和妓院老板混熟；再则自己懂俄语，可以和那位白俄妓女直接交谈，较为容易地攫取这样重要的情报。武先生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全不对！”

“那……”

“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你没猜出，那就是这位西方的情报人员，和你是老朋友。”

“他叫什么名字？”

“阿梅菜托·韦斯帕。”

“是他？”

武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

“请您立即用自己的车，把我送到随兴楼妓院。”

“你知道这座随兴楼妓院？”武先生猝然失去得意的神色，下意识地问。

“岂止是知道哟！”土肥原贤二笑了，“我还是这座妓院的投资者呢！”

武先生蓦地站起，看了看土肥原贤二那毫无邀功请赏的表情，猝然伸展双臂，紧紧地拥抱了土肥原贤二那矮小的身躯……

随兴楼是一座经营烟馆兼设舞厅的高档妓院。它位于松花江南岸，登楼眺望，松花江和太阳岛尽收眼底。老板赛大侠出身武林，看重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句话，绝不把中国姑娘引室为娼。另外，为了获取更重要的情报，在高参韦斯帕的主谋下，办起了这座一色是白俄妓女的随兴楼。一些失意的白俄

旧官员、艺术家，都把随兴楼当作消磨时间、填补精神空虚的场所；一些想开洋荤的所谓高等华人，旅居哈尔滨的有钱的日本人、朝鲜人、欧洲人，以及和中长铁路有关的苏联人，也经常光顾随兴楼。这里的妓女都负有收集各方情报的任务。由于赛大侠执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开办妓院的方略，妓女搞到有用的情报的赏钱，比一夜接客所得高出数倍，因而这些视钱为命的白俄妓女，即使和嫖客同榻寻欢的时候，也绝不会忘记询问有用的信息。这样一来，随兴楼就变成一座情报汇总站了。

赛大侠是一位狭隘的保皇主义者，他只需要和复辟清室，以及和所谓日满亲善关系有关的情报，至于中苏关系、日苏关系这样重要的情报，全都源源不断地流入到韦斯帕的手中。另外，由于武林之人重义气，赛大侠竟然把随兴楼中的妖花玛柳莎，无偿地送给了韦斯帕，成了这位意大利人窥测政治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天晚上，舞会一结束，这位苦守童子身的赛大侠像往日那样，喝了两杯烧酒，遂倒在床上鼾然入梦了。

夜深了，似乎整个哈尔滨只有随兴楼的门前还有霓虹灯的亮光，松花江畔也只有随兴楼上还有取乐的笑声。一位年近 30，风韵犹存的守夜班的白俄妓女，孤零零地呆在炉火正红的门房中。她哭丧着脸，心烦意乱地踱着步子，突然，门外传来了刹车声，她稍一思忖，便高兴地蹦了起来，用俄语说了一句：“啊！今夜满员了，他就是我玛丝洛娃的了……”活像是一位长年守寡的浪妇见到男人那样，疯了似地冲出了门房。

车门打开了，身穿水獭皮领大氅、头戴哥萨克双峰皮帽的土肥原贤二走下汽车。这位被打入另册的守门妓女一看，大失所望，从年龄上看，像是自己的父亲；从身材上看，又像是自己的儿子，这怎么能满足她呢！但是，当她走近一看这位面生的嫖客的气质，又暗自惊喜地说：“他非同凡俗，一定有钱，如果再能从他的口中掏出有用的情报……”她有点飘飘然了！她立即换做另一副模样，像阵风似地迎上去，不容分说，把右手搭在了比自己矮半头的土肥原贤二的肩膀上，俯下身子亲了一下那鼻子下面的巴巴胡子。

土肥原贤二是妓院老手了，他自然明白这位守门妓女的本意。他落落大方地用肩膀头，顶了顶身边颤颤抖抖的奶子，伸手从口袋中取出一叠钞票，调情地塞到这个守门妓女的手里。随即借着守门妓女数钞票的时机，他又十分自然地离开了充满诱惑力的怀抱，笑着说：

“带我去看看玛柳莎好吗？”

守门的妓女一听猝然变色，暗自愤愤不平地说：“我玛丝洛娃哪一点配不上你？”遂决定操着俄语奚落土肥原贤二：

“玛柳莎比你高出一头，像你这样矮小的男人和她睡觉，只能中间取齐。搞不好啊，掉进去就上不来了！”

土肥原贤二是精通俄文的，听后真想揍她一巴掌！但他还是用理智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用俄语报复地说：

“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是不是经常守在玛柳莎的身边，专门负责打捞嫖客的？”

这太出守门妓女玛丝洛娃的所料了！从这一口流利的俄语，她推想出土肥原贤二绝非是等闲之辈，如果能把这位嫖客弄到手，就再也不愁腰包中没钱了！为此，她随机应变地打了个哈哈，又故作为难地说：

“对不起，您来晚了，玛柳莎正在和她的老情人寻欢呢！”

土肥原贤二暗自说：“这个老情人，究竟是韦斯帕，还是苏联领事馆的

秘书呢？”他沉吟片刻，决定亲自去看个究竟。他望了望醋意十足的玛丝洛娃，笑着说：

“帮个忙，带我去看一眼玛柳莎好吗？”

“没有这样的规矩！”玛丝洛娃边说边把臀部扭了两扭。

“给你！”土肥原贤二掏出一把钞票，塞进了玛丝洛娃的裤兜里。

这时，楼上又传来妓女放浪的叫声，玛丝洛娃倏地抱起了身材矮小的土肥原贤二，三步两步就走进了门房，往床上一扔，就动手宽衣解带……但她万万不曾想到，刚一俯身寻欢，只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的胸膛，吓得她惊叫了一声，当即瘫倒在了地上。

事有凑巧，刚刚睡下的赛大侠听到门房有响动，还有一男一女用俄语对话，警惕地翻身起床，披着皮大衣悄悄走来。他一踏进门坎，就听见了那一声刺耳的尖叫，便纵身跃到近前，大吼一声：

“是谁在此捣乱！”

土肥原贤二随手收好手枪，翻身跳下床来，笑着说：

“是我。”

“啊？！……”赛大侠惊愕不已地，“您何时到的？怎么事先也没打个招呼？”

“噢！”土肥原贤二指着赤着上身，倒在地上瑟瑟发抖的玛丝洛娃，“真厉害！被她强行弄到床上，险些失身于她。”

赛大侠狠狠地踢了倒在地上的玛丝洛娃一脚，转身引土肥原贤二走进自己的屋里，捅着炉火，泡上浓茶，随之便开始了秘密的交谈。最后，赛大侠拍了拍胸脯，大包大揽地说：

“两天之内，一定把准确的情报送到特务机关，今晚您“不宜在此久留，后天晚上在特务机关见。”土肥原贤二说罢告辞，走出了随兴楼，只见那个守门的妓女玛丝洛娃迎过来，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他俯身拉起玛丝洛娃，转身对赛大侠说，“不要难为她，再见。”转身钻进了在此等候的汽车中。

## 二十二 土肥原收服多国间谍

### 阿梅莱托·韦斯帕

哈尔滨特务机关完全乱成了一团！

关东军司令部明令电告：“新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于26日抵哈赴任。”然而时间已经到了28日的下午，仍然没有见到土肥原贤二的影子，这能不急坏特务机关的人嘛！作为已经卸任的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土中佐更是惶恐不安，于晨时发报请示关东军司令部，询问土肥原贤二的踪迹，中午得到的回电却是：“土肥原贤二已安抵哈市，并进行工作。”他十分诧异地自问：

“他去什么地方了呢？……”

太阳尚未转到正南方，奉天关东军司令部发来数封电报，催促新到任的特务机关长查清空军驾驶员清水大尉和飞机的下落，以及苏俄政府对日本出兵哈尔滨的态度。对此，百武晴土中佐依然是一筹莫展，只好向奉天关东军司令部发去这样一份电：一俟土肥原贤二大佐到任，即可电告。

冬季的太阳是短暂的，下午不到5时就沉到西天下边去了。百武晴土坐在机关长的办公桌前，焦急地听着部属报告有关清水大尉的情况。当他听说出事地点是反吉林军的地盘，日本人无法潜入调查的时候，他气得重拍桌面，暴怒地命令：

“你立即给我潜入现场，得不到清水大尉的准确消息，就不要再回来了！”

“不用去了！”土肥原贤二突然出现在机关长办公室的门口，望着既震愕又惊喜的百武晴土中佐，严肃地命令，“你立即向奉天发报，就说清水大尉和飞机全被反吉林军销毁！”

百武晴土中佐诚惶诚恐地回答了一个“是”字，匆忙离开了机关长的座位，暗自说了一句“不负盛名！”把桌上的电文做了一番交代，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这间机关长办公室。

土肥原贤二坦然地走到特务机关长的办公桌前，一屁股坐在了沙发式的转椅上，连口闲气都没顾上喘一口，就又聚精会神地审阅起电文来了。待他阅完有关的电文，遂又开始盘算哈尔滨陷落以后的善后工作。用他后来的话说：“要吸收奉天的教训，我土肥原贤二绝不能再出任哈尔滨市长了！”但是，当他询问百武晴土中佐有何设想时，这位前任特务机关长竟然没有任何安排。他感慨不已地说罢“只是一个办事人员的材料！”遂又从他当年的老朋友中寻其哈尔滨未来的代理人了！

夜色的帷幔沉沉地罩住了大地，土肥原贤二随百武晴土走进一间灯光明亮的餐室，他望望那一双双敬畏的目光，再看看满桌丰盛的佳肴，知道这是专门为他准备的迎风酒宴，他和未来的部属简单地寒暄过后，指着摆在餐桌中央的三大清庭名菜麒面、熊掌和飞龙，微然作笑地说道：

“待到满洲帝国建立的那一天，我将用这三道名菜答谢诸位的努力！”

百武晴土等人自然懂得这句话的寓意——对原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工作不满意。因而大家少于言笑，有些拘谨地吃完这顿丰盛的晚宴，十分尴尬地离去了。土肥原贤二独自走向特务机关长办公室，又心事重重地考虑起未来哈尔滨市的行政人员了。突然，百武晴土捧着一份电文走进熟悉的办公室，惊喜地说：

“机关长！板垣参谋给您发来了急电，上海事变爆发了。”

土肥原贤二腾地一下站起来了，伸手夺过电文连看了三遍，激动地大声自语：

“干得好！干得好哇……中国人还没叫烦‘九·一八’事变，我们又为他们增添了一个‘一·二八’事变！哈哈……”

虽说土肥原贤二为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倾注了全部心血，但他对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这对姘头能否成就这一大业依然没有把握。然而就在他离开奉天刚刚两天的时间，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上海事变爆发了！他联想到自己发动的两次失败的天津事变，越发地感到这两个部属有着超乎常人的谋略才干。为此，他又暗暗地握紧拳头，似乎是在说：

“我要在哈尔滨干出个样来！”

百武晴土很难理解土肥原贤二这种特殊的情感，他看了看这位继任者凝视远方的表情，很是识趣地走出机关长办公室。

不久，土肥原又收到一份急电，是关东军与司令部发来的，有两个内容。第一部分是帝国参谋本部致关东军司令部的密电：“鉴于北满兵匪蠢动，拟再增加北满兵力的来电，业经总长许可，准予向哈尔滨出兵。”第二部分是本庄繁司令“决定派遣由长谷部少将指挥的步兵约两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为基干的部队前往哈尔滨。”但是，“由于中长铁路方面的阻碍及反吉林军的敌对态度，阻止了长谷部旅团的进驻，加以顾虑苏联出兵，事态颇感复杂，

于是，28日夜又命令第二师团的主力准备出动。”电文最后是这样写的：“一切就绪，只特报告苏方之态度。”

土肥原贤二双手捧着电文沉默不语，耳边似乎响起了赛大侠的话声：“两天之内，一定把准确的情报送到特务机关……”他突然把电文掷向桌面，分外焦虑地自语：

“两天过去了，他怎么还没来？……”

“机关长，他是谁啊？”百武晴士小声小气地问。

“噢，噢……”土肥原贤二从沉思中醒来，“他和你没关系，休息去吧。”

百武晴士中佐巴不得离开这间房屋呢！他客套地说了一句：“您也休息吧！”转身走了出去。可是，命运偏偏要捉弄这位下台的特务机关长，他刚刚走进自己卧室的门口，一个惧怕土肥原贤二的侍卫又把赛大侠引进屋来。无奈，他只好又把赛大侠领到机关长办公室。

土肥原贤二未等赛大侠落座，就迫不及待地问：

“快告诉我，情报搞到了吗？”

“搞到了！”

“快说说，苏联政府对我们出兵哈尔滨，持什么态度？”

“不反对！”赛大侠干脆地说。

“具体是怎么说的？”土肥原贤二望着寡言的赛大侠，忙又提醒，“是苏联外交部的意见？还是驻哈尔滨总领事个人的意见？再比方说，我们借用中长铁路运输关东军，他们又是什么态度？”

“实打实地说，是苏联外交部的意见。”赛大侠沉吟了一会儿，“据说，苏联外交部已经通知加拉罕大使，只要你们提出借用中长铁路运兵，他们就会答应。”

土肥原贤二欣喜若狂，重拍了一下桌面，吓得百武晴士和赛大侠一激灵，他恶狠狠地命令：

“百武中佐，立即发报奉天，就说苏方理解我们出兵的目的，请广田大使通过外交途径，和加拉罕联系。”

“是！”百武晴士转身走出了机关长办公室。

赛大侠关心的是皇室复位，因而急切想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土肥原贤二望了望郁闷不快的赛大侠，猜到了他的心理活动，格外高兴地说：

“宣统皇帝就要复辟登基了。不久，长春就要改为新京，成为满洲帝国的京城。”

“真的？……”赛大侠激动地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土肥原贤二深沉地点了点头。随即又喟叹不已地说：

“为了满洲帝国早日诞生，今晚我要设宴，陪着你这位满洲帝国的功臣喝两杯！”

关东军司令部收到土肥原贤二的密电以后，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取得了苏联政府的谅解，29日午时1时30分，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侵占哈尔滨的命令。

为了真实地再现关东军侵占哈尔滨的经过，现摘抄有关的史料如下：

“冲破种种障碍，终于开始行动的长谷部支队于29日午后五时许，先头部队列车到达三岔河附近，但第二班列车发生脱轨翻车事故，情况又形复杂。为此，关东军于29日呈请中央准予‘保护占领中东路’。30日，甚至决心改修路轨，以便开进满铁列车，但均遭中央批驳。于是采取第二措施，着手



改造满铁机车宽度。

“但到30日夜，中东铁路方面终于准许军事运输，命令南部路线各站长开始该项列车的运行，根据日方要求，由哈尔滨开出的列车可以南下，从而使孕育着危机的日苏关系亦稍见缓和。”

“第二师团长于1月30日晨进入长春，指挥长谷部支队，但兵力不足，无法增援。随后，关东军汽车队于31日深夜到达长春，遂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工兵一小队，通讯队及一部分野战医院等先行搭乘，于2月1日晨离开长春。此外，31日拂晓，携有大炮的约二千名敌军对我双城长谷部支队进行夜袭，敌我双方均遭受相当伤亡。至此，关东军决定采取断然措施，通过哈尔滨特务机关，向敌人发出如下通告：

鉴于吉林军及反吉林政权的内讧，祸乱波及哈尔滨市街，有使日侨陷入危险之虞，我军根据在哈外交官宪及侨民的恳请，断然出兵。此前，曾屡由特务机关长对我军的出动加以说明，以防止发生意外事件，不料今晨贵军赵毅部却向我发起进攻，这是背弃我军期望的明显的敌对行动。

贵军等若有奉顺之意，应即宣告下野，以表诚心，否则当然采取行动，对一切反吉林军加以惩罚。

苏联获悉我方出动目的，遂由加拉罕通知我广田大使，声明决不妨碍输送日军。对中东铁路的诚意，我军表示谅解。借此，对我军进入哈尔滨持中正态度的贵官提出劝告。

事关大局，务请充分加以考虑。

“第二师团主力，2日午前二时左右由长春向双城出动，3日向双城前面之敌展开攻击，翌四日到达哈尔滨南方，同日午后又立即进攻医院街东西一线的敌军阵地。师团于同日夜间重整军容之后，5日拂晓再次发起进攻，午后击败反吉林军，攻占哈尔滨。”

在关东军出兵哈尔滨的过程中，土肥原贤二加紧谋略活动的步伐。正如他事后谈话记录所记述的那样：“苏联表面上不加干涉，暗中却进行阻挠。为了使第二师团由长春进驻哈尔滨，我和大桥总领事与苏方进行了交涉……此时，冯涵清表现积极，后成为该市市长。没有一个日本人遭受杀害，主要由于冯背叛了对方，投向我方，且背叛了王瑞华警察署长所致。以上是在围城中所进行的工作情况。”

正当土肥原贤二踌躇满志，自我欣赏攻占哈尔滨的成果的时候，那位潜伏在松花江畔的武先生突然送来了信，除去对上任7天、迅见成果表示祝贺以外，还提出要收服意大利大间谍阿梅莱托·韦斯帕。土肥原贤二对信沉思，久久不语。

阿梅莱托·韦斯帕是位为多国服务的大间谍。他辞去张学良的顾问以后，北上哈尔滨，开了一家电影院，以此为手段，掩护自己进行间谍勾当。他久住中国，长年在东北为张氏父子效力，深知帮会、土匪的厉害。正当他寻机打入哈尔滨的黑社会之际，受命北上的赛大侠到了他的身边。自然，二人一见如故，友好备至。不久，又应赛大侠来之约换了兰谱，结拜为异国的盟兄弟。随着日月的流逝，韦斯帕和苏联驻哈尔滨的总领事馆发生了关系，利用和总领事馆中的一位秘书共同占有玛柳莎之便，向苏方提供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地区的动向。有趣的是，最重要的情报，往往都是出自赛大侠之口。同时，他又利用占有玛柳莎之便，把获得的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在满洲的动向等情报，再转卖给西方国家。自以为得计的韦斯帕，他万万不曾想

到的是，最笃诚的武林盟兄赛大侠是上肥原贤二安在他身边的钉子；也绝没料到这位洁身自好，为哈尔滨黑社会所敬畏的赛大侠，从他的口中竟然获得了许多有用的情报。事后，有人在怵述他们的关系时，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盟兄和盟弟，都把对方当成傻瓜，毫无戒备地说着知心话，向对方提供着有用的情报。堪为中外间谍史中的一段趣话。”

关东军迅然攻占哈尔滨的举动震惊了西方，也令阿梅莱托·韦斯帕瞠目。尤其当他获悉土肥原贤二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并亲自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交涉出兵之事以后，顿感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伪哈尔滨市政府成立的那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地闯进了玛柳莎的房间，就像是一只饿疯了的野狼，强行剥去玛柳莎的衣服，按在床上就要求欢。似乎只有这种事，才能把心中的悒郁全部驱走……

但是，阿梅莱托·韦斯帕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身下的玛柳莎已经接受指示，查清韦斯帕和土肥原贤二的关系。狡猾的玛柳莎神志清醒，放浪地笑着问：

“亲爱的韦斯帕，我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你听不听？”

阿梅莱托·韦斯帕听身下的玛柳莎说有惊人的消息，把自己调逗女人一切解数都施展出来，希冀用这种过份的热情，快些融化开玛柳莎冰封的嘴。然而，这位专门派遣到随兴楼作妓女的玛柳莎不为所动，为了测试阿梅莱托·韦斯帕的真实身分，依然用惊人的消息吊胃口。这时，韦斯帕的生理欲望和情报欲望都达到了顶点，他近似哀求地说。

“玛柳莎！在天堂似的境界中，告诉我这个惊人的消息，不更具有戏剧性吗？”

“不！我不喜欢，再说……”玛柳莎又卖了个关子，“这个惊人的消息一出口，你对我的热情就全凉了。”

“不会的，请相信我吧，我会用加倍的热情爱你的。”韦斯帕又献上火辣辣的一吻。

“不！不……你听了这惊人的消息，保准就没有热情了。”玛柳莎感到对方又在加温，企望她说出知道的一切。她为了缠住这位有用的间谍，故作生气的样子说，“随你的便吧，我再也不说了！”

阿梅莱托·韦斯帕听后生理欲望之火熄灭了，窃取情报的欲念主宰了灵魂，他终于退让了，在轻轻地抚爱过对方后说：

“亲爱的，我臣服于你，绝不再勉强你，请你对我这个奴仆下令吧。”

玛柳莎命令韦斯帕穿好衣服，并替自己把衣服穿好，作为粗野占有她的一种报答。接着，又放荡地说明，如此而为是对韦斯帕的一种考验。如果她说出这个惊人的消息，韦斯帕依然有同床共欢的兴致，说明爱是第一位的；反之，就证明韦斯帕说过的一切相爱的蜜语，做过的一切亲爱的举动都是虚假的，骗人的。阿梅莱托·韦斯帕挥动了一下右拳，发誓地说：

“我听了之后，如果对你有丝毫的冷淡，你就再也不要理我！”

玛柳莎主动地扑到韦斯帕的怀抱里，双手勾着脖子亲吻了一下，旋即把那天夜里玛丝洛娃的奇遇说了一遍。阿梅莱托·韦斯帕异常紧张地问：

“这个男人有多大岁数？”

“听玛丝洛娃说，有50来岁的样子。”

“身材有多高？”

“刚到玛丝洛娃的耳根。”玛柳莎有意轻蔑地说，“像这样的男人，我能对付他一打！”

“他有什么特点？”

“特点嘛……”玛柳莎借着思索之际，扫了韦斯帕一眼，“玛丝洛娃说，他的鼻子下边有一撮胡子，别看他是半百之人了，这撮胡子倒挺硬的，她低头一吻，狠狠地扎了她的嘴唇一下。”

阿梅莱托·韦斯帕呆住了，他的眼前渐渐地显现出一副熟悉的面孔，那就是土肥原贤二的形象。顷刻之间，他想了许许多多。如果玛丝洛娃遇到的真是土肥原贤二，就证明了武林盟兄赛大侠的真实身份——土肥原贤二派到自己身边的间谍。这太可怕了！当他闪电似地回忆和赛大侠的交往，竟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似乎又觉得这种推论太离奇了。然而那天乘汽车夜访赛大侠的来客，又是谁呢？他犹如置身于云里雾中，本来很清楚的事也变得模糊了。最后，他自言自语他说了一句：“亲自问问他去！”转身就走。

“慢着！”玛柳莎一把拽住了韦斯帕的胳膊，扭动着腰肢，故作生气的样子，“你怎么食言了？”

“咳！”哪还有这种闲情。”阿梅莱托·韦斯帕打掉玛柳莎的手，转身大步走出去。

“没心肝的！”玛柳莎望着韦斯帕的背影，说着伤心的气话。但是，她心里却暗自高兴地说：

“他和土肥原贤二不是一条线的！”

阿梅莱托·韦斯帕闯进赛大侠的卧室，他一把抓住赛大侠的衣襟，颇动感情地说：

“盟兄！你有没有瞒着我的事情？”

“盟弟！你有没有瞒着我的事情？”赛大侠一改往日的憨气，乐呵呵地反问。

“我……”阿梅莱托·韦斯帕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瞒着你的事情。”

“好吧！”赛大侠叹了口气，“你认为我有什么瞒着你的事情，就当面说个清楚吧。”

阿梅莱托·韦斯帕十分清楚，再耍弄什么手段是无济于事了，他开门见山地说罢那夜玛丝洛娃遇到的事后，严肃地质问：

“那个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和你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关系！说得再具体一点，和你也是朋友关系。”

“什么？和我也是朋友关系……”

“对！”赛大侠望着惊愕万分的阿梅莱托·韦斯帕，半开玩笑地说，“不是朋友关系，他怎么会要设宴请你呢？”

“什么？他还要设宴请我……”

“对！就在今天。”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进宴会大厅，不就全都明白了吗？”赛大侠憨气地笑了。

阿梅莱托·韦斯帕随赛大侠走出随兴楼的大门，发现一辆轿车早已停在门前，一位日军曹长匆忙打开车门。一位日军中尉躬身一边，十分客气地示意上车。阿梅莱托·韦斯帕步入汽车，赛大侠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就不奉陪了！”咻 一声关死车门，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阿梅莱托·韦斯帕被带进了颇有名气的北满旅馆。他走进一座淡雅的包间，发现土肥原贤二安然坐在一桌酒席的前边。土肥原急忙站起身来，紧握着他的双手，用俄语热情地说：

“久违了！”韦斯帕先生。本来，早就想和你叙叙旧，无奈，官身不得自由。”

阿梅莱托·韦斯帕最为担心的事竟然是事实，叹了口气，操着俄语直截了当地说：

“土肥原先生！您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劳伦斯，我自愧不如。”

“哪里，哪里……应当说，你干得也很不错啊！”土肥原贤二示意两名日军退出，遂和阿梅莱托·韦斯帕分宾主落座，接着又斟满两杯白兰地，自己端起面前的一杯，“韦斯帕先生，我代表帝国政府，代表关东军司令部，感谢你为我提供了那么多重要的情报。”

阿梅莱托·韦斯帕没有端起面前的酒杯。

“韦斯帕先生，端杯吧？”土肥原贤二就像是所有胜利者那样，他的一举一动对失败者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藐视和嘲弄，“不要不好意思嘛，你所提供的情报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仅仅苏联政府对帝国出兵哈尔滨的态度这一条，就应当向你颁发一枚最大的勋章。来，碰杯！”

阿梅莱托·韦斯帕依然没有端起面前的酒杯。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土肥原贤二遵从中国的道德规范——有意演的先礼后兵戏。作为情报战线上的一位失败者，他期望得到的不是美酒，而是想尽快地获悉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再次苦笑了一下，开门见山地说：

“土肥原先生，还是把您约见我的真实目的说出来吧？”

“好，痛快！应当说明的是，方才我说的话全是真意，敬你的这杯酒也是出自真心。”土肥原贤二放下手中的酒杯，满面做出来的笑颜顿收，两只眼睛就像是两把利刃，狠狠地刺在了阿梅莱托·韦斯帕的心尖上。他沉吟片时，继续操着俄语说，“我打算让你为我的情报部门工作。我不是在邀请与你做这件事。我是说，从现在起与你就要为日本工作了。这是战争时期，韦斯帕先生，不要存在任何逃之夭夭的想法，否则我们将以逃兵论处，处以极刑。”

阿梅莱托·韦斯帕作为一名为多国服务的间谍，对此并不感到震惊。只要处理巧妙，他还可以多拿到一份津贴。他装做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忙于表示自己的意见，继续听土肥原贤二侃侃而谈：

“你的俄语讲得很好，其他语言也不错。我的目标是消灭掉所有不是真心实意地和日本友好的组织和社团。我认为你是最适合做此项工作的人。”

很快，阿梅莱托·韦斯帕就明白了土肥原贤二要他干什么。由于他在满洲居住的俄国人中有许多熟人，而且和苏联政府官员有情报联系，日本需要一些忠实可靠的白俄人，让他们在某些组织和部门做一做名义上的首脑。最后，土肥原贤二就像是对部属交代任务那样，说：

“为了遮盖我们的活动，我们需要俄国人的名字——当然这些人不一定要有思想……你今后的工作，就是在俄国流亡者组织中挑选这类人物……等你开好了名单，就把它交给我。”

几经讨价还价，土肥原贤二和阿梅莱托·韦斯帕终于拍板成交。起初，韦斯帕不得不写报告，汇报东北地区的形形色色白俄组织的状况。这些组织中包括流亡者委员会、退伍军人联盟、不动产主协会等等各类团体。当然，

他也从土肥原贤二那里得到了很丰厚的待遇。待到第一个白俄难民局成立的那天夜晚，土肥原贤二又把韦斯帕带到了武先生的家里，把韦斯帕的组织关系正式移交给上司武先生。关于这次相见，阿梅莱托·韦斯帕在叛离日本以后所写的《日本间谍》一书中有所记载，现摘记有关部分如下：

我在这个很了不起人物手下工作期间，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真正身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典礼、任何宴会或任何人家里遇到过他。经常有一架飞机供他使用。在作秘密旅行时，他乘坐私人汽车去搭乘飞机……会讲英语在日本人中是罕见的，而他讲的英语几乎是无疵可找的，因此我相信他一定在国外住过很久……我几乎能记住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给你这些指示，我也给北满日本谍报组织的所有其他头头们说过。我是唯一能对你发号施令的人，你除了对我之外不必向任何人报告……我们的谍报组织不能像一条链条那样，一环扣一环，而必须是一连串的点，彼此工作协调但不发生任何直接接触。”

关于阿梅莱托·韦斯帕如何在武先生的领导下进行间谍工作，以及又为何叛离日本写下《日本间谍》一书，留待以后再作交代。再说那天晚上，武先生尚未对阿梅莱托·韦斯帕布置任务，贴身的侍从送来了一份机密的电文，他阅后对土肥原贤二笑了笑说：

“看来，这件事非你亲自出马不可了。”

土肥原贤二接过电文一看，是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发来的密电，报告哈尔滨攻陷之后，马占山亲自拜会了他。并声称：“除和日本合作外，别无他意。”土肥原贤二完全明白了武先生的意思，沉吟片刻，低沉地说：

“一俟找到和马占山有联系的人，我就亲自前往，说服他归顺我们日本帝国。”

“不用再找联系人了！”武先生似提醒似地笑着说，“你的过去的中国朋友韩云阶经理，早就和马占山联系上了。”

土肥原贤二愣了一会儿神，似想起了什么，说：“我这就去找韩云阶经理！”当即告辞，转身走出了这豪华的客厅。

武先生看着土肥原贤二的背影，微笑着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

“马占山降日，指日可待了！……”

### 二十三 软硬兼施诱降马占山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的声誉堪称威震关外，名扬全国了！

马占山字秀芳，自幼为地主放马，因丢失马匹逃亡在外，沦为胡匪。他好骑射，娴于枪法，为官军收编后委为哨官。1911年，马占山投奔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充任四营中哨哨长。之后，随着吴俊升的升迁而屡得提拔。1930年10月任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当地群龙无首，人心慌乱，形势危急。万福麟为了卸却责任，电请南京政府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10月20日，马占山在省垣齐齐哈尔宣誓就职。在爱国军民抗日热情的鼓励下，向中外宣称：“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率部与日军激战。

11月4日清晨，在日本7架飞机的掩护下，日军以一千三百余人借保护修桥为名，直驱江桥我军驻地大兴站，遂爆发了有名的江桥抗战。马占山当

即赶赴前线犒劳参战的官兵，并亲自督战，取得了江桥首战大捷。不久，日军调兵遣将，依仗军事优势发动总攻，双方在江桥进行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敌酋飞机大炮轮番轰炸，阵地难以坚守，马占山不得不弃江桥退守三间房阵地。面对危厄的战事态势，马占山通电全国：“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于异族。”同时明令本省大小文武官员，不问客籍省籍，一律不得擅离职守。因此，阵地上同仇敌忾，守土卫国的气氛十分热烈。

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的形势下，在国民党将领一片恐日声中，马占山敢于奋起抗战，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函电，赞扬他“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国家之表率”。各省市的群众自动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捐钱捐物，支援黑龙江抗战。上海、哈尔滨等市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组织了“援马抗日团”赶赴激战的疆场。就说上海的烟商吧，也赶制了“马占山”牌的香烟，以抽爱国烟为名，大大地赚了一笔钱。

马占山退守海伦以后，日寇遂由用兵进剿改为诱降。从此，一批和马占山有关系或没关系的汉奸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海伦，从各个方面进行劝降活动。其中以大汉奸韩云阶、赵仲仁为最，对马占山采用车轮战术，频频谏言降日。与此同时，日酋亲自出马、采用所谓“恩威并举”的策略，压迫马占山早日投降。

在此劝降大合唱中，先是日本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致函马占山，劝其投降；继之是板垣征四郎亲赴海伦，请马占山回省垣主政，加之日伪舆论的广为传播，一时之间，马占山降日的流言蜚语传遍全国，致使爱国群众团体纷纷向马占山索还捐款，就说那位上海烟商吧，也愤怒地停止出售“马占山牌”香烟！

马占山的抗日之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方面是爱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感染了他，把他推到了抗战的第一线；另一方面他感激南京政府于危难中授重权于他，怀着报答上司的“知遇之恩”，想在黑龙江干出个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就其他自己的思想本质而言，并不是一位坚定的抗日爱国之士。因此，在他败退海伦之后，这不坚定抗日的思想就渐渐地抬头；待到日酋汉奸轮番劝降之后，中国新旧军阀那固有的劣根性——自顾保全自己的实力，不管国土沦丧和同胞涂炭的思想完全主宰了他。请看他和自己的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谢珂如下的密谈，就很典型他说明了这一切：

马占山：“你知道近来日军为什么不向我们进攻吗？”

谢珂：“东荒地地形复杂，我们还有实力，用兵费力。”

马占山：“不对，这里有溥仪的一段关系。十余年前，我在天津，因为好奇，想看看小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经人介绍见了溥仪。我叩了一个头，谈了些话，最后溥仪给了我一张古画，一个古瓶。从此以后，他记着了我是马占山旅长。这件过去的事我早已不在意了。这次抗日胜利，听说溥仪向日方要求说，‘马占山是我的人，不要再打了’，所以日本不向我们继续进攻。”

谢珂：“这不像一个什么理由。”

马占山，“另外还听日本人说，如我愿回省垣，全省军事还交给我，并给我们军队换新枪十万支，到那时，我们有了力量，愿抗日也不晚。现在锦州也不能保了，张学良永远回不到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自存之道，保全实力。不向日军冲突，就有办法。”

谢珂：“这个想法是永远办不到的，日人知道你有抗日的心理，他那能给你换这些新枪呢？千万不可听赵仲仁的谎话，他是为了自己甘作日本的走狗。主席的名誉是全体将士拥护出来的，中外皆知，如对日屈服，使援助我们的大失所望……请好好地考虑考虑。”

马占山：“我对日本决不屈服。”

海伦县境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因有流入通肯河的支流海伦河源于此地，故名为海伦县。海伦和克山、绥化、拜泉是有名的产粮区，素有“克、绥、海、拜，四大米仓”之称。同时，海伦县城是远近闻名的繁华的商埠，所以马占山率部退出齐齐哈尔以后，便将省、军两署定在此地，分别安排在十字街头以西的广信涌和北街的裕泰永两大商号里。而马占山的下榻处随军署设在广信涌商号内。

2月10号，突然刮起了一场可怕的“白毛风”，整个海伦都被暴风雪吞没了！夜幕刚刚垂落，繁华的十字街头早已不见人影，毗连的商号也关板停业，只有高悬店铺门额上空的幌子，随着呼啸逞威的暴风上下左右地翻着跟头。但是，广信涌商号老板的正房中却暖烘烘的，灶膛里燃烧的“样子”发出僻僻啪啪的响声，那红红的火苗，离得老远就炙得脸疼。但这样温暖的房屋已不属商号的老板所有，两个月前就慰劳给抗日英雄马占山了！

今天晚上，马占山闭门谢客，独自坐在一张八仙桌旁，伴着一支摇曳不止的蜡烛在苦苦地思虑。继续充当抗日的英雄吧，凭借手中仅有的一点实力又能坚持几天？倒戈投降吧，全国人民的唾沫就足以把他淹死。再说，他一旦不举这面抗日的大旗，还会有几个弟兄跟着他走呢？

明天就是日本建国纪念日了，日本驻黑龙江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佐发来请柬，邀请马占山亲赴齐齐哈尔市出席日本国庆宴会，地点在龙江饭店，啊！多么熟悉的龙江饭店啊，又勾起了马占山多少美好的回忆：昔日我马占山一个电话，饭店经理就得躬身迎候在门口；而今呢，我竟然当作日本人的客人光临龙江饭店，这不太有失我马占山的面子吗？再说，只要报纸捅出我参加这样的宴会，我马占山就要遗臭万年了。“我不能去，绝对不能去！”然而，当他想到不出席这次宴会将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方才的决心又渐渐地动摇了，和日本人激战在风雪中的场面再现在眼前，尤其他想到不乐观的结局时，焦急地骂了一句：“妈拉个巴子的！”一拍桌面，腾地站起身来，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又重复地说着这样一句话：

“谁能给我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

“报告！”副官随声走进门来。

“去！去……”马占山连一眼都没瞧，不耐烦地摆着右手，“天大的公事也不受理，明天上午再说。”

“主席，不是公事，是有重要的客人求见。”副官唯诺地报“有重要的客人求见？……”马占山突然驻步，蹙着眉头自语了一句。

“对，对！是哈尔滨火磨厂的韩经理。”副官赶忙说。

“就他一个人吗？”马占山机警地问。

“不！还有两个50来岁的人。”

“你见过这两个50来岁的人吗？”

“没有！”

“从外表上看，他们两个像是干什么的？”

“个矮的，肯定是日本人；个高的，满脸肃杀之气，猜不出他是干哪一

行的。”

瞬间，马占山回忆了见过的日本军政要人，不曾见过一位个头矮小的50来岁的人。当他想到板垣征四郎突然来访的往事以后，又禁不住地暗自说：“会不会是一位更为重要的日本人秘密访问我呢？……”几经斗争，把手一摆，“胡气”十足地说：

“有请客人！”

韩云阶是哈尔滨义祥火磨厂的经理，早年在粮店学徒，跟着老毛子学做粮食生意。十月革命之前，他合伙帮着中东路俄商收购小麦，转运欧洲起家，很快就发了大财，成了哈尔滨有名的“粮食耗子”。在土肥原贤二出任黑龙江督军武官期间，二人一见如故，遂结成了挚交。期间，土肥原贤二帮着韩云阶和日本商人做成了几笔粮食生意，韩云阶也用重礼回谢了土肥原贤二。在交往过程中，大出土肥原贤二所料的是，韩云阶竟然赞成川岛浪速提出的满蒙构想——以满洲之富与日本之强合二而一，为日本创造出一个新天地。历经多次考验，遂把韩云阶纳入土肥原贤二的谍报网中。土肥原贤二在转勤北京之前，又把韩云阶交给了武先生。板垣征四郎造访马占山，是韩云阶从中牵的线；发动对马占山的劝降活动，又是韩云阶在幕前幕后奔走的结果；当韩听说老朋友土肥原贤二约他密访马占山的时候，他格外激动地说：

“老将出马，一个顶两，马占山解决了，满洲帝国就要建立了！”

韩云阶本来就长了一付女人相，随着年龄的增长，吸“芙蓉膏”量的加大，本来就细长的身材就像是森林中的“站干”越发地瘦长了。为了改变他那苍白、衰老的面色，他天天偷着擦小老婆的口红。为此，还换了大老婆的一顿臭骂。

韩云阶领着土肥原走进马占山的客室，望了望稳坐太师椅的马占山，没有顾得上掸掉皮大衣上的积雪，就迫不及待地指着土肥原贤二笑着介绍说：

“马主席！这位是我的老朋友，现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大佐。”

马占山一听土肥原三字，就象是遭了电击，腾地一下站起来，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土肥原贤二趁此把水獭皮领的大氅脱下，把哥萨克式的双峰皮帽摘下，转身交给了为保镖而来的赛大侠，然后微笑着走到马占山的面前，主动地握住那只粗粗大大的军人之手，彬彬有礼他说：

“久闻马主席的英名，今日得以相见，真乃是三生有幸！”

马占山俯视比自己矮了快一头的土肥原贤二，怎么也不相信诱劝皇上、皇后出关的大事出于他之手。刹时间，炸死张作霖，挑起“九·一八”事变，攻陷哈尔滨……这一系的国难相继再现在他的眼前，禁不住地暗自说：“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劳伦斯的他找我干什么呢？……”他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惶恐，故意装出一副憨直的军人形象，笑着说：

“我也是久闻你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啊！”

马占山和土肥原贤二分主宾落座之后，一眼看见了放好大氅，挂好皮帽的赛大侠。他曾是“胡匪”，一看赛大侠那不同凡俗的举止和表情，知道准是一位娴于江湖之中的侠客。自然，他也就清楚了赛大侠的保镖身分。他作为主人，又不得不客气地问：

“韩经理，这位同行的客人……”

“我叫赛大侠，是哈尔滨随兴楼的老板。”赛大侠十分高傲地自我介绍。

“当然喽，赛老板来访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韩云阶狡黠地一笑，“马



主席何日路过哈尔滨的时候，可以到赛老板那里即兴一时。另外，他那里备用的‘芙蓉膏’也是上等的。”

马占山虽说是出了名的大烟鬼，但此时此刻却无心谈论随兴楼的妓女和“芙蓉膏”。主宾双方打哈哈过后，马占山就单刀直入地把谈话引入主题：

“我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军人，喜欢直来直去的。土肥原大佐，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突然来访是什么意思？”

“意思嘛，当然是有了。土肥原贤二停顿了一下，有意把空气搞得紧张些，“马主席，我是奉宣统皇帝之命来拜访你的。”

这太出马占山之预料了，他愣了一下神，匆忙又问：

“请问，你带来了皇上的什么旨意？”

“如果长话短说，就一句：征询马主席对未来满洲前途的看法。”土肥原贤二平和地答道。

这下又把马占山问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他习惯地蹙起眉头，把视线转向另一方，不禁地黯然自问：“是小皇上的意思？还是土肥原贤二测试我马占山的动向？如果轻易地上了土肥原贤二的圈套，岂不要悔恨终生？……”他沉思了片刻，以守为攻地问：

“土肥原大佐，你和皇上的交情比我深，再说此次皇上能安全出关，也多亏了你的巧妙安排。我想，你一定知道皇上对未来满洲前途的看法吧？”

“知道，知道……”接着，土肥原贤二虽在说谎，却给人一种真诚的感觉，“准确地说，关于这个问题，宣统皇帝和我谈过多次了。”

“那，你可否给我转述一遍呢？”马占山进而追问。

“可以，可以……”土肥原贤二把他对未来所谓满洲的构想，很自然地强加给了溥仪，“皇上说，现在辽吉两省的秩序基本上已经恢复，黑龙江省的马占山将军是我的人，由他主政也没有多大问题。眼下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才能顺利进行。”

马占山仔细地品味着每一句话的意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可是每当他闪念“是皇上说的吗？”他又在心中划了个不小的问号。他十分策略地问：

“日本政府，关东军司令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这是你们的事情，我国政府和关东军司令部不想干涉此事。”土肥原贤二看了看微然摇头的马占山，又补充说，“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没有看法。我就希望你们早日成立一个新政权，不然，我国援助你们开发满蒙的宏大计划就无法实现，人民的生活也无法改善。”

“皇上的想法，你们的意见，和吉林的熙洽，辽宁的臧式毅、赵欣伯等人谈过了吗？”马占山又问。

“谈过了！”土肥原贤二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基本上同意皇上的构想，就是不知道马主席是什么意思？”

马占山一听把球踢了回来，暗自说：“谁晓得你说的是真还是假，我可不干蚀本的生意！”他有意地打了一个哈欠，装得十分疲劳的样子说：

“我看，今晚就谈到这儿吧！你们一路辛苦，也该休息去了。”

土肥原贤二悻悻地笑了笑，说了声“明天见！”在随侍的引导下来到了广信涌商号，住进了板垣征四郎曾下榻过的卧室。赛大侠指着又宽又大的火炕，说：“您二位就睡在炕上吧。”转身把火炕对面的条几横了过来，恰好堵住了通往室外的屋门，回身搬来火炕外面的棉被，麻利地铺在条几上，满意地点了点头。土肥原贤二看后不安，急忙说：

“今晚，韩经理不一定来这儿睡，门口通风，太冷，我们一块睡火炕吧。”

“门口通风冻不死人，要是通敌就坏了菜啦！”赛大侠憨直地笑了笑，轻轻地一弹，嗖地一声坐在了条几上，拔出腰间的手枪，往枕头旁边一放，顺势往条几上一倒，拉过被子盖在身上，就算是安歇了。

土肥原贤二望着卧在条几上的赛大侠，一种异样的情潮打心底涌起。然而当他转念再一想，一种可怕的念头闪现在眼前：今天，他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舍身保护我；将来，他可否也为了个义字杀我呢？……

土肥原贤二和赛大侠离去之后，韩云阶便鼓动着自己的巧嘴利舌，向马占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处在十字路口的马占山表面上不哼不哈，表现出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的样子，但内心的矛盾斗争却越来越激烈了。夜很深了，他笑着对韩云阶说：

“韩经理，用你们买卖人的话说，蚀本的营生是做不得的；用我的口头禅说：不见兔子不撒鹰。请把这个意思转给土肥原大佐吧！”

翌日，土肥原贤二和韩云阶仔细地分析了马占山的心理，并研究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策。针对马占山惧怕戴上一顶汉奸帽子的心理，土肥原贤二当面解释：

“这怎么能叫汉奸呢！南京的政权是英国和美国支持的，谁说蒋介石是汉奸呢？你们中国的共产党，是苏联一手帮助建立的，又有谁骂他们是汉奸呢？如今溥仪皇上要组建一个满洲帝国，为什么就一定是汉奸呢？”

马占山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驳不倒土肥原贤二上述的观点，但心里总有一种理不直、气不壮的感觉，所以，他仍然是一言不发，继续听土肥原贤二神吹：

“我可以这样对马主席说，他们已经和皇上商议多次了，近期就要成立满洲帝国。如果马主席辜负了皇上的一片热心，很可能落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这我马某人不怕！”马占山有意地回敬了土肥原贤二一句，示意不怕威胁。

“这并不是什么吓人之说！再者，”土肥原贤二扫了马占山一眼，“张景惠、臧式毅他们准备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也请我给马主席带来了请柬，希望你一定拨冗赴会。”说罢取出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双手交给了马占山，“如果马主席执意不参加此会，未来在满洲帝国的政府内就不好安排了。”

马占山阅罢此信，内心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土肥原贤二说得对啊！我不赴奉天出席东北政务会议，就等于放弃了在未来满洲帝国中的地位。到那时，他们和日本人一道讨伐我马占山，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当他想到张景惠、臧式毅这些人和关东军的关系，又禁不住地犹豫了。他毕竟是和日本人打过恶仗的，数以千计的关东军死在了他部属的枪下。万一出席奉天的东北政务会议是个圈套，他马占山岂不白白地送掉了这条老命？因此，他有意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请我马占山去奉天，大概是赴鸿门宴去吧？……”

“哈哈……”土肥原贤二大声狂笑起来，突然把双手向身后一背，“马主席，来吧！”

“干什么？”

“把我捆起来！”

“捆你干什么？”

“扣在你这里做人质。”

土肥原贤二这一招实在厉害，深深地打动了马占山的心。顿时，他清除了密布心头的疑云，完全地相信了土肥原贤二的话。事后，马占山几次权衡利弊得失，抱着去奉天试探一下气候、摸摸情况的想法，遂和土肥原贤二于2月14日动身，赴奉天出席“东北政务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当事人作了真实的记载，现摘抄如下，以代拙笔：

“二月十六日，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命令，利用‘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召集沈阳臧式毅、吉林熙洽、黑龙江马占山和于冲汉、袁金凯、赵欣伯等，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所谓东北政务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七个汉奸头目外，日军方面为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等和驹井德三等……张景惠说：‘本会基于本庄司令官的意旨，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请诸位到此商议一下。目前东北各省分立，终非常局，需要有一个统一组织才好。究竟用何形式，请大家研究一下。’臧式毅说：‘现在南京政府和张汉卿既都放弃东北不管，我看就组织一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推行一切政治如何？’大家还没有如何表示，赵欣伯便抢着说：‘我这里倒有一个方案，也是本庄司令所同意的。’说着就把那个方案拿出念道：‘东北地方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另组织一个新满蒙国家，名叫满洲国，暂设执政府、参议府、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下分设总务厅、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文教部、实业部、交通部。执政一席，拟请清朝宣统皇帝担任。国务总理由执政推荐任用，各部长除由现任各省省长兼任外，其余各院部长另由别人专任。首都原拟在沈阳或者哈尔滨，但是沈阳偏南，哈尔滨又偏北，都不相宜。长春位于东北的中心，最为适当，并且便于建设，因此首都拟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大家以为如何？’……本庄说：‘诸位阁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请签字决定吧。’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都签了字。马占山说：‘黑龙江省现在情况还复杂，我想回省同大家说一下再签字，比较妥当。’本庄明知马占山还有反复的意思，如果马上逼他签字，恐怕这个会议流产，惹起麻烦，好在别人都签字，他一个人不签，也没有多大关系，便说：‘马阁下回省商量一下再签字，也可以。大家既推张阁下（张景惠）负责筹备，我很赞成，就那样办吧。但是本月底必须筹备妥善，越快越好。’……这一出卖祖国、建立伪国的会议，就此闭幕。”

东北政务会议结束的夜里，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又进行了密谋，并仔细研究了成立傀儡政府满洲帝国的各项事宜，同时还做了具体的分工。板垣征四郎自告奋勇，负责劝说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之职。石原莞尔负责筹建伪满洲国的舆论工作，并和有关人士草拟伪满洲国的规章制度。土肥原贤二依然北上，第一步劝说马占山由海伦回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主席；第二步要马占山公开打出与日亲善的旗号，出席伪满洲国的成立大典，就任军政部长之职。性急的板垣征四郎习惯地给了土肥原贤二一拳，叮嘱说：

“土肥原君！这匹不好驯服的烈性马就交给你了，千万不能跑掉。”

“我再加一句，”石原莞尔严肃地说，“还要把他变成听从我们驾驭的千里马！”

“放心！我手中有制服烈性马的套马杆子。”土肥原贤二得意地笑了。

土肥原贤二于2月18日陪同马占山离开奉天回哈尔滨，再转赴海伦。一路上，他使用各种手段，终于把马占山这匹曾驰骋抗日疆场的烈马驯服，成为他手中的玩偶。

土肥原贤二一面继续做马占山的策反工作，一面和韩云阶议定：由韩回齐齐哈尔组织“迎马团”，前来海伦劝驾，请求马占山回省垣重新主政。对此马占山心领神会，借坡就下，于2月23日，马带卫队200人和各厅处职员等乘中长路车转道龙江，于当日11时抵黑垣。24日午，马在省政府大礼堂行就职典礼。事先布置在礼堂大门外的国民党的党旗和国旗，被铃木旅团长勒令撤去。军乐声中，行礼如仪。参加典礼的日酋为铃木、林义秀、土肥原、清水及军政各机关首领、日人顾问百余人。马略致数语毕，即由参议韩云阶朗读马占山出卖黑龙江抗战、就任伪职的宣言。

马占山入主省府不久，土肥原贤二收到了奉天板垣征四郎的密电，获悉溥仪在他软硬兼施的努力之下，答应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历经张燕卿、谢介石等人两次“恳请”，答说：“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并于3月8日赴长春，宣誓就职。密电最后是这样写的：务使马占山赴新京出席建国典礼，内阁职务一事，本庄司令同意我们的建议：委任军政部长。

土肥原贤二抓住马占山利禄熏心的弱点，以伪满洲国军政部长的职务为钓饵，终于诱使马占山上钩。马占山决定和土肥原贤二于3月6日下午乘车赴长春。

3月6日上午，土肥原贤二和马占山正在准备赴长春的事宜，赛大侠满面怒气、且又有些慌张地走进来。未等寒暄，就操着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请您二位立即改扮一下装束，改乘中午的火车去长春。”

土肥原贤二听前一怔，欲要询问为何要改换车次，他从赛大侠那严峻的表情中似乎又感到了什么。这时，马占山把眉头一皱，很是不高兴地说：

“是谁决定改换我的乘车时间啊？”

“是我！”赛大侠沉毅地答说。

“为什么？”

“为了您二位的安全。”赛大侠镇定地说。

“哈哈……”马占山突然仰天大笑，“赛老板，你是说坐下午的车有危险？”

赛大侠微微地点了点头。

“有个幪的危险！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谁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马占山鄙夷地哼了一声，示意赛大侠退下，“去吧，去吧！下午动身，决不更改车次。”

土肥原贤二非常理解马占山这种特殊的心理活动——自己的随侍保镖没有觉察到意外的情况，一个小小的随兴楼的老板，竟敢命令我马占山改变车次，岂不把我鼎鼎大名的马占山看成窝囊废了？这在土肥原贤二面前，岂不太丢人现眼了吗？所以，土肥原贤二示意就要暴怒的赛大侠不要动肝火，郑重地问：

“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赛大侠点了点头，说明自己清晨起床以后，有意赶到车站巡视，听到铁路职工私下讨论马占山易帜当汉奸，并于今天下午乘车赴长春参加伪满洲国建国典礼。马占山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叫：

“够了！看来，赛老板也认为我马某人去长春，就是当汉奸

“马主席！息怒，息怒。”土肥原贤二赶忙打圆场，“我可以担保，赛老板绝不是这个意思。”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马占山依然是火气十足地说。

“一，说明马主席在这些臭苦力的心中，没有多少地位；二嘛……”土肥原贤二给赛大侠递了一个眼色，“赛老板还没有把可疑的情况说出来。”

马占山看了看微微点头的赛大侠，甚是不悦地“哼”了一声。

“马主席，”土肥原贤二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有意讨好地：“我看还是请赛老板把话说完吧？”

“好！好……”马占山把头一扭，端起面前的盖碗茶。

赛大侠指出，马占山和土肥原贤二赴长春的行动是保密的，车站上的普通职工怎么会知道呢？接着，他从内衣中取出两条红绿标语，在空中抖了抖：

“请看吧，这是贴在车站附近的墙上的。”

马占山啪地放下盖碗茶，水溢了一桌面，向着低处缓缓流去。他一步跨到赛大侠的面前，伸手夺过红绿两条标语，双手展开一看，红色的标语上写的是：“打倒新汉奸马占山！”绿色的标语上写的是：“砸死老间谍‘土匪源’！”他气得嚟嚟……几下，就把这两条标语撕得粉碎，愤力掷在地上。粗野地大骂：

“妈拉巴子的！听 咕叫唤就不种地了？赛老板怕死，可以中午走。我马占山从来不听邪，偏要下午走！”

“不行！”赛老板从裤兜里取出一个用红绸子裹好的小包，“再看看这个吧！”

“这是什么？”马占山一边接过红绸子小包，一边惊诧地问。

“放在你们包厢里的定时炸弹！”

赛大侠的话音未落，马占山吓得“啊”了一声，捧着定时炸弹的双手颤抖起来。

“不要怕！我已经请日本朋友处理过了。”赛大侠鄙夷地说。

马占山余悸在心地打开红绸子包的定时炸弹，定睛一看铸在弹皮上的文字，又惊得脱口而出：

“俄国制造的？……”

土肥原贤二早已走到马占山的身后，探着头看了个清楚，严峻地说：

“这一定是俄国人支持的义勇军干的。”

“对！对……”马占山心惊肉跳地说，“是谁把消息透露给义勇军的呢？”

“这还用问嘛！没有家贼，引不进外鬼，准是你手下的亲信呗。”赛大侠气愤地说。

“什么？是我的亲信……”

“对！”土肥原贤二斩钉截铁地说，“马主席！听说这次回省主政的路上，被炸翻了一列客车，死了不少文官武将。可有此事？”

“有！有……”

“我看，那次炸车行动，也是出于义勇军之手。”土肥原贤二望着微然点头的马占山，“马主席！请问那次炸车的重点人物，……”

“当然是我马占山了！”

“赛老板发现的这枚俄式定时炸弹呢？”土肥原贤二引而不发地问。

“目标是你和我。”

“这样说来，你我此次赴长春？……”

“今天中午走！”马占山放下定时炸弹，趋步近前，紧紧地握住赛大侠的双手，异常激动地说，“赛老板！谢谢你的细心。今天中午，就和我同乘一个包厢去长春吧！”

“不！”赛大侠微微地摇了摇头，“我还是乘下午的车走。”

“为什么？”马占山望着赛大侠那傲然的表情，诧异地，“难道你还记着方才的事？”

“毫无此意！”赛大侠淡然而笑，他凝思了片刻，很动感情地说，“我和马主席虽是初交，可也称得上是志同道合。既然歹徒口吐狂言打倒您，我若不在原定的车次上会会他们，岂不让这些小人传为笑柄？”

“笑话我们有什么关系？落个张大帅的下场又有什么好处？”马占山望着傲岸摇首的赛大侠，知道自己难以说服这位侠骨义胆的赛老板，转身求助于土肥原贤二，“赛老板处处为你我的安全费心，我们可要关心他的安全哟！”

“交给我吧！马主席，快准备随身应用之物，不要误了中午的车。”土肥原贤二起身告辞，和赛大侠走回下榻之处，一边收拾简单的行装，一边劝说赛大侠，“我看，你这次就不要和那些人赌气了，和我一块乘中午的车回长春吧。”

赛大侠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对此，土肥原贤二是十分理解的。一代名侠——威震长城内外的大侠，面对他认为的小人叫阵，怎能不挺起胸膛应战呢！时下，要赛大侠随他偷偷溜走，这宛如要日本的武士逃跑一样，是绝对办不到的。然而，土肥原贤二深知炸弹、枪炮的威力，中国任何传统的武功，也保不住自己的血肉之躯。万一赛大侠乘下班车遇上不测之事，替自己和马占山献出生命，无论是从情感，还是从需要出发，他都不能接受。为此，他深情地说：

“大侠，皇上就要登上龙庭了，你真的不想出席这隆重的仪式吗？”

“想啊！为此，我不知做过多少梦了。”赛大侠感慨万千地叹了口气，顿时，他的眼中洋溢着激情的泪花，“再过两天，我就又看见皇上了。到那一天，我只想说一句：皇上，我是忠于您的！”

土肥原贤二听后，沉重地摇了摇头。

“不要为我担心，我的命大着呢！”赛大侠不以为然地笑了，“万一发生了那样的事，皇上重登基了，我也能合上目了。”

“不！不……”土肥原贤二下意识地把头一昂，坚决地反对，“你跟着我一块走吧，宣统皇帝登基的那一天，不能没有你啊！”

“放心！我会看着皇上登龙庭的。”赛大侠看了看冲着门的桌上的座钟，“上车站的时间到了，我们动身吧！”

土肥原贤二和马占山登上东去的客车，走进包厢，看见赛大侠已经检查完毕，他们二人异口同声地说：

“谢谢！我们长春见。”

“好！我祝您二位一路顺风，长春见。”赛大侠转身走出包厢，身后又传来土肥原贤二的叮嘱声：

“多多保重！我们在长春等你。”

土肥原贤二怀着一种难以言述的依依之情告别了赛大侠，陪伴着马占山来到了长春。刚刚下榻，就接到了板垣征四郎的电话，要他于今天晚上8时整，赶到大和饭店赴宴。他答说一路辛苦，加之明天上午还要欢迎溥仪北来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之职，婉言辞谢。但是，板垣征四郎很不高兴，大

发了一通脾气，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前来赴宴！”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死了。他拿着电话，说了一句“这个性急的板垣！”无可奈何地挂上话筒。不时，他又不解地自问：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宴会呢？为什么一定还要我出席？”

长春，原名叫宽城子，在清末还是一个普通的小站。由于南满铁路、长图铁路以宽城子为新交叉点，成为北接哈尔滨，南通奉天的交通枢纽，城镇建设急剧发展，到民国年间方改名为长春。伪满洲国就要建立了，定“都”问题引起了争论，“起初设想在沈阳，嫌离关内太近，遇事没有回旋余地；而哈尔滨虽然距内地很远，但多年来属于苏俄的势力范围，怕不牢靠；吉林市当时为吉林省首府，有一定数量的满人，距爱新觉罗氏的发源地长白山最近，但该市市区太小，又不处在交通要冲之地，也为关东军否掉了；最后确定长春。”因而它又要改名新京了！在当代中国，一个城市于二十年之中三易其市名，恐怕惟有长春了。

是夜，两辆军用轿车急驰在长春的大街上，车前那四盏贼亮贼亮的车灯，就像是四把明晃晃的利剑，刺进了漆黑的夜幕中，映出了楼房的夜影。坐在第一辆军车上的两位军官，一位是板垣征四郎，一位是石原莞尔；坐在第二辆军车上的也是两人，一男一女。年轻的司机好奇地看了看车内的折光镜，只见坐在后排座位上的一男一女猥亵在一起，他微微地摇了摇头，又把视线移向正前方。

坐在轿车后排的男女是谁呢？车内的灯光突然亮了一下，啊！男的是肩扛大佐军阶的多田骏，女的是川岛芳子。他们二人怎么又搞到一块去了呢？

川岛芳子回到上海以后，田中隆吉拿出1万元活动经费交给了她，要她施展一切手段，利用一切条件，尽快地策动上海事变。川岛芳子手中有钱了，如鱼得水，很快挑起了所谓中国工人袭击上海日本妙法寺的僧侣事件。由此为导火索越演越烈，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蓝泽幸一少将，给陆战队下达出动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闸北，和驻扎在闸北的满怀抗日斗志的十九路军发生冲突，遂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即所谓上海事变。依据《田中隆吉著作集》所记述的内容，川岛芳子在所谓的上海事变中，还干了如下的事情：

上海事变发生后，她单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火炮数目，然后向田中隆吉的上司——临时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做了报告，对日酋攻击十九路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她借用自己王室的特殊身分，经常出席上流阶层的舞会，得以接触行政院长孙科，利用她勾引异性的特殊手段，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对日酋打赢这场战争，无疑是一种战略上的鼓励；

她受命摸清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抗战意向，化妆成记者曾拜会过蔡廷锴将军，弄清了蔡廷锴将军抗日的决心非常坚决，没有诱降的可能性。她一方面告诉蔡廷锴将军，日本军队已从上海溯江而上，建议应该尽快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她又告诉日本军方，说中国军队已开始抢占民宅，证明已丧失战斗意志，建议抓紧时机停战。她的这些活动，事实上起到了有利于日本捕捉战机、并使战局走向停战的作用；

她通过田中隆吉的介绍，结识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获悉上海国民党系统的银行已濒于破产的边缘，无力支撑这场战争，使日本

得以站在优势的立场上结束战争。总之，她在上海事变中的活动是不胜枚举的。

川岛芳子随着所取得的成功和名声，同田中隆吉的关系逐渐地冷漠下来。最后，竟然发展到不仅大骂田中隆吉，而且还到与她有肉体关系的海军舰队司令植松练磨少将那里去告状，说田中隆吉埋怨海军不中用。这样一来，田中隆吉考虑到自己应当和这位王室的公主分手了，要求关东军司令部把她调走。

川岛芳子又从上海回到了奉天，鉴于她在上海事变中的特殊功绩，委任她出任就要成立的伪满洲国执政府的女官长。经由何本大作——也就是今晚设宴的东家的介绍。拜伪满洲国日本顾问多田骏为干爸爸。就在当天的夜里，她又无耻地投到多田骏的怀抱里，使其成为她未来飞黄腾达的阶梯。大和饭店，是日本人在长春开的一家高档次的饭店。今天设宴的东家是西服革履的河本大作。皇姑屯事件发生以后，河本大作奉调回到东京，依照天皇的希望去驻北海岸金泽的第九师团听候处置。当田中首相辞职的时候，他已被正式剥夺指挥权，并在退伍后参加第一后备军之前，进行一年的反省，算是对炸死张作霖做了个象征性的赔罪。不久，他又得到了很高的奖赏，作为“南满洲铁路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来到满洲，为关东军吞并我国东北出谋划策。由于他在实业界担任各种领干俸的闲差，积蓄了很多的资产，成了11人亲信中的富翁。如今，他为之奋斗的事——鲸吞我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的梦想实现了，在他的观念之中，理所当然地应当大大地庆祝一番。像这样性质的宴会，没有土肥原贤二参加怎么行呢？因此，久已动议的宴会日期推到了今天才举行。

土肥原贤二姗姗来迟，当他走进饭店中最豪华的包间，一看参加宴会的人选就全然明白了，他学着中国人的习俗拱抱双手，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坐在了板垣征四郎和河本大作之间的位置上。河本大作简单地说罢致酒词以后，蓦地站起，把溢荡着白兰地酒的高脚酒杯举到额前，激动地说：“为板垣君、为土肥原君、为石原君终于实现了我们的理想，为芳子小姐在上海的功勋，为多田骏君出任满洲国执政的顾问，干杯！”与会者相继端起面前的酒杯，用力一撞，齐声说了一句“干杯！”一饮而尽。

板垣征四郎这位激动型的的侵华狂人，一俟身后的艺妓斟满酒，遂端着酒杯站起身来，侃侃而谈：

“满洲国这篇文章，是分两次做成的。上篇，是皇姑屯事变，炸死张作霖，由河本君和土肥原君等人共同完成的；下篇，叫满洲事变，成立满洲国，是在坐的诸君一块完成的。现在，为因做上篇而受过的河本君，干杯！”

“干杯！”与会者再次起身碰杯，一饮见底。

石原莞尔两杯酒落肚之后，他那能言善辩的巧舌又开始鼓动起来。他简单地称道了每人的历史功绩之后，方才缓缓地起身，故作斯文地举起面前的高脚酒杯，两眼盯着土肥原贤二，微然作笑地说：

“在完成满洲这上下两篇文章的过程中，惟土肥原君是全过程的参加者。我不想为此而敬他一杯，我是想借用这杯酒，希望他能讲一讲下边的文章怎么做？”板垣征四郎第一个响应石原莞尔的倡议，并直言要土肥原贤二和盘托出。接着，河本大作、多田骏、川岛芳子也起哄似地叫着，宴会厅热闹起来。土肥原贤二作为军国主义集团中的谋略家，眼见着伪满洲国就要成立了，自然会高兴的。但是，在他的侵略我国的狂想蓝图中，成立伪满洲国，



仅仅是这部屠戮中华民族、攻占神州大地的野蛮乐曲中的引子。因此，他不会像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那样的欣喜若狂。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石原莞尔颇有些相似——平静的喜悦。他听完石原莞尔的话后，又不禁地想起了在华北期间的失败，瞬间，这平静喜悦的心中又蒙上了一层艳郁的色彩。他沉吟片时，端起酒杯，有些沉重地说：“长城内外大有所为，长江以南风光更好，来！都为此干杯吧！”

“干杯！”

板垣征四郎放下手中的酒杯，又习惯地抡了土肥原贤二一拳，待身后的艺妓满上酒，他再次把酒杯擎举在额前，操着武士惯用的嚎叫，大吼了一声“来！”两只睁得滚圆的牛眼，恶狠狠地巡视了一遍同僚的表情，说：

“为预祝我们更大的胜利，干杯！”

“干杯！”

与会者响应板垣征四郎的提议吼叫碰杯，惟独多田骏没有凑这个热闹。板垣征四郎一看火气骤生，啪的一声掷掉手中的酒杯，惊得众人愕然相视。他凭借酒力，一把抓住多田骏的胳膊，愤怒地质问：

“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的事业，请立即出去！”

“不要误解，我干爸爸不是这个意思。”川岛芳子异常冷静地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板垣征四郎用力揉了揉多田骏一下，“请当着诸君说个清楚！”

“我当然是要说个清楚的。”多田骏理解板垣征四郎的无理举动，十分平静地说，“不是我多田骏不和诸君合作这篇文章，而是土肥原君就要回国述职了。”

“啊？……”

全体一齐把惊愕的目光投向土肥原贤二，惟独板垣征四郎再次抓住了多田骏的胳膊，大声怒问：

“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消息？”

“从永田君那儿听来的。”

多田骏平和地说罢，板垣征四郎有些茫然地松开了手，和大家一道把目光移向多田骏，希望他能说个清楚。

多田骏有意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明来满洲之前，在东京见到了永田铁山，告之陆军部为表彰土肥原贤二在支那的出色的工作，准备调回国内，晋升将军。后出任相应的职务。

板垣征四郎深沉地点了点头。他清楚帝国陆军的规矩，从事谋略工作的军官，必须在军队中任有同等资历的职务方可晋升为将军。他很是矛盾地叹了口气，把刚刚斟满的酒杯端起，低沉地说：

“为土肥原君衣锦还乡，为土肥原君早日回到我们中来，干杯！”

“干杯！”……

土肥原贤二回到下榻处已经是深夜了，令他不安的是赛大侠没有准时到达。翌日——3月8日的上午，赛大侠依然没有来。他焦急不安，请马占山发电齐齐哈尔，询问赛大侠的下落。马占山以下午躬皇上安抵长春为由，不予发电咨询。土肥原贤二动了肝火，气得下午连躬迎皇上大驾的仪式也没出席。3月9日吃过早饭以后，赛大侠还是没有音信，他怀着快快不快的心情离开住处，驱车去“执政府”参加溥仪的就职典礼。

伪满执政府原来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

不堪，因为时间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土肥原贤二走进昔日的道尹衙门——而今的伪满执政府，已经高奏所谓开国大典的乐声了！他放眼看去，一边是穿着满族的马蹄袖前后补心的朝服，头上是顶戴花翎的遗老和新贵，一边是身着戎装，杀气腾腾的关东军军官，以及新穿西式礼服的所谓中外来宾，真是不协调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奏乐结束了，他注目着身穿西式大礼服的溥仪行鞠躬礼的时候，蓦地想起了诱劝溥仪离津出关的往事；接着，他又想起了调任川岛芳子诱骗皇后婉容的经过，一种异样的情感涌上了心头；当他听完伪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代念完伪“执政宣言”以及伪内阁成员名单：参议府参议长张景惠，立法院长赵欣伯……军政部长马占山……遂又想起了他进行的一桩桩谋略工作，他那冷酷无情的双眼，也禁不住地淌下了为之动容的泪水……

不久，他终于获悉赛大侠乘车来长春的路上，遭到了义勇军的伏击，因出轨翻车，下落不明。他立即电令返回齐齐哈尔市的马占山：务必找到赛大侠！

4月初，他接到了回国的命令。他刚把奉天特务机关长一职移交给板垣征四郎，突然接到了马占山再举抗日义旗的消息。他遥望着北方，无比凄楚地自语：

“我一生最大的失败，莫过于马占山……”

土肥原贤二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但是，当他就要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领土的时候，他回首痴痴地望着远去的中国大地，又暗暗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中国！我还是要再杀回来的……”

### 第三部 卷土重来

#### 二十五 天皇党羽集团的分裂

土肥原贤二满载着侵略者的所谓声音回到了日本，晋升为少将，出任广岛第九旅团长。

土肥原贤二回国不久，发觉“天皇党羽集团”日渐分歧，针对日本帝国下一步的侵略目标，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别：支持北进派的皇道派，以及支持南进派的统制派。

所谓统制派，是“天皇党羽集团”中的少数派。统制派的政治纲领是效忠天皇，在裕仁天皇的领导下，大胆地坚持向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富饶之邦扩张，从而挑起同荷兰、法国、英国及美国等西方强国的对抗。他们认为除非把出产橡胶、石油，和尚有殖民余地的南方诸岛占为己有，日本帝国才能强盛。因而他们支持南进派的战略。

所谓皇道派，也就是“天皇党羽集团”中的多数派。他们认为日本必须把全部军事力量投入同苏联必然爆发的战争。由于他们都有恐共症，害怕日本亡于赤化，所以大多数人希望日本在解决了所谓满蒙之后，和苏联处于交战状态，和美国和欧洲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土肥原贤二昔日的同窗挚友永田铁山、东条英机、铃木贞一、板垣征四郎、建川美次、小矶国昭等人成为统制派的中坚分子；而三羽鸟中的小笹敏四郎、冈村宁次以及真崎甚三等人成了皇道派的中坚分子。在这剑拔弩张的两派对立中，土肥原贤二坚定地站在统制派的行列中。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反对北进派的话：

“我们就是拿下整个西伯利亚，也没有多少日本人愿意去那里定居、生活。”

一年多的旅团长生涯过去，土肥原贤二被免去旅团长之职，调回东京等待新的任命。他趁着这难得的机会，和妻室儿女享受一下所谓的天伦之乐。但是，多年来的谋略工作，使他得了一种职业病，那就是和家庭，和亲人淡漠了，有一天清晨，他突然心血来潮，对结发者妻香代子说：

“我们一块去登富士山好吗？”

香代子听后真的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她愕然地望着微笑的土肥原贤二：

“真的？……”

土肥原贤二微微地点了点头。

香代子受宠若惊，匆忙准备好食品，和土肥原贤二驱车来到了富士山脚下。不久，香代子就失望了，她挽着的丈夫冰冷无情，宛似一具木头人，一路上自顾触景唏嘘，从不和她交流情感，说句笑话。她有些凄楚地问：

“你在想些什么？”

土肥原贤二指着富士山的景物，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说：

“在中国的大地上，比富士山高的山，美的山，真是多极了！

……”

香代子一看土肥原贤二那呆痴的样子，顿时游兴皆无，悲凉地说：

“算了吧！你生来就不懂得家庭的乐趣，咱们回去吧。”

“不，不！我一定要陪你玩个尽兴。”

“不必了，我早就习惯了”。夜深了，土肥原用冷水浇了浇头，打开窗

子，让凉爽的夜风吹走全身的疲劳。有顷，他转身打开收音机，想借用日军侵占中国领土的新闻，刺激已经困乏了的精神。但是，播音员却意外地广播：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给大家播送川岛芳子小姐唱的蒙古歌曲。”

土肥原贤二听后怔住了。瞬间，他想起了自己的弟子——田中隆吉来东京时谈过的有关川岛芳子事情……

土肥原贤二离开长春回国不久，曾在直鲁军阀张宗昌麾下当过参谋的方永昌，向川岛芳子提出：愿组织一支安国军，拥戴她为总司令。就这样，以金壁辉为总司令，以方永昌为副司令的所谓满洲国的安国军，就像一股风似地在世界传开了，关东军也不失时机地在形式上同意川岛芳子参加侵略热河的作战，实际上是利用这个“童话故事”做资料，对关东军进行宣传。说什么清王朝的王女都率义勇军来参战了，用以提高士气，同时还起到了使反满抗日的军队丧失一定的斗志的作用。对此，土肥原贤二淡淡地说：

“这一定是多田骏玩的把戏！不这样，他这个半百老人就无法从你田中手里夺走芳子。”

田中隆吉充满了醋意，他为了一泄胸中的妒忌之情，颇为愤慨地说：

“多田骏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结果，他干了一桩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蚀本生意。芳子的胞兄宪立就说过，他亲眼看见过芳子同方永昌睡在一个被窝里。”

土肥原贤二又想起了那次在天津的相见，只要他愿意，川岛芳子将是先属于他的。然而当他想到川岛芳子的特殊作用时，哀怨地叹了口气，大有鞭长莫及之感地说：

“多田骏完全是胡闹！这样一来，把我苦心培养的谋略人才就给毁掉了。”

“您估计得完全正确！”田中隆吉愤慨地说，“她作为一个司令来说，是担当不起来的，她在上海时期赢得的声誉，也丧失殆尽。关东军司令部也准备对她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时，收音机中传出了悠长辽阔的前奏，土肥原贤二也伴随着这浓郁的蒙长调和短调相结合的音乐回到了现实中。他自言自语地说罢“她一定是被打发回东京来了！”遂听起了川岛芳子唱的内蒙情歌《驼铃》：

从那遥远的茫茫沙漠，  
经商队骑着骆驼，  
踏着积雪慢慢地走过。  
年轻情人哟留在故乡，  
临别赠我心上，  
那驼铃在驼颈上做响。  
每当月照积雪的沙丘，  
想起临别的夜晚，  
在驼背上把胡琴拉哟。  
小小的驼铃已经磨亮，  
年轻人梦中会见，  
远在故乡的美丽姑娘。

随着这多情而又稍带哀怨的歌声，土肥原贤二的思绪渐渐地回到了逝去的时代。他想起了远在清期末年，自己刚刚年满25岁，以陆军中尉被派到张

家口从事谍报工作的往事，他曾在口外听到过这支情歌，他望着坦荡无垠，像锦缎似的绿色草原大声狂吠：“这应当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然而转眼间快三十年了，苏俄已经从中国的版图上把外蒙分割而去，可内蒙还未变成大日本帝国的附属地，这怎么能容忍呢！当这首情歌把他带到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时候，他又感叹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随着这多情而稍带哀怨的歌声，土肥原贤二的思绪又渐渐地从历史的沉思中回到了现实，他望着悬挂在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又想起了发生在长城内外的战事……

伪满洲帝国成立不久，撤退到华北的张学良进军长城以外的热河省，为血国耻家仇，千方百计地进行收复失地的工作。为此，在山海关一带频频发生东北军和关东军之间的军事冲突，侵略成性的关东军曾一举占领山海关。不久，接替本庄繁继任关东军司令的武藤中将下达了对热河作战的训示，关东军以第六，第八两个精锐师团向长城一线同时并进，开始进击。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杨杰为总指挥，率中央军北上，遂爆发了震撼中外的长城抗战。关东军自1933年2月开始出击，至3月上旬完全占领了赤峰、承德、冷口等地。接着，又驱兵越过长城一线进入滦河以东地区，旋即又开始了所谓的滦东抗战。面对这一危厄局势，蒋介石何去何从呢？他想到自己在大江以南三次剿共失败，中原三镇武汉周围的苏区巍然屹立，他终于选择了与日本妥协的道路，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口号。他北上保定，把力主抗日的张学良拿下马来，由他的心腹干将——亲日派何应钦接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积极贯彻，落实汪精卫提出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路线。5月23日，何应钦派出了停战全权委员会去密云，草签了屈辱的停战协定。在此基础上，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进行正式交涉，由关东军参谋长——三羽鸟中的第三只鸟冈村宁次少将，和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总参议熊斌中将缔结了如下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迅速从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一线以南及以西一律后退，今后不准再越过此线；

二、中国军如遵守第一项规定，日军则不越过现在停止线进击；

三、日本军确认中国军恪守第一项规定后，则自我安排返回长城一线；

四、作为认识中国军诚意之第一步，日本军得随时进行侦察飞行及派遣必要人员视察中国军之撤退情况，中国方面必须给予保护及便利……。

土肥原贤二想到此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一群笨蛋！”这是因为在他的整个谋略构想中，应当采用类似“九·一八”事变下克上的手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北平和天津，并在华北地区再树立一个像溥仪这样的傀儡政权。然而关东军屈服于各种压力，签定了这样一纸《塘沽停战协定》，逼迫张学良下野，出国，就心满意足地撤回长城一线，岂不是功亏一篑！另外，北方的大敌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仅没费一兵一卒从中国割去一块比东北三省还大的地方——外蒙，而且为了实现他们南下的战略，两眼又盯住了毗连的内蒙。对此，土肥原贤二愤然自问：

“关东军的将军们，为什么不快一些和苏俄争夺内蒙这块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呢？……”

土肥原贤二出于职业的特点，很快又想到了在中国实施谋略的工作。昔

日，当他听说板垣征四郎接任奉天特务机长的时候，他就认为这决不是知人善任之举。因为他最了解同窗好友板垣征四郎是个实干家，但绝不是一位优秀的谋略人才。他回到东京以后，听说参谋本部很不满意板垣征四郎的谋略工作，这对土肥原贤二而言，是料中之事。但是，板垣征四郎的成败得失是什么呢？他非常想知道。这时，清脆的电话铃声划破了静寂之夜，土肥原贤二急忙拿起话筒：

“喂！我是土肥原，你是……”

“我是永田铁山！明天上午我做东，为你，为板垣征四郎君接风。”

“板垣君回到东京了？”

“回来几天了，他的心情很不好，你我要多多安抚他几句。好！明天见。”

土肥原贤二拿着话机自语：

“板垣君到底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呢？……”

板垣征四郎自从接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之后，顺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首先，为了配合关东军进击热河、长城一线，他以未公开的参谋本部人员的身分来到天津，设立了特务机关。和当年的土肥原贤二一样，与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少将发生了矛盾。其次，他开始谋略的第一个对象是北洋政府的元老段祺瑞。但蒋介石抢先一步，打着“迎段南下”的幌子，把老亲日派段祺瑞诱骗到上海；第二个对象是失意的军阀孙传芳。这个亲英美势力的直系中的分号老板，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佛门信徒，过起了“念佛韬晦”的生涯，对板垣征四郎的工作冷漠得很；第三个对象是吴佩孚。这位刚愎自用的大帅虽然失掉了军队，但依然摆着大元帅的架子，不仅不把板垣征四郎放在眼里，而且南京政府聘他为“国难会议”会员，他也不应召赴会；第四个对象是张敬尧，这是板垣征四郎手中的王牌。他准备以张敬尧为中心发动北平政变，筹建亲日的华北傀儡政权。但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又抢先下了手，张在《塘沽停战协定》签定之前—5月7日在北平六国饭店被刺杀，主要干部被逮捕。从此，板垣机关失去了在平津地区搞特务活动的基干人员。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对板垣机关的特务活动也表示了失望，待《塘沽停战协定》一俟签署，帝国参谋本部通知天津特务机关停止一切阴谋活命令板垣征四郎回国述职。

板垣征四郎是位战争狂人。他回到东京以后，立即向永田铁山、铃木贞一阐述自己的意见，出他所料的是，又触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霉包。正如铃木贞一的证词所记述的那样：

永田铁山担任第二部长的时候，关东军在华北大搞谋略活动。当时，我在陆军部，认为对热河使用讨伐的方法较好。可是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这时来到东京，他对我说：

“讨伐热河可以不用兵力，采取谋略活动就能解决，请提供我在华北搞谋略活动的经费。”随后他又到参谋本部游说永田……永田第二部长要求我去见陆军大臣，请他拨给活动经费。我当即表示拒绝，……我的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我提出一个方案说：“既然你们那么热衷于搞谋略活动，如果只作为热河讨伐的辅助活动，并且只限于作战行动范围内的军事谋略行动，那还可以，但是搞政治谋略活动则绝对不同意。”

永田铁山这只领头的羽鸟对此犹豫不决，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说服参谋本部、陆军部的同仁支持板垣征四郎的意见，也不可能请陆军大臣收回成命，再次派遣板垣征四郎去华北、平津一带从事谋略活动。然而他为了实现自己

的侵华野心，积极开展着各种形式的私下活动，一俟有了结果以后，遂决定在日本一家高级的西餐厅设宴，招待朋党好友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

永田铁山不愧是三羽中的老大，十一亲信集团中的领袖，他端着酒杯，和颜悦色地听着板垣征四郎哇喇哇喇地大吵大闹。之后，他又很巧妙地把话题移到国内来，富有煽动性地说：

“板垣君！皇军挺进华北的计划受挫，你在平津从事谋略工作中途辍手，原因并不在你们无能，是皇道派支持北进派，鼓励对苏俄备战的结果。”

板垣征四郎是个铁杆统制派，他异常愤慨地说：

“永田君！天皇陛下不是支持我们的吗？”

“是的，但天皇陛下也不能不考虑这个人数众多的北进派啊。”永田铁山长叹了一口气，复以反问的口吻，“板垣君！你知道关东军司令部为什么突然改变方略，急忙下令关东军一律返回长城一线吗？”

板垣征四郎愤慨地说：

“我不知这是谁的命令，但是我相信，天皇陛下是绝对不会下这样的命令的。”

“你完全想错了！”永田铁山面如冰霜。

板垣征四郎惊得“啊”了一声，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坐在一旁候听不语的土肥原贤二，斩钉截铁地说：

“这决不是天皇陛下的本意，而是一种应付国内外形势的权宜之计！”

“土肥原君所言极是！”永田铁山沉吟片刻，“这些皇道派的老爷们，不仅北惧苏俄，而且从全球的战略着眼，又怕国联的威慑。加之他们有一批理论家上下煽风，连天皇陛下也被他们搞糊涂了。”

“当然，这些理论家也并非瞎说，而是建立在可靠的军力对比之上的。”土肥原贤二低沉地补充说。

板垣征四郎听后大为不快，误以为土肥原贤二同情皇道派的北进路线，十分鄙夷地哼了一声。

永田铁山为了使宴席尽欢而散，扼要地说明苏联已经开始构筑坚固的边境陈地，同时迅速增兵。另外，永田铁山严肃地指出：据可靠的情报，苏方近期将扩充50辆坦克车、五百架飞机，总兵力可达二十三万，海参崴的舰队——尤其是那十几艘潜艇还没计算在内。可是日本在所谓满洲的驻军只有三个师团，一个机械化旅团，骑兵集团，三个独立守备队，约八十架飞机，兵力约五万人，即使加上朝鲜驻屯军，也不及远东苏军的十分之三。最后他又加重口气地说道：

“这就是现实！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板垣征四郎从未把苏军的战斗力放在眼里，他甚至把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和东北军一比二十当作不堪一击的例子加以说明，进而又寻衅和土肥原贤二发生冲突。

土肥原贤二太了解板垣征四郎了，认为发生口角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有可能伤害情感，更何况面前还有受尊重的永田铁山呢！因此，他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但是，板垣征四郎却误解了土肥原贤二的意思，认为远离中国的谋略干将——土肥原贤二在国内受北进派的影响背离而去。所以，他气愤地抡了土肥原贤二一拳，大声质问：

“你是不是也倒戈了？”

至此，土肥原贤二认为必须亮明旗帜了，他和永田铁山交换了个眼色，镇定地答说：

“丝毫也没有动摇我们的立场！”

“那你为什么会惧怕苏军的实力？”

土肥原贤二严厉地说：“面对日苏战备上的均衡态势破灭的形势，重建日本帝国的国防已成为当务之急。关东军在与远东苏军的对比上不能低于十分之八，否则，天皇陛下在执行南进路线的时候，不仅说不上北进派，而且也必然有后顾之忧？”

“土肥原君说得十分中肯！”永田铁山进而又补充说，“不然，连征服满洲的理论家，我们亲密的合作者，石原莞尔大佐也要完全站到北进派的行列中去了。”

“他也要反对我们？不会吧……”板垣征四郎震愕地反问。

永田铁山沉重地点了点头。

“他又提出了什么新理论？”土肥原贤二顿感惊诧，吟哦片时，严肃地问。

“他给陆军部写了一份报告。”永田铁山边说边从皮包中取出一份公文，指着用红笔划的段落，小声地念：“从我国国力说，不可能同时针对世界最强的陆军国家苏联和世界最大的海军国家美国，来加强我们的陆海军军备，为此，必须把对苏战备作为重点，排除来自北方的威胁，防止与中国的关系破裂，尽力保持同美、英的合作，此期间还要培植满洲国。”

“这个投机的家伙！”板垣征四郎气得又抡起了拳头，欲要用力挥下，早有防备的土肥原贤二闪身躲开，同桌的三个人都忍俊不禁地笑了。板垣征四郎猝然收起笑容，恶狠狠地说，“让他去占领西伯利亚吧！让他站在白雪皑皑的北极去指手划脚，当他的熊军师去吧！”他说罢看了看面色忧郁的永田铁山，“哼！把我逼急了，我把这一只只北极熊全都杀了！”

“说不定啊，没等你去宰杀他们，我们已经变成北极熊口中的佳肴了！”土肥原贤二心情沉重地说。

“这不可能！这完全不可能……”板垣征四郎腾地站起身来，近似吼叫地反对说。

“这完全可能！”永田铁山的地位决定了他说话的分量，他把板垣征四郎按在座位上，格外沉重地说，“因为我们是少数，重要的军权还不在于我们的手里。”

板垣征四郎终于在此严峻的现实面前低下了头。当他的目光再次和永田铁山的视线相遇的时候，他似乎悟到了今天宴会的真实意义，那心灰意冷的情绪又为之一振，习惯地抡了永田铁山一拳，请战似地说：

“永田君！我明白了，调我回国的目的，就是和你一起和那群北极熊干！对吧？”

永田铁山微微地摇了摇头。

“难道是为了让我反省在华北、平津所进行的谋略工作？”

永田铁山微然作笑地摇了摇头。

“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能不能痛痛快快地告诉我？！”

“请你到国外进行考察。”永田铁山望着暴怒的板垣征四郎，平和地说。

这太意外了！板垣征四郎缄默了好一阵子，猝然大声冷笑，说罢“没想到啊，永田君是为了我这个被放逐者送行。谢谢你的好意，再见！”陡然起



身，转身就要拂袖而去。

“回来！”永田铁山真的发怒了，他盯住蓦然收步的板垣征四郎，“给我坐下！”

土肥原贤二望着这猝发的僵局，起身拽住板垣征四郎的衣襟，爱责地说：“你这门大炮，怎么瞄准了自己的阵地？快给我坐下，听永田君说明原委。”

板垣征四郎自知失礼，难为情地坐回了原处，依然是口服心不服地说：“请原谅我的火气！说吧。”

永田铁山缓缓地站起身，给板垣征四郎斟满酒杯，说了一句：“消消气！”旋即落座，说出了要板垣征四郎出国巡视的原因：

日本政府拒绝接受国联对侵略所谓满洲的指控，悍然宣布退出国联，这在日本朝野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此，批准此事的裕仁天皇急切希望知道外国——尤其是欧洲诸国的军界所持的态度。另外，为了推行南下的路线，必须获悉东南亚诸国的财力、军力，也需要派出一位赞同南下路线的将军出访。几经磋商，经由永田铁山等人提名，东久选宫亲王首肯，陆军部报请裕仁天皇审批，同意派遣板垣征四郎担当此任。最后，永田铁山深沉地说：

“板垣君！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这番良苦用心，从战略的高度去完成这次出访。”

板垣征四郎试探地问：

“参谋本部做出决定了吗？由谁接替我的奉天特务机关长之职？”

“你的意见呢？”永田铁山笑着问。

“我的意见顶个屁！”

永田铁山依然是笑容可掬地说：

“参谋本部在确定奉天特务机关长之前，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嘛，也只有先问问你这位卸任的机关长了。”

板垣征四郎恍然大悟，明白了永田铁山举行这次酒宴的另一个用意。他看了看漫不经心，只顾吃菜的土肥原贤二，不容置疑地说：

“非土肥原君莫属！”

“好哇，我们都想到到一起去了。”永田铁山绽开出满面的笑颜，他望着继续低头吃菜的土肥原贤二，“少吃几口吧，快谈谈你的想法。”

土肥原贤二是个绝顶聪明的谋略家，当他获悉板垣征四郎奉调回国的消息以后，他就知道永田铁山又要请他出山，复主奉天特务机关。因此，他趁着永田铁山和板垣征四郎交谈的机会，假借着低头吃菜，暗自思索复出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工作重心。当他听到永田铁山点将以后，放下刀叉，仰起头，胸有成竹地说：

“服从天皇之命是我遵奉的信条！但是，如若完成天皇陛下交给的这项使命，还必须有如下的几个条件。”

“说说看！”永田铁山忙说。“一，奉天特务机关长的权限必须明确，如工作对象仅限于满洲，我任此职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不是限于满洲了。”永田铁山肯定地答说。

“二，如何协调和天津中国驻屯军的矛盾，请参谋本部做出相应的决定。否则，必将严重影响谋略工作的开展。”

“对！对……”板垣征四郎赞同地说，“不然，华北、平津一带的谋略工作还会落空。”

对此，永田铁山为难地摇了摇头。土肥原贤二全然明白了，感慨地叹了口气说：

“至于我的谋略部署就不谈了，等下达了命令，我们再详细研究。”

“好！好……”永田铁山认为宴会的目的达到了，遂端起酒杯：“为我们的事业必胜，干杯！”

## 二十六 田中隆吉私会川岛芳子

1933年8月，土肥原贤二接到了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命令。他再次就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并制订了策动内蒙古自治、华北自治的谋略大计。

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在土肥原贤二回国述职期间，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已被召回东京，为了表彰他在所谓满洲的侵略业绩，晋升为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新任关东军司令长官武藤信一将军，和土肥原贤二的关系较疏，一时难以深谈。当年合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家石原莞尔，由于倾向于北进派的思潮，所以和土肥原贤二的交往也日渐淡漠。在庞大的关东军指挥系统中，能为土肥原贤二出谋划策，从旁相助的将军，也只有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了！

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几次密谋，决定把关东军的势力引向长城以内。为了解决和天津中国驻屯军的矛盾，土肥原贤二运用灵活的谋略手段，逐渐地深入华北，将山海关、通州、唐山等地的特务机关划归奉天特务机关直接领导。这不仅大大地拓展了活动的舞台，而且也等于架空了天津中国驻屯军的实际指挥权。他通过缜密地调查研究，遂于1934年的夏天提出了如下的谋略工作大计：为抗衡苏联在外蒙的势力南下，巩固新成立的所谓满洲傀儡政权，首要策动内蒙自治，把南京中央军的势力从长城以外驱走；为了推向蚕食中国，实施南下的战略，必须进而策动华北自治，把占“据平津的东北军赶出华北。”

不久，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土肥原贤二的谋略大计，并做出了如下的人事变动：调冈村宁次回国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完成出国巡视的板垣征四郎接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永田铁山调任陆军部军务局局长；“十一亲信”中的干将矶谷廉介出任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为了加强土肥原特务机关的骨干力量，刚刚免去大阪野炮第四联队大队长之职，充任通辽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奉调来奉天，继续做土肥原贤二的部属。

土肥原贤二的心情也是不言而喻的！他筹划完整个谋略部署之后，田中隆吉竟然不告而辞去了新京。待他因公赶到新京关东军参谋部以后，板垣征四郎说没有见到这位风流军人。土肥原贤二猝然从风流军人四个字得到了启迪，急忙拿起电话，要通了伪满执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有意地问：

“喂！你的干女儿芳子近来可好？”

“不太好！她在热河负伤以后，枪伤一直隐隐作痛。每逢下雨天，痛得都爬不起床来。”

“你这个干爹是怎么当的？应当让芳子好好地休养一下嘛。”

“我已经把她送到她祖宗的发祥地——长白山温泉去疗养了。”

“这还像个当干爹的样儿！有人知道她的疗养地吗？”

“除了我以外，你是第一个知道她的行踪的。”

土肥原贤二挂死电话，暗自好笑地说了一句：“未免太自负了吧！”旋即对身旁的板垣征四郎笑着说：

“请给我调一部军车。”

“做什么去？”

“到长白山捉奸去。”

“捉谁？”

“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

“你怎么知道田中会在那里？”

“不信就和我走一趟，扑空了，我请客。”

翌日清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驱车赶赴长白山温泉疗养胜地。

长白山是美丽的！它不仅有着寒带的原始森林自然景观，而且还有着特异的、天池、瀑布、温泉等风光名胜。在长白山天池的北测，距长白山瀑布下九百米处有一温泉群，这儿常年热气腾腾，云雾弥漫，一直是猎人们的沐浴之所。伪满执政府建立以后，关东军抢占了这片风景奇秀的山区，把一片片温泉群辟为侵略者、汉奸头子的疗养区。今天，占有著名的汤泉的只有一双男女，他们身着游泳衣，亲昵地依偎着，坐在一块宽大的浴巾上，男的就是田中隆吉，微倒在他的怀中、枕着他双腿的就是川岛芳子。

历史无情地把川岛芳子造就成这样一个畸形的民族败类！当她在童稚的时代离开父母东渡的时候，她像所有的孩子那样哀怜的哭叫；当她刚刚成人就遭到川岛浪速强奸的时候，她为了所谓的贞节曾用开枪自杀来作为反抗。但是，当她复辟清王朝的野心极度膨胀以后，她却把自己的女色当做手段，在所谓满洲的事变中，在上海的事变中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行！今天呢，当她那放荡不羁的行为受到关东军冷落之后，她又把自己的女色手段用于报复其主子，并借以发泄自己的失落。对此，后人曾评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性变态狂！”

不久以前，川岛芳子听说田中隆吉就要重返奉天了，顿时感到身边的老头儿多田骏是那样的恶心！她利用撒谎的本事骗过了多田骏，使这位干爹相信她独自一人去温泉疗养枪伤。可是她刚刚安顿下来，田中隆吉就偷偷地跑到了她的身边。正如田中隆吉后来所说：

“我们是纯肉体关系，她作为一个难以忘怀的女性，极大程度地左右了我。”

今天吃过午饭，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洗过温泉澡以后，善于折腾男人的川岛芳子又提出了新的点子，要田中隆吉坐在汤泉边，她枕着田中隆吉的双腿午休。田中隆吉顺从地答应了。川岛芳子仰面朝天，欣赏着热气缭绕在森林之间的奇异景象，田中隆吉从身边拿起一本《福昭创业记》小说，有意转移情绪地说：

“芳子，你为什么天天捧着这本书？”

“它描写了我们祖宗创业的艰难。每每我看到它，就想起了皇太极挥戈入关的雄风。”

“你可以给我读一段听听吗？”

“可以！”

川岛芳子是为了培养田中隆吉的性欲情绪，还是为了诱发她自己的复辟狂？总之，她顺从地接过《福昭创业记》小说。她轻轻翻开扉页，小声读罢“第一首：朱果征祥，三仙绵奕叶。”遂微微起头，看见田中隆吉俯首在窥视她那微然隆起的胸部，她顺势把田中隆吉的手放到自己的乳峰上，方才小声读起正文：

“却说满洲第一大山，名曰长白。高二百余里，绵亘千余里。其龙脉一

支至兴京；一支至旅顺，越海伏行，直到山东境界，和泰山连为一气。这样大山，自然钟灵雪，足以产生伟大英雄……山上有一湖，水清洁异常，名曰布勒瑚里湖，俗曰天池……池上不时有神仙往来。也不知是什么时代，天池之上，忽然自天降下三位仙女，是姊妹三人；长曰恩古伦，次曰正古伦，季曰佛库伦……”

随着这部神话小说的情节发展，川岛芳子的欲火渐渐地熄灭了。同时，她越发地相信满族的老祖宗就是季女佛库伦偷吃朱果生下的后代。但是，当她想到祖宗的功业始于仙女，而毁于男人之时，她忽然又觉得自己就是重整山河，恢复祖业的下凡仙女。不知何时，她终止了朗读，又习惯地唱起了《萤火虫之歌》。有趣的是，她竟然在歌声中进入了登上女皇室座的幻想境界……。

田中隆吉轻轻地抚摸着川岛芳子那有些干瘪的乳峰，倾心地听首那娓娓的读书声。可是当他听到“……她们每人都有极其健康的体格，庄严富丽的相貌。她们赤着自然的天足，穿着自然的衣裳，拖着又黑又长的头发，戴着山上采集的花冠”的时候，心中悄然涌动起欲念，想起了他和川岛芳子共赴巫山的情景；当那熟悉的歌声代替了读书声的时候，他就像是一头发了情的公牛，突然把倒在自己怀抱中的川岛芳子按在了自己的身下，拼命地剥着那贴在白皙的皮肤上的浴衣……。

起初，川岛芳子毫无精神准备，下意识地挣扎着，想继续留在梦幻复辟的沉思中。然而当她听见那熟悉的求欢叫声以后，猝然之间变成了一只发情的母狗，遂即那小声地哼唱化做了放浪的嘶叫，本能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拥抱着压在自己身上的体魄……待到她的双手垂落在浴巾上以后，她近似啜泣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田中，我需要你……”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田中隆吉猝然跃起，纵身跳进了热雾缭绕的温泉中，他拼命地挥动着双臂出水……是温泉水太热，还是他的兽性欲火不退？他就像是武士决斗前那样大声嚎叫着……他终于发泄完了，缓缓地游到岸边，他正要呼唤川岛芳子下池沐浴，发现川岛芳子躺在浴巾上，活像是一具就要断了气的死尸，微微地抖瑟着，发出哀怜的呻吟声……

“芳子，你怎么啦？”

“我……痛苦……”

“是身上的枪伤又发作了吗？”

“可能是吧……”

“需要我给你注射镇痛剂吗？”

“需要……”

田中隆吉双手按着池边，用力向上一窜，哗的一声跃到岸上。走到不远的一棵松树旁边，从挂在树干上的旅行包中取出注射器，走到川岛芳子的身边，跪在浴巾上，故作多情地问：“是左胸的枪伤痛吗？”

“是，不过……”

“那一定是你自杀后遗症，对吗？”

“不，是我当安国军司令的时候，在兆南与张海鹏部交战留下的枪伤在作怪。”

“哎呀呀，我在国内看到你负伤的报道，总以为是假的，没想到你……”田中顿了一下，接着要求说：

“可以给我讲讲你负伤的经过吗？”

“可以。”

接着，川岛芳子小声地吹嘘自己在交战中的勇敢，以及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壮举。她突然把话锋一转，又神乎其神地述说在一次凯旋的路上，意外地遭到了一群蒙面侠客的袭击，在这场遭遇战中中弹负伤，从马上摔到地下，遂失去了记忆。当她被抬到四平街的一个日本人家里救护的时候，脉搏和呼吸几乎停止了。她说到这儿有意看了看田中隆吉那惊惨的神色，莞尔一笑：

“不过，我的命大，又活过来了。”

田中隆吉沉吟了一会儿，问：

“这些蒙面的侠客是隶属哪一部分的？”

“听说，这些侠盗的头子原是我们的人，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专门和我们做起对来，扬言要暗杀一切仇人。”

“看来，这仇人中也包括你了？”

“说不定还包括你呢！”

田中隆吉惨然地笑了。

关于川岛芳子身穿特制军服，以安国军司令的身分参加热河作战，这已是遐迩闻名的事了，那时，田中隆吉始终认为任命川岛芳子为安国军司令，只是关东军的一种需要，而川岛芳子是绝不会参加所谓讨伐行列的。今天，他听了川岛芳子的追忆，登载在《朝日新闻》上的那张身穿军服、军裤、脚踏皮靴，头戴军帽，双手按着指挥刀的照片又再现在眼前，他气愤地说道：

“有这种必要吗！非要你站在讨伐第一线！”

“怎么没有！”川岛芳子肃然翘起头，“当时，我曾对人说：我将赴前线，干干净净地死去，以表我心。活在这种事非颠倒的世上又能做出什么事情呢，我将死去，到天国里指挥日满这两个国家。你懂吗？”

田中隆吉听后越发地感到身旁的女人是那样的陌生！他沉吟片刻，试探地问道：

“芳子，就是真的把日满两国交给你，可你能指挥得了吗？”

“怎么指挥不了！我可不像皇上溥仪那样窝囊。”川岛芳子打量了一下震惊不已的田中隆吉，叹息地说，“可惜，上苍不授权于我。当然喽，我的作为也不像记者吹的那么神乎其神。”

“难道那些报道是假的？”

“这我怎么对你说呢，”川岛芳子下意识地长叹了一口气，似又想起了往昔的生活，“我确实到热河省的各地跑了一圈，但报纸上的宣传，都超过了我实际所干的几十倍，这实在使我无地自容。”

田中隆吉感到川岛芳子完全的变了！她不仅失去了在上海那诱惑人心的女性魅力，而且再也不存在听命他人的天真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权欲狂和性欲狂！对此，田中隆吉只能不无遗憾地付之一笑。有顷，他又想起了川岛芳子是一位当面扯谎不脸红，能把死人说活的谎言家，遂又对川岛芳子负伤的事产生了怀疑，一种想验伤症的念头打心底油然而生起。他顺势把手从川岛芳子的大腿根部伸进浴衣中去……

“你又要干什么？”川岛芳子边说边抓住了田中隆吉的手。

“我想看看你的枪伤。”

“不行！不行……”

“为什么？”

“我给你看的，应当是最富有女性美的东西，绝不是这些可恶的伤疤！”川岛芳子拽出那只紧贴在自己腹部的手，挑逗地看了看田中隆吉，迅然翻身趴在浴巾上，哀求地说，“快给我注射针剂吧！”

这时，在距离汤泉不足30米的高坡上，有两位年过半百的将军，依傍着一株参天的劲松，默然无语地仁立着。一位是土肥原贤二，一位是板垣征四郎。自从田中隆吉游上岸来，他们就漫步来到了松树旁边，性急的板垣征四郎欲要呼唤，被土肥原贤二用手势制止了。二人对视一笑，似乎都在用眼神告诉对方：欲知心里事，必听背后言。旋即二人做起了多余的第三者当田中隆吉把手伸进川岛芳子的浴衣里面，欲要剥衣查伤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都摒住了气，心律的跳动也加快了一倍，都希望能窥视清室公主的赤裸之躯……他们失望了！待到田中隆吉为川岛芳子注射的时候，二人不约而同地吐了口气，轻轻地走到汤泉边，看着这特殊医生的注射……

田中隆吉听到了沙沙的脚步声，匆忙推完针管里的注射液，熟练地拔出针头，转身一看驻步身后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惊得腾地一下跳起来，忘记了没穿军服，慌忙并拢两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紧张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报告！不知二位将军莅临，我，我……请求二位将军给以军法处置！”

趴在浴巾上的川岛芳子也听到了脚步声，原以为是侍从送来了饮料，故连头都没歪一下。当她听到田中隆吉那紧张过度的报告声时，才身不由己地转过身来。但是，当她看见近似裸体的田中隆吉向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行军礼的形象，忍不住地放声大笑起来。

土肥原贤二侧目扫了一下板垣征四郎那温怒的面色，看了看川岛芳子趴在浴巾上大笑不止，放荡无羁的样子，冲着田中隆吉说：

“此地是疗养之所，就不要拘泥于军礼了。”

“还是土肥原将军豁达、大度。”川岛芳子边说边跃身站起，趋步走到近前，用那富有肉感的身躯依偎着土肥原贤二，“您们二位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土肥原贤二扫视了一下板垣征四郎那漠然的表情，有意地笑着说：

“是板垣将军算就的，他带着我来这儿找你们的。”

川岛芳子听前一怔，望着温怒不语的板垣征四郎，叹服地摇着头：

“板垣将军！您可真厉害呀……”

“我有什么好厉害的！”板垣征四郎望着惊愕的川岛芳子，“土肥原将军说的不是事实，是他算就了你们二人在此幽会，我为了打赌才陪他到此的。”

川岛芳子望着笑而不语的土肥原贤二，暗自说：“您的耳目

可真叫多啊，我和田中隆吉躲到这儿私会，也没逃过您的眼睛。”她一转身，无意之中看到了呆若木鸡的田中隆吉，遂想到了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她扭了扭腰肢，撒娇地说：

“土肥原将军！您可不要指责田中君，是我请他来的。”

“噢，新鲜！”板垣征四郎颇有情绪地，“你就是单单为了请他来打针的吗？”

川岛芳子一听这弦外有音、并且很有些分量的问话，禁不住地为田中隆吉捏了一把冷汗，她稍许沉吟，便又施展开了她扯谎的本事，十分郑重地说：

“打针是需要的。但我知道田中君奉调来满洲的使命，需要给他介绍一些情况。”

对此，土肥原贤二是感兴趣的。可是板垣征四郎却持怀疑态度，他冷漠地说：

“你怎么会知道田中的使命？准是在扯谎！”

“我着是说对了呢？”川岛芳子挑衅性地问。

“我看啊，”土肥原贤二笑眯眯地说，“你如果说对了，今天晚饭，就由板垣将军请客。”

“怎么样？”川岛芳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板垣征四郎。

“如果没有猜对呢？”板垣征四郎做岸地问。

“您想做什么，我全都答应。”川岛芳子轻狂地瞪大了两只眼睛。

“我看啊，”土肥原贤二轻轻一推，把川岛芳子推到了板垣征四郎的身边，“你先答应陪着板垣将军洗个温泉澡吧！”

“这赌还打不打呢？”川岛芳子问。

“当然打了。”土肥原贤二笑着说。

“我何时说田中君奉调来满洲的使命呢？”

“这就用不着你来讲了。”土肥原贤二说。

“那……由谁来讲呢？”

“他！”土肥原贤二指着一动不动的田中隆吉。

川岛芳子明白了土肥原贤二的用意，转身看了看威严的板垣征四郎，她突然想起了家兄宪立看见她和多田骏睡觉时说过的一句话：“对芳子一贯持庄重态度的，恐怕只有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了！”在她的心目中，土肥原贤二虽然没有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在那次奇异的相见中，足以证明这位大谋略家是个失败者。时下，能不能征服这位威震满洲的实干家板垣征四郎呢？如果能让这位年过半百的将军倾倒在自己的面前，岂不是一件快意的事情？想到此，她用腰肢蹭了板垣征四郎的手，浪声浪气地说：

“板垣将军！快脱掉戎装吧？洗完了温泉澡，我还要等着吃您的宴席呢！”

“好！好……”板垣征四郎匆忙脱掉上衣，有些为难地，“没带游泳衣来。”

“那就按照大和民族男女同浴的传统，把衣服脱光了，和芳子一块洗温泉澡。”土肥原贤二笑着说。

板垣征四郎脱得一丝不挂，俯首一看，川岛芳子也把那件游泳衣脱下来，扔到他的军衣上。他一看那纤细如雪的卷缩着的身躯，像个醉汉似地走进了温泉中……

土肥原贤二看了看他们在温泉中戏游，调情的样儿，微笑着摇了摇头，席地坐在了那条浴巾上。他看着惊魂不定的田中隆吉，拍了拍身旁：

“坐吧！”

田中隆吉怯生生地坐在了浴巾上，可能是为了补过吧，主动地说：

“将军！现在汇报通辽特务机关的工作可以吗？”

土肥原贤二严肃地点了点头。接着，田中隆吉就讲了起来土肥原贤二边听脑海中边浮现出了这样一幅地图：在伪满洲国通向东蒙古腹地的中间地带，在河北和内蒙古的交界之处，活动着一支服从关东军领导的部队——李守信骑兵旅，这对进行内蒙古的谋略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他满意地点

了点头，近似考试似地问：

“你认为下一步的谋略重点，应当向何处发展？”

“一，沿着哲里木盟大草原向西，在长城以北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二，迅速把谋略工作伸向华北，在长城以内筹建华北自治政府。这样，半壁中国就连为一体了。”

土肥原贤二看着十分自信的田中隆吉，感到这位弟子已经是成熟的谋略人才了，遂满意地点了点头。稍经沉思，又有意地问：

“据芳子向你介绍的情况，下一步在内蒙工作的重点对象是谁呢？”

“是德王！”田中隆吉忙又解释，“就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旗旗长家的那位德王。”

“这我知道，他叫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热河作战中，曾通过情报活动协助过关东军，对吧？”

田中隆吉顿感自己冒失了，边说“是，是……”边难堪地低下了头。

“你对德王的情况了解吗？”

“知道不多。”田中隆吉抬起头，看着土肥原贤二那严肃的表情，急忙补充，“芳子是了解的，她可以帮我一些忙。”

“我希望把你派到德王的身边去，你有什么困难吗？”

田中隆吉感到实在是太突然了！对只身潜往锡林郭勒大草原，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当然喽，”土肥原贤二很平和地说，“你暂时还不必去那个地方。”

“谁先去为我开路呢？”

“我！”

“这可不行！”田中隆吉诚惶诚恐地，“将军！太危险了，还是要我去吧？”

“哈哈……”土肥原贤二坦然地笑了，“你能代我考察、制订内蒙古的谋略政策？你能顺路代我了解平津的谋略重点？你能代我把南京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统统挤出华北去？”

“不能……”田中隆吉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如此的渺小，“可您的安全……”

“没有关系！”土肥原贤二慷慨对天，“只要想到帝国在华的利益，区区一身，何足挂齿！”

“将军！”田中隆吉格外激动地抓住了土肥原贤二的手，“您去绘制内蒙古谋略工作的蓝图吧，我一定按着您的设计，完全地实施内蒙古自治的谋略工作！”

“谢谢你！”土肥原贤二紧紧地握住田中隆吉的手，“我即日就动身入关。”

这时，泡在温泉中的川岛芳子以为自己提供的情报赢得了土肥原贤二的欢心，故意把自己裸露的身体贴在板垣征四郎的胸前，指着紧紧握着双手的土肥原贤二和田中隆吉，浪声浪气地说：

“板垣将军！我的赌打赢了。”

### 二十七 渗透王府德王与宪兵三团的纠葛

土肥原贤二重返关内以后，很快在平津两地收拢起昔日和他有交往的一批失意的军阀政客、帮会头人、地痞流氓，如齐燮元、石友三、张志潭、王揖唐、白坚武、张壁、李际春、陈党生等等。当时，黄郛主持的行政院驻平



政务会，为了进行媚日外交，竟然将张潭、王揖唐还揽为委员。土肥原贤二的到来，对这些大汉奸而言鱼得水，有势可依，因此，他们凭借南京中央政府封的委员的合法身份为虎作伥，公然进行亲日卖国活动。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通过齐燮元、张志潭的游说，屡次劝诱河北省主席、东北军主要将领于学忠将军“独立”，妄图成立所谓的“华北国”。但令他失望的是，迄今没有结果。

这些天来，宪飞忙得四脚朝天！白天，他帮着土肥原贤二搜集驻津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的情报；晚上，又要陪着土肥原贤二召见留居津门的失意的军阀和政客。明天，土肥原贤二就要乘机出塞会见蒙奸德王了，今天晚上还要陪着他会见白坚武，策划成立汉奸武装，以及谋杀于学忠将军的事。因而，他连和这位久违的东洋主子谈心的时间都没有了！

夜色的帷幔再次罩住了大地，繁华的天津卫又变成了魑魅魍魉所主宰的世界。宪飞吃过晚饭，准时赶到土肥原贤二的下榻处，奇怪的是自坚武失约未到。他望着手摇折扇、信步室中的土肥原贤二，忙解释：

“将军！惺亚先生是信守许诺的。今晚，可能是路上……”

“遇上了歹徒，是吗？”土肥原贤二看了看欲要声辩的宪飞，用扇示意不要再说下去了，“他晚来一会儿，正好！你我可以借此机会叙谈叙谈。”

这对宪飞而言，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于是，他唯诺地说：

“将军！您看对于学忠的工作……”

“先不要谈这些！”土肥原贤二打断了宪飞的谈话，问道，“你知道赛大侠的下落了吗？”

宪飞听后感到有些唐突。但转瞬之间又明白了：土肥原贤二明天就要出塞了，身旁有赛大侠保镖该有多好啊！宪飞悲哀地叹了口气，遂即又摇了摇头。

“这两年，你去过哈尔滨吗？”

“去过！”

“随兴楼的人知道他的下落吗？”

“知道！”宪飞沉吟片刻，“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们说的事。”

“他们是怎样对你说的？”

宪飞连忙讲起了有关赛大侠的传闻……

据说，赛大侠在乘车赴长春的路上，遭到了义勇军的伏击。由于他的右腿被严重砸伤，未经几个回合的交手，便做了义勇军的俘虏。他在义勇军的威逼下投降了，私自带人杀回哈尔滨，放火烧了随兴楼，把为日本提供情报的俄国妓女全部杀光，并扬言要杀死一切日本人。从此，哈尔滨一带就出现了一个蒙面跛腿的刺客……

“我不信，赛大侠决不会在武力面前投降！”土肥原贤二说：

“赛大侠是一位有信仰的义士，只要他那颗复辟清王朝的心没变，就是把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也绝不会讨饶、投降！”

“可他的信仰要是变了呢？”早已在门外静候多时的白坚武一步跨了进来。

“这……”土肥原贤二猝然语塞了。

“这完全可能！”白坚武停顿了片刻，说，“将军！您听说过一位叫李大钊的共产党人吗？”

土肥原贤二作为间接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不便明说，只是惨然地笑了

笑。

“他是我的同窗挚友，”白坚武叹了口气，困惑不解地说，“但是，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党魁以后，和我断然绝了交。张大帅的绞刑架，他也毫不畏惧地站在了下边……”

“我懂了，懂了……”土肥原贤二走向自己的座位前坐下，沉吟了相当的时刻，“快谈谈你的设想吧！”

白坚武首先向土肥原贤二陈述组建地方武装的重要性。接着，他又假借石友三之口说：

“方才，石将军在鄙舍宏论多时，他认为组建三五万军队易如反掌，只是……”

“缺乏军费，对吗？”

“对，对……”白坚武连声答道，“只要我们手中有了一支队伍，无论是对付天津的于学忠，还是对付北平的何应钦，都可以使用军事实力讨价还价了。”

对于在华北组建亲日的武装，土肥原贤二早就有此心了！他慷慨地答道：

“钱，不成问题，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日金 200 万元。”

白坚武大喜过望，惊得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土肥原贤二猝然变色，严厉地说：

“这笔钱，既不是送给石友三在卫里购置洋房、迎娶小老婆用的，也不是供你在津门作寓公，和文人骚客欢聚的费用；正如你说，它是为组建效忠我日本帝国的军队用的。”

“是！是……”白坚武惶恐地答说，“石友三将军已经和部属取得了联系，准备组织四个团的保安队，协助皇军治理冀东。另外，我和李际春等人准备在平津一带组建‘正义自治军’，配合皇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政治行动。”

土肥原贤二沉吟片刻，微微地点了点头。然而他清楚地知道，白坚武和石友三绝不是问鼎华北的帅才，即使华北真的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他们也绝对替代不了溥仪的地位。这时，他又想起了早年的老友吴佩孚，低沉地问：

“你和吴大帅联系上了吗？”

白坚武微微地点了点头。

“他对华北、对全中国的形势是怎样看的？”

“他依然是那样的清高！既不买南京蒋介石的帐，也不愿意……”白坚武看了看注目倾听的土肥原贤二，有意把话收住。

“和我们握手交好，对吧？”

“对！对……”白坚武急忙附和地说，“他就是愿意在什锦花园公馆里做他的‘大帅’。”

土肥原贤二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得白坚武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收住笑声，嘲讽地说：

“亏你还做过吴大帅的高级幕僚，他怎么会甘心在什锦花园公馆里做大帅呢？关于这件事，我想宪飞先生也不会苟同的。”

宪飞赶忙点了点头，说：

“恐怕吴大帅的要价太高了吧？他呀，就是这样一个醉死不认四两酒钱的旧军人！”

“不！不……你也没有说对。”土肥原贤二失望地摇了摇头，复又看了看很是难堪的白坚武和宪飞，“不去说这位吴大帅了，一旦时机成熟，我亲自登门求他出山。下边，谈谈关于处置于学忠将军的事吧！”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主要将领。张学良被蒋介石所迫下野出国以后，有 17 万东北军直接归于学忠将军统辖。因而被觊觎平津、华北的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正如于学忠将军所云：“日寇所希望于我者，能像阎锡山、韩复榘那样的态度；我如肯这样做，不但在华北的地位可以稳固，还可以扩张势力，继承张学良的地位；在军备上，所有日寇在东北所接收的飞机、械弹均可交我使用。”但是，于学忠将军对日寇这种阴谋置之不理，严词拒绝了前来游说的张志潭和齐燮元。这就触怒了土肥原贤二，遂下了必欲除之的决心。而具体负责干掉于学忠的策划人就是白坚武。

白坚武制裁于学忠将军的具体方案是：一，勾结于学忠所部驻天津万沽的百十四师团长张冠英等人，分化留守华北一带的东北军；二，收买暗杀首领，对于学忠进行暗杀；三，制造于学忠反日的谣言，利用亲日派何应钦、黄乳等人的权势，把于学忠及其所部挤出华北；四，利用石友三即将组织起来的武装，向于学忠部寻衅出击。

土肥原贤二听了之后，认为这四项制裁计划如果处之适时，不失之为良策。但是，他作为谋略家更热衷于阴谋，一向信奉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训教。他凝神片时，明确表态：

“暗杀，是来得最快的手段，你准备了几套暗杀于学忠的计划？”

“三套。”接着，白坚武侃侃而谈，“第一套，我已收买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王玉珍为暗杀领袖，准备在于学忠赴省府的途中下手；第二套，我已收买于学忠的随从副官巫献廷等人，在于的住室候机暗杀；第三套，我已收买于学忠的旧部曲子才，在于学忠的食物中下毒。”

土肥原贤二沉默良顷，蓦地起身，一步跨到白坚武的面前，用力握着业已起身的白坚武的手，有些激动地说：

“好，好！快点下手吧，我希望在漠北大草原上就听到你的喜讯。”

白坚武双颜卑膝地说：“我绝不辜负您的厚望！”心满意足地告辞离开了。

这时，一位译电员持电文走进室内，双手呈交给土肥原贤二。宪飞望了望全神贯注地审视电文的土肥原贤二，识趣地说：

“将军！您忙吧，明天一早我来为您送行。”

“慢！”土肥原贤二抬起头，指着手中的电文，微然作笑地，“你能猜出这份电文的内容吗？”

宪飞毫无准备，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结巴了一阵子，有些怯生生地说：

“将军！发给您的电文，都是帝国的军机大事，我……不能猜，也不敢猜。”

土肥原贤二叹了口气，暗自说：“真是一个书生！”于是说：“好啦，我告诉你吧，赛大侠找到了，近期就来天津。”

宪飞听了双手夺过电文，一连看了好几遍，激动地说：

“他终于又回到我们的身边来了！将军，他一到津门，我就请他出塞，为您保镖。”

“不用了！”土肥原贤二突然又沉寂下来，有关赛大侠投降义勇军，决心杀尽仇人的传说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为了不使宪飞产生疑心，故作深情地

说，“大侠一定受了不少苦，你代我好好地安慰他。等我和德王会谈结束之后，咱们在一起好好地玩它几天！”

德王全名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字希贤，1902年生于察哈尔部正白旗。溥仪被逐出故宫，逃往天津以后，升任锡盟副盟长的德王亲赴天津张园拜会，并献1万元，表示“忠君”之意。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德王的野心也开始膨胀起来，和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威岛角芳秘密勾结。“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借用日本的势力，逼迫锡盟盟长索王称病离职，遂升为代理盟长。是年冬，日本大特务目来苏尼特右旗，充当关东军加德王的联络员，为了掩护笹目，的真实身分，他让这个日本大特务冒充喇嘛，潜伏寺院。他在笹目的策动下，亲赴百灵庙，面见乌盟盟长云栋旺楚克亲王，共同倡导“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旋即和南京政府发生矛盾，并与察哈尔宋哲元部和绥远傅作义部形成尖锐对立。蒋介石为了明示德王的独立运动，指令北平的宪兵三团逮捕了他的亲信兼日文翻译韩凤林。

金秋的草原是美丽的，丰盛的牧草渐渐地变了颜色，广漠的天然牧场宛如一片银灰色的海水，那随风鼓浪的牧草，犹如大海在做着最为深沉的呼吸；而埋在草浪中的羊群，就像是美丽的雪浪花，忽而消失在海似的草原之中，忽而又跃上这草海的浪尖……远天就要落山的一轮红日射出千万束主光，浓重地抹着湛蓝的晴空，似为这一望无际的草海披上了五光十色的彩衣，使得草原越发美丽动人了！

这日，在夕阳沉没的方向，一匹雪白的骏马飞驰而来，惊醒了群群百灵鸟，由草丛中扑棱棱地飞起。骑手是一位年过30的蒙族男人，古铜色的脸庞，突出的颧骨，他就是锡盟的代理盟长德王。

忽然，远方飘来了悠扬的马头琴声。德王蹙着眉头稍一愣神，下意识地勒住了丝缰，德王循着那熟悉的锡盟长调的乐声望去，只见一辆勒勒车从左前方缓缓驶来。坐在车辕上的老者自我陶醉地拉着马头琴，坐在车厢中的女歌手在纵情歌唱，她那自然颤抖的悠长的歌声，真像是空旷的草原上的回声。有顷，在这动情的歌声中，忽然又飞出一支嘶哑的男声歌唱，就像是在一坛醇香的美酒中，忽然倒进了一瓶山西老陈醋，完全地变味了！德王心里十分清楚，这歌声一定出自那位骑马的相随的喇嘛之口。

这位身穿黄色袈裟的喇嘛，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特务笹目。近半年以来，笹目利用特殊的谋略手段，加速了德王向日本靠拢的步伐。正当德王发起内蒙自治运动，梦寐早日成为当今的成吉思汗而受到蒋介石、宋哲元、傅作义遏制的时候，他却大包大揽地说：“德王阁下请放心，我们日本人支持你！”并通过关东军司令部，为德王请来了谋略家土肥原贤二。笹目没有直接聆听土肥原贤二的教诲，他从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威岛角芳的口中获悉，这位威名显赫的东方劳伦斯精通蒙语，尤喜爱听蒙族的说书。为此，他亲自动身，请来了锡盟最好的说书艺人扎木苏荣和他的女儿乌兰其其格。顷许，德王策马飞到了近前，迫不及待地叫了声：“注目先生！”笹目机警地“嘶”了一声，操着熟练的蒙语提醒地说：

“不要忘了，我是您家寺院中的喇嘛，德王阁下。”

德王自知失口，连声答说：“是！是……”笹目看了看焦虑不安的德王，平和地说：

“汉人有句成语说得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德王阁下请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我怎么能把心放得下呢！”德王越发焦急了，“我的日本翻译韩凤林至今下落不明，宋哲元、傅作义所部又明令反对我在内蒙古从事的高度自治运动，我的理想何日才得以实现！”

“不用急！等土肥原将军到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笹目胸有成竹地笑着说。

“这位土肥原将军真的有这样大的本事吗？”德王将信将疑地问。

笹目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组织盛大的欢迎队伍，迎候土肥原将军的专机平安地降落！”

翌日的中午，草原上突然变了天，黑洞洞的乌云，随着呼呼作响的朔风由北面压了过来，旗杆上的彩旗就像是酒馆门前的招幡，被吹得上下飘舞，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身穿王爷服装的德王手握宝刀的刀柄，不安地在草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而笹目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队身穿各色长袍，腰系彩带，每人手中拿着一块红绸子的蒙族姑娘的面前，得意他讲着什么叫飞机，何时才能跳起迎贵宾的安代舞。

远方终于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笹目循声远望，什么也看不见，他知道飞机被乌云遮住了。他急忙冲着仰首望天的舞女解释，飞机正在云彩的上方飞行。舞女们听后感到是那样的神奇，情不自禁地吐出了舌头，相互小声啧啧：“哟！飞机比云彩还高啊……”随着马达声渐进，飞机终于穿过浓重的乌云，出现在草原的上空，在强劲的朔风的吹动下，它就像是一只受了枪伤的大鸟，摇摇晃晃地朝着欢迎的人群俯冲而来。待到飞机即将飞临上空就要降落的时候，这些跳安代舞的舞女和四周围观的牧民一样，吓得惊恐地叫着，双手抱头，向着四面八方跑去。刹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待到飞机安全降落之后，欢迎土肥原贤二的舞女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土肥原贤二坐在机仓之中，透过机窗全部目睹了这幕滑稽戏。他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暗自说：“这是现代文明的威力啊！”他步出机舱大门，望着狼狈不堪的德王和笹目，开筵心地伸出大姆指，用蒙语大声地说：

“赛！伊格赛……”

德王听土肥原贤二说着“好！很好……”慌忙就坡下驴地说：

“将军阁下高兴就好，请到我的会客厅中再举行欢迎仪式吧！”

德王的会客厅，位于王府门前的广场中，是一座圆形的蒙古包式的建筑。那些惊魂未定的舞女分站两旁，格外紧张地跳着安代舞。土肥原贤二在德王和笹目的陪同下，穿过廊道，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蒙古包式的客厅大门。他驻步前厅，环视穹窿式的四壁，只见数以百计的红色蜡烛，把客厅映照得明光贼亮。再望望那幅正对着客厅大门的成吉思汗画像，是那样的威严、英武。德王为了显示自己的热情，大步迎过来，挽着土肥原贤二走到摆满蒙族风味的宴席桌前，二人分别坐在了主宾席的座位上。

忽然，客厅中响起了豪放的鄂尔多斯的音乐，旋即从客厅的左侧旁门中舞出八名矫健的骑士，那粗犷的舞姿，令人想起蒙族骑兵征服欧亚时代的雄风；接着，又从客厅的右侧旁门中舞出八名健美的少女，她们那酥软的腰肢，娴熟的舞姿，尤其是那特有的抖动双肩的动作，引得土肥原贤二不时地捧腹大笑。酒过三巡，笹目大声地喊道：

“扎木苏荣！快奏响你的马头琴；乌兰其其格！快放开你的歌喉，尽情地唱吧！”

扎木苏荣和乌兰其其格应声走进客厅，父女二人向德王施过大礼，遂退到一旁。扎木苏荣席地坐在了厚厚的地毯上，取下马头琴，刚刚对好音，就听德王大声说：

“扎木苏荣！不要给尊贵的日本客人说那些老掉牙的玩意了，我看就即兴唱民歌吧。”

扎木苏荣是一位爱国的说书艺人，他听说今天宴请的客人是日本人，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激荡着他的心。他微微地抬起头，看了看与德王并坐的土肥原贤二：即刻想起了蒙族的英雄嘎达梅林。在马头琴上愤然奏响了新蒙族民歌《嘎达梅林》那颂歌式的引子。乌兰其其格似乎完全领略了父亲的用心，旋即昂首放歌，用蒙语唱起了英雄的颂歌——《嘎达梅林》：

南方飞来的大鸿雁哟，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人民的土地……

德王一听这鼓励蒙族人民造反起义的歌声，下意识地站起身来，欲要训斥，转眼看见了眯缝着双眼，静静地欣赏歌曲的土肥原贤二，遂又缓缓地坐下，也微微地合上双眼，装成用心听乐的样子。

开始，土肥原贤二确实被这颂歌似的马头琴声吸引住了。然而当他听到“要说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人民的土地”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在受聘张作霖的顾问期间，哲盟大草原上爆发的嘎达梅林率众起义，拒绝把草原卖给日本人的往事，遂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他用手碰了碰德王，用嘲讽的口吻说：

“德王阁下，没想到您是这样的开明啊？”

“您……”德王看了看土肥原贤二那不悦的表情，不知所措地，“您这是什么意思？……”

“简单得很！”土肥原贤二指着扎木苏荣和乌兰其其格，“您竟然允许他们唱反对我们的歌。”

德王难堪极了！陡然之间，这难堪又化做了无名大火，吼叫了一声“停——！”旋即又命令：

“把他父女拉出去，给我狠狠地打——！”

欢迎宴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土肥原贤二和德王进行了会谈。

土肥原贤二长于外交辞令，一向以强权外交而著称。加之他比德王长19岁，因而压根就没把这位德王放在眼里。今晚所谓的会谈，俨然像是一位长者在训导孩子那样的进行着。首先，他有意夸奖德王年轻有为，是未来内蒙古的希望。接着又以教师爷的口气说：

“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可向我说，我当尽力帮助。”

然而，德王全然不像土肥原贤二估计的那样幼稚，可做掌上玩偶。他开门见山地问：

“将军阁下！请您谈谈对内蒙古大业的看法，好吗？”

“好！好……”土肥原贤二沉吟片刻，“关于内蒙古大业的前途，我们愿意帮助你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土，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族，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这就是我对德王阁下的期望。”

德王完全清楚了土肥原贤二的立场——把内蒙古纳入满洲国的版图，这

和德王的政治野心大相径庭。他怅然地叹了口气，说：

“我感谢将军支持我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但不知贵国政府为何不支持我们把东西蒙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在这点上，贵国还不如北方的苏俄明智，不知将军以为然否？”

土肥原贤二为之一怔，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德王竟然搬出了苏联，胁迫日本政府支持他建立蒙古国。他清楚地知道，东蒙已是伪满洲国的领土，如要实现东西蒙合并，势必要引出许多的麻烦，况且克服这些麻烦的得失还难预料。他如实说出这些想法，必然破坏自己的形象；他若表示支持蒙古国，这又不是他权限范围内的事。他沉吟片时，很巧妙地答道：

“蒙古独立建国，我们帝国政府是表示支持的。我这次前来拜会德王阁下，就是想了解您在筹建蒙古国的问题上有哪些困难，需要我们做哪些事情。”

德王和盘托出了组建蒙古国的全部构想。最后，他格外激动地说：

“贵国能把多伦的李守信部化归我指挥吗？”

“可以，可以……”土肥原贤二又加重语气地补充，“不久的将来，李守信就会成为德王麾下的一员大将。”

“贵国能把宋哲元、傅作义的势力驱赶到长城以内吗？”德王焦急地问。

“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轰到黄河以南。”土肥原贤二为了表示其坚定的意志，掷拳向空中击去，“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想一口吃个胖子是不现实的。比方说吧，今后我们怎样联系，如何协调一致，加快德王阁下的步伐，是否可以在贵旗设立特务机关等等。”

德王当即答应在自己身边设立特务机关，并同意田中隆吉充任联络人。土肥原又乐呵呵地说：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吗？其中包括南京政府、北京政府的事情。可以这样对您说，中国政府的事情都瞒不了我。”

对土肥原贤二的活动能量，德王是有所耳闻的。他为了验证土肥原贤二势力的大小，又把自己的日本翻译韩凤林在北平被宪兵三团逮捕之事讲出，恳切地说：

“希望将军阁下帮助调查了解一下，最好能打听到韩凤林的下落。”

“我能有办法知道，等我详细调查以后再告诉您。”土肥原贤二十分自负地说。

不久，土肥原贤二果真获悉了韩凤林的下落：国民党中央宪兵三团团团长蒋孝先赴庐山向蒋介石请示机要工作时，蒋介石就命令蒋孝先速把韩凤林设法逮捕处死。蒋孝先即密电驻在北平的宪兵第三团吴团副负责处理。韩凤林到达北平即被逮捕，当天晚上便被枪杀。

德王听后在大骂蒋介石的同时，越发地敬畏土肥原贤二了！他当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把宪兵三团逐出北平。

德王的这一要求，符合日本在北平的利益，土肥原贤二笑然答曰：“请放心，宪兵三团在北平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正当土肥原贤二行将离开大草原的前夕，笹目送来了一份密电：“津发生重大谋杀事件，速归。”土肥原贤二十分得意地笑了，自语道：“一定是白坚武的计划付之实施了！”

## 二十八幕后操纵

何应钦无奈台前逼人秦德纯吐血

土肥原贤二的估计完全错了！惨遭谋杀的不是于学忠将军，而是大卖国贼宪飞。

土肥原贤二离开天津不久，赛大侠突然闯进了宪飞的书房。当他获悉土肥原贤二出塞的消息以后，一刀结束了宪飞的生命。他用手蘸着宪飞的鲜血，在粉白的墙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回头浪子，专杀汉奸，下个目标，日酋‘匪源’。”署名赛大侠。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宪飞的公馆，不知去向。翌日见报，遂成了轰动津门的特号新闻。

土肥原贤二返回天津，当即赶到宪飞的书房，久久地仁立在大墙的下面，痴痴地望着粉白的墙上那血红的字，他不明白赛大侠是如何变成回头浪子的，更猜不出这位大侠又加入了哪个抗日爱国组织。但是他确信这位坚定的保皇分子一旦幡然图新，那是用什么力量也难以把他拉回头的。当他的目光再次盯注“日酋匪源”这四个字的时候，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怖向他袭来。因为他明白在自己未来的谋略生涯中，不仅失去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保镖，而且还将有有一个熟悉的侠影追随着他，这是何等危险，而又何等可怕的事啊！

可是，白坚武暗杀于学忠将军的阴谋全部破产了。正如于学忠将军事后追述的那样：

他们前后进行暗杀活动三次：第一次，收买王玉珍，组织暴徒十三人，谋刺我于由天津河北二马路我的住宅赴省府的途中。他们侦知，我每日在早八时到省府；先由日寇发给他们手枪、炸弹、手榴弹等物，用汽车载此十三人，沿由二马路到省府途中，分布于许多街口，预定见我乘汽车经过时，以挥帽为号，即行动手。而我在他们真正进行活动那天，突然因他故提前半小时赴省府，他们的计划因而落空。第二次，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这时我已加以戒备。有一夜，巫献廷告诉我：宅中的浴盆安好，请我入浴。我一入室，觉巫神色有导，即行退出，遂未入浴。是夜十时许我已睡下，警卫排长唐朝卿报告：“有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在大门外找巫献廷谈话，这而人很可疑。”巫、傅谈有一刻钟，在巫回来时，我问他：“傅鉴堂找你做什么？你要说实话！”巫的神色立变。他答说：“我惭愧得很，对不起主席，不过事情是错啦！我本意并不想做，我只想骗日本人几个钱。”我立时赶到五十一军军部，正值傅鉴堂入院，遂予以逮捕。第

三次收买我的旧部曲子才（黄县人，曾任五十一军团长，因嗜白面被我撤职）在我的食物中下毒。经曲运动五十一军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交袁白色毒药面两包，允许事成后给袁三万元。而袁持此药面自首，暗杀我的阴谋又未得逞。

土肥原贤二当面骂了白坚武一句“废物！”遂又暗自感叹地说：“亲日本帝国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无能了！”为此，他急电召来田中隆吉，面授机宜，为推进内蒙古的所谓独立加快了步伐！

战争狂人板垣征四郎仍嫌灭亡中国的速度太慢，只身赶到天津，和土肥原贤二密谋多日，共同策划了加速华北自治进程的计划。为驱赶中央军、东北军撤出华北一带，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反黄郭主持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同时，命令石友三率部在京东滋事，挑起事端；命令白坚武的“正义自治军”待命向北平进发，为加速内蒙古的自治运动，指示田中隆吉要德王改元易帜，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为驱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撤回长城以内，他电令张家口特务机关寻衅发难……



1935年的春天，形势急转直下。正如北平军分会的一位幕僚所记述的那样：“……散兵游勇和特务浪人，常来政训处门前东张西望。窥伺侦察：更不分昼夜地闯进何应钦住所，作种种横蛮无理的要求，还硬说：宪兵团有危害他们的暗中布置等等，真使何应钦有应接不暇之苦。”蒋介石前来北平巡视，也只谈了“是来看看大家，望大家在黄委员长指导之下和衷共济，以保持华北的安定”几句话。何应钦作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也说：“在日本人这样咄咄逼人、难以理喻的情势之下，如不忍让屈从，势必兵临城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老亲日派分子，铃木贞一的好友黄郭更是步步退让，并且还以回莫干山养病为名逃离了北平，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的大权，随后便落在了大汉奸王克敏的手中……

北平6月的气温已经是非常之高了，但中南海居仁堂里却显得是那样的清爽。一位年纪40岁开外的官僚走进来，十分客气地问侍从：

“何委员长回来了吗？”

这位侍从转过身来，一看来客满脸挤出的笑颜，淡然地答说：

“殷专员！何委员长去日本大使馆了，行前嘱我，请您在此候等。”

“是，是……”殷专员点头哈腰他说罢，一屁股坐在了紧靠墙角的沙发上。

这位殷专员，就是臭名昭著的殷汝耕。他幼年就在日本读书，并与李大例共读于早稻田大学。但是他归国之后，就和白坚武一样走上了反共卖国的道路。他凭借和日本的特殊关系，得到了“胡帅”张作霖的赏识，当奉军中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的时候，宣布下台的张大帅请他出面办日本的外交。张学良易帜之后，他又投到南京亲日派黄郭等人的麾下供职；长城抗战爆发了，他随着就任北平委员长的黄郭来到华北，依然办理对日外交。不久，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和中国军队代表熊斌会谈于塘沽仓库楼上，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殷曾参与此事；黄郭设立滦榆、蓟密两个专区的时候，殷汝耕被指名为蓟密专员。从此，他就在冀东21县肆无忌惮地干起媚日卖国的勾当！

殷汝耕的妻子是日本人，她和其弟井上乔之均为日本特务，最高的领导者就是土肥原贤二。今天吃早饭的时候，殷汝耕听妻子和小舅子说，由于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侵入非军事区，加之天津亲日记者白逾桓和胡恩溥遭蓝衣社暗杀，日方对何应钦提出了强烈抗议。如不满足日方的要求，关东军将再次挥师入关，直逼平津。为了华北和冀东一带的安定，姐弟俩一唱一和，希望殷汝耕从旁做些斡旋工作，以求和平解决。对此，殷汝耕心领神会，吃过早饭以后用电话联系好，遂驱车赶到中南海居仁堂。听说何应钦去日本大使馆了，于是更加坚定了强硬的斡旋方针。他坐在沙发上，静候亲日派何应钦的到来。

何应钦字敬之，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蒋介石军事集团中的主要支柱。长城抗战失利，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职由何应钦接替。他在北平两年的任职期间，堪为创造性地运用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方针。他在密谋签署《塘沽停战协定》的同时，加紧了对于平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弹压，几乎把华北变成了“满洲”第二。今天一早，他应命赶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代表——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对他提出了强硬的四点要求：一、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长张廷谔；二、处罚宪兵第三团团团长蒋孝先，及蓝衣社主任白世维；三、国

民党党部、宪兵队及中央直系军队撤出河北省；四、应保证今后在华北严格取缔排日侮日等行为。

何应钦开始感到惊愕不已，认为这四点要求必然要引起华北的重大人事变动，并可能导致平津政局的进一步恶化，但是，当他想到这四点要求，使天津中国驻屯军得到了关东军的支持，并经过了日本军政两界批准之后，忙又赔笑地说：“此事事关重大，未得中央之明示，本人无权答复。”旋即惶恐退出，驱车赶回了中南海。

殷汝耕是个善于察颜观色的人，他一看何应钦坐立不安的神色，知道这位上司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他急忙添枝加叶地说：

“据我的妻弟讲，关东军已通过土肥原贤二将军，告之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如果您拒绝接受日方提出的杀款，陈兵长城以外的关东军将立即驱兵南犯，一举占领北平和天津。这样一来……”

“我全然知其利弊，用不着你来代刘说项。”何应钦蓦地收住脚步，训斥道。

“这怎么是代刘说项呢！”殷汝耕倏然站起，毫不示弱地说，“我完全是为您好嘛，如果不忍泪承诺日方提出的条款，关东军果真越过长城，造成兵临城下之势，您拿什么去战？又用什么去和？”

“够了！”何应钦大怒，指着门口，“我今天不办公，请改日再来谈公事吧。”

殷汝耕冷然作笑地回答了一个“是！”转身踱着方步，向着门口走去。

突然，远方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侍卫人员慌张地闯进居仁堂，和殷汝耕撞了个满怀，他顾不得向险些栽倒的殷汝耕致歉，惶恐地大喊：

“防空！防空！日本的飞机来了……”

何应钦吓得魂不附体，身不由己地朝着门口跑来。刚刚稳住身体的殷汝耕，一把抓住了何应钦的衣襟，几乎是命令地说：

“不要慌！日本飞机不会投弹的，它更不会飞抵中南海来炸您。”

何应钦愕然怔住了，他望着坦然自若的殷汝耕，顿感自己仓皇防空的行为有失大体，难堪地笑了笑，复又走向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又叫住欲要离去的殷汝耕，问：

“以你之见，日本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帮助您华北排除异己势力。”殷汝耕脱口而出，顿觉难以自圆其说，复又补充，“为了权衡利弊，中央的部队，也就只好陪着东北军撤离华北了。”

这时，飞机已经飞抵中南海的上空，听声音，飞机低得不过擦着树梢。何应钦无心反驳殷汝耕的谈话，只是害怕日本飞机在自己头上丢炸弹。有顷，飞机渐渐地远去了，何应钦望了望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品茶的殷汝耕，才明白这位部属和日本的关系，较之自己要亲密多了！

何应钦在确认已无飞机投弹之虞以后，又故做英雄状地大发牢骚：

“向我何某人施加压力，可以采用他的方式吗，飞机飞得这样低，岂不影响正常工作！”

“我可以通过使馆转告他们，以后请飞得稍微高一点。”殷汝耕望了望震惊未消的何应钦，又加重口气补充，“不过，我可没有权力不让他们搞这样的示威游行！”

至此，何应钦完全明白了殷汝耕的突然求见，与日本使馆召见有着异工同曲之妙。既然如此，他索性把问题挑明了：

“殷专员，据你的判断，对于四点要求，日方还有迂回的余地吗？”

殷汝耕断然地摇了摇头。

“如我方拒不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关东军真的会越过长城，兵临平津吗？”

殷汝耕肃然地点了点头。

“我如何处置呢？”

“立即给南京发报，请蒋总司令定夺。”殷汝耕沉吟片刻，“我相信蒋总司令会果断处置的。”

殷汝耕一语中的。南京政府根据何应钦的报告，召开了最高决策的中央政治会议，批准接受日方提出的一切条件。何应钦接到命令之后，遂和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为落实协定条款，当即用电话逼迫于学忠将军辞职。由于气愤之极的于学忠将军声称：“除非于某人死啦，不死，有我这口气在，就绝不辞职。”何应钦只好暂时搁置，请求蒋介石下令把于学忠将军调离华北。他刚刚放下电话，想闭目休息片刻，侍卫又引来了一位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现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何应钦一看秦德纯那惶恐的面色，未等秦德纯落座，就迫不及待地问：

“绍文兄！有何大事相告？”

“大事不好！在我二十九军的驻防之地发生了张北事件……”秦德纯既愤慨又悲哀地说。

秦德纯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总参议。在此驻军期间，根据察哈尔省当局与日方商走，凡日人由热柯省前往察哈尔省的，须持驻张家口日领事馆所发护照，经我方复验并加盖省府印信后始可通行。《何梅协定》正欲谈判期间，有多伦特务机关日人一名，三菱公司日人三名，受田中隆吉的派遣到张北县，我城门卫兵以其未持有此项护照，不许通过。日人竟欲强入，双方发生争执，守军即将其送往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司令部。经师部查明来历并电省府请示后始放行。该日人认为曾被侮辱，竟由张家口领事桥本向我方提出抗议，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故意将事态扩大，遂演成有名的“张北事件”。何应钦听后暗自说：“真是一波未息一波兴啊！”他沉吟有时，生气地问：

“宋主席对此有何指示？你对处理此事又有何打算？”

秦德纯报告宋哲元的指示：“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谈到自己的想法时，很是为难地说：

“我不愿意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既经宋主席委托，不能不勉为其难。我的意思嘛，可否由您亲自出面……”

“不行！”何应钦腾地一下站起来，“你们总惹乱子，谁惹出的乱子，就由谁负责办理。”

“这……怎么能说是我们惹乱子呢？”秦德纯难以理解地反问。

何应钦也觉得一时性急失了口，他沉默了片刻又问：

“日方提出了哪些条件？”

“总共是六项！”秦德纯情感复杂地叹了口气，遂又逐一报告：“一，我方驻察北的军队，全部撤至长城以南，改由日军驻守；二，省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三，合资开发龙烟铁矿；四，逮捕抗日分子；六，撤销察省的中央机关；六，严惩肇事人员。”

何应钦听后惊呆了，禁不住地暗自说：“这不又是一个《何梅协定》吗？……”他想到自己在华北已经落了一个亲日派的恶名，如果再经办这一

协定，岂不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了吗？！为此，他暗下决心，决不涉足此事。可是当他想到自己是华北最高军事长官，对其部属的请求应合乎身分时，又故作关心地问：

“日方准备派谁了此公案啊？”

“土肥原贤二！”

“什么？是土肥原贤二将军……”

何应钦惊得脱口而出。瞬间，他由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谈判，想到了内蒙德王筹建的自治军政府，李守信部在日军的指挥下于多伦大战抗日同盟军……尤其当他想到刚刚签署的《何梅协定》以后，感到张北事件的背后有着一个更大的背景。他灵机一动，十分严肃地说：

“近期我将回南京述职，你可亲自和土肥原将军会谈。原则嘛，就按宋主席说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指示去办。”

翌日，何应钦果真南下，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而秦德纯也带着十二万分的恐惧，走进了日本驻华大使馆，和土肥原贤二面对面地开始了谈判。

每次谈判，都是在不平等的氛围中进行的。土肥原贤二坐在谈判桌的首席座位上，以无比蔑视的目光死死盯住秦德纯。他很少说话，做岸不逊地听着自己的助手——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和秦德纯要价还价的所谓谈判。最后一次的谈判是在夜间进行的，双方刚刚坐定，土肥原贤二便先入为主地提出了条件：

“秦将军！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决定将六项要求改为四项条款，其中省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合资开发龙烟铁矿两项要求取消。这样，贵方应当接受我方的条件了吧？”

秦德纯误以为自己讨价还价取得了胜利，遂又大着胆子说：

“感谢贵方的豁然大度，但其它四项条款如原封不动，我方也实难接受。”

“请问，我方提什么样的条款，秦将军才能接受呢？”土肥原贤二严声厉色地反问。

“不要误会，”秦德纯皮笑肉不笑地说，“不是我秦某人能不能接受，而是……”

“贵国政府能不能接受！”土肥原贤二强行打断了秦德纯的谈话，“设想到，秦将军比何应钦将军还难共事，《何梅协定》的签署，也没费这样多的唇舌！”

“我再重复一遍，张北事件非同一般，贵方所余四项要求，我国政府也实难接受。”

“那好吧！”土肥原贤二霍然起身，他用疯狼似的目光迅然扫视了日方的谈判代表，哗的一声，全部站起身来，他望着震恐不已的秦德纯，越加严厉地说，“我看，只有诉诸武力，贵国政府才能接受我方的条件。请秦将军通知贵国政府，如不答应我方的四项条件，一切后果由贵国承担。”

“别，别这样……”秦德纯望着离席而去的土肥原贤二，“有话慢慢说嘛，不要采用下最后通牒的方式，咳咳……”他因为过于焦急，说话的时候一口气没喘对，遂大声咳嗽起来。

土肥原贤二原意是在恫吓，因而当他听到秦德纯要求继续会谈时，便立即收住了脚步，转身走向自己的座位上，抬头一看，对面大咳不止的秦德纯

取出一方洁白的手帕，匆忙捂住了嘴。那方洁白的手帕渐渐渗出了殷红的鲜血，土肥原贤二忙问：

“秦将军，你怎么吐血了？”

秦德纯闻声大惊，慌忙把捂嘴的手帕展开，上面淌有一块不小的血污，忙解释：

“我怎么会吐血呢！方才咳嗽用力大了些，支气管被咳破“噢，噢……”土肥原贤二得意地笑着，“看来，我们的谈判还可以继续下去了。”

重开的谈判，就更没有协商而言了！开创了中华民族屈辱的谈判记录：

“秦将军，贵方对撤退全部中央机关有何意见？”

“范围太不明确了。”

“只限于察哈尔省省党部，贵国总可以接受了吧？”

“这……还可以。”

“那就这样定了！秦将军，你总不会反对逮捕抗日分子这一条吧？”

“这……我认为不如改为取缔排日活动更为准确，也更好执行。”

“那这条就按照你说的定。另外，我方要求严惩张北事件的肇事人员……”

“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你认为应当做哪些修改呢？”

“我认为不如改为处罚肇事人员为妥。”

“好！也依你所言来定。”土肥原贤二的两眼再次射出逼人的目光，“对我方提出的驻察北的军队，全部撤至长城以南的要求有何意见？”

秦德纯深知这一条款的分量，一俟承认，二十九军就失去了赖以生息的地盘察哈尔省，宋哲元也要丢掉省主席一职，这对二十九军全体将士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无法答复，只好支吾其词，希望土肥原贤二能理解他的苦衷。

对此，土肥原贤二是心领神会的，他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威逼说：

“我完全理解秦将军的良苦用心！察北是抗日同盟军的根据地，中国军队——尤其是秦将军所部，一向包庇抗日分子在察北的活动。我严正地指出：为了满洲国的安全，根据日满议定书，日军必须驻兵察北。如中国加以拒绝，日军即自由行动！”

秦德纯惊得瞠目结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突然，万籁俱寂的夜空又送来隆隆的炮声，秦德纯惊得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失口地问：

“这……是什么声音？”

“炮声！”土肥原贤二以嘲蔑的口吻说，“鼎鼎大名的秦将军，怎么连炮声也听不出来呢！”

“我听得出来，我……是说，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炮声呢？”

正当秦德纯尴尬地辩解时，日驻华使馆的武官去而复返，严肃地说：

“秦将军！北平军分会的鲍主任打来电话，请你去接一下。”

鲍文樾原为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参谋长，何应钦上任后改为办公厅主任。何应钦南返以后，他又承继了北平分会的乱摊子，每日都有数不清的伤脑筋的事情发生。今晚，他刚刚收到何应钦自南京发来的急电，要秦德纯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突然，丰台方向发生了枪战，经了解才知道事情的原委：由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驶抵丰台车站时，有匪徒百余人下车，于零时40分突然将车站占据，把守电报电话，声称为“正义自治军”，白坚武为总司令。匪

徒胁迫停于该地的铁甲车向北平开动，1 时许抵永定门东缺口，企图闯入城内，为城防部队所阻。白坚武即命令匪徒向城内发炮，遂引起全城的骚动。鲍文樾恐怕此次行动与秦德纯、土肥原贤二会谈有关，急忙电话通知秦德纯接受日方的条件，以免日方卷入这次骚乱之中。秦德纯接完电话回到谈判桌上，诚惶诚恐，惟命是从，很快就签署了卖国的《秦土协定》：

一，处罚事件责任者，撤换一三二师参谋长及军法处长；

二，张北等六县（张北、宝昌、宝康、商都、沽源、兴和）驻军撤出，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

三，撤去察省国民党党部；

四，禁止排日行动。

秦德纯为了解脱自己的卖国责任，在《秦土协定》的全文之后又加了这样一个小的注脚：南京国民党政府令何应钦以通知方式答复日方，谓要求均办到。逾此，如再有要求，请向中央政府交涉。

蒋介石和汪精卫收到《秦土协定》的文本，未经国民政府讨论，大笔一挥就批准了。

夜深了，白坚武的“正义自治军”攻城的炮声停息了，古城北平又沉入寂寥的夜幕中。土肥原贤二及其助手分乘三辆军车驶出东交民巷，沿着城垣大街向前飞驰。他满意自己精心安排的这出谈判戏，他以欣赏者的身分，回顾了自己的得意之作——幕后操纵的《何梅协定》和台前指挥的《秦土协定》之后，又开始谋划下一个得意之作……

啪！啪啪……

一阵急骤的枪声划破了夜空，也惊醒了土肥原贤二。他循声向前一看，只见夜幕中窜出 10 多个黑影，举枪射击他前边的那辆军车。当他看见一位跛脚人举枪向他射击时，他惊叫了一声“不好！”遂慌忙倒在了车座上……

### 二十九一位不速之客

土肥原贤二惊恐地逃离了险境，奇怪的是那个跛脚阴影久久不散，始终是举着枪对准着他的心胸。

翌日清晨，在天安门前的华表上出现了一条标语：“绞死大特务土匪源！”落款是“赛大侠和他的同胞”。从此，嵌刻在土肥原贤二心目中的跛脚人的阴影，又变成了尚武寡言的赛大侠，时时举着枪在寻觅他的踪影。他为了躲过暗杀的浪头，悄悄地离开了北平，带着《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回到了新京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邀功请赏去了！

根据《何梅协定》的条款，南京政府命令中央军黄杰、关麟征两个师，于学忠、万福麟等部的东北军，曾扩清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以及国民党省市党部，均陆续撤出河北、平津。北平军分会及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仍由鲍文樾、王克敏分别代理。

根据《秦土协定》的要求，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由察哈尔省撤回长城以内。正当决定驻屯之地的時候，北平军分会代理鲍文樾深感北平兵力单薄，无法应变，遂决定调二十九军一部拱卫北平。驻张家口之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星夜赶来北平，驻扎在西外和埠外二带。从此，北平各城门即加派二十九军岗哨，作为城防部队使用。

从此，南京政府失去了在华北的军政势力，长城以内只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守，平津的大权业已落在了亲日派，大汉好的手中了！

土肥原贤二回到新京长春不久，广田外相再次重申对华工作三原则：一，

中国方面彻底实行取缔反日言行，停止依存欧、美的政策，在具体问题上和日本合作；二，中国方面最后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至少在与满洲毗连地区的华北方面，与伪“满洲国”之间，实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助合作；三，为排除与外蒙古接连地区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中国方面应与日本合作。由于三原则是陆、海军经过相当讨论会，由内阁总理、外务、陆海军及大藏等大臣所通过的，因此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召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对华谋略家传达、贯彻、落实广田三原则。首先制订了《对内蒙措施要领》，交由田中隆吉等人全权承办。

细心的读者只要看看下边这些内容，就很自然地发现倾注了土肥原贤二多少侵华的心血：

一，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二，关东军决心实现前次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文化经济的措施；

三，为收揽内蒙的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接着，这些侵华谋略家又用主要的力量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准备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把关东军的势力伸向华北，免去梅津美治郎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之职，由关东军派系的军官——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将军继任。

为了加速侵华的步伐，土肥原贤二参与草拟了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多田骏声明：

一，我军光明正大的方针，就是在根本上主张救济华北的中国民众，并增其福利……为了摧毁不正不义，必须行使正当的威力。依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但国民党蒋政权企图予以阻挠，所以，为了把国民党和为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而形使威力，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二，以此根本主张为根据，我对华态度有以下三点：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三，为此，必须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总之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

为了推进华北积极建立日本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关东军司令官南大将做出决定：派遣土肥原贤二赴平津协助多田骏开展工作。但出其所料的是，多田骏这位关东军圈中的将军竟然回电说：“在华北建立新政权的时机已近成熟，没有必要再派土肥原前来。”南大将疑惑地征询土肥原贤二的意见：

“华北的局势，果真如多田司令估计的那样乐观吗？”

土肥原贤二淡然地摇了摇头。

“那他凭什么做出这样乐观的估计呢？”

土肥原贤二依然是沉默不语，转身望了望满脸怒气的板垣征四郎，策略地说：

“我想，板垣副参谋长一定会知道这其中的玄机的。”

“是的，我知道。”板垣征四郎习惯地举起右拳，一看南大将的眼色，遂又用力地挥下，愤然地说，“一句话，多田司令妒忌土肥原机关长的才能。”

“这和对华北局势做出乐观的估计有什么关系呢？”南大将不解地问。

“把话挑明了说吧，多田司令官，对于先在天津工作过的土肥原机关长在自己面前大显身手，显得自己脸上无光而感到为难。”板垣征四郎有意停顿了片刻，“他如何才能把土肥原机关长拒之门外呢？只能拿华北的乐观局面作借口。”

南大将他为了能把土肥原贤二派到多田骏的身边去，同时为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关系，特将土肥原贤二借给天津中国驻屯军。

新上任的多田骏司令官权衡利弊得失，违心地发去了欢迎土肥原将军前来协助工作的电文。由此开始了多田骏和土肥原贤二最不愉快的合作历史。

1935年10月，土肥原贤二带助手专田盛寿来到了天津。关于他们初到天津的工作情况，专田盛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做了如下的证词：

天津军司令官多田先前对关东军所说的不久即可建成新政权的话，也有其一方面的理由。因为多田为了把这些有实力人物拢在一起，已经分别和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等进行了试探。多田分别对这四个人提出的意见是：“由你等四人同意，与满洲紧紧握手，可以成立一个新

的政权，如果成立了新政权，华北就会很快的繁荣起来，万一和蒋介石有了摩擦，日本将充分支持新政权，请不必为此而担心。这四个人对于建立一个中心政权都大为赞成，并且都表白自己并不排日，对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还表示可以帮忙；对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的话，自己一定充分合作。多田军司令官根据这些答复，认为新政权很快就能成立，岂知他完全错了。

土肥原从多田那里听来这些话后，觉得很遗憾，曾断言这样搞工作，必将失败。

根据土肥原多年的经验，和中国人打交道，只有一个人在场时，他回答得很爽快肯定；要是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在场，他们就会采取“你如果干，我也干”的观望态度。特别是对这些实力人物，如果只是一个一个地分别说服，而不让他们面对面地共同约定下来，新政权是建立不起来的，但到底如何，还必须尝试一番。于是土肥原就积极设法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京共同聚会。会谈的结果，双方态度都暧昧不明，敷衍搪塞，不了了之。接着土肥原又约宋哲元和韩复榘直接会面，但是也以同样结果而告终。

眼下，宋哲元的处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概而言之：牢骚满腹，野心很大。

《秦土协定》生效以后，何应钦在南京向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建议：“宋在察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地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汪精卫接受了这个建议，遂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由秦德纯代理。对此，宋哲元事前毫无所闻，得悉之后，颇为愕然，当即离开张家口返回天津的寓所。正在四川视察“剿共”的蒋介石获悉之后，觉得太伤宋哲元的面子，遂电召宋哲元去重庆晤谈。宋哲元称病不往。

但是，宋哲元是绝不甘于寂寞的！他密调亲信、部属秦德纯、萧振瀛、陈竟生等到津门会商，拟定了以下的策略：一，借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之机，迅然南调，变相地以武力占领平津；二，由萧振瀛出面，假借日寇驻华北军



人的声势，向南京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取代黄郛，为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三，由大汉奸陈竟生出面，和天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以及刚刚走马上任的土肥原贤二联系，说明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既签约言和，便当捐弃前嫌，化敌为友。

土肥原贤二亦知黄郛不过是一个空头政客，当面表示支持宋哲元在华北的一切行为。

这样一来，宋哲元虽然尚未取得华北的最高行政长官的桂冠，但他却在华北、平津站稳了脚跟。正当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五大”之际，宋哲元踌躇满志，想乘机实现“南蒋北宋”的政治局面的时候，土肥原贤二突然登门造访，一见面就说：

“宋将军！久负盛名，未来治理华北者非宋将军莫属。”

宋哲元，山东乐陵人氏，行伍出身，一直混迹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失败以后，他又利用各种手段，组建了二十九军，并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承认。多年的从军、从政生涯，使他变成了一个城府根深蒂固的军界政客，连蒋介石都奈何不得他。他的部属，曾对他的思想和行为做了如下的论述：“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是既有妥协的成份，又有不妥协的成份。他的对付日寇的办法，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口号是‘不说硬话，不作软事’。他对依附于日寇的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表现在对日关系上，他对南京国民党的态度，是既要保持隶属的关系，又要行使自治的实权，而一旦遇到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便又推到南京去解决……”今天，土肥原贤二突然来访，他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操着家乡的俗语：“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一蹶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粪。”他一听土肥原贤二见面时的恭维话，暗自说：“堪称开宗明义哟！”遂请土肥原贤二落座。待随侍献上香茶以后，方不失身分地说：

“土肥原将军的话差矣！华北乃中国的领土，北平又有南京政府的命官，我宋某人岂敢伸手他顾，向中央要官要权？”

土肥原贤二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沉思片刻，终于又从未哲元的话中找到了话题，进而发挥地说：

“宋将军所指的南京政府的命官，一定是黄郛委员长和何应钦将军吧？”

“是的！是的……”宋哲元信口地答说。

“依我看，黄郛委员长不可能再回到北平来了，”土肥原贤二说罢打量了一下宋哲元的表情，“再说，宋将军也不一定欢迎他再入主北平吧？”

宋哲元为登上华北盟主的宝座，自然不希望黄郛卷土重来。但是，他清楚地知道，黄郛是老亲日派，又是蒋介石近似师辈的死党，有关他的去留，绝非一般人所能决定的。因此，他有意避开土肥原贤二的问话，引而不发地说：

“黄委员长是贵国的老朋友，我又是一个给贵国找了不少麻烦的军人，贵国一定是希望黄委员长留任了。”

土肥原贤二很是狡黠地笑了，稍顷，又无比率直地说：

“无论是国家和个人，朋友并非终是老的好。再说，历史上又有多少永恒不变的友谊呢？朋友的亲疏，是建立在一个用字上，而不是为了一个养字。我想，这个道理宋将军是明白的。”

宋哲元稍许思付，又以玩笑的口吻漠然地问：

“土肥原将军，你认为黄委员长对贵国还有多少用途？”

“这很难回答。”土肥原贤二侧目窥视了一下宋哲元那骤变的表情，“但我可这样对你说，在华北，在平津，我这位老朋友已经很难再发挥作用了。”

宋哲元听罢既喜又惊，喜的是日本政府决计抛弃黄郭了，惊的是日本人太不仗义，太伤所谓朋友的心了。由此他又本能地想到自己的前途，暗自说：“和日本人相交不可全心全意，只有半心半意才有退路。”他说：

“贵国可以不要老朋友，可我们的蒋总司令是很念旧的哇！”

“哈哈……我看不见得吧？”

“你有何证据？”

“当年，苏俄曾是他发迹的靠山，一旦他翅膀硬了，就翻了脸；中国共产党曾为他上台出过力，可他回报友党的却是屠杀；就说他的选妻标准吧，不也充分地显示出他的实用主义的本质吗？”

宋哲元十分钦佩土肥原贤二对蒋介石的剖析。但有顷，他想起了大汉奸萧振瀛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做，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宋哲元再次掂量了这些话的分量，觉得很合自己的胃口的。他明白没有日本人的支持和策应，近期取得华北的地盘是没有可能的；可是如果赤裸裸地向日本人伸手，一是太失身分，再是等于把自己卖给了日本人，失去了一切自由，或变成了华北的溥仪……他沉吟了片刻，有意搪塞地说：

“蒋总司令可以牺牲这位黄郭委员长，但他未必愿意撤回心爱的大将何应钦将军。”

“这就由不得他了！”土肥原贤二认为火候到了，没有必要再谈何应钦的去留，单刀直入地问：“宋将军！多田司令曾给你捎过话，不会忘却吧？”

所谓多田骏捎话的内容是言简意明的：“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对此，宋哲元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在南京中央的势力没有全部撤出华北，自己尚未当上华北王之前，是绝对不能打出自治的旗号的。否则，必将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如今自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故引而不发地说：

“多田司令的话差矣！华北是南京政府管辖的地方，目前没有必要再举起一面自治的旗帜；退一万步说，黄郭委员长、何应钦军事长官留任北平，任何人也不能举华北自治的旗帜。”

土肥原贤二完全懂得宋哲元的潜台词：欲要迫我在华北自治，必先由我取黄郭、何应钦而代之。土肥原贤二淡然一笑，就像是商人谈生意那样：

“宋将军的要价不高嘛，我看这些事好说，好说……”

权且放下土肥原贤二和宋哲元的会谈不表，让我们再看看大汉奸殷汝耕在忙些什么。

殷汝耕是黄郭带来的人，虽说和日本的关系优于宋哲元，但在黄郭、何应钦相继南下的今天，若想保住自己在冀东的地盘，必须死心踏地地投靠日本人。宋哲元率二十九军进驻北平以后，他感到了威胁。如何才能和握有重兵的宋哲元在华北分庭抗争呢？也惟有凭借日本的势力和二十九军搞平衡。他为了取悦日本人，首先私自对日本开放冀东贸易市场。那些在上海、天津、北平失掉市场陷入困境的日本大阪商人，把商品涌入秦皇岛、唐山，以及冀东各个县城，加之殷汝耕只收象征性的进口税，很快就出现了异常兴旺的局

面。由此，殷汝耕得到了日本财团的欢迎，也受到了天津中国驻屯军的好评。他踌躇满志，大有华北非我莫属之意！

但是，土肥原贤二偕侍从抵达北平以后，却没有单独会见殷汝耕，只委派助手专田盛寿来通州做了礼节性的拜访，殷汝耕提出与土肥原贤二会面的要求，竟然也被拒绝了！尤其当他听到土肥原贤二与宋哲元会谈的消息以后，顿感形势不容乐观。他几经思虑其因，仍然不得其门而出。怎么办？他决定召集日本老婆井上惠民，日本小舅子井上乔之密商对策。他的日本老婆开门见山地说：

“宋哲元有军事实力，你殷某人有什么呢？”

“我有一颗和日本亲善相通的心！”殷汝耕奴颜卑膝并带有情绪地说。

“这是十分重要的！”小舅子打圆场地说，“但是，要搞华北自治这样大的事情，仅仅有着一颗和我们亲善相通的心是不够的，因此，土肥原将军着眼于宋哲元将军，也就可以理解了。”

殷汝耕当然明白这些道理！可他的野心是，不但要确保冀东目前的实利，而且还要与宋哲元共沾华北未来的利益。他说明自己的想法以后，牢骚满腹地说：

“土肥原将军好大喜功，不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口吃个胖子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是啊，宋哲元将军真的会那么听话吗？”井上惠民站在丈夫一边有意地问。

“你看呢？姐夫！”井上乔之不甚了解宋哲元的底细，求教于殷汝耕。

“他呀，是出了名的滑头。在目前的形势下，他绝不会充当出头鸟的。”殷汝耕说罢打量了一下妻子和妻舅的表情，“当然喽，他跟着举旗的人走还是可以的。”

井上乔之完全明白殷汝耕的用心，他沉思片刻，突然地问：

“姐夫！您可以充当第一个举华北自治大旗的领袖吗？”

殷汝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旋即又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井上乔之疑惑不解地问。

“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当然也就举不起华北自治这面大旗。”殷汝耕颇有情绪地说。

“如果单独地高举冀东自治的旗帜呢？”井上乔之问。

“土肥原将军的胃口大，瞧不上冀东自治这面小旗。”井上惠民有意代丈夫答说。

“我看不见得吧！”井上乔之说。

“乔之，”井上惠民望着沉吟不语的弟弟，“你和土肥原将军商谈一下冀东自治的事怎样？”

“行！”

翌日上午，井上乔之来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不巧得很，土肥原贤二于昨天晚上回天津去了。他当机立断，驱车赶到前门车站，买了一张火车票，乘火车直奔天津而去。

土肥原贤二对宋哲元的工作很不顺手，这位用心颇深的宋哲元态度暧昧，从不说出一句得罪南京政府、或得罪日本政府的话。他们最后的一次交谈，土肥原贤二竟然采取了图穷匕首见的策略，强行逼迫宋哲元于11月25

日之前，宣布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宋哲元和秦德纯等人借口内部部署尚未就绪，要求延期。就在那天夜里，北平城里再次发生了刺杀日本人的事件，他惟恐自己丧生赛大侠的手下，连夜乘车返回了天津。

土肥原贤二回到天津的办公室，发现桌上放着两封电报，一是田中隆吉由内蒙发来的，报告德王偕同有关人员飞住长春，与关东军司令长官南大将，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晤面，共同策划所谓“日蒙合作”事宜。二是关东军发来的命令，要求对宋哲元的工作最迟不得超过11月中旬，必须搞出头绪。他认为事关重大，遂向多田骏司令做了报告。多田骏听后大为不满，愤慨不已地说：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还是请南大将司令长官来做宋哲元将军的工作吧！”

土肥原贤二为完成关东军司令部交给的任务，决定抛弃多田骏这个上司。暂时停止对宋哲元的说服工作，全力扶植殷汝耕，单独成立一个反南京政府的新中立政权。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殷汝耕很积极的话，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正当他欲派助手专田盛寿赴北平之际，井上乔之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他听完井上乔之的报告，欲要说“我立即赴北平会见殷专员！”突然赛大侠的形象又闪现在眼前，慌忙又改口：

“本来，我应去通州见见殷专员，只是这几天的公事……”

“这不打紧，我请姐夫来天津卫。”井上乔之忙打断土肥原贤二的话说。

“那就太失礼了！”土肥原贤二转身看了看专田盛寿，“包一家大饭店，隆重地欢迎殷专员的到来！”

“是！”专田盛寿答说。

土肥原贤二和殷汝耕是老相识了！由于他和关东军的老关系，他揭起反蒋叛旗是有可能的。但是，他那彻底的反蒋亲日的态度，却大大出乎土肥原贤二所料，正如专田盛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做的证词那样：

在殷汝耕发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的前夕，我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那里已聚齐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员，土肥原要求咱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旱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

立即近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

殷汝耕一走，土肥原立即向多田军司令官去做事后报告。他去了很久很久才回来。原来是多田军司令官不同意土肥原擅自建立只有殷汝耕的新政权，对土肥原表示了很大的不满。

十一月二十五日，殷汝耕果然发表了堂堂的宣言。宣言使用的强硬语言，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一宣言成为当天报纸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

土肥原贤二为此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向关东军司令部发报奏捷以后，遂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举行了庆功酒宴。正当他和助手们喝得酣畅淋漓的时候，咣当一声，屋门被推开了，大家循声一看，只见多田骏气呼呼地站在了屋门中央……

土肥原贤二是多喝了几杯，还是被所谓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竟然判断多田军司令长官的生气，是因为他的所谓的胜利而吃醋的表现，因此他十分得意地斟满一杯酒，高高擎举在额前，有意大声地说：

“来！我们的一切胜利，都归于多田军司令长官的领导。为预祝多田军司令长官指导大家多搞几个冀东自治区，干杯！”

全体应声举起了每人手中的酒杯，但却发现这位不速来访的上司气得浑身抖瑟起来，大家又惶恐不安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在惊愕地等待着这位军司令长官，土肥原贤二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放下酒杯，小声地问：

“多田司令官，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

多田司令冷漠地哼了一声，旋即取出两份电文，愤慨地在空中晃了晃：

“你们还庆祝胜利呢！这漏子可捅大了……”

### 三十 “三十六计走为上”

多田带来的两份电文是什么内容呢？一份是由南京发来的，蒋介石听说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后，异常震怒。当即下达了逮捕殷汝耕的命令；一份是由北平发来的，宋哲元听说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后，认为自己如果卷入殷汝耕反蒋降日的活动中，不但失去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而且也会失去平津、华北一带的民众，因此他策略地向多田骏发来了密电，强烈主张撤销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多田骏死死地盯着土肥原贤二，愤慨地说：

“这就是你的杰作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整个华北的大好局面全都破坏了！”

土肥原贤二不动声色地看完了这两份电文，鄙夷地哼了一声，稍许沉吟，冷漠地反问：

“多田司令！有这么严重吗？”

“怎么没有？”多田骏声色俱厉地说，“如果蒋介石和宋哲元携起手来，发重兵进剿冀东地区，这平津的乐观局面……”

“依然不变！”土肥原贤二有些动气了，未等多田骏把话讲完，就抢先做了结论。

“你有什么根据？”

“根据之一，宋哲元和蒋介石不可能携手共事，更不可能一起进剿冀东地区。”

“为什么？”

“很简单！他们在华北，平津的利益不同。”

多田骏感到这样的谈话，有点像小学生求教于先生，太失自己的身分了！然而他又没有充足的理由驳斥土肥原贤二的立场，一时也想不出挽回自己面子的借口，只好气呼呼地背剪着手，在室内快速地踱着步子。

土肥原贤二为了照顾多田骏的面子，便对自己的助手专田盛寿说：

“蒋介石是个有头脑的政客，他通电全国逮捕殷汝耕，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如果他真的和我国为敌，他的中央军，还有宪兵第三团，就不会从平津一带南撤；宋哲元也狡猾得很，他的所作所为，无外乎和我们讲价钱，把自己的身价提高一些。”

多田骏明白这番宏论是说给他听的，从道理上讲，他是无法批驳的，可依据他自己的从政经验，他知道，政局的变化，经常不是按照理论的说教演进。为了秋后算帐，他收住脚步，问：

“你认为平津的形势将会有何等变化？”

“具体的变化，谁也难以预料。但蒋介石和宋哲元谁都不会发兵，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岿然不动，这是肯定的。”

“宋哲元将军向何处去呢？”

“他不仅不会倾向南京政府，而且会因此更向我们靠拢。”

对此，多田骏不敢做乐观的估计，遂悻悻然地离去了。即日深夜，南京方面又发来了紧急密电，报告何应钦带着熊式辉、陈仪等军政大员驱车北来，多田骏拿起电话要通了土肥原贤二，操着嘲讽的口吻问。

“你看何应钦北上的目的是什么呢？”

“安抚宋哲元，稳住华北的阵角。”

“何宋会不会同舟共济？”

“请放心！他们是永远不会共驾一条与我为敌的船的。”

土肥原贤二的判断是正确的。

宋哲元为了独揽华北大权，殷汝耕事件发生前后，曾命令秦德纯发电何应钦：“自我公去后，因负责无人，伏莽潜滋，枝节横生。局势演变，恐委座有北顾之忧，我公有噬脐之悔，时机迫切，请速北来主持大计，免再贻误。”他的用心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以请的方式要挟何应钦、黄郭让权。可是出他所料的是，何应钦以钦差大臣的身分，携带着众多的党政军要人北上了。所以，当他听说何应钦的专车已到达丰台的时候，迅然变色，问秦德纯：

“他又来干什么？”

秦德纯一向以和事老著称。连大独裁者蒋介石都曾对何应钦说过这样的话：“他是北方人，和各方面都很好，人很能干，办事也很好。”他对何应钦此次北上打心眼里是不高兴的，但表面上还照样笑着说：

“敬之来干什么，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殷汝耕是他和黄郭带来的部属，冀东这块地盘，又是他管辖的范围，他不来收拾这乱摊子谁来？”

来哲元疑虑地说：“我看，恐怕不单是为此而来吧？”

“那又会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我们的二十九军！”宋哲元望着假装愕然的秦德纯，爱责地说，“绍文！为人不可过于忠厚。你想想看，一个小小的殷汝耕，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吗？”

对此，秦德纯当然是清楚的。同时，他也明白宋哲元想当华北王的急切心理。但按照他的处世哲学还是主张大面上也应当说得过去。所以，他叹了口气说：

“先不谈这些吧，你我还是应当驱车去丰台，欢迎这位何大人的到来。”

“我不去。”

“为什么？”

“他奏请汪精卫委员长免除我的察哈尔省主席一职，和我们打过招呼吗？”宋哲元气愤地一挥拳头，“我宋某人绝对不干那种把我卖了，还帮着数钱的事！”

“那……这表面文章也不做了？”秦德纯为难地问。

“我是决心不做了！至于你嘛，”宋哲元缓和了一下口气，“可以代表我，代表二十九军去做。”

“这叫我如何去做呢？比方说吧，问到你去什么地方了，我该如何回答呢？”

“你就说我病了，前几天就搬进颐和园去休养了。”

秦德纯离开宋宅赴丰台不久，宋哲元也从武衣库私人官邸搬进了颐和园，静观局势的发展。

何应钦走出专列一看，为首欢迎他的是秦德纯，心中一阵不快，本来就

没放晴的脸又拉长了许多。秦德纯急忙趋步近前，主动地握住何应钦的双手，有些难堪地笑着说：

“军长身体不适，在西山休养，特委派我欢迎您的到来。”

何应钦明白这其中的玄妙，加之车站并非谈话之所，遂打着官腔哼啊哈地搪塞了几句，驱车直驶中南海居仁堂。吃过所谓的接风酒宴之后，又把秦德纯叫到跟前问：

“北平的治安情况怎样？”

“请放心！有冯治安师长担任北平城防，您的安全，我们可以负完全责任。”秦德纯满面堆笑地答道。

何应钦听了这句恭维的客气话，使他立即想到中央军已经南撤，警卫自己的宪兵三团也被赶出了北平，自己的安全与否，已经操在了二十九军的手中。他强按下自己的火气，打着官腔地说：

“请转告宋军长，南京行政院已经做出了决议，在撤销北平军分会之后，以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代之。”

这个消息真是天大的喜讯，秦德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因为随着北平军分会的撤销，何应钦等于双手把军权交给了宋哲元，整个华北也真的划归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了！宋哲元晋升为冀察绥靖主任，他秦某人捞个北平市长当是不成问题的。他一转念，若要真正得到北平市长之职，还必须把华北的行政大权交到宋哲元的手里。他十分策略地问：

“驻北平政务委员会的最高长官——黄郛委员长何时北来省事？”

“黄委员长身体欠安，仍在莫干山休养，”何应钦不慌不忙地说。

“那...北平政务委员会由谁来主持工作呢？”

“南京行政院做出决定，由我代行其职，主持工作。”何应钦不露声色地答道。

秦德纯听后如梦方醒，为了稳住宋哲元，赠于冀察绥靖主任之职，但平津、华北的实际大权依然握在何应钦的手里。秦德纯遂悻然告辞。

宋哲元住在颐和园里的谐趣园中，天天和部属研究如何挤走何应钦的大事。他们知道，欲达此目的，必须借助于日本在华的势力；欲求借日本人的力量，又必须答应土肥原贤二提出的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正在这时，宋哲元安插在中南海的坐探送来了情报：土肥原贤二再次由天津来到了北平，何应钦主动地拜访了土肥原贤二，双方会谈内容不得而知，宋哲元再也坐不住了，连夜召集亲信开会，研究何应钦拜访土肥原贤二的目的，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时局变化。结果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最后，秦德纯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天我去拜访这位老冤家——土肥原将军！”

作为谋略家的土肥原贤二，自打何应钦主动拜访以后，心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底数：何应钦无力阻挡华北自治的潮流，也不想用实力消灭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他此次北来，只是为了应付公众的舆论而已。面对这样的大好局面，如何推动宋哲元在华北实行自治呢？土肥原贤二认为首先利用日本的力量，把何应钦赶回南京去，让宋哲元进一步知道，他胆敢不听日本的号令，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为此，他把大汉奸白坚武、王揖唐等人召集到一起，共同研究了一个方案：由白坚武、王揖唐等人组织华北五省代表，持请愿书到中南海居仁堂请愿，要求华北五省自治。在形成兵临城垣的形势下，再由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促使何应钦早一天成行南下。

会议刚刚结束，秦德纯突然前来造访，土肥原贤二成竹在胸地笑着说：

“你们的心事，我全都知道。明天上午，你可去中南海居仁堂求见何应钦，提出以宋代黄的方案，宋将军就会轻而易举地夺得华北的第一把交椅。”

秦德纯听后愕然，弄不清土肥原贤二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未敢深谈，便返回了颐和园，向宋哲元禀报了土肥原贤二的意见。

翌日清晨，何应钦刚刚用过早膳，尚未在中南海西岸打完一套太极拳，新华门外就传来了群众游行示威的呼喊声。他匆忙赶到居仁堂视事，侍从慌张地报告：

“大事不好了！数以百计的各界群众拥在新华门外，要求晋见何长官。”

何应钦是武人，生平最怕的不是血与火的战场，而是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在他的心目中，历届北洋军阀政府都垮在学运和工潮中。他此次北上，是奉命行事。他的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想镇压群众示威是不可能的，何况自己在离开北平之前，也不想落个镇压人民抗日的罪名呢！所以这些天来，他躲在中南海里，对北平学界如火如荼的抗日风潮充耳不闻。可今天早上的请愿者与往日不同，他们打的旗号是要求“华北五省自治”。何应钦稍经思忖，遂决定召见这次清愿的代表。

不多时，10多名所谓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的代表冲进了居仁堂。何应钦一看他们那流里流气的样儿，便猜到了他们的真实身分。于是高做地说：

“有什么要求，就当面谈吧！”

何应钦小视了这些请愿代表！虽说他们都是一些地痞、流氓，但因有日本人的支持，神气得不得了！他们把所谓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的请愿书，每人手里的三角形的彩纸小旗往桌上一扔，就像是一伙打群架的无赖那样，七嘴八舌地大吵大闹起来：

“我们要求华北五省自治！”

“我们坚决脱离南京政府的领导！”

“我们和满洲国携手共进，我们要和日本帝国共存共荣！”

何应钦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听着这咒骂自己的请愿声。待到这批雇佣的地痞、流氓叫喊够了以后，他只好蹙着眉头，故做心平气和的样儿说：

“你们的要求和意见，我一定报告南京中央政府，一俟有了结果，立刻就转告给大家。”

这批所谓的各界代表相互交换了个眼色，终于高兴地哼着小曲打道回府了。但新华门前的口号声依然如故，此起彼伏地叫喊着。

何应钦愤怒之极，一边在居仁堂中快速地踱着步子，一边暗自怨恨蒋介石、汪精卫要他北来受过。他刚刚坐在沙发上想闭目养养神，侍卫又惶恐地跑了进来：

“报告！土肥原将军求见。”

“不见！”何应钦腾地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大吼了一声。

“不见不行啊！他、他……”侍卫指着已经走进屋门的土肥原贤二，“他已经来了……”

“啊？！……”何应钦大惊失色，望着笑嘻嘻进来的土肥原贤二，不知所措地：“你……怎么也不预先联系一下呢……”

“师兄拜访师弟，还用得着联系吗？”土肥原贤二亲切地称何应钦为师弟，因他俩都先后就读过士官学校。他主动地握住何应钦的双手，“你说的是吧？师弟！”

“是！是……”何应钦尴尬地笑了笑，“请坐！师兄，快请坐……”



土肥原贤二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局面，自然也是为了给何应钦个台阶下，玩笑地说：

“师弟！不能因为有不顺心的事，就把师兄拒之门外吧？”

“这……”

“这不算是失礼！不过，中国的孔老圣人曾经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

“对，对……”

“另外，我这位师兄的到来，说不定还能为师弟排忧解难呢！”

何应钦正不知如何从被动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急忙借坡下驴地说：

“我也希望师兄能帮我排解忧愁，尽快地出现柳暗花明的局面。”

土肥原贤二看着怅然不语的何应钦，知道他希望通过自己之口，道出日本政府对目前华北形势的态度。他自然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他蓦地把话题一转，关切地问：

“师弟！宋哲元将军为何不露面呢？难道对你的到来……”

“不，不……听秦德纯将军说，他病了，正在西山休养。”何应钦穷于应付地说。

“我看宋将军的身体并非是不适吧？”土肥原贤二引而不发地说。

何应钦当然清楚宋哲元的病因，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态度，微然摇头，问：

“那依你之见呢？”

“我看是政治病！”土肥原贤二扫了一眼何应钦的表情，“再说得明白一点，他得的是权欲症。”

何应钦面对土肥原贤二锋利的进攻，有些坐不住了，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防范。

“师弟，你是一个聪明人，仅凭你和你的随员，就能阻止宋哲元将军接管华北的军政大权吗？”

“我和我的随员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可我们的中央政府“也没有这个能力！”土肥原贤二分析了广州和桂系的离心离德，又详述了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亲共存己，当他说罢红军长征业已到达陕北，正欲渡河东征以后，又威胁地说，“你们是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结果一个也抓不到，反而把蒋总司令咬得不得安宁。你说对吧？”

何应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说什么。

“既然蒋公要你来北平做表面文章，借以应付舆论视听，那你何必不顺水推舟呢！”土肥原贤二伸手制止了欲要答辩的何应钦，进而又严厉地说，“最近，蒋公说了一句名言，叫攘外必先安内。言外之意，就是要我们一块携起手来对付共产党。我看师弟是到了大彻大悟的时候了！”

何应钦面对这样的谈话对手，尤其是这样的话题，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侍卫又匆忙走进：

“报告！秦德纯将军求见。”

土肥原贤二认为人候到了，站起身来，豁达大度地说：

“师弟，改日再谈，我告辞了。”

“慢！”

何应钦果断地阻止了土肥原贤二的离去。说：

“师兄，秦将军不是外人，和你在谈判签署《秦土协定》的时候就是熟人了嘛，我们三个人一齐谈谈不更好吗？”

土肥原贤二会心地笑了，遂与何应钦迎接秦德纯。三人一俟分主宾落座以后，土肥原贤二便反客为主地说：

“秦将军！我这位师弟——也就是你的顶头上司，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有什么难言之事，都可以和他说。”

秦德纯一听这话的口气，猜到了他们方才会谈的内容。他沉吟片刻，单刀直入地说：“既然黄郭委员长养病莫干山，不能北来视事，大家的意见是，应当由来军长取代黄委员长之职。也只有如此，华北、平津的事情才会好办一些。”

何应钦一是无法回答秦德纯的厉言相逼，再是想试探日本人的态度，故冲着土肥原贤二淡然地笑了笑说：

“黄委员长和土肥原将军是老朋友了，你先问问他是否同意啊？”

“朋友不能替代国家！”土肥原贤二未等秦德纯说话，便抢先把手接了过去，“如果我的老朋友妨碍了贵国的利益，我绝不反对贵国拿掉我的老朋友。即使换上一个新朋友，我也是高兴的。”何应钦从未像现在这样心寒！深感仰人鼻息、寄人篱下的日子是过不得的。但是，他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他稍许镇定了一下情绪，遂又打哈哈地说：“土肥原将军很是善于外交辞令的，堪称滴水不漏！”秦德纯一听土肥原贤二的口气，再一看何应钦的态度，越发地有了底气，旋即又得寸进尺地说：“还是有话说到明处好。据城防部队报告，北平的大学生又要集合、闹事，二十九军的弟兄们说，如果中央不对黄郭委员长的去留采取断然措施，连何长官的安全，他们也保证不了。”何应钦倒吸了一口冷气，当年“五四运动”痛打章宗祥的往事，猝然闪现在眼前。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声音低沉地说：“像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我何某人没有这种权限的。我想宋将军也是知情的。”“但你却有向中央建议的权利！”秦德纯复又加重口气，“而且，你的意见也是举足轻重的。”“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何应钦面对如此凌厉的进攻，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土肥原贤二觉得是时候了，语意双关地说罢：“三十六计，走为上。再见！再见……”遂主动地告辞离去。秦德纯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为了给自己日后留条退路，说了一句“对不起，我晕代刘说项的。”也起身告辞离去了。秦德纯走后不久，何应钦感到自己在北平已无事可做，且又凶多吉少，受夹板气，遂决定返回南京复命，用当事人的话说：“何应钦返回南京时，宋哲元始到东车站送行……宋哲元与何应钦见面后，只寒暄数语，彼此却无话可说，实际上此时此刻，他们亦确已无话可说了。”

何应钦南返之后，秦德纯接替袁良任北平市代理市长。12月初，北平市的学生在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下，正在酝酿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特殊化的抗日救亡运动。秦德纯分别约见各大专院校的校长，要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并恫吓说：“如果有游行请愿行动，影响地方秩序，恐惹起对外事件，与各校当局不利。”但学生爱国的热血已经到了沸腾的程度，整个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沸腾的热血化作愤怒的浪涛，终于冲决了秦德纯派出的大批军警——分别在各大专院校门前设置的岗哨交通路口的警戒，于12月9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学生运动……

就在这一天，土肥原贤二化妆成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走上街头，看见一队队爱国学生冒着凛冽的朔风，迎着冰冷的水龙，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振臂高呼抗日爱国的口号。他的心被惊得颤抖了，不禁发出这样的自问：

“华北可以自治，华北人民能够自治吗？日本的武力可以践踏中国的土

地，但能够征服这一颗颗永不屈服的心吗？……”

当天夜里，土肥原贤二怀着难以言述的情感回到了自己的下榻处，等待着他急需的情报。不出所料，他终于等来了南京方面发来的重要情报……

何应钦回到南京以后，如实地作了汇报。蒋介石极不愿意把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摆在华北，可又不敢违拗日寇的意愿。他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对宋哲元的要价打了个折扣，决定把黄郛主持的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撤销，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平津二市。同时，并将名存实亡的北平军分会撤销，冀察绥靖行政公署生效。以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土肥原贤二获悉这份情报以后，内心并非十分高兴。因关东军司令部交给他的任务是实现“华北五省自治”，而今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冀察两省而已。他每天躲在家里，静候宋哲元派人来请他去共谋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大事。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他收到的依然是学生上街游行的报告，未见宋哲元的踪影，他暗自生气地骂道：

“他难道是一个有恩不报的小人？……”

此时，宋哲元正置身于矛盾重重的漩涡之中。他清楚地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向日寇投降，要么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时下，他没有决心和日寇反目，也不愿和南京政府闹翻。另外，他清楚这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即将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即一小撮汉奸亲日派、不愿做亡国奴的中下层军官士兵和留恋个人名利的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更使宋哲元摇摆不定，不可能有鲜明的政治态度。

宋哲元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政府批准的，正式成立之前，用不着请示日本有关的人员。在人民面前，在二十九军广大的官兵面前，说明他所主持的政权，和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另外，他十分清楚日本——包括亲日势力的力量，所以他在安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单时，又极大地照顾了这一批人。如齐曼元、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王克敏、张壁等为委员；经常替宋哲元牵线的大汉奸陈觉生被委任为北宁铁路局长兼外交委员会主任，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兼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经济委员会主任，而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人被聘为最高顾问。

土肥原贤二收到了宋哲元亲自签署的聘书。就在这一瞬间，他萌发出了一个念头：彻底解决华北问题，必须走伪满洲国的道路。这时，专田盛寿闯进了他的住室，严肃地说：

“报告将军！关东军司令部发来急电，要您刻日返回新京述职。”

土肥原贤二听前一怔，沉思了一会儿，掂了掂手中的聘书，说：

“请代我回电：一俟参加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处理完华北有关的善后工作，立即返回新京述职。”专田盛寿离去之后，土肥原贤二再次掂了掂手中的聘书，自言自语地：

“这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将要开成个什么样子呢？”

三十一 “三羽鸟”老大永田铁山被刺

12月16日是古都北平的耻辱日。

这天，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宪兵、警察的严密警戒下，于北平市外交大楼举行典礼。爱国的学生们举着救亡的标语，高呼着“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冀察特殊政权”！“各界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把沉睡的古都唤醒了，到处都洋溢着爱国、抗日的热潮。素来主张不镇压学生运动的宋

哲元，也撕下了伪善的面纱，公然叫嚣“学生被人利用，故意捣乱，非严办不可。”秦德纯秉承其旨意，派出大批的军警在天桥、前门一带用大刀背砍伤学生，同时逮捕了数以百计的爱国师生，关押在东城陆军监狱。

土肥原贤二目睹了反抗者的英勇壮举，震撼了他那屠杀者的心弦。他作为日本侵华的谋略家——且又精通中国文化的战争贩子，不得不再次思索这样一个命题：国家是可以用武力征服的，但民族的灵魂将是永存的；只要民族的灵魂不死，沦亡的国家将会复苏，强盛。然而他正像一切恶狼那样，尽管时时都在思索猎获如何反抗，可他依然想的是怎样才能吃掉对方。同时，他坚定了未来在中国进行谋略工作的方向：以夷制。换言之，起用压服者，代日本行使统治中国的权力。

土肥原贤二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失败以后，再次想起了老朋友吴佩孚。但他获得的答复是：“自治者，自乱也。”接着，他乘飞机飞抵太原，策动“师弟”阎锡山。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感到风向不对，借口红军意欲过黄河东征而婉言拒绝了。土肥原贤二怀着沧然的情感再次告别了北平，回到新京长春复命。

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是这样评价土肥原贤二在华北这段工作的：“从结果上来看，由于土肥原的努力，建成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个是与它邻近的彻底亲日亲满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尽管有些曲折，却在维持满洲与蒋介石之间的这个缓冲地带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土肥原贤二积数次在华北工作的教训，更加坚定了这样一种侵略者的见解：

“欲要彻底解决华北问题，必须走所谓的满洲道路！”

土肥原贤二回到新京长春，欢迎他的是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分外热情地介绍：

“东条君已奉调来满洲供职，出任关东宪兵司令，并兼任关东军警务部长。”

土肥原贤二紧紧地握住东条英机的手，然而东条英机却有些怅然地说：

“遗憾的是，你又要奉调回国了。”

“什么？我又要回国述职……”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板垣征四郎为缓和这不协调的氛围，“据我的估计，你又应当晋升了。”

晋升军阶，对土肥原贤二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他想到在目前的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填补他的空缺。他为了详细了解国内斗争的情况，又专门请教了东条英机。

陆军中的南进派和北进派的冲突表面化了。作为南进派的中坚人物永田铁山，遂成了北进派的眼中钉，结果演出了相泽中佐刺杀永田铁山的悲剧。东条英机讲到此时哽咽了，再也讲不下去了。土肥原贤二无比愤慨地说：

“他杀死了我们的领袖，我们回报他们的是，彻底摧毁陆军中的北进派！”

“谈何容易！”东条英机简单他讲述了北进派握有重兵的情况以后，低沉地说，“在国内的同仁，只有为永田君举行葬仪的典礼官冈村宁次君了。”

“可他的观点……”

“这我知道！他一度被永田君说服了。”东条英机沉吟片时，“北进派

的气焰越来越盛，他们直言不讳地要推翻内阁，反对天皇陛下。你这次回国述职，是带有不小的风险的。”

“石原莞尔君、小畑敏四郎君的态度如何？”土肥原贤二问。

“石原是个伪君子，自称不偏不倚；小畑敏四郎是北进派的干将，和我们彻底分手了！”板垣征四郎说罢，习惯地挥动了一下拳头，“土肥原君，你的很多朋友，包括庞大的黑龙会，全都站在北进派一边去了。”

“请放心，我会为南进派的胜利尽力的。”土肥原贤二十分理解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的心情，“为了我们的最高理想，最终的目标，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握有兵权！”

东条英机和板垣征四郎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就要回国了，你们二位有何重要之事相托吗？”

板垣征四郎微微地摇了摇头。东条英机取出四十美元，双手捧到土肥原贤二的面前，悲痛地说：

“请代我转给永田君的遗孀。”

土肥原贤二从东条英机的手中接过美钞，深沉地说：

“我一定转给她！请你二位放心，我会从各方面关照永田君的遗孀和子女的。”

1936年3月，土肥原贤二回到了东京。这时，震撼日本朝野的“二·二六”事件的硝烟，依然弥漫在东京的上空……

随着北进派和南进派矛盾的激化，以审讯谋杀永田铁山的凶手相泽为契机，陆军精锐的第一师团的军官，希望促使裕仁天皇改变南进的国策，于2月26日在东京组织了武装叛乱。去杀所谓“天皇周围的恶人”。结果杀死了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海军大将、陆军教训总监渡边锭太郎将军。他们未能杀死冈田启介首相和裕仁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在乡间的同谋者，也未能实现在城外杀死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和西园寺公望公爵。叛乱者占领东京市中心3天之后投降。裕仁天皇拒绝了叛乱者的任何要求，严令陆军中的大部分将军辞职，但厉行“陆军整肃运动”的寺内寿一将军留任，并出任新内阁的陆相。两位领头叛乱的军官剖腹自杀，其他13人处以极刑，北进派的将军们实际上全部退出陆军，南进派大获全胜。从此，日本实施南进派政策得以全面进行。然而，由谁出任参与兵变的第一师团的最高长官呢？裕仁天皇钦定了新晋升为中将的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在担任东京留守第一师团长期间，以果断的军事手段，整肃了参与兵变的陆军下级军官，争取了石原莞尔等倾向北进的军官，和铃木贞一、建川美次、小矶国昭、冈村宁次等高级将领结成同盟，为彻底粉碎北进派东山再起的阴谋，为南进派将领握有军权尽了最大的力量。从此，他以统帅有方的将军形象出现在东京。

随着南进派大获全胜，于8月7日召集了“五相会议”，确定了发动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的《国策基准》。

一，国家大政的根本，在于根据大义名分，内则巩固国家基础，外求发展国运，使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确保东方的和平……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大洋发展，基准的大纲如下：

（一）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根据真正的共存共荣的主张，共享幸福；这就是皇道主义的具体实现，也就是我国在对外政策上应予经常贯彻

的指导方针。

（二）为希求国家的安泰，并拥护国家的发展，以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应充实所必要的国防军备。

（三）对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经济的发展。

在日本整军南进的国策下，1937年3月，土肥原贤二被钦命出任宇都宫第十四师团长。这正合他的心愿。正如他的一位部属所吹嘘的那样，“土肥原本是以‘军人谕’中心思想，‘诚心’为信条的人，和他多年来在中国搞谋略所表现的完全相反，是一位纯真、诚实的武将。他是以‘诚心’作为统帅军队的方针，并以此训育所属的部队。”为未来践踏我神州河山，为惨杀我中华同胞做着军事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十一亲信中的板垣征四郎已调任第五师团任师团长，山冈重厚调任第一〇九师团任师团长，矶谷廉介调任第十师团任师团长，东条英机晋升为关东军参谋长，并迅速组建东条师团。

1937年6月4日，近卫内阁上台，立即着手准备进行新的侵华战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以他那特有的战争狂人的嗅觉，闻到了侵华战争的火药味，遂于6月9日以关东军参谋部的名义，向帝国陆军部提出了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

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最上策；如为我武力所不许，则使既成事业保持下去，下定决心，不让中国方面染指，以不动声色的静观态度来对付，直到我国防完全充实之时为止，慢慢等待中国方面重新考虑。这样也许是适当的。而南京政权，对于日本所希望的调整邦交一事，丝毫没有作出反应的意思，如我方对它进而要求亲善，从它的民族性来看，反而会增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造成“吹毛求疵”的结果……

那是6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已经预感到就要率部侵华的土肥原贤二赶回了东京。他除去向有关的亲信、死党窥探日本政府下一步的动向外，主要是为了和妻室儿女团聚数日，对家庭做些安排。午休过后，他感到消闲的家庭生活有些无聊，信手拿起一份《每日新闻》随意地翻阅着。突然，他被“在温泉养伤的男装川岛小姐”的标题吸引了，用心地阅读起来：

“为了建设满洲乐土，情愿充当地下水浇灌滋润，而东奔西走于日满两国之间，席不暇暖的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君，终因在百灵庙事件中所受枪伤至今未愈，于今春回到松本市，一直在川岛浪速养父家里疗养。在两三天之前，突然同浪速翁和二名亲信人，来到长野市郊外的善光寺温泉疗养。她在这里，有时浸浴在新绿映照的温泉里，有时到附近的据花峡一带，去欣赏初夏的芬芳气息来尽心疗养。记者于九日来到她住宿的温泉旅馆进行采访。正赶上她从游泳池上来，说是……痛，一只手拿着一个小注射器，往脚面上注射葡萄糖……”

土肥原贤二随着报道文章的描写，第一次用刀挑开川岛芳子上衣的情景，第二次在长白山温泉她和田中隆吉的风流样儿，以及她和板垣征四郎同沐一池的放荡形象，又渐渐地闪现在记忆的屏幕上。待到那富有诱惑力的肌体渐渐以后，川岛芳子被蒙面侠客击伤的往事又在脑海中浮起。当这位蒙面大侠和谋刺宪飞。枪杀他的赛大侠相重叠后，他似乎断定川岛芳子这次在百

灵庙负伤和赛大侠有关。他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同时，他也为川岛芳子幸免于难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土肥原贤二随着川岛芳子在百灵庙负伤的报道，又联想起了发生在百灵庙的反对内蒙自治，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抗日事件。这次，他并没责难自己的部属田中隆吉的失败，也没大骂蒙奸德王的无能，因为他已经明白这非是个人之所为，靠单纯的谋略手段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为此，他又重新估量了第十四师团的实力，以及在未来侵华战场上所能起到的作用……

《每日新闻》上的这篇文章是这样结束的：“我再有一个月左右就要回到满洲去，给部下的士兵们发放军饷，”土肥原贤二读罢暗然自语：“如果川岛芳子去百灵庙参战，那是因为田中隆吉的诱引的话，那么她这次回到中国去，又是投奔谁呢？……”很快，他又想到了老色鬼多田骏。但是，当他想到即将爆发的华北战场上的残酷厮杀，他又对这位老相识——时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微微地摇了摇头。

这时，年近半百的香代子端着一杯刚刚泡好的茶水走进屋来，十分谦恭地放到土肥原贤二的面前，她俯首扫了一眼报道川岛芳子的标题，怀着女人那特有的妒忌心，小声地问：

“你读过《男装丽人》这本书吗？”

“我……”土肥原贤二从沉思中惊醒，望着帐然待答的妻子，心不在焉地说，“读过。不过，好多是虚构的……”

“我不信！”香代子大着胆子说，“虚构？怎么连你都虚构进去了？”

土肥原贤二终于明白了妻子的心事，淡然地笑了笑，以严厉的口吻说：

“难道你还怀疑我和芳子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吗？”

“不！不……”香代子吓得倒退了两步，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我从不怀疑你……”

“这不是心里话！”

土肥原贤二望着唯诺称是的妻子，突然觉得这些年来常年在在外，作为丈夫似有对不起妻子的地方，他缓缓地站起身来，挽着妻子走向那长条沙发，二人并排地坐下。他侧目看了看妻子那受宠若惊的样子，伸出右手抚摸了一下妻子那高高堆起的发舍，动感情地说：

“我们夫妻一场，很难坐在一起说说心里话。这些年来，家事的担子全压在你一个人的肩上，着实地委屈了你。今天，有什么苦楚，全都倒出来吧。”

“不！不……我没有委屈。”香代子惶恐不安地说，“我能这样依偎在你的身旁，和你说话，就很感满足了。”

土肥原贤二听了这些后语，越发地觉得欠妻子的太多了！是为了忏悔自己的灵魂，还是有意抚慰妻子那颗灰冷的心？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很可能又要带兵去中国，我想听听你想说给我的话，好吗？”

香代子先是惊愕地望着自己的丈夫，觉得是那般的陌生，继之又含着泪水哽咽地说：

“我……愿意和你永远地这样依傍着……”

“还有其他的心里话吗？”

香代子久久不语，只有大颗大颗的泪水沿着面颊无声地淌下来。

土肥原贤二缓慢地取出一方洁白的手帕，轻轻地擦去妻子满面的泪水。

香代子突然夺过土肥原贤二的手帕捂住嘴，近似嚎啕地吼叫着：

“我是个女人！我不愿意你去中国！我愿意得到妻子应该得到的一

切……”

土肥原贤二被这猝发的吼叫震住了，但他突然大吼一声“住嘴！”旋即又重重地打了妻子一记耳光。

香代子戛然收住了吼叫和哭声，扑通一声跪在了土肥原贤二的面前，啜泣地说：

“我错了……我该打……我只有句心里话，你快些带兵到中国去吧……”

土肥原贤二蓦地抱起跪在面前的妻子，紧紧地拥在自己的胸前，近似颤抖地说：

“香代子……我，听你的话。我一定带兵到中国去！……”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谋已久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终于在卢沟桥打响了！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中日两国人民都被投入到血与火的战争中……

日本好战成性的近卫内阁于7月11日召开了杀气腾腾的内阁会议，并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土肥原贤二率领的第十四师团接到了入侵中国的命令。正如他的一位随侍所回忆的那样：

“动员令下达后，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到七月下旬，动员工作完结。坂西联队的三千多名健儿，全副崭新的装备，为接受土肥原师团长的检阅，进行了出征分列式。

部队从大坂港乘船，八月二十日到达塘沽，登陆后转乘火车至北平。在西直门外宋哲元的旧兵营短期休整……”

土肥原贤二回到了阔别一年零五个月的北平，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不久，他把大汉奸白坚武、王克敏等人召集到身边，详细地询问了“七·七事变”的全过程。当他获悉宋哲元、秦德纯这些老朋友已经奉命退到了保定以南的时候，禁不住地暗自说：“看起来，谋略工作必须由强大的武装做后盾才行啊！”当他得知自己的第十四师团将奉命追歼宋哲元、秦德纯的部队时，又淡然地笑了笑，不无惋惜地自语：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宋哲元将军并不明智啊。当年，你若听从我的劝诱，绝不会落此鸡飞蛋打的下场。另外，我敢大胆地预言，蒋介石一定要拿你这个败军之帅开刀的！”

白坚武、王克敏等民族败类蜂拥而至，而且非常理解土肥原贤二说这番话的寓意，因此他们都顺着老主子的话题慷慨陈词，在谴责宋哲元、秦德纯等人的同时，尽情地剖白每个人的奴才心。土肥原贤二满意地点着头。突然，他又严厉地问道：

“通州兵变是怎样搞起来的？”

白坚武和王克敏惊愕片时，遂你一言我一语地追述起了通州兵变……

殷汝耕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同时，遂把于学忠将军的旧部——河北保安队接管，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归伪政权统辖。但人事却无任何改变，官兵中依然潜伏着爱国反日的情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保安队主要负责人张庆余秘密活动反正抗日，并决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通州举行兵变、起义。是夜，官兵封闭了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包围了通县文庙内的冀东伪政权，把大汉奸殷汝耕禁闭起来。接着，义愤填膺的起义官兵一鼓作气攻进日本驻通州的特务机关，向西仓日本兵营发起最后的攻击，历经一天一夜的激战，数百名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



顽抗者均被歼灭。

土肥原贤二听罢气得喘着粗气，在室内快速地踱着步子。他走到大汉奸王克敏的面前粹然止步，两只疯狗似的眼睛一眨不眨，死死地盯着全身有些颤抖的奴才，歇斯底里地大吼：

“你是北平最高的行政长官，一定要严惩这些暴徒！”

“是，是……”王克敏的声音都有些哆嗦了，“不过，他们已经和二十九军合兵一处了。”

“你必须为惨死的日本英魂举行慰灵祭典！”

“是，是……”

王克敏前来拜会土肥原贤二是有其目的的。宋哲元等率部南撤以后，北平的最高行政机构出现了真空，谁来填补呢？他当然希望是自己。但又怕日本驻华使馆选择新的奴才。所以他希望握有重兵的土肥原贤二能从旁荐举自己，故有意为难地说：

“将军阁下，只要我出任北平，不仅要慰祭惨死在通州的英灵，而且还要用重金抚恤死难者的家属。”

土肥原贤二明白了王克敏的用心。他作为一个久在中国从事谋略的老手，自然懂得古都北平一俟平静，还是需要组建亲日的行政机构管理市政大计的。谁最可靠呢？当然是王克敏这些人。另外，他出于职业的本能，预感到不久的将来，他依然会卸掉军权重返中国，为组建一个全国性的伪政权而奔波的。因此，他大包大揽地说：

“只要你们尽心竭力为东亚其荣效力，我会利用自己的威望去影响帝国有关的部门的。”

“我一定为东亚共荣效犬马之劳！”王克敏说罢起身，满意地离去了。

接着，白坚武秉报了殷汝耕被捉之后的情况：当时反正的保安队本拟将殷汝耕枭首示众，以平民愤，而昭炯戒。因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劝阻，说殷逆系何应钦，黄邦的亲信，最好把他押送北平交宋哲元，转解中央较为妥当。所以未及及时枪毙。解至北平城下，又被日军劫走。殷汝耕引咎辞职。土肥原贤二听后勃然大怒：

“真是一个废物！决不可再重用。”

白坚武听前一怔，暗自震愕地说：“他原来是这样对待失败啊！”遂默然不语。

土肥原贤二知道失口了，他有意向白坚武询问天津有关的情况，并故作深情地说：

“惺亚先生，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往事吧？”

“记得！记得……”白坚武大有受宠若惊之状，感慨万端他说，“弹指间，15年过去，堪为山河依旧人已非了。”

“我看人还是旧人嘛！”土肥原贤二望着有些愕然的白坚武，“比方说你和我吧，无论大地做何等的沧桑之变，你我私人之间的情谊始终未减，对吧？”

“对！对……”白坚武因不明了土肥原贤二怀旧的真实用意，只好言不由衷地说着。

“作为老朋友，你坦诚地说说看，在中国你最敬服的人是谁？”

白坚武越发地觉得像是进了五里雾中，窥测不出土肥原贤二的真实用意，小心地反问：

“不知您是指哪方面的人才？”

“文韬武略、安邦定国……哪一方面的人才都行。”土肥原贤二有意停顿了一下，“当然，如果有那么一个令你钦佩的通才、全才，那当然更好了。”

白坚武似乎有些明白了，他出于自身的政治前途，直言不讳地答说：

“讲句剖腹见心的话吧，就其治军、治国的通才而言，我最敬服吴子玉吴大帅。”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哈哈……”土肥原贤二笑得是那样的自然，旋即又有意吹捧地说，“从徐东海到段合肥，从张大帅到曹大帅，我都有过较深的交往，但没有一个像吴大帅那样在我心中永驻。”

“我和您的感觉是相同的！”白坚武长叹一声，“不知何因，苍天总和吴大帅过意不去。”

“这是他过于自负的结果！如果他能顺应潮流，一定会东山再起的。”旋即，土肥原贤二又做出重情念旧的样子，“请代我向吴大帅致意，希望有朝一日能出山合作。”

“我一定转达！一定转达……”白坚武的目的也达到了，行前取出一册新书，“送给您吧，这本书中写到了您，供您于戎马倥偬之中消烦解闷。”

白坚武走后，土肥原贤二拿起这本书一看，是用英文写的。他出于一种极大的好奇心，暗自问：“是哪一位外国学者著书立说还涉及到了我呢？”他看了看书的作者，当阿梅莱托·韦斯帕的名字跳入他的眼帘以后，他惊得脱口而出：“是他？！……”虽说他在东京的时候，就已听说阿梅莱托·韦斯帕叛逃了，但他和这位意大利间谍共事的情景恍如昨日，不止一次地自问：

“他为何要叛逃呢？……”

土肥原贤二连夜看完了这部名为《日本间谍》的书。当他看到描写自己如何把阿梅莱托·韦斯帕介绍给上司那一节，真是写得栩栩如生，犹如真事一样。他掩卷自思，深深地感到这部书对帝国的情报部门破坏之大，影响之深是难以估量的！他禁不住地大骂：

“一群无能之辈！连这样一个有用的多国间谍也控制不住……”

夜很深了！土肥原贤二终于倒在了床上，但依然没有困意。他沉思着，冥想着，阿梅莱托·韦斯帕、赛大侠、殷汝耕、宪飞、宋哲元、秦德纯……从四面八方涌进了他的心头，搅得他昏昏然，噩梦不断……

土肥原贤二第二天醒来，朝霞已经抹红了窗扉；侧耳一听，休整的部队在操练，大声喊着整齐的口令。他穿好戎装，用过早餐以后，奉命赶到使馆，谈完组建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傀儡政权的意见后，碰见了佩带中将军阶的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这意外的会面，令二人激动不已，像往常见面那样，土肥原贤二又挨了板垣征四郎一拳。当即，板垣征四郎提议：

“为庆祝我们的军事胜利，为你我在中国大地上自由用武去干一杯！”

遵照土肥原贤二的意见，他们二人驱车来到了北海，相携登上琼岛，背靠着白塔，俯瞰着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随意地交谈。在板垣征四郎的眼中，这中国的帝王之家是日本军事胜利的象征，也是他自己军事生涯中的纪念物；在土肥原贤二的眼中，这恢宏无比的宫殿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每当他登上琼岛俯视之际，他总是忍俊不禁地自语，“这才是日本帝国最大的敌手啊！……”虽说他们二人都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人，但由于他们心际不同，性格迥异，在同一物体的面前其感想却大相径庭，很难谈到一起。土肥原贤二不喜欢争论孰是孰非，遂有意转移话题：

“你知道东条君的情况吗？”

“他亲率一支关东军精锐部队——我称之为东条师团，正在向察绥挺进，现在，已经击败了张北的刘汝明所部，不久即可攻占张家口。”板垣征四郎停顿了片刻，又做岸不逊地说，“我的第五师团，将沿灵丘向平型关挺进，一俟叩开晋国的大门，我将用武力胁迫我们的中国师弟——山西王阎锡山和我们携手共进。”

土肥原贤二用兵甚慎，恐兵骄气盛的板垣征四郎损兵折将，反复告诫山西的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在攻击平型关一线的时候，尤其要防备守军利用地势设伏。对此，板垣征四郎报之以轻蔑的一笑。土肥原贤二沉吟良顷，取出一个陈旧变色的笔记本，双手捧到板垣征四郎的面前，由衷地说：

“这是当年阎锡山请我游历山西的时候，我亲手绘制的地形图，可能有些用处，请收在身边吧。”

板垣征四郎连声说着“谢谢！谢谢……”双手接过了地图册。但是他的心里却在说：“对付阎老西这样的师弟，闭着眼用兵也能打胜仗。”稍许，他又关切地问：

“你的第十四师团何时挥师南下？”

“明晨动身。”

“怎么样？为预祝你我出征奏凯，到东兴楼干两杯吧？”

“不去东兴楼，那儿太不吉利了。”

“为什么？”

“听说东兴楼不兴旺，大有一朝倒闭之势。”

“那……为了讨个吉利，去东来顺吧？”

“也不好！那里夏季的酒肴并不可口，也讨不来东来顺的福“那……你说去哪儿吧？”

土肥原贤二这位老北京通想了多时，竟然没有想起一家吉祥如意的酒店。

### 三十二 蜚声上海的关小姐

东条英机在张北击溃了刘汝明的部队以后，越过长城一线，攻占了万全县，夺取了八角台，并于8月24日侵占了张家口。由于沿线的国民党守军惧敌自溃，使东条兵团于9月12日晨轻易地攻占了大同。

板垣征四郎亲率第五师团直扑平型关而来。他是骄首带兵，傲视对手，二十一旅团约4000人，100余辆汽车在先，两百余辆大车居中，少数骑兵殿后，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被歼灭3000多人，击溃汽车百余辆……开创了侵华日军惨败的先例。

土肥原贤二亲率第十四师团挥戈南下。他的一位亲信随从曾作了记载：

在永定河的渡河作战中，首次与中国精锐部队接触。师团以破竹之势由永定河、拒马河、大清河强渡成功，然后攻取保定，一举控制了黄河渡口。土肥原成为华北战场上一颗明星。

在胜利进军的背后，也有一些外间不得而知的情况。在战争扩大的同时，同盟通信社北京分社升格为总社时，特由东京派来了古野伊之助来到北京。古野走访各单位之后，又带同佐佐木健儿去天津拜访军部。他们途经廊坊时，适与十四师团司令部的军用列车相遇，因此他们便拜访了土肥原。当时土肥原曾对古野说：“此次战争，师出无名。回东京见到近卫首相时，请你恳切说明这个问题。如果近卫真有同感，可以把战争停下来。”以后近卫决心

要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秘密派遣曾经支援过孙文革命的官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龟介去中国，后来官崎在字品被宪兵扣留，事情遂以失败而告终。

1938年5月，为了配合沿扬子江向西进攻武汉的部队，土肥原兵团冒着敌人猛烈炮火，由长垣甫面渡过黄河，迅速进入陇海路南北地区，立即准备向郑州展开进攻。

正当此时，中国军使出了救命的绝招，掘开黄河堤放出洪流，对土肥原兵团实行了水攻。

这一绝招，使在华北战场勇猛善战的土肥原兵团，顿时陷入一片汪洋之中，顾不得物资和马匹，纷纷逃向陇海路的路基上和中牟县城里避难，以图喘息……

从此土肥原兵团成为中国飞机攻击的好目标，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以至日本全国，为营救土肥原兵团动员了所有的铁舟部队工兵队，与敌弹洪水搏斗一月，才救出了土肥原兵团。当部队脱出危难、重整旗鼓之际，土肥原奉命调任参谋本部部副，告别了灾难横生的华北战场。

土肥原贤二于1938年6月回到了东京，时至近卫内阁大改组，他最要好的同窗密友板垣征四郎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板垣征四郎作为陆军大臣参加御前会议，参与制订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二，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改称及改组旧国民政府；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蒋介石下野。不久，他又参与制订了有名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方针：

为了使敌人丧失战争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纲领如下：

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

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五，设法造成法市的崩溃，取得中国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

六，为了便于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宣传。

土肥原贤二作为参谋本部的部副，很快得到了所有密件的正本。他阅完第一遍以后，本能地觉得帝国大本营需建立统一领导机构，当他暗自恩忖由谁出任这对华谋略机构的领导人时，又断然地认定非他莫属。尤其当他想到同窗好友板垣征四郎这位新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就越发地感到非他莫属了！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板垣征四郎却连个电话都不曾打来，这位急切想重返中国大陆，一显身手的谋略家，不得不猜疑地自问：

“陆军大臣板垣君忙什么去了呢？难道他会忘了我的特殊作用了吗？”

板垣征四郎怎么会忘记土肥原贤二的特殊作用呢！他正在秘密地会见所谓中国的使者——大汉奸高宗武等人。

高宗武原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兼亚洲研究会主任。南京陷落的前夕，中国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周佛海，在秘密策划对日政策的时候，和高宗武有了志同道合的关系。

周佛海以搜集对日情报为借口，征得蒋介石的许可，把高宗武派往香港。这时，日本政府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第一个声明。惶恐的蒋介石迫切需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谅解，这就为高宗武毫无顾忌地投靠日本提供了方便。几经和日本驻香港的特务会谈，在参谋本部的安排下，抵达东京。

板垣征四郎在陆军大臣的官邸召见了秘密来访的高宗武等人，陪同接见的有土肥原贤二的老部属影佐贞昭大佐、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中佐。板垣征四郎一见比想象还矮小的高宗武，在没有边的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对小小的眼睛，颧骨高耸，举止朴素。他伸出军人的右手，得到的却是欧美式的轻微的、克制的握手。他不禁暗自说：“绝不是才华逼人的外交家，而是个好对付的年轻人……”外交辞令过后，遂分主宾落座，他以战胜者的高傲，咄咄逼人地说：

“听下边的人讲，高先生此次东京之行，是得到了上司的谅解的。请坦率地告诉我，这个上司是谁呢？是蒋介石先生吧？”

“不！不是。”高宗武匆忙解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先生，他热心推动中日之间的和平事业。”

“噢，是这样的……”板垣征四郎微微地点了点头，“高先生此行的意义是什么呢？需要我这位陆军大臣做些什么？你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一说。”

首先，高宗武提出了近卫声明中的原则立场——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是否可以变更一下？如果说贵国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作为过渡时期退而求其次的妙计，由比蒋介石先生资格还要老的汪精卫先生站到前面来怎样？贵国政府以汪先生为谈判对手进行和平工作行不行？对此，板垣征四郎作了如下的答复：

“总理大臣的声明，是经过御前会议批准了的，是代表帝国政府的立场的，不能随意取消。如果汪先生，以及热衷于推动日中和平事业的人做出了行动，我们是可以再商讨的。”

高宗武回国之后，板垣征四郎约见了老朋友土肥原贤二，对此进行了密谈。他们二人认为：“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南京失陷以后，于1938年3月建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在内蒙古也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蒙疆自治政府。因此，帝国政府在这些政权之上，组成一个新的统辖这三个政府的中央政府实属必要。至于由汪精卫——还是由其他人主持新的中央政府，还需要看形势的发展。最后，土肥原贤二深沉地说：

“目前，帝国对华工作依然是各自为政的局面，为了避免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各派出现的矛盾，应组成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策划组织统一中国的中央政权的工作。”

板垣征四郎的历经和海相、外务相分别协商，一致同意成立对华工作的特别委员会，陆军派出的代表是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派出的代表是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派出的代表是陆军退役中将坂西利八郎。由这三位中将组成对华工人特别委员会最高领导。

一天夜里，板垣征四郎兴冲冲地赶到土肥原贤二的下榻处，如实地说明了情况。最后，他很是激动地说：

“老前辈坂西将军获得这一消息后，称道这一决策是英明的。他认为该委员会只有你负其全责，才会顺利地开展工作。”

“不！不……”土肥原贤二虽说心里是赞同这一荐举的，但表面上仍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坂西将军在华工作有年，很有根底，又是从事谋略工作的老前辈，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更应是你土肥原！”

随着话声，坎西利八郎一步闯进了客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惊得慌忙站起，一人挽着坂西利八郎一只臂膀，请他上座。旋即，土肥原贤二又非常恭敬地奉献上一杯香茗，朝着这位突然莅临的恩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惶诚恐地说：

“将军！您出任对华工作特别委员会人心归向，责无旁贷。”

“此言差矣！”坂西利八郎示意土肥原贤二坐在自己的身旁，呷了一口香茗，“除去我的年龄、身体条件而外，如果该委员会依然由我出长，那是帝国谋略工作的失败，也是我坂西利八郎的耻辱。”

“为什么？……”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惊得异口同声地问。

“这说明帝国对华的谋略工作后继乏人！”坂西利八郎肃然而谈，“时人、后人说我出长该委员会，一定要骂我是个忌贤妒能的老朽！中国人也会说我是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擅权者！”

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听后，下禁肃然起敬，土肥原贤二暮地起身，朝着坂西利八郎深深地施一大礼，低沉地——声音有些微微颤抖地说：

“后生不恭了！我愿意在您的指导下，出长对华工作特别委员会。”

接着，土肥原贤二谦虚地问：

“该委员会的工作应从何开始呢？”

“选定未来组建中国新中央政府的领袖人物。”坂西利八郎成竹在胸地说。

“您认为谁是最理想的人选呢？”板垣征四郎恭敬地请教。

“对象不能选择一个，视情况的发展由我们逐一筛选，最后裁定。”

三人历经反复磋商，确定了这样一个行动方针：一只手伸向汪精卫，促使他和蒋介石决裂，组织新的亲日的中央政府；一只手伸向唐绍仪、靳云鹏、吴佩孚等人，推动他们东山再起，成为未来中央政府的拥立对象。在坂西利八郎的提议下，该委员会对外称“梅机关”，对内称“土肥原机关”，在上海设办事处，预算经费为时下日币1000万元。

“土肥原机关”一俟批准之后，土肥原贤二迅速地组成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为骨干的工作班子，刻日起程，安抵上海，把“土肥原机关”部选在虹口公园附近的一座公馆式的别墅里。土肥原贤二将此处命名为“重光堂”。

“重光堂”开张之际，正是上海最为混乱的时期，国民党留守上海的特务机关大打出手，几乎每天都有汉奸、亲日派死在他们的手中。与此同时，上海地下的黑社会横行无忌，为了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青红帮之间的厮杀。每当土肥原贤二听说这类消息以后，就像是条件反射似的，赛大侠的形象就会仁立在他的面前，令他生畏。他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将“重光堂”迁到四川路西面的日本宪兵队队部里面，而他自己又在上海东陆战队路设立了“土肥原公馆”。为了策动汪精卫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他命令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与高宗武加紧联系，约高宗武由香港北上，在上海进行所谓的“重光堂”会谈。而他自己则亲访北洋政府时代的元老唐绍仪。

唐绍仪幼年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后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

学文科。回国后在天津税务衙门供职，不久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期间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遂成为袁世凯的亲信。自 1896 年随袁世凯到小站练兵开始，正式成为北洋系的中坚。在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以后，他被提名为第一任内阁总理。从此，和坂西利八郎等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随着北洋系和孙中山先生的对立，他以灵活的手段取得了双方的信任。他既受到段祺瑞内阁的青睐，又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财政部长，就是蒋介石组建反动政府的时候，也没忘记聘他为高级顾问。后来，因和蒋介石分赃不均，遂对蒋不满，赋闲在家。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留住上海法租界静观政局的发展。

秋季的白昼渐渐地短了，土肥原贤二吃过晚饭，刚刚沏上一杯西湖龙井，影佐祯昭引一位颇有些姿色的青年妇女走进屋来。他用眼扫了一下故作忸怩状的女子，心中泛起一种异样的情感，仔细品味、揣摩，只有当年在天津挑开川岛芳子的衣襟时，才曾有过类似的感觉。这时，影佐祯昭客气地说：

“将军！这位女士就是关小姐。”

提起关小姐，当年在土肥原机关中还是小有名气的。她是华裔，本名碧玉，因不喜欢男人称她为女士，以关小姐蜚声上海。她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活跃在留居在沪的军政要人之中，利用她的色相获取了不少的情报。当时在沪从事谋略的日本人，把她称之为川岛芳子第二。土肥原贤二指着沙发微然作笑地说：

“关小姐，久闻芳名，请坐，快请坐。”

关小姐落落大方地坐在了沙发上，望着依然冲着她笑颜不收的土肥原贤二，稳重地说：

“听影佐大佐说，将军想私下拜见北洋时代的遗老唐绍仪先生，我已经帮您联系好了。”

土肥原贤二来上海不久，就听说这位关小姐和唐绍仪的侄儿厮混在一起，但他不曾想到这位关小姐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样快地办妥了。为了慎重起见，他试探地问：

“唐老先生身体可好？”

“还有精力和一个继室、两个小妾在一起生活，虽说唐老先生已满 79 岁了。”

土肥原贤二听罢忍不住地笑了，暗自说：“好厉害的一个关小姐！”遂微微地点了点头。这时，关小姐又不以为然地接着说：

“唐老先生不仅身体好，而且记忆力也未减退。当我说到将军希望拜见他的时候，他如数家珍似地讲起了您在北洋政府任辅佐官时的事情。最后，他还感慨地说：土肥原将军小我 22 岁，时下应是 57 岁了。”

土肥原贤二也喟然长叹了一声，他沉吟片时，又问：

“唐老先生对我的求见还热情吧？”

“热情！用他侄儿的话说：老头子从未像今天这样好客，恨不得马上见到土肥原将军。”

土肥原贤二微微地点了点头，旋即和影佐祯昭交换了个眼色，又问：

“我想现在就去拜访唐老先生，可以吗？”

“可以。”关小姐十分肯定地答说。

唐绍仪住在法租界中的公馆里，上海沦陷以后，他除去请有关的古董商、文物鉴赏家来公馆谈文物交易外，一般是不约见外人的。今天晚上，他由关小姐打来的电话中获悉土肥原贤二夜访，匆忙吩咐家人收拾客厅，欢迎贵客。

土肥原贤二在关小姐和唐绍仪的侄儿的陪同下来到门前，一见鹤发童颜的唐绍仪早已候等在门内，急忙快走一步，学着清末民初年间名士相见的样儿拱抱双手，高高擎举在额首，大有受宠若惊之意：

“唐老先生如此客气地迎候我这后生小辈的到来，真令我不安了！”

“哪里，哪里……”唐绍仪也不失身分地笑着答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更何况你我有近30年的交情呢！哈哈……”

实事求是地说，今晚这样的会见，双方都是满意的。在唐绍仪看来，在土肥原贤二如此谦恭，说明自己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定身价的；土肥原贤二看来，唐绍仪这把年纪还候迎在门，这是愿意和日本携手共进的象征。所以，他们二人相挽走进客室，分主宾落座之后，便一边品着粤地的功夫茶，一边气味相投地回忆着往事，当这功夫茶越品越有味的时候，他们的交谈也逐渐地触及到了实质性的问题。土肥原贤二主动地提起似酒壶大小的宜兴茶壶，象倾洒祭酒那样绕着茶盘转了三圈，待置于茶盘四周的小小的茶盅斟满茶水以后，笑容可掬地请教说：

“唐老先生！您们粤地称这种倒茶方式叫关公巡城吧？”

“对！对……”唐绍仪不愧是政坛耆宿，完全领悟到了土肥原贤二的用意。他双手接过土肥原贤二手中的功夫茶壶，在每个茶盅上面点了两点功夫茶水，笑着说，“这叫韩信点将。只有历经点过将的功夫茶盅，才能品出一种奇异的味道来。”

“是的！是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土肥原贤二说罢用拇指和食指、中指稳稳地端起面前的茶盅，放置唇边，一饮而尽，遂又有意地回味着功夫茶的滋味，赞不绝口地说，“经过点将的功夫茶，味道是大大不同了！哈哈……”

闽粤一带的功夫茶是相当浓烈的！唐绍仪喝过几轮功夫茶以后，顷刻之间来了精神。待土肥原贤二那做作的大笑过后，他取出一方丝帕，轻轻地按了按嘴唇，语意双关地说：

“请恕冒昧相问：将军今晚来访，是为了巡城，还是为了点将？”

土肥原贤二也取出一方手帕，轻轻地擦了擦嘴，直言不讳地答说：

“巡城之事，只有帝国的皇军所为；而我拜访唐老先生，自然是为了点将了。”

唐绍仪猝然收起欢欣的笑颜，矜持了好一阵子，才微微地点了点头，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当然喽！对唐老先生用点将一词来比，自然是不恰当的。准确地说，今晚我来拜访，是请唐老先生出山掌帅印的。”

唐绍仪沉吟有顷，再次点了点头，仍然没有说什么。

“唐老先生，您对出山挂帅有何见地？”土肥原贤二有些不耐烦了，他操着咄咄逼人的口吻，但语调却又十分和缓地问。

“中国已有蒋介石统辖全国，无需老朽再披挂出山了。”唐绍仪摇着头感叹地说。

“唐老先生，您不会没有读过帝国近卫首相的声明吧？”

唐绍仪微微地点了点头。

“声明的要点是……”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建立与发展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國新政权。”



“对！对……”

“但请将军阁下相信，蒋介石的政权，也绝不会因近卫首相的声明而垮台。同时，贵国所希望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不一定能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确立应有的地位。”

土肥原贤二听了这番议论以后，那沸腾的心潮顿时凉了下來，似乎眼前的这位唐绍仪是陌路相逢的生人。但是，当他再思忖方才交谈的融洽的气氛，以及谈话的潜在内容，他终于明白了，庸绍仪是在借着出难题，希望得到一个较高的价钱。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故作谦虚的样子说：

“请教唐老先生，您认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政权，才能获得中国人民的拥立呢？”

“这就要看贵国的态度和决心了，比方说满洲问题……”唐绍仪突然收住了话音，目光炯然地盯住了土肥原贤二。

“请唐老先生说下去！”

“好吧！”唐绍仪感慨地叹了口气，“你是出了名的中国通，应该听说过外交部次长徐漠讲过的一个笑话吧？”

土肥原贤二当然听说过徐漠讲的这样一个笑话：“满洲好比是中国的妻子，现在日本同她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并引诱她从家中逃跑。作为丈夫确实是很不愉快的，但，对变了心的妻子也没有追回她的心思。兼之对方男人好打架，很有些麻烦，丈夫没有办法，一直忍耐着。但是现在日本竟然利用这个丈夫的弱点，最近要同满洲举行公开的结婚典礼，并且提出一定要中国也出席，无论如何这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土肥原贤二不清楚唐绍仪借这个笑话要达到什么目的。他采用以守为攻的策略，十分巧妙地把唐绍仪抛过来的球又踢了过去：

“这个笑话，我曾经听说过。请问：唐老先生的用意是……”

“很简单！这则笑话是无聊的，但它说明了在中国组建一个新的政权，是需要很多条件的。就算我唐某人答应出山，也还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谈。你说对吧？”

土肥原贤二知道自己应该告辞了，约好下次见面仍由关小姐和唐绍仪的侄子联系以后，遂站起身来，他刚要开口告辞，唐绍仪又感情地说道：

“据我所知，土肥原将军是十分喜爱中国的古玩字画的，今天如有雅兴，可鉴赏一下我私人的收藏。”

土肥原贤二应邀参观了唐绍仪收藏的琳琅满目的珍品。这一次——也只有这一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面前，没有产生渊源流长的文化所带给他的精神压力；相反，他听着北洋遗老唐绍仪津津乐道地介绍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结晶，首次感到这些价值连城的古董已经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压得中国人难以挺起胸膛，昂首前进。唐绍仪终于讲解完了他收藏的各种文物，他望着沉思不语的土肥原贤二，又兴致勃勃地说道：

“近期，我又购到一批殷墟古物，到时，我再请你这位鉴赏大家前来鉴定。”

虽说鉴赏文物是土肥原贤二的嗜好，但和策动唐绍仪出山来说就微不足道了！他为了能继续和唐绍仪商定出山的条件，故又作满面笑颜地说道：

“我一定来！到时，我还希望唐先生能提出供磋商的条件来。”

土肥原贤二回到住处以后，便召集部属精心地制订了动员唐绍仪出山的计划。与此同时，唐绍仪也积极地行动起来，连夜草拟了“和平救国宣言”，

烦关小姐转土肥原贤二，美其名曰“征求意见”。土肥原贤二格外兴奋，字斟句酌地修订了“和平救国宣言”，并分别寄给了寓居天津的北洋系元老靳云鹏，以及隐居北平什锦花园的吴佩孚。令他激动不已的是，靳云鹏和吴佩孚都在唐绍仪起草的“和平救国宣言”上签了字。这天上午，在土肥原贤二正准备会晤唐绍仪，进一步推进傀儡政权早日确立之际，关小姐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报告将军！唐……唐绍仪老先生……被古董商人，砍……死了！……”

“啊？！……”土肥原贤二惊得呆立了半天，又缓缓地坐在了沙发上。

### 三十三川岛芳子失意赛大侠浪子回头

唐绍仪是怎样被杀害的呢？

自从土肥原贤二秘密夜访唐绍仪以后，上海不少报刊相继作了披露。自然，夸大其词的渲染也是免不了的。9月30日，一位古董商人带着三个随从叩开了唐公馆紧闭的大门。视文物如生命的唐绍仪，听说送来了稀世珍品，高兴地赶到了楼下的客厅中，想先睹为快。这四位来者，不慌不忙地打开所谓装有珍贵瓷器的皮箱以后，竟然是利斧和凶器。当场将唐绍仪砍死，旋即扬长而去。

唐绍仪惨遭暗杀的消息，对土肥原贤二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这不仅打乱了成立傀儡政权的步伐，而且在他那胆寒的心灵中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千万不能丧生在刺客的手下。刹时，他又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了赛大侠，遂禁不住地咆哮：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仁立在一旁的关小姐，混迹日本特务之中有年，她十分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实质，是为了替自己壮胆用的。她透过这大声的吼叫，窥测到了土肥原贤二的真实心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为吓破了他的胆。另外，她还清楚地知道，唐绍仪惨遭不测，是他亲日的结果。她思索了片刻，终于把自己想过多的方案端了出来：

“将军！为了中日和平事业的顺利展开，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特工组织。”

“谈何容易！”土肥原何曾不想有一支特工队伍啊！他愤然地摇了摇头，“姑且不谈从何处招募忠于我们的特工人员，就说能够和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抗衡的特务领袖，你们之中又有谁能够充任？”

“我看选这样的特务领袖并不难！”

土肥原贤二漠然地笑着摇了摇头。

“将军！我的手中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不知……”

“谁？”

“李士群！”

“李士群？……”

“对！”

土肥原贤二似曾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一时又想不起有关这个人的底细。他沉思了一会儿，蹙着眉宇死死地盯着关小姐的表情变化，严肃地问：

“你和他很熟吗？”

关小姐是个颇有些经历的女特务了，她自然懂得土肥原贤二这目光的用意，于是忸怩地点了点头，旋即又把绯红的脸庞渐渐垂下，贴在了自己的胸前。

土肥原贤二突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室中那紧张的气氛猝然缓和下来。他走到关小姐的身旁，轻轻地拍了拍那被秀发披盖的肩膀，小声地说：

“来！坐在那张长条沙发上吧，详细地给我讲讲这位李士群的情况。”

李士群曾游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值国内北伐军兴，投袂回国。”在大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曾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捕去，很快由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保释出狱，遂做了季云卿的门生。1932年，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投敌，开始了特务生涯。好景不长，又在特务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中惨败，受中统“调查科”的会审，险些丧了性命。后由他的妻子——革命的叛徒叶吉卿挟了大量的珠宝首饰行贿，并向中统调查科长徐恩曾出卖色相，他才得以获释，并在徐恩曾的手下做着甚不得志的工作。南京陷落以后，他因不是嫡系、亲信，又被奉命留守“潜伏”。

土肥原贤二仔细地权衡了李士群的利弊：他是共产党的叛徒，永远不可能倒向共产党；他是青帮“通”字辈的门生，可以取得上海黑社会青红帮的支持；他投靠国民党特务，但又没有根基，难以争过别人；另外，从他这大起大落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是一位具有强烈领袖欲和政治野心的人，这就确定了李士群可以改换门庭，投靠日本。对此，土肥原贤二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作为谋略家，是十分清楚色相的作用，遂又严肃地问道：

“李士群的妻子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为什么还要和你有暧昧关系呢？”

关小姐故意把头藏在胸前，顺势又放浪地偎了下土肥原贤二的身躯，小声答说：

“世上哪有不吃腥的猫呢！他对我说：他老婆也不是一个正经货，何必为她守‘节’呢！”

“他老婆就不吃醋吗？”

“从不吃醋，比我还开通、大方。”

“她怎么个开通法？又是怎么一个解放法？”

“她公开对李士群说：我们各得其乐，谁也不要干涉谁。但无论是谁走了红运，都不准遗弃谁。”

土肥原贤二听后笑了。他一伸手，恰好碰到关小姐那高高隆起的乳峰，顿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感，遂趁势地把身旁的关小姐搂在了自己的怀中……有顷，他恢复了理智，又操着下达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立即去南京，一定要把李士群拉到我们这边来！”

“是！保证完成任务。”关小姐仰起脸，望着那张肌肉松弛、且又布满皱纹的脸庞，又有意扭动了一下腰肢，“您还有什么交待吗？”

“此行还能多拉几个李士群来吗？”

“没问题！”关小姐有意挑逗地说，“对此，您有什么意外的行赏吗？”

“多拉一个就赏给一千元美钞！”

“这……”

“这还不满足啊！这样吧，等我们的特工组建以后，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不久，武汉三镇陷落在日寇之手，蒋介石仓皇西飞，把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

面对国民政府西迁的形势，土肥原贤二又把全副精力用在了策动筹组傀儡政府方面来了。他一边在幕后主持“重光堂”秘密会谈，策动汪精卫出走，

一边和平津的有关亲日派首领加紧联系，待到他做出北上平津着手进行靳云鹏、吴佩孚东山再起的决定以后，遂把助手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唤到了自己的公馆，听取了对汪精卫工作的汇报。

首先，由影佐祯昭报告了和高宗武、梅思平“重光堂”会谈的内容；接着，由今井武夫谈了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

#### 第一、发动

在上海，日华双方代表谈判和平解决的条件倘若达成协议，梅思平就从上海经香港前往昆明。

如日本政府确实承认上述条件，由中国方面的联系人转达重庆的汪兆铭。

汪在一两天之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一起设法寻找借口，逃出重庆去昆明。

汪到达昆明以后，日本政府见机而行，即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

汪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即日乘飞机回河内，转至香港。

汪到达香港之后，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与日本相呼应。

同时，国民党党员联名发表反蒋声明，对中国国民以及国外华侨开展和平运动。

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

日本军队对上述军事行动予以协助，并为中央军的讨伐制造困难。

#### 第二、成立新政府及其政策

汪兆铭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

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

土肥原贤二听了这一行动计划以后，甚为高兴。暗自说：“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他当即指示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

“你们二人带着‘重光堂’密谈的条款飞回东京，向陆军大臣板垣将军报告，请他转交首相，争取尽快地批准这一行动方案。另外，向板垣将军报告我北上平津的计划，争取南北携手，早日建立取代蒋介石政权的新的中央政府。”

夜幕死死地罩住了大地，一列急驰北去的客车长啸不止，大有吞噬这漆黑的旷野之势。在一间专供军政要人、所谓上等华人乘坐的包厢中，有一位绅士打扮的人，沉默地注视着车窗外呼啸退去的夜景，他就是土肥原贤二，列车刚刚驶过古战场徐州，半年多以前激战台儿庄的枪炮声又似响在他的耳边，车窗外黑黢黢的旷野也似燃起了浓烟烈火，可怜数以万计的大和民族的子孙，倒在了血与火洗礼过的大地上；列车就要驶抵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了，他的眼前顿时变成了一片汪洋，五月份突遭水淹的悲剧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心……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是帝国的献火烧遍神州大地，还是哺育中华民族的乳汁征服大和民族的子孙？……”

土肥原贤二没有结论！他非常矛盾地倒在那舒适的卧铺上，希望能在昏睡的梦中得到解脱。但是，他刚刚合上双眼，苍者的妻子香代子领着儿女向他奔来，似乎是在哭喊：“回来吧！回来吧……”他慌忙睁开双眼，理智地把妻子儿女的形象送回自己的故乡！他感到有些失落，且又有点孤独，遂又

翘起身，倚傍着冰冷的车厢，很是烦躁地捱度这漫长的夜时。

土肥原贤二实在是有点百无聊赖了！他转身从皮包中取出一份《每日新闻》，借以消遣。他刚刚打开报纸，一条醒目的标题跳入了眼帘：“川岛芳子在津惨遭毒手”。他惊得禁不庄“啊”了一声。他稍许镇定了一下骤起的慌乱的心绪，遂阅读起了这篇报道：

芳子离开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住所，到了北平厚生医药塾。这个医药塾，是以培养到前线做医疗救护工作的日

中两国医药人员为宗旨的，芳子也时常到这里帮忙。这天，芳子刚到厚生医药塾，就有两个姑娘跑进来，说她们的母亲王夫人已经病危。这个王夫人就是苏炳文的姐姐，作为芳子的亲信曾在日本侍候过芳子。

据这两个姑娘说，她们的母亲因受抗日恐怖集团的袭击，而住进了法租界的马更些医院，可是王夫人的病情骤然恶化起来了。芳子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到了天津的马更些医院。

但到了夜里十一点，当她的女儿和护士都到隔壁房间去小憩，病人床旁只剩下芳子一个人的时候，突然有三个中国人手持斧子闯了进来，一下子就把病人的前额打碎。芳子站起来同几个汉子搏斗，左手的无名指根被砍伤，接着后脑部就挨了一击。据说，这几个暴徒之所以来行凶，是因为苏炳文的姐姐认识与这个恐怖集团有关系的人，了解他们的内幕，为了封住她的嘴才决定把她杀害，而芳子只因正在现场而受了连累。

土肥原贤二看这篇报道，心潮起伏，难以平息，他是在为川岛芳子的生死担忧吗？实事求是地说，有这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然而，他想的更多的是川岛芳子的命运。这个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被视为汉奸的妖花，在日本侵华主要事件中建树了所谓的功勋。可是，当她的历史作用一旦完成之后，就变成了多田骏这些人手中的玩偶。也可能是出于猩猩惜猩猩吧，他突然又从川岛芳子的命运想到了自己未来的下场，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之精打心底生起。他喟然长叹了一口气：

“咳！到天津以后，是应该看看这位芳子去。”

客车停在了天津站，土肥原贤二步出车站以后，赛大侠的形象就像是幽灵死死地缠住了他，一种更大的恐惧感威胁着他，令他心惊肉跳。他悄悄地住进当年特务机关长的下榻处，简单地了解了天津卫有关的情况以后，便派车接来了老朋友白坚武。待到土肥原贤二向白坚武布置完联系天津的靳云鹏、北平的吴佩孚后，才有些伤感地问：

“芳子小姐还在天津吗？”

“在！”白坚武淡淡地答说，“她现在改行了，是东兴楼饭店的老板娘。”

“是谁帮她筹措的资金？像她这样的人能赚钱吗？”土肥原贤二问。

白坚武未做正面回答，他带有几份蔑视之意地笑了笑，冷漠地说：

“您还是问她自己去吧！”

关于川岛芳子在天津松岛街开东兴楼饭庄一事，土肥原贤二远在进攻中原大地的时候就曾见到过这样一则报道：“事变爆发以后，我们的东兴楼饭庄，已经成了一个像士兵之家。我们在饭庄的院子里，安上了成吉思汗锅（烤羊肉炉），大家可以围着锅台站着吃烤羊肉，这已成为天津的名吃之一。我们为开赴前线的官兵和从前线回来的人们，提供了舒适的休息场所……因此饭店不断出现融洽、愉快的场面，一片军国情调。”可是，那时的土肥原贤二认为这是川岛芳子利用舆论，为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漫天扯谎。时下，东兴

楼饭店存在无疑了，他为了考察川岛芳子的真实情况，乔扮成一个普通的商人，在特工人员暗中保护下光顾了东兴楼。

土肥原贤二要了一个比较高档的包间，有意把屋门半敞开，他坐在面对屋门的座位上，一面有滋有味地吃着涮羊肉，一面打量着门外廊道上的过往行人。有顷，随着一声熟悉的女人的叫骂声：“少来纠缠老娘，有本事夜里再说。”只见一位穿着旗袍的中年妇女，一边推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下级军官，一边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土肥原贤二暗自惊诧地说：“这不就是川岛芳子吗？真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川岛芳子为了摆脱醉汉军官的纠缠，一转身，视线投进了这座包间，恰好看见啼嘘不已的土肥原贤二，她愣了一下神，回身打了那个醉汉军官一记耳光，快步走进了包间，惊喜地说：

“将军！您怎么在这儿？”

土肥原贤二示意同桌的保镖，赶走那个已经闯进包间的醉鬼，旋即半开玩笑地说：

“你开的饭店，难道就只欢迎你干爹前来光顾吗？”

川岛芳子猝然变色，她玩世不恭地说：

“你们这些干爹辈的人，只有年轻、漂亮的女人陪伴！我嘛……也只有这些醉鬼、伤员喜欢了。”

土肥原贤二通过这简单的对话，完全知道了川岛芳子的处境，以及她和多田骏的关系。他感慨地摇了摇头：

“喜新厌旧不好，可它又是政界人物的通病。看起来，多田骏将军升迁以后……”

“早就把我忘到脑后边去了！和我在天津作伴的，”川岛芳子有意收住了话音，由鼻孔中轻轻地挤出一个哼字来，很是挖苦地说，“还有将军您当年的保镖。”

“什么？还有我当年的保镖……”

“对！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赛大侠。”

“赛大侠？……”土肥原贤二惊得霍然站起，望着微然点头的川岛芳子，下意识地问，“他现在什么地方？……”

“帝国宪兵设在天津的监狱里！”川岛芳子扫了一眼缓缓落座的土肥原贤二，“幸亏将军赶到了，不然的话，你们主仆相会也只有在泉台了。咳！人生就是这样无情哟……”

土肥原贤二再也无心吃这可口的涮羊肉了，他呆滞地沉默了片刻，和川岛芳子随意地扯了一会儿，说：“我要见赛大侠一面，我要了解他变化的经历……”旋即起身，神情有些怆然地告别了东兴楼饭庄。

当年，赛大侠由齐齐哈尔乘车赶往长春，义勇军误以为马占山、土肥原贤二依然坐在这列客车上，遂用炸药把火车炸翻出轨。赛大侠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便失去了知觉，他醒来之后，已经躺在深山老林中的那种简易木房里。

赛大侠以为落在了和自己作对的胡子的手里，因此，他安详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义勇军并未杀他。在他养伤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义勇军平等相处、同心抗日、反满的特殊关系。后来，又从义勇军战士的口中知道了新建的满洲国的性质，他疑惑不解地自问：

“日本人真的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复辟大清王朝吗？……”

冬去春来，夏天终于又来到兴安岭的密林中。赛大侠断掉的右腿渐渐地

好了，但他却留下一跛瘸的残疾。一天上午，他正在测试自己的脚力能不能逃出这茫茫的林海，突然紧急集合的哨声响了，他一拐一瘸地走到集合的地点，只见一位腰别驳壳枪的女战士站在队前，大声愤怒地说：

“同志们！小鬼子又向沟帮子屯进剿了，为了我同胞不惨遭杀害，我们立即出发——！”

赛大侠为了证实义勇军所说的真假，当然，也是为了验证土肥原贤二给他讲过的满蒙乐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坚决要求随义勇军出征。那位带队的侠客式的女战士蹙起了眉头，瞧了瞧这位一言不发的瘸腿赛大侠，沉吟了一会儿，转身拍了拍自己那匹哧哧撒欢的白色坐骑，笑着说：“你能自己骑上这匹马，我就批准你随军出征！”

赛大侠一听火气迸发，真想当场和这位女战士比武。转念一想，权把火气压在心底。他为了给这位侠客式的女兵点颜色看看，二话没说，纵身跃到坐骑的一边，再一纵身，嗖地坐在了马背上。那些待命出征的战士惊得膛目结舌，遂又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同时，那位傲然小视赛大侠的女兵也惊得不知所以，唰的一声拔下了腰中的驳壳枪，朝着赛大侠掷来。赛大侠闪身一躲，就在这一瞬间伸出右手，稳稳地抓住了驳壳枪的枪柄。真无巧不成书，这时空中飞来两只水鸭子，赛大侠蓦地举枪，啪，啪两枪，只见那两只自由飞翔的水鸭子应声停翅，相继落在了地上。这时，待命出征的义勇军战士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位带队的女战士喜不自禁，纵身跃上另一匹红色骏马，大声喊了一句“出发！”赛大侠两脚用力一克马腹，随着这近百名义勇军战士直扑沟帮子屯而去！

但是，义勇军的战士们来晚了！全屯近千口人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在村头场院中，还有几十名年轻的妇女被剥得一丝不挂，绑在村头的树干上，日本鬼子在发泄完兽欲之后，又把她们变成了劈刺训练的目标，其状惨不忍睹！赛大侠完全地被气疯了，第一个挥动着驳壳枪冲进杀人的场地，和所谓的讨伐的鬼子杀在了一团。当他发现一名日本军官骑马落荒逃去以后，使用力抡了坐骑的屁股两拳，奋力直追而去。待到他把这名日本军官打下马来，拔出鬼子的指挥刀，又狠狠地劈了几下。

赛大侠骑在马上，缓缓地徜徉在原始森林之中，他痛苦地回忆着自己的一生。当他想到自己无比虔诚地效忠于土肥原贤二，企望日本人帮着中国复辟皇权的时候，那些被日本人当作劈刺训练的赤身裸体的妇女又呈现在面前，他悲痛欲绝地叫喊着，用力捶打着自己的心胸。最后，他竟然把手中的驳壳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额头……

陡然之间，他恍惚看见了土肥原贤二向他走来。瞬间，谋杀张作霖时代的土肥原贤二、密谋“九·一八”事变时的土肥原贤二、策动马占山投日时的土肥原贤二……从四面八方向他走来。他匆忙把枪口从自己的额头移开，对准他意念中的土肥原贤二扣动了扳机，沉寂的大森林的上空响起了枪声……好久，他果断地说了一句：“我要用仇敌的热血，洗刷自己良心上的耻辱！”旋即催马加鞭，向前驶去。

赛大侠回到哈尔滨以后，放火烧了他亲自开设的特务据点“随兴楼”。接着，他又悄悄地溜进了阿梅莱托·韦斯帕的寓所，就像是当年见了洋鬼子就杀的义和拳，要亲手杀掉这位大鼻子盟弟。他轻轻地走到窗下，室内突然传出了俄语对话声：

“你说的都是事实吗？”

“我绝不撒谎！一个被日本兵奸污了妻子的丈夫，他只会复仇。韦斯帕先生，为了证明日本警察是屠杀中国百姓的凶手，我再给你念一段真实的日记。”

“好！我听着。”

“我的顶头上司严酷得没有一点人性。他对我说：‘你钓鱼吗？没有人替鱼难过，你一定要采取这种态度。’上午，一个东北青年被指控是共产党，他被带进作为课堂的审讯室，挨了一顿痛打之后，他的两颊、双唇和眼皮又被点燃的香烟烧烫，然后他的鼻孔被灌进了红辣椒水，让他同时尝到火烧死和被水溺死的滋味。最后，上司用其喜好的工具香烟有条不紊地烧掉了他的眼睛……谢天谢地，他终于死了。”

赛大侠手提驳壳枪，大步闯进屋去。原来，阿梅莱托·韦斯帕正在听一名俄国青年在讲述日本警察惨杀中国人的事情。血腥的屠杀，唤醒了蒙昧的良知。不久，他们三个不同国籍的人结成了反日同盟，把韦斯帕获得的日本人讨伐的情报，准时地送给了抗联战士，在北满发动了一次伏击日本军列的抗日壮举。而大戏剧家阳翰笙写的轰动一时的名剧《大间谍》，就是依据这一事件编撰的。

阿梅莱托·韦斯帕叛离日本间谍机关的身分暴露以后，赛大侠只身入关，原以为在天津可以杀死土肥原贤二，没想到大汉奸宪飞做了替死鬼。从此，他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暗杀团，搞得平津一带的汉奸、亲日派闻风丧胆，过着昼夜不宁的日子。不久以前，他为了刺杀就要离职的多田骏，不幸被捕，关进了日本宪兵开设的监狱里。当时，多田骏恶狠狠地说：

“让他受够了活罪，然后在日本国庆的那天处决他！”

土肥原贤二走进阴暗的牢房，只见一位蓬头垢面的犯人蜷缩在冰凉的地上，他就是赛大侠。土肥原贤二打发走狱卒，走到赛大侠的身旁蹲了下来，深沉地说：

“你还认得我吗？”

赛大侠早就认出他来了。他微闭着双眼，十分坦然地笑了，不无嘲弄地说：

“现在的我不认识你了，因为认识你的那个我，早就死去了。”

土肥原贤二听后倒吸了一口冷气，禁不住地失声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打听你的下落啊！”

“是让我继续给你做奴才，还是要把我抓住处决？”

“不！不……都不是。大侠，你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呢？”

“有意思的提问。我要你回答，你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呢？”

虽说就这样几句简单的对话，土肥原贤二完全地不认识了面前的这个赛大侠。转瞬之间，他又想起了赛大侠刺杀他的往事，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

“说句老实话，我待你不薄吧？你为什么那样无情地和我作对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就像是已经死了的赛大侠，为什么给你当奴才那样简单。”

“不要这样说吧。我是非常念旧的，时下，也只有我能救你的生命。”

“可你……永远也不能把我新生的灵魂扼杀死。”

“没想到你是如此轻生！”

“你更没想到，我是如此地珍重自己灵魂的新生。”

“你不是这样的啊！你何时变成这样一位哲人了呢？”



“这要感谢皇军的刺刀。你应该走了，不过，请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吧：浪子是可以回头的，强盗一定要受到惩罚！”

土肥原贤二望着赛大侠微眯着双眼，坦然逐客的神态，无法理解地叹了口气。他缓级地站起身来，一边踉跄地走出牢房，一边想着赛大侠说的这句话：

“浪子是可以回头的，强盗一定要受到惩罚！”

### 三十四非同寻常的记者招待会

土肥原贤二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这不仅是赛大侠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威力在压迫着他，而更重要的是北洋系遗老靳云鹏一反常态，改变了热衷中日亲善事业的立场，推说年迈体衰，难以进取，希望日方另选能人！

唐绍仪被刺，靳云鹏退坡，帝国内定的人选就剩下吴佩孚一人了！白坚武赴北平整整3天了，尚未带回吴佩孚的信息，这就更增添了他的烦躁、不安。

夜深了，土肥原贤二依然伏案翻阅来自各方的密电，分析着中国军政形势的变化。这时，一位特务机关的随侍悄然走进，摇着手中的电文，颇有些激动地说：

“将军！好消息，好消息……”

土肥原贤二接过电文，一看编号知是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发来的，暗自说：“一定是关于汪精卫的！”旋即用心地读起了这则电文：

为落实重光堂会谈内容，再三往返于东京、上海、香港之间。汪氏工作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将经由汪精卫、周佛海协商之后，答复我方的要点报告您知：

- 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 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
- 三、汪兆铭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

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 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土肥原贤二阅罢电文喜上眉梢，这答复，明确他说出了蒋汪分手以后的格局；汪精卫权且逃出重庆，着手组建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新中央政权。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由他负责的“土肥原机关”，将以特殊的谋略功勋彪炳帝国侵华的历史。

但是，土肥原贤二毕竟是从事谋略工作的老手了，这猝然而起的激动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昔日失败的教训重现心头。首先，他分析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历史上的矛盾，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说：在国民政府这只“槽上”，是同时拴不住蒋、汪这两条叫驴的，所以分裂是必然的；其次，他又回忆了自“七·七”事变以来汪精卫的言行，尤其他想到汪精卫在国统区支持的“低调俱乐部”的政治主张，以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发起的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和平运动之后，他认为在中国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汪精卫这个亲日派有可能挺而走险，建立一个臣服于日本帝国的中央政府是可能的。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的态度——采用一切手段，扼杀汪精卫筹建的傀儡政府。当他想到蒋介石的手中掌握着中统、军统这两支庞大的特务组织的时候，立即给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去了一份急电，要他们敦促关小组早日把李士群弄到上海，组建一支能与中

统、军统抗衡的特务机构。同时，命令“土肥原机关”的有关人员，要严密保护汪精卫的出走。具体行程日期应服从安全需要，谨防不测事件发生。

俗话说得好，赢了钱的赌徒是一定要扩大战果的。土肥原贤二布置完汪精卫出走的计划以后，又自然而然地打起了吴佩孚的主意：如果吴的工作十分顺手，进而再搞一个汪、吴携手合作，大功垂成矣！

翌日上午，白坚武偕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的川本大作前来拜访。土肥原贤二一看二位来者的表情，心中暗喜，遂高兴地问：

“惺亚先生！吴大帅的情况怎样？”

“一切顺利！”白坚武得意地指着有些文气的川本大作，“他是吴大帅新收的入室弟子，一同前来请将军北上。”

吴佩孚自出川入甘、转抵北平以后，就住进了东城什锦花园公馆。起初，他想策动少帅张学良收复失地，借以达到东山再起的目的，但是，张学良不买他的帐，加之蒋介石明令指示对吴佩孚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使他重整旧业的目的化为泡影。从此以后，他就关起门来做大帅。

吴佩孚在这段时间里，除去对时局发牢骚以外，只有明里写诗作画，讲述春秋易礼，暗里夫乱弄鬼，勾结旧部以排遣时日。然而，他当年作大帅时的狂态不减，逢人便吹：“我的潜在势力大着呀！我的势力深入华北各地，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就可以大军云集。”可是听的都一笑了之，不予理论。

“七·七”事变以后，土肥原贤二的部属们又想起了这位吴大帅，企图劝吴出山，总揽所有的傀儡政权。开始，由华北伪政权的头子王克敏出面，聘请吴佩孚为特高顾问，每月送车马费5千元。与此同时，吴的部属白坚武、齐燮元、陈延杰等人先后被日本人收买，当了华北一带的知名汉奸。对此，吴佩孚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至于那5千元车马费，他是照收不误的。关于吴佩孚此时此刻的思想状态，后人曾做过如下的评述：

“吴佩孚处于矛盾之中，他知道，如果想东山再起，必须拥有实力，依靠日本人肯定可以组织一股势力，但是，那样一来，一向以儒将自居的他，就会背上一个卖国贼的罪名。

“什锦花园内说客盈门，有日本特务，也有汉奸。如吴的亲信齐燮元，这时已投降日本人，他整天围着吴转，并联络各方，造成声势，要出山‘挽救危局’。”

“日本特务大通劝吴肩负‘兴亚’重任，吴却与他扯些宗教上的因果关系，甚至装疯卖傻，弄得大通哭笑不得，只好悻悻而退。”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加剧，日本侵略者越来越急迫地需要培植有用的傀儡，因而对吴佩孚的包围也越来越紧。”

也就是在这个火候眼上，白坚武衔命赶到了北平，向吴佩孚报告了土肥原贤二求见的消息，吴佩孚深知土肥原贤二的厉害，更知其人在华的活动能量。遵从土肥原贤二的意愿出山，只有做这位东方劳伦斯手中的玩偶。这对骄横一世的吴大帅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可是他也懂得“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句俗话的分量。尤其是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谋略家，则更是得罪不得的。几经权衡，还是笑着说：

“热情地欢迎土肥原将军的到来！”

白坚武离去以后，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吴佩孚仔细地研究了这一声明的要旨，遂确定了一个欢迎土肥原贤二的八字方针：热情、宏论、要价、装傻。

这天吃过早饭，吴佩孚派随侍把客厅清扫干净，在正面的墙壁上悬挂好他最为敬重的关云长、岳武穆的画像，他亲笔挥就的条幅“尽忠报国”，挂在了对面的墙壁上。土肥原贤二在川本大作的陪同下步入什锦花园，吴佩孚依然身着当年的大元帅服迎出屋门外，热情地握住土肥原贤二的双手，朗朗作笑地说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土肥原将军驾临帅府，幸甚，增辉！”

土肥原贤二被这热情的假象蒙蔽了，可是当他步入帅府客厅以后，关公和岳飞的画像扑入他的眼帘，他那沸然的心潮骤然凝固了，转瞬之间，他又想起了吴佩孚平生敬仰的英雄——关公和岳飞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的神经过于敏感了，旋即收起了不悦的念头，逢场作戏地说道：

“关公关云长，实乃东方男子的表率。”

吴佩孚挂出关云长、岳武穆的画像，其用心是清楚的。使他所料不及的是，竟然得到了土肥原贤二的称道。他沉吟片刻，扫了一眼注目“尽忠报国”条幅的土肥原贤二，有意借题发挥地说：

“可惜啊！阎锡山这些人却败坏了关云长式的晋国之风。结果落得个惜钱，倾家荡产，保家，丢了三晋，被赶到了黄河西岸的秋林。”

土肥原贤二听后一怔，转过身来，稍许思索了一下，感慨地摇着头说：

“我可不能全都赞成大帅之言哟！”

“噢，将军一定有高见喽！”吴佩孚指着自已下手的那把太师椅，“请坐下赐教。”

土肥原贤二落座之后，首先阐述了国家是随时而变的，更不是评定英雄的标准。否则，晋国的关云长替蜀国的刘备卖命，攻打统辖自己故乡的曹孟德，就应受到后人的谴责；其次，尽忠报国的岳武穆，也并非民族英雄的唯一表率，不然，为清朝效力的林则徐，就应当受到汉人的诅咒了。最后，他把话锋一转，又笑着说：

“我是欣赏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的关云长的性格的！像我的老同学阎锡山那样的老西、自私，我是不赞成的。”

土肥原贤二的宏论，自始至终是有着鲜明的目的性的，那就是希冀打消吴佩孚惧怕卖国、当汉奸的心态，吴佩孚这位政坛耆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有意避开土肥原贤二的政治目的，空泛地宏论关云长的为人和岳武穆的忠心，搞得土肥原贤二无可奈何地频频摇头。但是，吴佩孚却继续施展他的宏论之才，试图于宏论之中说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来。最后，土肥原贤二只好拱抱双手告饶，单刀直入地问：

“吴大帅，您一定读过我们帝国近卫首相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吧？”

吴佩孚为自己宏论之计的胜利而暗自高兴，他一听土肥原贤二这直露的提问，知道自己应当采取要价之方了。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只同意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中的一点，那就是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府而已，其他内容嘛，绝不苟同。”

土肥原贤二不知吴佩孚的真实用心，取出了名为“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对华声明，有板有眼地念了如下这段文字：“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主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接着，他又问：

“难道吴大帅连这样的内容都不同意吗？”

“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满洲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再说……”

吴佩孚就像小学生背课文那样，熟练地背出了近卫声明中的这一段原文：“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接着，他又十分严肃地说：“贵国的一切，是建立在向我国炫耀武力这点上，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同意的。”

“那你为何同意国民政府仅为—地方政权这一点呢？”土肥原贤二疑惑地问。

“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府是自封的，它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中央政府的权力。”

土肥原贤二听后甚是高兴！虽说吴佩孚对国民政府的分析——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不同，但结论是一致的：国民政府仅为—地方政权。他沉默了片刻，问：

“请教吴大帅，谁能代表中国政府呢？”

“我！”

“您？！……”

吴佩孚郑重地点了点头。

啊！吴佩孚终于道出了想东山再起，重掌中国大权的真心。为此，土肥原贤二激动得忘乎所以，正当他欲要和盘托出自己此行的终极目的——筹组新的中央傀儡政权的时候，吴佩孚又突然说道：

“我所代表的政府，既不像蒋介石那样仰承美国人的鼻息，也不同于华北王克敏的政权，是代表中国人的政权。这点，至关重要，勿谓言之而不予。”

土肥原贤二的热情又降到了冰点，但他毕竟是一位见多识广、能伸能屈的谋略家了，不动声色地说：

“帝国就是希望和这样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可大帅所言之政府又在何处呢？”

“就在我这什锦花园之中！”

“哈哈……”土肥原贤二陡然大声地笑了起来，“没想到显赫一时的吴大帅也说起了笑话。”

吴佩孚十分巧妙地抛出了价码，但出他所料的是，土肥原贤二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相反，却当作儿戏来取笑。因此，心里很是不悦，遂又装傻充愣——且又十分认真地说：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玉皇大帝占据的庙宇不过三间，它却代表了神州万物的最高主宰；孔圣人的大成殿也比不过故宫中的太和殿气派，可它却容下了东方思想和道德。就这个意义上讲，我什锦花园的大帅府，还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心吗？”

土肥原贤二感到再理论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遂悻悻地结束了和吴佩孚的首次会谈。

正当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工作受挫之际，南方策反汪精卫的工作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展：1938年12月16日，汪精卫在渝会见蒋介石两天之后，借口赴成都参加纪念活动之机逃出重庆。接着，由成都飞往昆明，并于12月21日飞抵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按照土肥原贤二的建议，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三个对华声明。蒋介石于26日发表长篇演说，厉言相驳。汪精卫终于在28日发表了投敌叛变的“艳电”，公开和蒋介石分手了。

1939年元旦，土肥原贤二是独自一人度过的。他的桌上摆着三张报纸：一张刊有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一张是载有汪精卫的“艳电”，一张是刚刚收到的登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罢免汪精卫的公职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发动讨伐。土肥原贤二用心地研究着这三张报纸的内容，分析着中国政局的发展，以及如何尽快地把汪精卫推上傀儡的座位。但是，他很快又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太了解中华民族的心理了，匆忙举动，一定会落个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历经深思熟虑，遂给上海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去了如下的指示：

汪精卫等人的行动，完全出乎重庆政府及一般民众的意料，有如晴天霹雳之感。因此，给与其内部的深刻冲击，超出想像之外，无疑将以此为转机促使重庆政府益加分裂……但是，过早地暴露日本方面与汪的关系，恐怕反而会使功名心强烈的中国人走向相反的方向去，所以跟他们交涉时，有必要将汪与日本方面的关系秘藏在工作当事人的脑中，别让中国人知道。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认为应当加紧对中国军阀的工作，借以把政治视线由汪精卫的身上转移到这方面来。当然，如果在中国造成吴佩孚和汪精卫携手共进的政治局面那是最为理想的。退而言之，就算借此保护了汪精卫的工作顺利开展，那也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新年一过，他为了取得声北击南——并取得南北呼应之效，遂决定出动一切可以调用的力量，促其举棋不定的吴佩孚早日出山。

首先，由川本大作打头阵，以师生之谊套近乎，看到吴佩孚手头拮据，就今日送三千，明天送一万。接着，川本和吴佩孚的老婆张佩兰拉上关系，见面口必称“师母”，办事手不离金钱。真是钱能通神啊！没有几天的时光，贪钱的张佩兰完全变成了日本人的应声虫，川本说什么，她就照样去办。最后，由张佩兰出面大闹什锦花园，借口穷，把吴佩孚的伙食标准都压了下来。

汪精卫的出走，对吴佩孚的震动是很大的。吴作为一名失意的政客，深知自己的政治资本远不及汪精卫，一旦日本人把中心移到汪精卫的身上，他就失去了出头之日。所以，他本来就很矛盾的心越发地动荡不定了。另外，他从全国谴责汪精卫的舆论中，感到了民心不可辱，民意不可欺的力量。他已经到了暮年之际了，如果一反岳武穆之德，行秦桧之为，是否划得来？他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这些天来，大帅府的气氛五彩缤纷。除去老婆张佩兰哭天抹泪，弟子川本大作朝暮相随，用尽了各种手段，诱劝吴佩孚降日。另外，土肥原贤二利用和北洋系的老关系，买通了吴佩孚的亲信、部属，使得什锦花园车水马龙，说客盈门，搞得吴佩孚欲出不能，欲走无方，完全陷入了困境。但是，他依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绝不轻易地答应土肥原贤二的要求。

土肥原贤二终于忍耐不住了，为了转移中国各界人民对汪精卫的声讨，同时也为了尽快地促使吴佩孚出山，遂决定孤注一掷，企图导演一出“既成事实”的闹剧——采取强硬的手段，迫使吴佩孚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川本大作获悉这一行动后，很不放心地说：

“将军！我是了解这位吴大帅的。他若把记者招待会引向歧途怎么办？”

“我谅他不敢！”土肥原贤二伸出紧紧攥住的右拳，示意他握在自己的手中。

川本大作不敢再继续申辩，但是再一转念，又惟恐记者招待会开砸了锅，收不了场，自己成了一只可怜的替罪羊，故又大着胆子说：

“将军！您是知道的，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语，叫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还是考虑周全些好。”

“我考虑得够周全的了！”土肥原贤二蓦地站起，学着中国名士派的风度转身面壁，示意逐客，“按着我的指示，准备在什锦花园中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是！是……”川本大作躬身俯首，一步一步地退了出去。

川本大作是个级别较低的谋略人员，由于他的工作对象是吴佩孚，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身分看涨，并暗暗地立下了雄心大志：在土肥原贤二的领导下，把吴佩孚树为中国最高傀儡政府的元首。这样，他就可以随着吴佩孚的地位的改变而改变，跟着土肥原贤二的荣升而荣升。他为了补救土肥原贤二就要发生的所谓悲剧，自然也是为了借此显示自己的谋略才干，加紧了对吴佩孚的诱降活动，一天晚上，川本大作携带重金先孝敬了师母张佩兰，然后又在满面堆笑的师母的陪同下来到了客厅，朝着蹙眉端坐的吴佩孚施一大礼：

“恩师！出于国家计，也应当出山了。只要您出面组阁，帝国会全力支持的。”

这样劝进的话语，吴佩孚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关于组阁一事，他也不知想过多少遍了，之所以举棋不定，依然是他的手中有多少权？未来史学家将如何记录他这一段历史。今天，他依旧是长叹一声，算作他的回答。

张佩兰是个利欲熏心的妇道人家，她留恋当年做大帅夫人的生活，也吃够了流亡大帅夫人的苦。因此，当她听说日本人支持丈夫出山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就要做国家元首夫人，她自然是个热心派。昨天夜里，她施尽了妻子的全部本事，煽了整整一夜的枕边风，直到吴佩孚哀求地说：“让我好好想一想！”她才作罢。今天一看，吴佩孚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她便大动肝火地说：

“人，给脸就得要脸，可不能干那种往席位上请，你偏要往牛栏里钻的傻事！”

“住嘴！你……给我退下！”吴佩孚觉得有失丈夫的尊严，遂大声地吼道。

“我就是不住嘴！我偏就不退下……”张佩兰撒泼似地站起来，哗啦一声，将几十把管家用的钥匙往吴佩孚的身上一掷，哭闹着，“给我摆大帅的威风啊，我不吃了！这个大帅家，你自己当吧！……”

男人最怕的事情，是老婆当着外人的面给自己下不了台。吴佩孚就像历代独裁的皇帝那样——天下臣民我都管，惟独老婆管自己，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闹吧！我走。”旋即起身就要离去。

川本大作认为自己应该出场了，匆忙起身，趋步向前，拦住了吴佩孚的去路，深鞠一躬：

“恩师息怒，您如果离去，我就跪在这里，永不起来！”

吴佩孚急忙挽住就要下跪的川本大作，悲叹地摇了摇头，遂又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川本大作会很会讨得女人的喜欢，他转身走到张佩兰的身边，以弟子的身分挽着师母的臂膀坐回原处。然后，又一改常态，感叹地说：

“恩师！容弟子说句不恭的话吧，我明白您为何迟迟不出山吴佩孚的情绪依然留在王气吁讯因中，没有察觉川本大作改变了策略，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恩师不信？那我就宣言道出来了。”川本大作有意卖了个关子。

“说吧！”吴佩孚心不在焉地说。

“恩师已经失去了当年统驭千军万马时代的大丈夫气概，惟恐出山组阁无方，贻笑于国人后世。”

“此言差矣！”吴佩孚猝然变色，“时下神州之中，和我吴子玉匹敌者尚未出世。”

川本大作陡然大声狂笑，笑声透溢出极大的嘲讽、蔑视的味道。同时，张佩兰又悄悄地说了一句“吹牛！……”这就更加刺激了吴佩孚的自尊心。他重拍太师椅的扶手，大笑不止。川本大作蓦地收住笑声，像是打赌似地问：

“恩师！请不要笑了，您真的能把这混乱的中国统一起来？”

“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时下……”吴佩孚面带难色，收住了话音。

“恩师有何条件？请讲！”川本大作一看火候到了，急忙追问。

“只要你们日本人把全权交给我，不消一载，就能收拾完这盘残棋。”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好！我一定尽其弟子的全力，满足恩师的一切要求。”

“那……我吴子玉也尽其暮年之力，下完中国这盘残棋！”

川本大作怀着极大的喜悦告别了吴佩孚，旋即又赶到了土肥原贤二的下榻处，欲要汇报吴佩孚答应出山组阁，收拾中国这盘残棋的大好消息，只见土肥原贤二眯着双眼，示意落座。他真有点急不可待了：

“将军！我有重要消息向您汇报。”

“不急，不急……”土肥原贤二看了看手表，打开摆在桌子上的收音机，“听完这则消息再说也不迟。”

有顷，收音机中传出了一位男播音员的声音，听那严肃的声调，就像是播放近卫声明时的气氛那样。但是，播发的内容令川本大作迷惘不解，竟然是以吴佩孚的口气发出的一篇《中日议和》的通电。再一听内容，吴佩孚已经欣然接受日方所委任的职务，担起了“兴亚”的责任。振振有辞的通电播放完了，土肥原贤二微笑着关闭了收音机。川本大作就像是一尊丈二的和尚——摸不着了头脑。他震惊不已地望着洋洋自得的土肥原贤二，小声地问：

“将军！这则通电是吴佩孚草拟的吗？”

土肥原贤二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又是出自何人之手？”

土肥原贤二看了看惶恐不安的川本大作，十分得意地说了一个字：

“我！”

“您？……”

土肥原贤二微笑着点了点头。

川本大作惊得瞠目结舌，完全地傻了！他终于从猝发的震愕中平静下来，纷繁的思绪也渐渐地条理清晰。像吴佩孚这样一个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的军阀，当他听到这则如此不尊重他人格的通电，将会做出何等的反应呢？莫说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了，恐怕连刚刚答应出山组阁的许诺，也一定要愤怒地收回了！他取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望着坦然自若的土肥原贤二，小声地问：

“将军！这样一来，吴佩孚还会同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吗？”

“我想他不会改变初衷的。”土肥原贤二完全地猜到了川本大作的心思，

微笑着说：“不信，你就打个电话，问问你这位恩师。”

川本大作的心跳个不停，拿话机的手都微微地颤抖了！但出他所料的是，吴佩孚十分干脆地回答：“如期举行！”他折服土肥原贤二的判断，但他担心更大的不幸发生：

“将军！如果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相反的声明呢？”

“就是大骂我们也不妨事！”土肥原贤二取出他代吴佩孚草拟的“一切赞成日方主张”的稿件，冷漠地笑了笑，“但中外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肯定是这份文稿。”

“中外记者会听我们的指挥吗？”

“当然会！”土肥原贤二说明吴佩孚只会说中国话，他拒绝宣读讲稿，当众发表声明也无妨，因请的中国记者都是“土”记号的吹鼓手；所请外国记者不会中文，发给他们的文稿是英文。因此，不管吴佩孚讲些什么，见诸报端的都是这份文稿。他望了望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川本大作，长叹了一口气：“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河内的汪精卫需要主动配合；二、也需要施此小计，把吴佩孚逼上梁山。”

中外记者招待会如期在什锦花园举行。正如后人所追述的那样：

“吴宅周围军警林立，中国记者还得接受伪军警的搜身。尽管如此森严，出席的记者还是盛况空前，多达一百三十余人。”

“土肥原派来的人已将中西文‘谈话稿’发给记者人手一份，在吴佩孚的桌上也放了一份中文稿。”

“吴佩孚开始发表谈话，但始终没有瞟一眼桌子上的土记制品。吴谈了自己对和平的看法之后，提出了包括‘日本无条件撤兵’和‘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作为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

“吴佩孚自己请来的翻译人员一字不误地用日语重复了一遍，日本记者大惊失色，其他记者迅速地做着记录，在场的日本监视人员气得脸色发育，但是当着中外记者不好发作，只得暗自出粗气。”

“吴佩孚发表完谈话后，对于记者的提问一律笑而不答，以此向记者证明，这次招待会谈话的只有吴一人，那个印发的问答式稿件是假的……”

“第二天报上刊出的，仍是土肥原拟的那个稿件。”

翌日清晨，土肥原贤二坐在沙发上一边品着咖啡，一边翻阅着陆续送来的刊有吴佩孚讲话的报纸，得意地点着点。突然，川本大作慌张地闯进来，声音哆嗦地说：

“大事不好了！美国……合众社发出了……吴佩孚的谈话真实记录！……”

“啊？！”土肥原大惊，手中的杯子失声落地，摔个粉碎。

### 三十五 谋略领袖和傀儡头子握手

最后的得意之作吴佩孚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军阀、政客，他绝不会轻易地受人愚弄的。

那天，当他听到土肥原贤二捉刀代笔的“通电”以后，虽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但他清醒地知道：日本人正在导演一出既成事实的闹剧。他如果打上门去，势必落个惨遭软禁的结局，不但真象难于大白于天下，而且还会借他失去自由的机会，演出更多的荒诞的戏剧来。这时，川本大作打来了电话，询问记者招待会之事，他灵机一动，遂安排了一个将计就计的方案。

1月30日，中外记者招待会准时在什锦花园召开。一、吴佩孚带着自己



请来的翻译人员，准确地译出他自己对形势的见解；二、他原为直系军阀的领袖，和英国、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用英美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通过亲信向英国合众社记者郑重声明：吴佩孚并未接受日方所谓的重任，其他报刊所登的有关消息，均为日本人一手伪造。这样以来，吴佩孚于不动声色之中达到了目的。

土肥原贤二自以为得计，但换来的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在他的谋略史上又写下了失败的一页。

川本大作为了挽回日本的面子，继而又开始了软化吴佩孚的工作，吴佩孚为了生计，再次答应出山组阁，但提出了这样三个条件：一、日本真的全权交给吴佩孚，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二、侵华日军撤出山海关，把一切占领的地方交由吴佩孚统辖；三、由日本出钱出枪，组建一支由吴佩孚指挥的三十万军队。土肥原贤二历经缜密的考虑，严肃地答说：

“可以考虑！”

但吴佩孚的工作依然是很不顺利。正如今井武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说的那样：

“由于吴自视过高，错误地认为他在重庆也有人望，所以在出山条件上和日方颇有距离，而对日本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

“当时华北方面军等日本各机关，都认为吴终究不肯出山，因而对此事表现冷淡。王克敏和吴有如冰炭，更不欢迎吴出山，暗中进行干扰。由于土肥原直接归大本营领导，又是资历根深的中将，与华北方面军参谋意见不合，屡屡发生磨擦。

“1939年2月，我为了调解土肥原机关与华北方面军及临时政府之间在对吴工作上的矛盾。前往北平。”

今井武夫坦率地向土肥原贤二陈述了个人的意见：在华北树立一个旧军阀吴佩孚，不能收揽中国的民心，过多地耗费物力、精力是不上算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土肥原贤二随着年龄的增大，那种长者所特有的虚荣心也与日俱增。他详细地询问了上海组建特务机构、河内汪精卫的策反工作以后，遂向帝国大本营写了这样一个报告：吴佩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它成功地转移了对汪精卫的声讨，绝对不能放弃，而且应当加强，有鉴于形势的变化，土肥原机关的工作重点南移。第一步完善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务机构，第二步欢迎汪精卫北上上海，筹建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亲满的中央政府。

不久，土肥原贤二在今井武夫的陪同下，离开北平回到上海。

关碧玉小姐名不虚传，到达金陵不久，便与李士群姘居，并使李士群决心改换门庭，投靠土肥原机关。是年秋天，李士群趁“中统”委派他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殊室主任”的机会，席卷了全部川资和特务经费逃到香港，不久转赴上海，正式开始了他的汉奸特务生涯。李士群深知自己在国民党的特务圈子里声望不高，难以影响潜伏在宁沪杭一带的特务叛变投敌，遂想到了中统调查局失意的二处处长丁默邨。

丁默邨早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叛变革命加入国民党中央统局，一手策划了张国焘的叛变。武汉沦陷之后，他随蒋政权迁至山城重庆。因与地位相等的戴笠争名结怨受到了停职处分，挂着少将参议的空名赋闲在家，当他收到部下李士群邀他来沪共商大事——并允推戴他为首领的信后，遂秘密潜出山城，逃至上海。

李士群一见面就对丁默邨开门见山地说：“听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那……老实告诉你，我已经同日本鬼子挂上钩，”随后，李士群掏出一支手枪和一叠钞票，往桌上一放，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钞票开销，我们一起走，你仍然是我的老上司，一切听你的话行事；不干呢，也不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了，丢了你的面子，你就拿这支手枪打死我。”丁默邨便当仁不让地坐了第一把交椅，随李士群迁到了早已租赁的住址——大西路云飞汽车行对面76号那幢坐南朝北的小洋房中。

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魔窟”的76号。

“魔窟”76号宅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藏不住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使他（李士群）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讨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足见他对这幢房子的满意了。”正当李士群和丁默邨共同策划特务组织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回到上海，并在自己的官邸郑重地召见了他们。

李士群和丁默邨提心吊胆地走进土肥原的卧室，踏着那厚厚的地毯，如履铁钉一般，望着年过半百、早已歇顶的土肥原贤二，他们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土肥原贤二理解这两位新奴才的心情，笑着说：

“请随便地坐吧！越是随便，越说明我们是最好的神交老友。”

土肥原贤二这道貌岸然的形象，使丁默邨那种拘谨释然逝去，一种受宠若惊之情扑入心头。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呈上一纸公文，说：

“今日得以拜见将军，真乃是三生有幸。现呈上我们二人的效忠誓词，请将军过目。”

土肥原贤二接过这纸所谓的效忠誓词，双手展开看了看，遂微然作笑地点了点头，收好这份效忠誓词，以主人的身分请李士群、丁默邨落座，装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说：

“对我个人宣誓效忠不好。你们的事业是很大的，根据惯例，是应搞个加入特工组织的志愿书。另外，为了担负起日中共荣的重任，搞个誓词也是必要的。”

“报告将军！”李士群蓦地站起，双手捧着一叠装订成册的公文纸，“这是我和默邨制定的志愿书和誓词，请将军过目。”

土肥原贤二接过志愿书，逐一阅看了有关各项填写的内容，又审视了誓词。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不愧是行家里手！蒋介石制定的特工条例，依然可以为我所用。”他连声说：“很好，很好！”遂把这份加入伪特工组织的志愿书退给李士群。接着又很平和地说：

“今天请你二位来，主要听听你们的构想，需要我帮助你们解决哪些困难。”

李士群和丁默邨向土肥原贤二表示：为了“收拾时局”，他们要“纠合国民党同志”，“以此为核心”，“推进和平运动”，“开展争取民众的工作”，“希望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进而又强调说：“为对付重庆的恐怖活动，我们也有必要建立特工组织。如有日军援助，我们两人组织特工。”土肥原贤二大包大揽地承担下来，并向帝国参谋本部提出了援助李士群，丁默邨组建特工组织的计划。3月20日，日本参谋总长正式发出训令：“援助

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上海恐怖活动的对策的一部分。”接着，土肥原贤二又郑重地宣布：帝国参谋本部自三月以后，每月贷款三十万元，出借手枪五百支，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有钱有枪，李士群和丁默邨遂即开始在上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一方面，他们收买了上海滩大批的地痞流氓以及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作为特务打手；另一方面，丁默邨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大批原国民党的特务、党棍，以及失意的军人，作为特务骨干，很快形成了一支特工队伍。他们对外以“中华扬子轮船公司”为掩护，广泛进行特务活动。正当土肥原贤二积极谋划汪精卫北来组建新的中央政府之际，他的助手影佐祯昭突然慌慌张张地闯进屋来，惊恐万状地报告。“将军！汪……兆铭先生……在河内险遭不测……”“什么？”土肥原贤二腾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地吼道：“你再说一遍！”

“汪兆铭先生……在河内险遭不测！”

“他究竟遭没遭不测？”

“没有！是他的得意助手曾仲鸣，于3月21日夜……代汪先生遇难了……”

土肥原贤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旋即又坐在了沙发上，低沉地问：

“知道谁是凶手吗？”

“不知道！据估计……可能是重庆方面的人干的。”

刺杀汪精卫的事件，的确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

汪精卫逃离重庆发表声明，响应近卫对华声明三原则，“充分说明和暴露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使蒋介石感到很难堪，便叫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戴笠便把原任军统局临澧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帮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法语，对河内熟悉，去后即是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因汪在河内，法国人派有大批越南军警保护他，迟迟不能下手。戴笠伯汪去南京后更难找到机会，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便决定越墙而入。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了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特务们半夜越墙进去后，想用利斧破门冲进去。结果门打不开，只得在门上劈了一个洞，用手电照着开枪射击。因为曾仲鸣钻到床底下，呈露出半截身子，他们便以为是汪精卫无疑。打了几枪后，惊动了保卫的军警，结果除余乐醒、唐英杰两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捕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谋刺汪精卫的简单经过。

土肥原贤二获悉汪精卫遇刺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支持李士群、丁默邨组建特工机构是正确的。如果手中没有一种足以抗衡重庆的特工队伍，汪精卫及其同党必然会相继死于非命，所谓的新中央政权的筹建也必然夭折。他分析了汪精卫的处境，认为谋杀行为从反面帮了个大忙——把汪精卫逼上了降日的绝路。时下，是迎请汪精卫北来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立即发报陆相板垣征四郎，果断地做出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赴河内，迎汪精卫北来上海的决定。

影佐祯昭和大养健于4月6日乘“北光号”从三池出发，于14日到达法属安南，驱车进入河内，一起拜访汪精卫。正如影佐祯昭所记述的那样：“汪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发展表示悲观，说明蒋介石为周围的种种事情制约，毕竟不可能实现和平，现在只有在重庆外部诉诸舆论，展开和平运动，又谈了逃

出重庆的经过，并且说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鼓励，热情洋溢。我问汪今后向何处去，希望在何种方针下实现信念。对此，汪说：

“我实在感到留在河内的危险，并且没有意义，正在企图逃出河内的时侯，贵国政府派你帮助我逃出来，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我已没有再留在河内的意思。

“因为当时情况，周围围绕着刺客，邻居的房屋已被重庆方面买下来。法国驻安南当局想把我的行动完全封锁起来，在这个地方已经不能积极行动。并且与香港、上海的同志通信联络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对今后运动已经不宜。逃往的地点，相信上海最为适当。”……

汪精卫和影佐祯昭经过密商，遂确定了如下出走的方案：汪精卫假称下野出国，前往新加坡，未得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25日逃出河内，雇了一只750吨的小船“风安号”，驶出下龙港。按原定计划，第二天在航海途中与影佐祯昭等所乘的“北光号”会合后一同航行，但因海雾之因两只船联系不上，“风安号”一时不知下落，使搭乘在“北光号”上的人大伤脑筋。隔了一天，两只船总算在汕头海面相逢，汪精卫一行在海上改乘“北光号”继续北行。

汪精卫坐在日本人的船上，首次感到何为安全之感！他坐在船头，早晨眺望海上红日，傍晚观看落日狂涛，而逃出重庆后的日月，犹如电影画面，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脑屏幕上再次闪过，真是无限感慨在心头啊！用他自己的话说：百感俱集，他又突然来了诗兴，对着大海低吟这首七律《述思》：

卧听钟声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歌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生平未尽心。

是年5月6日“北光号”安抵上海，吓破胆的汪精卫依然不敢贸然下船，直到土肥原贤二为之觅到了东体会路古董商刘仲祖的故居以后，他才于8日悄悄地离船，迁进这座四合院中。为讨大吉大利，他选定了“居之安”三字作为自己的寓所之号。

在安排汪精卫北来期间，日本政局再次动荡，近卫内阁垮台了。新上任的平沼首相重新审议了对华政策。土肥原贤二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平沼内阁延续近卫的对华政策。但他却意外地接到了紧急调令：出任第五军团司令长官。为了完成汪精卫傀儡政权的筹组，他请求暂缓赴任，候迎汪精卫的北来。所以，汪精卫一俟住进“居之安”寓所，他就迫不及待地叩开了“居之安”的大门，二人寒暄过后，土肥原贤二便直截了当地说：

“汪先生！请安心在上海开创您的新事业吧，我已经为您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

汪精卫是靠着刺杀摄政王闻名于世的。但是，他在后半生中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人刺杀。1935年11月1日，也就是土肥原贤二策划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前夕，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南京开会。汪精卫因支持亲日政策而遭到国人的谴责，被一个乔装成摄影师的刺客刺伤。这

个刺客用藏在照相机里的手枪向他行刺，险些当场毙命。上海的外科医生未能为他取尽子弹，他不得不于12月辞去一切官职去国外治疗。在他决定北来上海的前夕，他委派大汉奸周佛海专程来沪拜访了土肥原贤二，希望在安全问题上给予保障，但令他感激涕零的是，土肥原贤二如此慷慨大方，一见面就把完整的特工组织移交到了他的门下。他紧紧地握住土肥原贤二的双手，激动不已地说：

“谢谢将军的诚心！我汪兆铭一定为中日亲善和平大业奔波、尽力。”

他们二人分宾主落座之后，汪精卫以他那善于演讲的口才说明：过去单靠理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这种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

土肥原贤二听后心花怒放，因为汪精卫对组建新的傀儡政府比自己还心切。他当即严肃地答说：

“我可以代表帝国政府向您保证，全力支持汪先生建立和平政府。”

继而，汪精卫又提出一旦和平政府建立之后，应当建立一支维持新政权的军队。他为了表现自己的所谓和平决心，说明这支军队的性质：丝毫没有用来同重庆政府作战而引起内战的倾向，其终极目的是使重庆政府改变抗日的主张，转向和平。他说罢以后，打量了一下沉吟不语的土肥原贤二，又沉重地补充说：

“土肥原将军！一旦重庆政府与和平政府合并时，即本人的目的概已达到，旋即公开下野。”

“不！不……您万万不可下野。”土肥原贤二几乎是本能地大声反驳。

“阁下的意思是……”

“汪先生的和平政府，是合法的中央政权；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经下降到地方政府的地位，只应接受汪先生的领导。”土肥原贤二瞟了微然点首的汪精卫一眼，“汪先生先提出的建立军队的设想是正确的。但这又是一个欲快从速，且又十分复杂的事情。建议汪先生提出可行的方案，我设法促使帝国政府早日批准，并协助汪先生尽快地完成建军的计划。”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汪精卫为了掩饰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他低下头呷了一口苦涩的咖啡，“另外，有关和平政府的筹建，不知贵国政府有何高见？”

“简单地说，希望汪先生尊重帝国近卫声明中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土肥原贤二再次重申了近卫三次对华声明中所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旋即又引而下发地反问：“但不知汪先生对筹建新的中央政府有何构想？”

汪精卫讲述了他逃至河内不久，便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他自兼政委、军委会主任，财委由周佛海负责。接着，汪精卫从公文皮包中取出一叠公文，双手递给土肥原贤二，客气地说：

“最近，我准备召开特别会议。这是供大会讨论的文件：《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请将军过目后提出修正意见。”

土肥原贤二打开第一页，开首写的是第一章：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不由得暗自说：“不愧是混迹国民党中的党魁。”接着，他又反复地看了看正文，沉吟良顷，蹙着眉头问：

“汪先生依然用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建国方略了？”

“是的！”汪精卫阐述了三民主义早已深入人心，这面旗帜是任何人也

丢不得的道理，“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又是中山先生的得意门生，自然更应高举这面大旗。当然喽，为了使三民主义更好地适应时代的步伐，必须重新加以解释。这点，我想贵国是能够理解的。”

土肥原贤二微微地点了点头。他望着“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国”这段文字沉默良久，又低沉地问：

“看来，汪先生不但不抛弃三民主义，而且即将筹建的新政府还叫中华民国，对吧？”

汪精卫镇定地点了点头。

这与土肥原贤二的构想相去远矣！他设想中的政权，虽不像伪满洲政府那样公开臣服于日本，但它应当旗帜鲜明地宣布和国民党决裂，和重庆的中华民国分道扬镳。可汪精卫不仅抱住三民主义不放，而且党的名称、国家的称谓也照旧不变。对此，帝国能够接受吗？万一在这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导致就要诞生的汪记伪政权流产，岂不可惜？他十分策略地说：

“这样一来，中国岂不有了两个国民党，两个中华民国了吗？二者如何区分呢？”

汪精卫完全猜透了土肥原贤二这种特殊心理，他说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均为中山先生所创，如果改弦更张，就会在国民的心目中产生错觉，同时也会授予蒋介石以柄：起劲地骂我们是日本的傀儡。接着，他又说明在中国当代史上也不乏先例：远在南北议和的时代，北京和广州都同时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来宁汉分裂，南京和武汉也都同时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都未发生混淆之虞，最后，他胸有成竹地说：

“将军一定担心国际交往，以及外交行文不便，这我也想过了。在我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前面冠以南京二字，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土肥原贤二早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有汪精卫，武有蒋介石，二人携手，天下无敌。”今天，他听了汪精卫的这番宏论以后，暗自庆幸地说：“多亏汪蒋不和！”

“看来，您是要完全、彻底地继承孙文先生的一切遗产了。”

“是的！在完全、彻底的前面，还要再加上忠诚二字。”

“请问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呢？”

“当然是中山先生钦定的青天白日旗。”汪精卫望了望面带难色的土肥原贤二，“我十分清楚，这和贵国的企望是不尽相同的。”

土肥原贤二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想，只要将军说明我的良苦用心，贵国一定会赞成我这样做的。”

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土肥原贤二是不能私自作主的，为了不破坏这和谐的气氛，他未置可否地笑了笑。汪精卫是个绝顶聪明的政客，他把话题一转，十分郑重地说：

“为了筹建新的和平政府，我想首先访日，同贵国政府交换意见以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可以，可以……”土肥原贤二惬意地笑了，“我一定安排好汪先生访日的一切工作。”

土肥原贤二回到下榻之处，又收到了催促他就任第五军团司令的电文。他分析了日本和苏联在诺蒙坎一带一触即发的形势，认为自己必须卸任离去了。他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连夜起草电文，向大本营报告和汪精卫会谈的情况，以及汪精卫访日的请求。出他所料的是，帝国对汪精卫访日很不热情。

他立即给陆相板垣征四郎发去急电，阐述汪精卫访日的重大意义，要求内阁再议。板垣征四郎立刻遵嘱照办。“经过讨论后，陆相固不待言，即使政府方面也答应了汪的要求，决定在东京接待他。”

土肥原贤二将帝国政府的决定通知了汪精卫。同时，又怀着依依之情报告了自己就要卸任回国的决定。汪精卫惊诧地呆滞了片刻，趋步走到近前，紧紧握住土肥原贤二的双手，情感复杂地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平生交友不知其数，但一见如故者惟将军一人。请将军放心，我一定沿着我们共同商定的路走下去，把中日亲善的事业发扬光大！”

土肥原贤二在华从事谋略工作三十余年，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策动成立亲日的傀儡政权。他前后所接触的大小军阀、政客不下百多人，除溥仪、德王、殷汝耕少数人外，无一获得完全的成功。今天就要告别谋略事业了，没想到汪精卫却如此轻易获得成功，他激动得难以自持，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谢谢！谢谢……您我相见恨晚，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是夜，土肥原贤二登上了飞往东京的军用飞机，他回首就要远去的上海，无限的滋味一齐扑入心头……他有着一种最大的满足感——因为他一手绘制了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蓝图。同时，他还有着一种难以言述的依依之情——他隐约地感到此次离去，将结束了他作为东方劳伦斯的一生……

然而，明天等着土肥原贤二的将是什么呢？

## 尾 声

### 走向刑场

土肥原贤二的预感是准确的，从此便结束了东方劳伦斯的谋略生涯。但是，土肥原贤二作为战争罪犯的一生还远没结束。为了使读者全面地了解土肥原贤二罪恶的一生，现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土肥原贤二有关的证词、判决汇总成文，作为全书的尾声记录如下。

土肥原贤二出任第五军团司令以后，遂参与了对苏联的战争。对此，远东国际法庭做了如下的判决：“土肥原当时为配属参谋本部的中将，该参谋本部为指挥哈桑湖战役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诺蒙坎曾受土肥原指挥过的陆军各部队参加了战斗。”

随着对苏战争的失败，板垣征四郎失去了陆相的要职。由于继任陆相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被免去第五军团司令不久，又调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的校长，并于1941年4月晋升为陆军大将。这是日本武人的最高荣誉。被称之为谋略将军的土肥原贤二，竟获得了他的前辈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都未曾获得的最高荣誉，理由何在？他的部属今井武夫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做过如下一段吹捧的证词：

“晋升大将的主要条件，始终是根据军队以战斗为主的方针，必须是优秀的军队指挥官或出色的教育者，在当时对这一条件的要求是严格的。‘当土肥原晋升大将时，未有任何异议即顺利被通过了。’”

“当他到‘陆士’任校长时，学校的干事、学生队长以下职员，都认为来了一位性格不同的校长。他们对于这样一位常年在中国搞谋略、老奸巨猾的人来教育青年学生，都难免心存疑虑，但是土肥原却以‘诚心’为教育方针，而自身也以纯正无邪的言行来示范，实际上他是一位最胜任的校长。”

作为军事教育家的土肥原贤二，在完成了培养侵略骨干的罪恶任务之后，又调任航空总监，为侵华战争，为扩大太平洋战争尽了他最大的力量。不久，又调任东部军司令长官。

1944年，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愈益险恶，“对于来自南太平洋方面美军的反攻，大本营企图于西部新几内亚至菲律宾之线进行一次大决战。内定了南方军和第七方面军的人事阵容，于22日正式颁令，第七方面军司令官钦命由现任东部军司令官的土肥原大将担任。”

无论土肥原贤二做何种努力，失败的战局都无法挽回。待到1945年春节之后，第七方面军丢失了大部岛屿，在美军的强大攻势之下，只有消极防守新加坡的能力了。是年4月7日，土肥原贤二奉命荣转陆军教育总监，后任由板垣征四郎接替。

土肥原贤二在第七方面军任司令长官期间，部属把他的功绩吹得天花乱坠。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做出了如下的判决：

“土肥原自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间，曾任第七方面军指挥官，指导权限包括马来、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婆罗洲（短期间）等地。对于该人在其指挥地区内保护战俘，使之免于遭受杀害、拷打等事项，在该人负责范围内的举证方面，有矛盾之处。该人至少在对战俘食物及医疗药品的供应方面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在这方面，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战俘曾深受虐待。他们由于不给予充分食物，以致食不果腹，营养不良，而致患病，死亡率之高达惊人的程度。基于上述确凿的事实，土肥原的犯罪，不应按第55条，



而应按第 54 条加以审理。根据该条规定，判决有罪。”

1945 年 7 月 26 日，波茨坦会议发表宣言，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年 8 月 6 日，美国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政府宣布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8 月 9 日，美国向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 月 14 日，日本军政要员举行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并照会盟国。

是日下午，土肥原贤二教育总监和阿南陆军大臣、梅津参谋总长——即所谓陆军三长官一齐在写有“陆军全始全终遵照圣谕，采取行动”的文件上郑重签字。

是日夜，士官学校的同学精心策划了宫廷政变，和裕仁天皇有矛盾的陆相阿南大将去官邸自杀，短命的铃木贯太郎内阁辞职。陆军三长官紧急召开会议，商定由土肥原贤二大将为新任陆军大臣。但由于新任首相东久迩宫亲王意在下村定大将而拒绝了三长官的建议。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 月 24 日，“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自杀身死。后继人选问题经脑部研究，拟请土肥原大将出任，经下村定陆相同意，征求梅津总参谋长意见。梅津认为，由三长官转任东部军司令官是左迁，应请本人同意。当即征求大将意见。大将表示：‘如果大家认为我胜任，地位之高低，个人之荣辱，不是当前应该考虑的。’”

“土肥原大将到任后，一度动荡的东部军的空气又渐趋稳定。9 月 12 日，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帅又自杀身死，遗缺只能由当前资历最深的大将土肥原递补。这一决定立即传到海外，某国为之一惊，当夜指示麦克阿瑟司令官‘逮捕土肥原大将’。翌日，麦帅发出逮捕令，由横滨刑事所拘留。当天我目睹土肥原大将和东条一样，从容不迫到大臣室告别，准备去做候补第一号战犯。”

作为投降的内阁首相东久迩宫亲王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他刚刚送走了自杀未遂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又迎进了自己的亲信土肥原贤二。他望着这位追随他从事谋略多年——赢得了东方劳伦斯之称的部属，心中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他近似啜泣地说：

“我否决了你在危厄之时出任陆军大臣，可仍然没有挽救你的厄运……”

土肥原贤二完全理解东久迩宫亲王的良苦用心，他低沉地问：

“亲王阁下，您还有什么叮嘱吗？”

“为了日本的未来，为了裕仁天皇的今天，你要服从逮捕，担负起战争的罪责。”

土肥原贤二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告别了东久迩宫亲王，走进了东京著名的鸭巢监狱。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开庭审判了！和土肥原贤二一齐被送上审判台的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铃木贞一、石原莞尔、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 28 名罪犯。关于土肥原贤二出庭受审的情况，时人曾做了如下的记述：

“被称为东洋劳伦斯的土肥原贤二直到最后，迄未出庭进行审判。据说这是由于威廉、太田两位辩护律师的劝告，但随着审理的进展，却不时使人有某些不足之感。听到中国检查官团为了对土肥原进行质讯，曾准备了大量证据的消息，更使人推测，土肥原之所以没有出庭进行审辩，是与此有关的。由于本人没有出庭申诉，使得中国检查官团不能充分提出证据加以质讯，以

致在后来当被告板垣进行申辩时，倪检查官曾通过板垣严厉追究了土肥原的问题。

“被告席排成两行，坐在下面靠角落尽端（记者席正前方）的被告土肥原贤二，从面颊的凹处不时现出神经质的抽动，担心地凝视着审理的方向。每当替自己作证的证人受到倪检查官的厉声质讯时，土肥原的两只大耳就不断地抽动，并将视线转向检查官方面。精通华语、身着合体华服，俨如达官贵人般的、土肥原，头部大半光秃，鼻下浓浓的短须已经变白，加上他那结实宽大的双肩，这一切，只不过留给人们以过往云烟之感而已！”

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作为他的同党罪犯、以及共事多年的部属都相继出庭作证。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几乎都在皿的事实面前当众扯谎，掩盖了他从事谋略工作的真实内幕。但惟有田中隆吉一人，他至死不能宽恕。就是这个被他视为能干的部属——田中隆吉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一头扎进了麦克阿瑟的怀抱里，以亲历者的身分出庭作证，揭露了有关的谋略罪行。

在审判过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中国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他慷慨激昂，愤懑之极地披露《秦土协定》，以及华北自治运动的所谓内幕。土肥原贤二很能理解这位秦将军的特殊心理，对他有意推诿自己的责任，均未给予驳斥。至于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多次登台控诉，他望之、听之，就更无话可说了……

历经长达3年的关押和审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土肥原贤二做出了全面的判决。现将有关他作为东方劳伦斯的罪行摘抄如下：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佐，1941年4月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但曾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1941年至1945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争的实行。数年之后，爱新觉罗·溥仪曾对该判决书做了一个注脚：

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1913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10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1924年直奉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1928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也有他参加。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开始飞黄腾达。其实土肥原的许多“杰作”《判决书》都没有提到，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反正抗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未来的升迁，不久，他又调回任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

身分，统率着日兵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10年间，由大佐升到大将。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庄严宣布：

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

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

判处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贺屋兴宜、星野直树、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德、岛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畑俊六、荒木贞夫无期徒刑；

判处东乡茂德 20 年徒刑。

判处重光葵 7 年徒刑。

宣判之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1948 年 12 月 22 日深夜，鸭巢监狱里死一样的寂静！被判处绞刑的 7 名战犯在等待着走向绞刑架。这 7 名历史的罪人在想些什么呢？

我们从板垣征四郎紧紧相握的拳头中，似乎看到了他那颗顽固不化的心，似乎在无声地宣告：“下世再说！……”

这时，东条英机突然取出一封信，交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兵队长肯华奇中校。他低沉地说了一句话：

“这就算是我的遗嘱了！”

东条英机的遗嘱信说了些什么呢？现摘抄其中的两段如下：

“海螺的触角是为护身所需要的。因为有触角就说海螺是好战动物，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与使用原子弹使几十万人毁于一旦，并以此作为导致和平的手段这种思想相比较，文明岂不是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存在，涉及人类根本的精神文明岂不是正在伴随物质文明的发达而衰落吗？”

土肥原贤二表面上似乎平静得很！但他内心却很不平静。他想起了“巴登·巴登”会议，他想起了“十一亲信”为实现军国主义所做的努力……他最后一次地自问：

“走军国主义道路，实现日本帝国富强之途是真的错了吗？”

由此，他又想起了当年内阁官僚们的政见：通过经济渗透，使日本变成亚洲强国，变成世界强国。他不禁地又最后一次自问：

“武装侵略，把日本送上了断头台；经济扩张，能复兴日本的强国地位吗？……”

他依然没有结论！

7 名一级战犯走上了绞刑架。

土肥原贤二被绞死了，但他张着的大嘴似乎依然在自问：

“走军国主义道路，实现日本帝国富强之途是真的错了吗？”

……”

“武装侵略，把日本送上了断头台；经济扩张，能复兴日本的强国地位吗？……”

